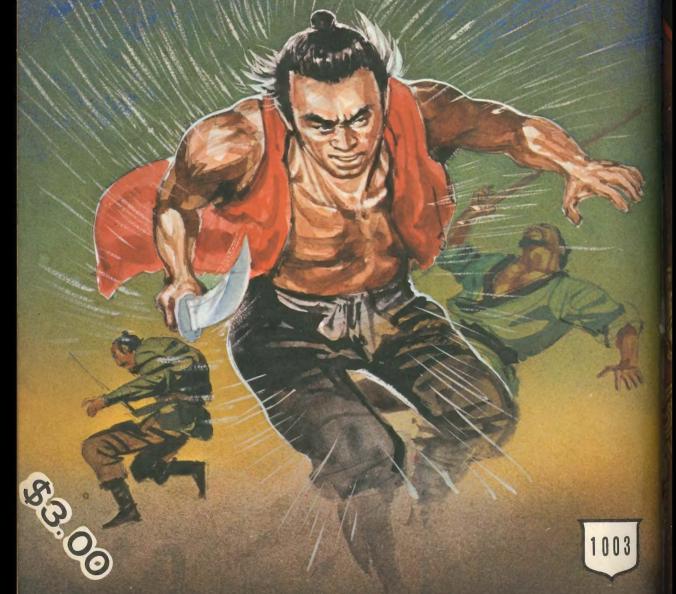
一个一个

野火

是一部:有血!有淚!有情!有義的小說。 它是表露出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它是襯托出人世間的喜、怒、滾、樂! 它是揭開人世間的真、偽、善、惡! 它是發掘出人世間的真理與邪魔! 是東方英先生經年構思、精心輝煌巨著。



編者話 我們爲了在數期前,業已調整售價起見,對本刊內容及份量方面的研討改 進,已作不遺餘力的儘量適應一般讀者所需,每期 革新,去蕪存菁,增添名家巨著作品按期推出,本 着我們過去悠長誠摯服務讀者宗旨,做到一份給予 讀者們每週不可忘記的最佳消閑閱讀刋物。

* * 今期刋出的特别[巨型]大小說,是由我們巡 廻式選載之東南亞名家東方英作品: [野火]。這 是一篇超逾十萬大言而保証令你有滿足感之創作精

品,該故事是以血淚、情義構成,感人肺腑,描述 中,把人生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表露無遺, 時,故事題材正確中肯,正邪之間的分野,有精 刻劃入微之叙述,誠屬一部不可多賭佳作…… * **

下期裡,我們推出的新作繁多,除了固定的各 大長、中篇連載外,還有秦紅先生最新作品: 君明珠血雙流一,顧名思義,肯定是一部哀艷俠情 的巨著,相信在秦紅君筆下之流暢描述裡,定當有 一番不同凡响令你拍案叫絕之感,幸勿錯過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火(一期完巨型俠義故事)

這是一部有血、有淚、有情、有義的小說, 題材中肯正確,故事中把人世間悲歡離合 喜怒哀樂表露無遺,正邪之分野,也刻劃入 微………東方英 3

一期完短篇奇情故事

排雲島風雲(精選短篇小說)

智定乾坤除巨惡 叱咤風雲靖妖氛……揚

威4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諸 (大刺客傳奇故事) ◀下▶

喬裝庖中人 伺機作一擊……………司馬紫烟55

朱 門 劫(小三奇傳奇故事) ◀二▶

失恃成孤女 志切報親仇……隆 中 客67

、冷面財神(一月完司馬洛故事)◀一▶

安排妙計 截獲僞鈔…………馮 無情趕山鞭(二月完俠情中篇)

牢籠飛彩鳳 靈峯喜相逢……高 皐8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八仙鬥八魔

生面别開龍虎鬥…… 諸葛青雲 9 1

幽靈四艷

四雄斃五鬼 少俠鬥女神…… 臥 龍 生 9 8

老人失所踪 分頭共追尋……. 蕭

左機掌故・偉人 軼聞

立機妙算(機智掌故) ……機智子53 鏢神(叢畫掌篇) …… 混沌書生650

玄奘(中華偉人畫像) ··········· 封 面 內 頁 唐太宗(中華偉人畫像) …… 封底內頁

武侠世界

第100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出版者: 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72.00

一年港幣\$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77.00

一年港幣\$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90.00 一年港幣\$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 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塲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毎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轉載 國 父 祭 館 珍

學一百鑽陀門從, 一千五梵國關,以玄 因餘十籍,,遂東奘 明卷七,入越發土, 一。部計那葱心諸俗玄 程之創歸十爛嶺願師姓英 光研法國七陀、,,陳 裕究相,年寺中往宗氏 敬。宗其,,亞印途, 撰為,後經以而度各名 宏着譯遊戒抵求異禕 揚重經五賢印經, 李佛心說十為度,聖河 仲法理法餘師,於典南 拜師一成,學盡觀有師 。唯書携瑜艱元隱人 識七楚伽險年顯 - 十本論。潛,窮 及六佛等至行不研 論部經,摩出知佛

理,六研捐玉所經

延客回家 伊人留字歸寧

籬上爬滿了青翠欲滴的長春籐。 是一口養魚池,茅屋前面種植了幾團花草 片竹林之前,茅屋左邊是幾畦菜圃,右邊 ,茅屋四週圍了一圈人高不到的竹籬,竹 四五間竹樓茅屋,依山畔水的立在一

置着五六座石墩。 魚池岸邊,排了幾株垂楊,垂楊下散

客貴賓。 婦,她正一心一意的注視着水面上的浮標 希望釣上幾尾大魚,招待即將來到的佳 石墩上正坐着一位青色衣衫的樸實少

婦,那少婦放下手中釣竿,旋轉身形,人 巳奔了出去,同時,口中還笑哈哈的呼喚 陣脚步聲從門外傳來,驚動了那少

文圖

着一個包袱,鬍子業已花白的半百老人, 並不是她心目中的大哥,而是一 她話聲一歛,柳眉輕挑,頓時隱隱升起了 道:「大哥,你接到了貴賓麼?……」 她身形奇快,呼聲出口後已看清來人 個背上揹

是姓林?」 抱起雙拳一禮,道:「請問一聲,夫人可 那半百老人,迎目望見那少婦,已先

那少婦先是一怔道:「你…你……」

你不就是郭大叔叔嗎?」

不見,幾乎不認識了。 郭大叔郭子青是她娘家的總管,幾年 些許薄怒

接着「哦」的一聲,大喜叫道。「啊

期完巨型俠義故事 東方英子 成

成了一位賢妻良母。 原來這位少婦就是林香香,早年人見

是香香姑娘!」

幾眼,打着顫聲道:「姑娘!姑娘!你真

郭子青老臉生輝,上下打量了那少婦

人怕的花蝴蝶林香香,想不到現在已經變 林香香嫣然一笑,道:「郭大叔,

總有長大的一天,你說是不是?」

上了無比焦慮的神色,用一聲長嘆,打住 了未完的語意。 人看到了……」臉上的笑容突然一飲, 郭子青笑道…「你眞是長大了,老夫 换

樣了? 林香香心神一震,急口道:「我娘怎

姑娘了。」 郭子青黯然道:「老夫人只怕看不到

• 「是的,我該回去看看她老人家了。」 時,也强烈的產生了慕孺之念,囁嚅的道 聽了郭子青的話,心中說不出的內愧,同 子來,她真忘了遠隔千里外的老娘,這時 郭子青冷冷的說道:「要回去就要快 林香香的生活過得非常美滿,這些日

遙遙而來,可是……。」 了一怔,愕然道:「郭大叔,你不遠千里 林香香聽出郭子青的語氣不對了, 怔

件麼重病?」 趕來請姑娘回去與老夫人見最後一面。」 危在旦夕,心中掛念姑娘,所以子青日夜 郭子青臉色一緩,嘆聲道:「老夫人 林香香神色大變道:「她老人家生了

頃刻,急如星火,請姑娘立刻啓程。」 郭子青答非所問 道··「老夫人命在

> 去!」 了主意,當下一點頭道:「好!我們這就林香香心急情切,腦中紛亂如麻,失

走了兩三步,腦中才冷靜下來,身形一停 子青却要爭取時間,急着回去向夫人復命 道·「我現在還不能走,家裏馬上就有客 人來,而且,無我也不在家。」 郭子青點頭道:「姑娘說的是,不過 說着,連屋都不回,就向外面走去

去。 叫老夫人失望。」匆匆一禮,回身走了出 ,那麼子青告辭了,請姑娘隨後趕來,莫 郭子青沒有勸說林香香什麼, 却用行

思非常明顯 動表示了他的意思,當然,他所表示的意 之下,也就顧不得丈夫和客人了,當下急 林香香心裏急得要命,在郭子青刺激 一不滿。

話給無我,隨你立刻就走。」 回來後再走也不遲。」 家室的人,急也不在這片刻之間,等姑爺 郭子青停身止步,道:「姑娘已是有

口叫道:「郭大叔,等一等,待我留幾句

不要緊,留句話給無我就行了。」 一面急步向屋內走去,一面回話道: 她走進屋內,迫不及待的就用指力在 林香香也顧不得請郭子青入屋去休息

先歸,請速來 她回身奔出屋外,匆匆的和郭子青走

桌上寫道。「家母病急垂危,方寸已亂

無我陪着董春暉一路笑談而來 董春暉就是從前的「修羅三妖」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左右,鐵血行者任 張不

董天成留下來的名字改稱董春暉 棄,如今他已復姓歸宗,用父親金槍大俠

任無我大吼大嚷的叫道。「香香,貴客來 ,還不快來迎接! 他們離茅屋還有很遠,便聽鐵血行者

大嫂說不定還恨着我哩! 董春暉笑道:「大哥,你胡嚷什麼?

偉大,光明坦蕩。」 不但不恨你,而且,還非常佩服你的胸襟 恨過你,尤其聽說她舅舅是自絕死的,她 鐵血行者任無我搖頭道: 「他從沒有

密? ,有一件秘密,小弟最好現在告訴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隨口問道:「什麼秘 董春暉嘴角泛起一絲苦笑道。「大哥

生父親! 董春暉道:「其實林童就是大嫂的親

「你可絕不能向她說明 鐵血行者任無我面色一肅,搖手道。

事,只是小弟不能欺瞞大哥。」 董春暉道··「小弟怎會向大嫂提說此

以後,再告訴她了 謝你這番心意,這件秘密只有留待她老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輕嘆一聲,道:「多

回憶。」 道的好,也讓她對自己的身世有個美好的 要的,最好能不告訴她,就讓她永遠不知 董春暉道:「有時候善意的謊言是必 鐵血行者任無我沒有再說什麼,搶先

妹……」 急行兩步, 他又叫開了,道: 「香妹! 香

事情,鐵血行者任無我警覺的停止了呼叫 一點動靜都沒有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 向屋內衝去。 向董春暉打了一個手式, 身形疾射而起

全神應變 董春暉心領神會,閃身貼在屋外左側

弟, 董春暉心中被人打了一拳似的道。 你大嫂回娘家去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在屋內呼聲道。

大嫂不是有意避開我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大笑,道。「你

怎麼是避開你。」 大嫂母親病危,所以,她聞訊趕回去了 董春暉走進屋內,看到了桌上的指力

留字,皺了一皺雙眉道:「事情發生得真

看如何?」 「天大的事情,也不該這樣急如星火。」 董春暉道·「小弟陪你趕到她家中看 鐵血行者任無我楞了一楞,點頭道。

次太對不起你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歉然道:「兄弟,這

怕將來吃不到你,走吧!」 董春暉笑道。 「知道了你的住處,還

_ 改江湖人的性格,一拍大腿,道:「走! 連大門都不關的,就和董春暉走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雖然有了家,還是不

不多幾天就趕到了地頭 千多里地,鐵血行者任無我和董春暉

時,立時轟動了全莊上下 是第一次上岳家的門 座不大不小的莊院,鐵血行者任無我這還 林香香的家遠在安徽丹陽城外,是一 ,當他報出自己姓名

把他愕住了, 老夫人傳命在花廳接見他,當時,就 老夫人沒有病,香香難道眞

的不願和董春暉見面? 他不敢帶董春暉一同進去,先留董春

暉在外廳休息,他獨自去見老夫人。 麼不和你一同回來看看老娘? 血行者任無我以子婿的禮拜見老夫人之後 老夫人笑着問他道:「無我,香兒爲什 老夫人很慈祥,身體也健朗得很,鐵

事情再明顯不過,林香香根本就沒有

複的問道:「香妹她沒有回來? 老夫人一怔道·「你是說香兒先你動 鐵血行者任無我不免大吃了一驚,重

身回來了? 趕到她前面了。」 小婿是隨後趕來的……也許小婿趕得快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 「香妹留書先去

你老人家病了……看來其中只怕有些不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沒有 老夫人一笑道:「你們吵架 ? 香妹是

過這種訊息給姑娘?」 接着環顧左右道:「你們可知有誰傳 老夫人愕然道: 「她留書說我 病了…

婦人的身份 年婦人,鐵血行者任無及是表了 陪老夫人接見鐵血行者任無我是四 個

有人傳任何訊息給姑娘。」 這時,那中年 婦人起座欠身道:「沒

你看有什麼理· 一定去 夫人神色一凝道:「香兒不會隨便信傳任何訊息給女女 由使她盲目相信?!·

> 天, 任無我的頭腦,不難知道她是什麼身份了 ,她一定是老夫人的心腹老侍女,熬到今 在老夫人面前有了座位。 那中年婦人名字叫春梅,憑鐵血行者

閨 鐵 婿還不認識春梅,當下馬上又指着春梅向 血行者任無我道••「春梅是老身老年的 老夫人這樣介紹春梅,只感動得春梅 果然,老夫人提到春梅,必想起了女 ,賢婿就叫她春姨吧!」

連忙起身搖手道:「不可!不可!姑爺, 你就叫老婢春梅吧!」

受小侄一禮。」 「春姨替香妹侍奉娘, 血行者任無我一面行禮,一 禮當受此稱呼,請 面道。

任無我的尊敬她,又受用又感動。 梅慌得還禮不迭,心中對鐵血行者

騙 親 要得香姑娘信任, 人不是江湖人物, 口傳訊,不然, 禮貌過後,春 除非是香姑娘熟知的人 香姑娘她是不會隨便受 平日也沒有什麼信物, 梅沉思了片刻道:「夫

老夫人點頭道。「你的話很有理,你

子裏,這幾年來只有三十八個人了,近來春梅不加思索地搖頭,道:「我們莊去查一查,這幾天有什麼人離莊他去?」 忙 ,沒有 一個人離莊他去。」

個精明的女人,治家的好手

血行者任無我說明了莊中的情形。不但回答了老夫人的問話,同時,也向鐵 老夫人又說道:「香兒怎會這樣糊塗

一兩年來,香妹並不知道家中人事異動鐵血行者任無我心中動了一動,道:

妹就難免要中計受騙了 ,如果有離去的老人,去向香妹行騙,香

梅,你看那些人能說得動香兒?」

天德和馬房許勝三三個人。」 姑娘的,大約只有前總管郭子青,採購吳 里的共有十一個老人,如說真正能說動香 春梅思索了半天,道:「去年離莊歸

很好,如果他們去騙說香兒,沒有騙不動一點頭,道:「不錯,這三個人都和香兒 都不近啦!如果真是他們騙了香姑娘,只春梅道:「夫人,他們三個人雕這裏 的,快派人去找他們三個人回來……。」

,道:「人在人情在,過些日子,我們索老夫人怔了一下,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裏有他們三個人的住址,麻煩你去找找他 行者任無我道…「姑爺,事不宜遲,我這 需答腔,只陪着嘆了一口氣,便轉向鐵血 們,查個水落石出。」 春梅曉得這是老夫人的感慨之詞,無

爺親自去查最可靠。」 說話,接着又解釋道·「近二年來,家中 人口減少了不少,留下來的都是普通人手 也沒有能眞正辦要事的人了,所以,姑 話聲微微一頓,不待鐵血行者任無我

「梅姨說的是,小侄這就去找他們三個人

老夫人搖手道:「急也不在這一時三

句,說一句算一句,不女,道:"「郭大叔,我任某人可是有一句說一道:"「郭大叔,我任某人可是有一句說一 最後,還是鐵血行者任無我搖頭一嘆

你全家半根毫毛。」 ,說一句算一句,你放心,我們不會動 接着,轉頭向董春暉使了一個眼色

走出 道:「兄弟,咱們走吧!」邁開大步, 就

倒是不過 無我身後走出了郭家。 「這時他們先入爲主,縱是說乾了 董春 除他們心中之疑, 錯。」笑了一笑,隨在鐵血行者任 暉心中一動,恍然而悟,忖道: 大哥這種應付方法 口 ,也

簡單了。 任無我首先發話道:「兄弟,這件事情 一處隱密的地方,停了下來,鐵血行 他們兩人一口氣走出四五十里地, 不 者

而給大哥招來這塲無妄之災。 我來的,哼!我眞後悔,一念之仁,反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準是衝着小

的 再回去看個究竟,如果人家眞要嫁禍我們 不要妄下斷語,咱們好好休息一下,晚上 今晚他們少不得會用同樣手段對付郭家 鐵血行者任無我說道:「 「 「 原象未明

感 董春暉點頭道:「小弟與大哥齊有同

倒要看看他們有多大的氣候。」 們先找點吃的東西,然後,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一笑,道:「咱 調息一下 我

春暉放腿疾馳,初更未起之前,他們已隱 夜幕低垂之後,鐵血行者任無我和董

他估計得一點不錯,二更時分,對面

老夫人點頭道。「賢婿想得遇到,春

老夫人對春梅的話是言聽計從,當下

性把其他的人也散了算了。」 怕也不會再聽夫人的召喚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情急的站起身子道:

刻, 休息一晚,明天再去吧。」

> 不安,還是早去早好。」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小婿現在片刻

他去了吧。」 春梅含笑道:「姑爺心急,夫人就讓

沒有好好欵待你,心裏不安得很 小婿和香妹還要好好的來孝敬你老人家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以後日子長啦 老夫人嘆了一口氣,道:「孩子 0

起這副担子來。 的,鐵血行者任無我當然看不過去,要担 一個孤獨的老太太,境遇是非常可 憐

住 任無我,一面接話道。「姑爺能搬回來同 ,那是最好不過了。」 春梅 面將寫好的地址交給鐵血行者

定要奉養你老人家!」 鐵血行者任無我鐵定地道:「小婿一

的那位朋友是誰?」 老夫人含笑撇開話題道: 「和你同來

婿和香妹最好的朋友,有他插手,香妹的 事,你老人家儘可放心。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 「董春暉,是小

意吧! 道他,老身也不和他見面了,你替老身致老夫人點點頭道:「董春暉,老身知

說才好 林童的人,當時,一陣尷尬,不知如何分 春暉的爲人,當然也知道董春暉就是逼死 鐵血行者任無我想不到老夫人知道董

然要去,那就去吧。」 ,只悽然的笑了一笑,道:「孩子,你既 老夫人對董春暉顯然並無太深的記恨

鐵血行者任無我辭別老夫人出來,和

屋脊上先出現了三條黑影。

聲叫道:「郭子青,你出來領死! 好大的胆子,那三人落地衫,居然朗 他們胆子雖大,可惜臉上用了面巾

青死後有知,也感激你們的大德。」 哀求道:「子靑死有應得,自願束手就死 絲毫反抗的意願,雙膝一軟便跪在地上, 顯見顧忌很多。 但求手下留情,饒過子青家小人等, 便空着雙手從屋內走了出來,他似乎沒 郭子青好像也有先見之明,聞聲之下

笑,道:「朋友,寃有頭,債有主,任某暉暫時隱身不動,自己却發出一陣哈哈朗 暉暫時隱身不動,自己却發出一陣恰合朝現身,不怕他們飛上天去,當下示意董春 了郭子青,枉死無辜,好在他們三人已經 鐵血行者任無我生怕那三人出手就傷

拉起郭子 人親自在此,犯不着轉禍他人了。」 他聲到人到,話聲未了,已伸手一把 青,輕輕一送,送回屋內。

那三個蒙面人大出意外了的愣了

當時沒有答話

友,該不會不認識我任某人吧?」 精光暴射,冷笑一聲,接着又道:「朋 鐵血行者任無我劍眉高挑,虎目之中

又怎樣,老子們敢惹你,就不會把你放在 其中一人一挺胸道:「認識你任無我

你們的廬山真面目。」上那勞什子取下來,也讓我任某人,見見 三位既然不在乎我任某人,就請三位把臉 鐵血行 者任無我點頭道:「好!好!

事 你就自己來取……。」那爲首的人冷笑一聲,道:

是沒有絲毫可能,因爲 第二天, 死人自然不能復活去騙林香 董春暉接踵而到,吳天德 更

誠

方便,自然,無法去騙香香。 大病,右腿抽筋,瘸了一條腿,

走路都

耳邊說話的那人臉上。

目光轉動,落到了剛才跑來向郭子青

都一場

了

「這話從何說起,

你一定是聽了什麼謠言

董春暉大吃一驚,拉起郭子靑說道:

却早已知道鐵血行者任無我娶了林香香

對鐵血行者任無我接待得非常熱

郭子青雖然沒有見過鐵血行者任無我

一半氣,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董春暉的身上 家中奔去,當他看到郭子青後,先自洩了

原來,郭子青回家不久,就生了

走開半步,完全沒有嫌疑。

鐵血行者任無我馬不停蹄的向郭子青

俠 人在旁,

小老兒真的洗心革面,

過向善了

請你饒了小老兒全家大小吧。

但近幾天沒有離開過家,就半年來都沒有

生意非常興旺,

意非常興旺,整天忙得不可開交,不許勝三開了一家車行,連同出租騾馬

耳邊說了些話……。

見郭子青臉色立時大變,顧不得有

撲地拜倒在地,哀求道··「董大

心大放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人,向郭子青

况有明確的地址,

可說一直就到了許勝三

鐵血行者任無我是找人的大行家,何

則……。」

正當董春暉

得郭子青連連點頭,

寬

爲難任何人,連歪鼻子林正我都給了他退 道,前些時候,我解散了天人帮,並沒有

的機會,由此你當瞭解我爲人作事的

原

清清白白的環境,我的過去,你不會不知用再放在心上,人不是每個人生下來就有快。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算了,誰也不

定行止。

去找吳天德,然後,齊會於郭子青家中再

,鐵血行者任無我前去找許勝三,董春暉

他們兩人計議了一下,决定分頭進行

重脊暉灘了林府,當天又趕了五十多里地

才落店住下。

香 離開了人世,

法抑制的惶悚和恐懼、不安的態度 種心理完全表露出來了 又不一樣, 青對董春暉和對鐵血行者任無我 他對董春暉打從心底就有着無 ,把這

董春暉乘間安慰郭子靑,道: 「郭大

> 請你照實說來。」 眞實了 軟, 脆門, 小的不是造謠生事的人,實在是傳言太 ,跪了下去,也哀告道・「請大俠饒命 董春暉雙眉一蹙,道:「什麼傳言 那人但覺一股寒氣從脚底升起,直 不由自已的打了一個冷顫,雙膝一 不由得小的不告訴郭大爺。」 透

請大俠饒命,小的……小的……。」 兩 家全家大小都被兩位大俠殺得鷄犬不留 巴的道:「大家都說,許勝三和吳天德 那人跪在地上,也不敢站起來,結結

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瞪目張口,半天說 董春暉與鐵血行者任無我齊皆猛震,

身在郭家的屋簷一隅了

布 我已經回到原處,但是手中却多了一塊黑 風一動,臉上已是一凉,而鐵血行者任無 已動,眞是快得像閃電一樣,那人但覺微 話聲未了,只見鐵血行者任無我人影

是對一聲雷所傳的一種「八九」步法,特於自己身材魁偉,小巧工夫吃虧太多,於 別下了一番工夫,練得出神入化,所以, 一出手就把對方面巾取下。 要知,鐵血行者任無我自得一聲雷傳 用功至勤,功力大增,尤其他鑒

知鐵血行者任無我有多大的本事。 同時,也一學之下震住了那三人,

方不胆戰心驚。 這一手到拿來,更顯出他的威風,不由對 鐵血行者任無我原就不是無名小卒

幪面巾呢?還是要本人代勞?」 另外二人道:「兩位是自己動手取下臉上 鐵血行者任無我借勢使威,伸手一 那二個人顯然也失去了鬥志,聞言之

,看他們太陽穴鼓得老高,顯然都不是 ,各自將幪面巾取了下來。 那三個人年紀都在四十左右五十不 只可惜相當怕死,被鐵血行者

任無我一招就震住了。 姑爺,子青認識當中爲首那人,他叫血手 回到了門邊,忽然大叫一聲,道:「任 被送回屋內的郭子青也支着腿

血手杜五冷笑一聲道··「杜五,你可還認 董春暉巳飄身而下,望着

> 手,比血手杜五他們高明得多。 多少倍,尤其,董春暉自己就是有名的殺 人之威,比鐵血行者任無我,又不知大上 正都被他逼得收山退隱,其名頭之大,懾 董春暉當過天人帮的帮主,歪鼻子林

垂手道:「杜五見過帮主。」 冷噤,連最後掙扎的意志都消失了,肅然 董春暉峻聲喝道:「誰是什麼帮主, 血手杜五見了董春暉當下就打了一個

血手杜五連忙改口道:「是,杜五見

人混過幾天,可還記得本人臨別贈言。」 董春暉道:「本人說的是什麼話?你 董春暉冷冷的道:「杜五 血手杜五道•「杜五記得。」 ,你也和本

最可憐的人,就是見了錢就把命賣給別人 就是滿手血腥替人殺人賺來的錢,天地問 答道:-「大俠曾說『天地間最髒骯的錢, 可是,這時他就是發不出兇威來,乖乖的 業殺手羣中,也是一個有名有姓的人物, 杜五雖然名頭沒有「修羅三妖」 的人。』杜五沒有忘記大俠的話……。」 董春暉冷笑一聲截口道。「這次作爲 常言道:「惡人只怕惡人磨」,血手 大,在職

就是你對我的答覆!」 杜五悚然一震,道:「大俠,我們這

次可 董春暉打了一個哈哈,大笑道: 血手杜五道··「朋友的義氣。」 董春暉道·「那是爲了什麼?」 不是爲的錢。」

也懂得義氣兩字?」

血手杜五道。「這都是你大俠當年的

義氣,可是你們對我董某人,就太不講朋 由得楞了一楞,啞然笑道。「好一個朋友 董春暉想不到他會說出這種話來,不

大俠有關,要早知道,天大的胆子,也不血手杜五道:「杜五實不知此事與董

敢冒犯大俠你的虎威。」 們身後,一路狂殺而來,會不知道此事與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你們隨在我

董某人有關……。」 血手杜五急口道:「大俠有所不知

我們這次行動,只管殺人,該什麼時候殺 手的時候,事先什麼都不用費心,也都一 人,殺什麼人,都另外有人安排,不到動

血手杜五道: 董春暉雙眉一皺道:「此話當眞?」 「杜五眞的不敢欺騙大

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事,簡直叫人太笑話 你們是越活越回去了,替人殺了人,還不 董春暉面色一冷,道:「這樣說來,

朋友……。

我們是在帮什麼人的忙。」 「我們也不是全無所知,至少我們知道 血手杜五被說得面色一紅,囁嚅地道

是受了誰的利用?」 鐵血行者任無我忽然插口道:「你們

董春暉意料之外。 知道他們這一行的行規,絕不會將幕後人 這種話,董春暉絕不會問,因爲他最

只見血手杜五不加猶豫地便道:「令

香?」不但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董春暉 聲,道:「什麼?你是說『花蝴蝶』林香 也同樣的大感意外,現出一面驚訝之色。 血手杜五道·「在下曾經親受林姑娘 鐵血行者任無我張大了眼睛,大叫一

面托,絕錯不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可知被你所

殺那些人與林香香的關係?」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 血手杜五道:「不大清楚。」 「你們是什麼時

候見到林姑娘的?」 血手杜五默默的計算了一遍,道:「

那是半個月以前的事了。」 半個月以前,林香香還和鐵血行者任

在下在一起,如何能在半月之前見到你 然不是林香香本人,而有人冒充了 無我厮守在一起,杜五口中的林香香,自 五,你這就不實在了,林香香十天前還和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一笑,道:「杜

身上了。」 話,如果事實不實的話,問題就在林姑娘 血手杜五接口道·「杜五說的全是實

林姑娘!」 董春暉道·「你們見到了一個假冒的

血手杜五頓足說道: 「那麼我們上當

杜五,你說該怎樣辦? 口,總數在三十口以上,他們不能白死, 董春暉道:「許勝三、吳天德兩家人

血手杜五長嘆一聲,道。 「殺人償命

血手杜五可知道董春暉的厲害,當下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你們殺了三 俠 又不是幕後主持人,大俠憑什麼爲難在 在下既不是血洗許吳兩家的殺人兇手在下既不是血洗許吳兩家的殺人兇手 百面書生魏無常笑嘻嘻地道。

道 犯,就憑這一點,本人就可以向你討回公的語氣縱然不是主謀之人,也必是同謀共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 「聽你剛才說話

有人截口道:「其實林 因爲你們所見的,

任大俠何以自處?」 俠說得有理,看來在下這次是百口莫辯了 只是在下也有一句話請問任大俠, 百面書生魏無常哈哈大笑道。「任大 不知

鐵血行者任無我在冷笑着,沒有答理

你任大俠又當何罪?」 與共的終生伴侶,若說林姑娘有罪, 罪,但林姑娘與大俠乃是連理夫妻? 「林姑娘是我們的頭兒,也是負全部賣 百面書生魏無常笑了一笑,接着又道 人,我們替她辦事的人,固然帮兇有 不嗣福

麼來使。」

聲,道・「百面書生,咱們又見面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已先冷笑一

百面書生魏無常雙手抱拳,呵呵笑道

「故人別來無恙。」

咱們够不上朋友,不必客氣。」

鐵血行者任無我「哼!」了一聲,道

百面書生魏無常碰了一個釘子,不以

方待問話時

書人,只不過打扮得和讀書人一樣。 個四十左右的讀書人,他當然不是真的讀

暗中說話那人,緩步走了出來,是一

董春暉眞不認識這個胆大包天的人,

發現了

於忍不住現身出來了。」

點驚訝的意味都沒有,

因爲他早已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朋友,你終

是眞眞實實的林姑娘。」 姑娘並沒有欺騙你們,

臉色慘變道:「董大俠,我們原是上了人

四十個人,就想一死了之麽?」

但憑董大俠處置。」

皆張,却一籌莫展。 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心裏生氣, 鐵血行者任無我被他一頓歪理,說得 氣得鬚髮

是耍嘴皮子的地方,你要再耍嘴皮子, 是突觜を午り也で、「「「這裏不對付不了,當下面色一板,道・「這裏不對付不了,當下面色一板,道・「這裏不 的人物,尤其他那張嘴巴,自忖, 董春暉也看出這位百面書生不是好惹 本

台想必是近年來名動江湖的董春暉董大俠 爲意的轉向董春暉雙手一抱拳,道:「兄

面書生魏無常,有幸融荊,還

魏無常逼去。 他邊說,邊移動身形,直向百面書生

更難惹,更可怕 人的觀感的,因此,他比鐵血行者任無我 在某些地方說,董春暉是不大顧忌別

魏無常,你這次可別想幸免了。」
人印象壞到了極點,非常不客氣地道。

象壞到了極點,非常不客氣地道… 「鐵血行者任無我對百面書生魏無常其

董春暉熙了一熙頭,道。

「久仰!久

變了,變得又青又白,一面搖手,一面向,見董春暉虎虎生威的逼來,當時臉色就百面書生魏無常就怕變幹不講理的人 後退着,道。「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在

董春暉忍俊不禁,笑道。「有話就快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

「兩位是不是想

在下說不上來。」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她行踪無定, 董春暉道。「正是,她在那裏?」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你又耍嘴皮

在下說的是實話 董春暉道。「你一問三不知,算是什 百面書生魏無常急了道:「不,不

不假。」說着,伸手懷中, -假。」說着,伸手懷中,取出一支玉釵件,請任大俠一看,便可證明在下所言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在下帶來信物

交給鐵血行者任無我。 鐵血行者任無我點了一點頭,虎目中

的淚水已是泉湧般流了下來

只限大俠獨自一人。」 領引大俠前往會見林姑娘, 月之後,持此玉釵,前往岳陽樓,自有人 百面書生魏無常面色一正,道:「半 但,請記住,

在下準時必到。」 鐵血行者任無我精神一振,道·

被殺之事,自有林姑娘向大俠承担 俠先放血手杜五等三人離去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至於許吳兩家 ,請大

> 有 春暉一點頭道:「寃有頭,債有主,只要 人出面,你帶他們走就是。」 鐵血行者任無我望了董春暉一眼,董

三人一揮手道:「你們沒事了,走吧!」 誰料,血手杜五一搖頭道: 百面書生魏無常轉頭向血手杜五他們 「我們不

還不快滾! 百面書生魏無常一 怔,道: 「你們瘋

弟,請自己作主吧! 血手杜五回顧另外兩人道: 「兩位兄

大馬首是瞻。」 那兩人齊口同聲道: 「我們皆爲杜老

弟不棄,我杜五多謝了。」 血手杜五一點頭,道。 「難爲兩位兄

接受大俠任何處分。 我杜五自知罪有應得,不想再逃避了,願 但深自悔懊,同時也覺得窩囊到了極點, **歉**答,但,這次血洗許吳二家,我杜五不 來沒有貶過眼皮,更沒有在心中留下絲毫 雙拳一抱,道:「杜五一生殺人無數,從 忽然,大步向前,直到董春暉面前,

西,不講江湖道義,我總有一天,叫你死 無葬身之地!」 斯文,粗魯的大罵道·「杜五,你這狗東百面書生魏無常氣得失去了表面上的

『江湖道義。』四個字,總有一天要自 血手杜五反唇罵道·「魏無常你們玩

吃惡果,要不是董大俠在此,老子現在就 宰了你。」 弄

向一邊去,不必和他鬥口 董春暉臉色一温,道:「杜兄,請退 血手杜五一揮手 帶着他同來的二個

同伴,退到董春暉他們一邊。

常,冷峭的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董春暉俊目一 百面書生魏無常神色大震地道:「你 射,盯着百面書生魏無

F 9

能不嚇得全身發顫 要怎的?」他以爲董春暉要向他下毒手, 董春暉哂然道:「你放心,我沒有忘

我也不能沒了自己威風,照例似乎,也 『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風範,可是 一語未了,百面書生魏無常大叫道:

的嘴巴快滾吧!」 我自為之,你如果還想多活兩天,閉着你 能這樣沒有風度,叫天下英雄笑話……」 「董大俠,你是成名人物,名動當今,不 董春暉笑道:「笑罵由他笑罵,好壞

從他袖中飛出一道白光,一閃而逝,當他把話說完,百面書生魏無常才覺出自己的 一時,他這才感覺到耳痛穿心,大叫一聲, 一時,他這才感覺到耳痛穿心,大叫一聲, 一時,也是才感覺到耳痛穿心,大叫一聲, 他說話中, 也不見他如何動手 ,只見

無權寬恕你們,但,我更不是執法官吏,責任來,可是,我不是許吳兩家的親屬,不管你有多大的理由,你都要負起這份 再次向董春暉請求處置,董春暉面色一 大家回到郭子青屋內,血手杜五不安 ,也無權來制裁你們,我只能够告訴 ,是一個負債纍纍的

血手杜五似懂非懂的道:「我們怎樣

還,用我們的心,用我們的血,一點一滴 董春暉音節鏘然地道。「還,慢慢的

,慢慢的還。」 『血債血還』,只是用我們自己的鮮血吧 血手杜五恍然而悟道。 「對,這也叫

少要死得心安理得,無負死在我們手中的得重於泰山,但也不能死得輕於鴻毛,至毛之別,我們欠了債就不逃避,雖不能死 無數寃魂債主。」 董春暉道:「死有重於泰山與輕於鴻

立志追隨大俠,洗清自己滿手的血腥。」 血手杜五點頭道:「多謝指教,杜五

今後我們互策互勵,共慰共勉好了。」 董春暉笑道·「追隨之說不敢承當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道:「難得杜兄如

要兄弟你相助支援!

某自取其辱。」 此明智,在下爲剛才的不禮貌致歉。」 杜五連連揖讓道:「不敢,不敢,杜

此 ,彼此,今天任某人高興極了,郭兄, 鐵血行者任無我朗笑一聲,道··「彼

你也得請大家喝兩杯了。」 郭子青應聲道・「子青巳準備好了

的 請姑爺代表子靑請客。」 大嫂近來有沒有什麼異狀。」 身上。董春暉眉峯不展地道。「任大哥 席間,話題少不得還是集中在林香香

的香香,定然是假的。」 ,不要胡思亂想,百面書生魏無常口 鐵血行者任無我信心十足地道:「兄人嫂近來有沒有什麼事件」

鐵血行者任無我截口道。「什麼『萬 董春暉道:「事情萬一……

沒有找他們的麻煩。

董春暉道。 「萬一出現了『李代桃僵

樣糊塗的人麼?……而且,你大嫂也不是完,哈哈一笑道:「兄弟,你看大哥是這 鐵血行者任無我又不讓董春暉把話說

是小弟多慮了,岳陽之會爲期不遠,不知 我獨自一人前往,董春暉必需有此一問。 大哥有何吩咐?」對方只約鐵血行者任無 只怕不是表面上那樣簡單,暗中少不得還 一口氣道··「兄弟,這件事情仔細想來, 鐵血行者任無我沉思了半天,長嘆了 董春暉點頭道:「大哥說的是,顯然

分手,然後,我明你暗,和他們周旋,你 看如何?」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咱們在這裏就 董春暉道·「小弟等你的吩咐哩!」

董春暉點頭道。 「正合小弟之意。」

單 刀赴會 却見真假 嬌妻

在董春暉身前。 血手杜五和他的二個助手胡龍褚豹,就留 董春暉與鐵血行者任無我分手之後

無情的殺戮,可是,對方居然相應不理,們所知道的綫索追查,照說,必然會遭到生魏無常表明了態度,又明日張胆的照他生魏無常表明了態度,又明日張胆的向百面書 番,决定血手杜五他們三人索性明來明往 後來,血手杜五又和董春暉計議了

> 處處中斷,得不到收穫。 ,血手杜五他們追尋的綫索,也

容易對付的對手,董春暉心中像是抱了塊 頭,沉緬緬的 對方如此沉得住氣,更顧出他們不是

憑欄遠眺,等待起來無我如期上了岳陽樓, 十五天的日子過得飛快 在茶座叫了一壺茶 ,鐵血行者任

天,才問道:「大個子,你是不是叫任無人的滋味,把他煎熬得七竅生烟,幾乎難成抑制心頭怒火的時候,才見一個十三四以抑制心頭怒火的時候,才見一個十三四個十三四個大學,增盡了等

禮,也不放在心上,點頭一笑道:「不錯已經平伏了一半,對那半大丫頭的言語無日經不伏了一半,對那半大丫頭的言語無 ,我就是任無我。」

禮。 紅的姑爺了。」接着態度一變, 那半大丫頭嫣然一笑道: · 欠身行了 欠身行

站起身道:「我們走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頗有啼笑皆非之感

回首再望岳陽樓,已是一片濛瀧,看不清拉上了一片霧氣,坐上小艇,駛入湖心,這時,晚霞也將沉落,湖面上輕輕的

艇走得又輕又快,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心潮 随着湖面水波,一起一落,忽然,耳際响 起一聲·「到了,站爺請上畫舫。」 起一聲·「到了,站爺請上畫舫。」

艇已經靠在一艘華麗的畫舫旁邊了

畫舫上燈火通明,但却靜悄悄的沒有

光是喜悅中稍微帶了些幽怨。 别,分手不久的愛妻林香香,迎着他的目艙中靜悄悄的等着他的,正是不辭而

不住要撲向林香香,以解近月來的相思之 鐵血行者任無我熱血沸騰,他幾乎忍

平淡,輕輕的道:「你一向可好?」 他到底不是常人,終於化熱情爲

林香香却沒有鐵血行者任無我他那份 大叫一聲。「大哥。」人便撲到他

心慮有許,暗中移宮過穴,作了萬全的 鐵血行者任無我在眞偽莫辨之情况下

位林香香眞是他的愛妻了。 林香香並沒有暗算他,可見這

,嘆息一聲,道:「香妹,這次可苦 他撫慰着愛妻,拉她併肩坐在一條錦

急得很,你是怎樣找來的?」 們沒有為難我,只是無法和你連絡,心裏 林香香紅着一雙秀目道:「還好,他 ,他們沒有虐待你吧?」

心情,忽然笑着道:「還不是你接我來的 鐵血行者任無我爲了想愉快林香香的

林香香楞了 一楞,點頭道: 「這樣看

林香香道:「大哥,你看過兩個音容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他是誰?」 他真是沒有惡意了?」

面貌完全相同的人沒有? 鐵血行者任無我心中已知林香香要說

順着她的口氣,道:「沒有。」什麼話了,但他不願打斷林香香的興頭

得一模一樣的人,現在我們已經結成姊妹 香香道。「這裏就有一個和小妹長

就請你請她出來,讓我開開眼界。」 血行者任無我笑道:「真的麼,那

有話要告訴他…… ,不過……」忽然,又低了頭來,似乎 林香香笑着站了起來,點着頭道。

一雙玉手搭在他肩頭上。 認爲無可懷疑的事,居然出了意外,正當 可是世事就這樣叫人不可捉摸,他已經 血行者任無我當然不再懷疑林香香

意綿綿的幽思。 這也是很平常的學動,而令人有着情

時 形不對,心中一動,還來不及有王可文允我肩頭上後,鐵血行者任無我便已發覺情 不對,心中一動,還來不及有任何反抗 兩根鋼針已深深的刺入他肩井穴內。 可是,林香香雙手搭上鐵血行者任無

命 通天,除了自嘆霉氣之外,也只有應天自針,毒性又奇快無比,任你任無我的本事 那不但是兩根鋼針,而且還是淬轟鋼 除了自嘆霉氣之外,也只有聽天由

反而更深情数 林香香雙手搭在鐵血行者任無我肩井 欵的媚笑,道··「大哥,你 並未因暗算得手而收回去,

女人心,海樣深,我……唉……。」 不會怪我吧,我也是不得已啊。」 無我嘆了一口氣,道:

俠, 你真是至死都是糊塗虫,再看看本姑林香香「噗哧!」一笑,道:「任大

> 娘可眞是你的香香 0

我還是忍不住再向她臉上笔去。認她不是林香香了,可是,鐵血行者無任認她不是林香香了,可是,鐵血行者無任

香,無法找得出她不是林香香的不同之 論從什麼角度衡量,她實在就是林

不到……。」 鐵血行者任無我慘然笑道: 「你燒成

「那一點?」

林香香樂得哈哈大笑起來,說道: 「你的心變得比湖上的風雲還快。」

綻? 道:「我看出來了, 那林香香笑聲一收,問道:「什麼破 鐵血行者任無我接着也哈哈一笑截 你畢竟還有破綻。

只是百密一疏吧了。」 那林香香收回雙手,訓訓的道·「這大笑,也沒你這股的與生俱來的野氣。」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 「香香縱是開懷

憂思。 好過多了。」 位清瘦多了,臉上罩着一層非常明顯的 香香雖然和前一位穿着一樣,但却比前 過了不久,又進來了一位林香香,這位 那假林香香不發一言的轉身走了出去

是真的香香,我就是被你暗算,心裏也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笑,道··「只要你

了。 可愛處神情看來,她必然是真林香香無疑 這不是能够快樂的時候,就從她臉上

大哥,這都是我連累了你……」便低聲悲神,更是黯然了,她輕輕的叫了一聲:「

妹,你坐下來。」 好輕輕的拍了一下身旁的錦墩,道:「香起勁道來,就是想站起來都無能爲力,只 林香香挨在鐵血行者任無我身旁, 鐵血行者任無我身中暗算,不但提不

的?一 聲問道: 「大哥,你是怎樣看出她破綻來

出來的,想不到她居然經不起攷驗, 先自承認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 「沒有,我是唬

林香香忍不住笑了起來,道:「你真

實在分別不出來……。」 要不是清瘦了許多,我想再見到你們時 鐵血行者任無我嘆了一聲, 道。

妹 得這樣相像,是不是一母雙生的姊妹?」 人的瞭解,我是獨生女兒,並沒有什 ……但……唉,我也糊塗了。」 林香香道。「我也不大清楚,就我個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你們長 麼姊

眞實生活……」 己的父親當作舅舅,自然更不知道林童的窟,林童暗中也許有很多的家,她能把自 鐵者行者任無我暗暗忖道:「狡兔三

林香香望着鐵血行者任無我發楞的神

態,推了他 鐵血行者任無我收回神思,道:「我 道 「大哥,你在想什

,你父親也許另外還有一個家。」

直就把我的姓名當姓名。」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她對我們有什 林香香搖了一搖頭道:「不知道,她

林香香道:「她一直沒有透露半點口

「香妹,她一定沒有安着好心,爲了防她 點,我們得有個計較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心中一動,忽然道: 林香香道:「什麼計較?」

來,笑哈哈的道。「不要咬耳朶了,有什聲音小了下來時,另一個林香香已現身出 一些話,林香香不住的點頭相應。 他們隔艙顯然有人暗中監視,當他們 鐵血行者任無我輕聲在林香香耳邊說

香香的面孔時,倒抽了一口冷氣,什麼話 麼計較,小妹也參加一個好不好?」 鐵血行者任無我目光一轉,看到假林

情,就這片刻之間,那位假林香香 清瘦得和他身旁的林香香

心意忽然混亂了起來,不敢確定誰真誰 鐵血行者任無我比較了 她們兩人一番

點作難了是不是?……不用作難,我老實 後進來的那位林香香一笑,道:「有 你身邊的才是你真的妻子。」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 「你爲什麼要說

實話呢?」

熙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不是一個笨人,但 假林香香搖頭嘆息道:「你真蠢到極 ,難道這點道理都想不通麼?」 ,

道理?」 他真沒有想通,又問了一句,道:「什麼 眞林香香忽然笑道··「她怕你毛手毛

鐵血行者任無我「啊!」了一聲,臉

色頓時變得通紅 假林香香的臉色也紅了一紅,但,接

着便一冷,道:「在稱呼上我們之間也該 你可要記住了。」 有個分別,以後,我叫香香,她叫香妹,

求?二 「現在我們可不可以談談你的用心和要 鐵血行者任無我忍着一肚子氣,說道

了也好。」 假林香香點頭道:「咱們先把話說開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到底是什麼

你的必要。」 假林香香道:•「這一點現在沒有告訴

的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那就說你的目

交情很深。 和董春暉眞有過命的交情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不錯,我們的 假林香香道。「我只問你一句話,你

假林香香道··「你們交往的時間並不

朋友,貴在知心,你們怎麼會懂得這些道 鐵血行者任無我冷笑一聲,道:「交

「我……我……不知道。」「我……我……不知道。」 取他小命的手段。 ,鬥不過他,這一點,你放心,姊姊自有 想的-----啊-報仇,乃是天經地義之事,這又有什麼可 林楚楚道:「父仇不共戴天,替父親 ·你可是害怕董春暉的厲害

行,是做人做事的基本條件,你是不是她 鐵血行者任無我冷冷的道: 「三思而 倒不是怕他厲害,而是覺得這件事,非比 林香香搖了搖螓首,道:「不,小妹

不要顧左右而言他,直說吧,你是不是怕 等閑,不能意氣用事。」 林楚楚黛眉一揚,冷笑一聲,道:

她盲目的跟着你跑。」

不爭氣的東西。」

她實在打不定主意,所以她無法把話

能這樣說話。」 林香香叫了一聲,道:「姊姊,你不

錯 有關係,我本來就生得笨,她說得一點不 鐵血行者任無我微微一笑,道:「沒

「看你不出,你原來還是一條粗中有細的馬上揭開正面衝突,心機靈敏的一笑道:

老人家一聲。」 「姊姊,這件事,小妹還想請示我娘她 林香香望了鐵血行者任無我一眼,道

思。 林楚楚笑笑道: 「這本來就是娘的意

「小妹的意思是請示我親

娘一向就聽我娘的話,不必再拐這個彎子 什麼話說,我娘是姊姊,你娘是妹妹,你

林香香道: 「姊姊的意思是,就這樣

你們,他一定會代你們報仇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不會。」 假林香香道·「這樣說來,我要殺了

得到機會,決不輕易放過你。」 所以,你要殺我,最好趁早,否則,我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們有約在先

狠心也不能看着我的妹子守寡……。」 林香香插嘴道:「什麼?你是我姊姊 假林香香道:「你是我的妹夫,我再

> 訴我的,你能不能相信這一點?」 現在要說的事,那也是你離開後董老弟告 信我,過去我並沒有關你什麼事,

林香香點頭道:「我相信你,只要你

過去沒有瞞我,我就不怪你了。」

別胡說八道了。」 假林香香道··「不信就算了,你這種

的老婆。」女人一發起脾氣來,她就不顧 一切了。 至少不像你這樣,自甘下流,冒認別 林香香反唇相譏道:「我有什麼不好

是我的父親!」她心裏有過那種想法,所

林香香一震道··「你是說,我舅舅真

以才發出這種話來

錯不了……你父親臨死時,不希望你知

道

鐵血行者任無我點點頭,道:「大約

妹子呀,實在丢人現眼了。」

的事沒有?」

「香妹,你想過你舅舅也可能就是你父親

鐵血行者任無我輕輕嘆息一聲,道:

了口邊的話,忽然忍住不說了 能嫁,偏要嫁給他,他……哼!……」到 看成狗屎,你却把池當成寶,你什麼人不 假林香香嗤笑一聲,道··「人家把他

着他來的,我何不索性把話說明,也看看 林童的女兒,董春暉想得不錯,確然是衝 中暗自思量,忖道。「這假林香香定然是 驗智慧,已看出一個大概情形了,當下心 香香的反應。」 鐵血行者任無我心念電轉,憑他的經

,道:「你不說,我替你說了吧,你是說 打定主意,鐵血行者任無我笑了一聲

我是香妹的仇人,是不是?」 林香香愕然問道:「大哥,此話怎麼假林香香道:「你倒聰明得很。」

錯的話,你父親一定是特別愛護你,不願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如果我猜得不 父親爲什麼不讓我知道呢?」 直到最近才告訴我。」 這一點,所以,董春暉一直沒有告訴你, 林香香木然地道:「他 ……他……我

意因他遺害你們母女。」 個不孝的人了。」 林香香凄然道。「我……我……真是

在,你什麼都知道了,你說,我們該不該假林香香冷笑一聲,道:「妹子,現 替父親報仇?」

,爲人行事都有了很大的變化 林香香一和鐵血行者任無我成親以來 ,不像從前

决定了?」

不知你願不願意聽?」 林楚楚道: 「是,就這樣决定了

「你是我妹子,有話你說

了? 人家並不希望我們替他報仇。」 林楚楚問道:「他老人家親口告訴你 林香香道:「你知不知道,父親他老

林香香道: 「這倒沒有。」

思麼?」 見他老人家的種種安排,就說明了他的意 親耳聽到,又怎樣知他老人家的意思?」 林香香長嘆一聲,道:「姊姊,你不 林楚楚冷笑一聲,道:「你既然沒有

知 家的親骨肉,而我們過去,竟然彼此都不 道,想來世人知道此情的只怕少之又少 ,他老人家爲什麼要這樣做?... 林楚楚截口道…「他高興這樣做,誰 林香香道。「你我是姊妹,是他老人 林楚楚淡淡地道:「我看不出 0

時,居然不認小妹是他女兒,你道這又是 林香香接着又道:「他老人家臨終之

他却告訴了董春暉,認了我這女兒,而且 還要董春暉不要讓我自己知道,你道這 他是怕當場的人,斬草除根呀!」 林香香道:「可是在小妹離開之後, 林楚楚道:「你眞差勁,這也看不出

這當然不是怕董春暉斬草除根了 林林

> 春暉的話,你能相信麼? 楚楚啞口無言了半天, 蛾眉一揚道: 林香香道:「父親他老人家,殺孽滿

苦心,我們應該體念才是。 能保得住你我姊妹的命在,他老人家一片 天下,所樹仇敵車載斗量,不這樣做,那

護之心,你我姊妹更應替他老人家報仇才 林楚楚道••「就因爲他老人家這番愛

報成,天下找我們報仇的人,巳蜂集而來出面報仇之事,一旦傳揚出去,只怕仇未 ,落個報仇不成反遭仇報了。」 頭,不惜喉乾舌苦的又道。「姊姊,我們她反正就是要報仇,林香香搖了一陣

真快,說出來的辦法,使鐵血行者任無我都有利,佔盡了上風。」她的腦筋轉動得 修造天下的橋路,造福衆人,這豈不正反手之王林某一處藏珍寶庫,要他交出來, 先就替董春暉頭痛起來 我們就說董春暉得了先父……不,得了殺 好了,我不打替父報仇的旗號……有了,太多,總是碍手碍脚,不勝其煩……這樣 有理,我們雖然不怕別人來報仇,但敵手 林楚楚黛眉跳了一跳道:「這話說得

父親他老人……。」 !」但她還不死心,接着又道・「姊姊 林香香暗叫了一聲:「眞是弄巧成拙

厭煩了,不要再說了,我只問你,跟不跟 林楚楚一揮手道: 「你的那套話,聽 着姊姊走?

過多的忍讓使她生出了自然的抗力 她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主意和性格的人, 林香香雖然心性與往昔大是不同,但 ,接着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如今有人借題

生非了,我也不能再不告訴你了。

「大哥,你有什麼事瞞着我。」

林香香面現不愉之色,叫了一聲,道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首先,你要相

如說我

可是叫過之後,又沒有了下文。

林香香輕輕的叫了一聲:「姊姊!」

林楚楚點頭道:「好,你知道了我是

你該相信我是你的姊姊了吧。」

是姊妹,所以,我們長得非常相像。」 姊姊,我叫林楚楚,我娘和香香的娘,也

接着轉向林香香大聲叫道:「妹子,

約是我的姊姊。」 你姊姊,你就要相信姊姊,妳姊姊絕不會 林香香心情沉重的道:「我想,你大

就好了,我們可以携手合作,替我們父親 林楚楚道。「你相信我是你姊姊,那

報仇了。一

,但却皺着眉頭,嘆了一口氣,道:「姊心比己,持平判斷,她雖然傷痛父親的死 姊,替父親報仇的事, ,對是非觀念,有了很大的改變,很能將 林香香自與鐵血行者任無我相處以來 我們多想 一想,好

一聲,道:「不錯,我就是她同父異母的 的姊姊,你自己都沒有交待啦!你怎能叫 假林香香到底沒有結婚,還沒有完全 受不住鐵血行者任無我的激,冷笑 因此而失去你那笨牛丈夫?」

林楚楚看出他們夫婦情深義重,不敢

管得着。」

林香香道:

了 林楚楚道:「我娘說了話,你娘還有

又是爲了什麼?」

妹,我就用對付路人的手段對付你了。」 ,那又有半點姊妹之情。」 『不』字,你就先把你妹夫整治得慘兮兮 你就不是父親的女兒,也就不是我的妹 林香香冷冷的道·「現在我還沒有說

活虎的丈夫。」 姊姊携手合作,姊姊馬上就還你一個生龍 事,心裏不高興,那好說,只要你點頭和 林香香「哼!」了一聲,道: 「說得

林楚楚一笑道••「你原來是爲了這件

好聽。」

一談。」 ,她如果能够說話算數,我們不妨和她談 鐵血行者任無我忽然插嘴道: 「香妹

截

大哥,你……」 林香香泛發一抹疑訝的目光,道:「

說你說,我不說了。」 哩!我們退讓半步,是應該的。」 林香香嬌嗔猛發,嘔氣地道:「你要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誰教她是姊姊

夫,你有什麼意見,請說吧。」 真錯看你了,姊姊先向你陪不是,……妹 怎可不聽?……妹夫,你深明大義,姊姊 了,常言道『出嫁從夫』,妹夫的話,你 林楚楚 一笑道··「妹妹,你這就不對

呢。 別看她年紀不大,倒是很會見風轉舵

妹因我反目,姊姊,你給我們一個時間, 先商量一下,好不好?」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不願你們姊

林楚楚滿口答應道:「好!好!好!

轉身退了出去 你們先說好,姊姊回頭再和你們討論。」

「大哥,你怎麼想的? 林香香横了鐵血行者任無我一眼道: 鐵血行者任無我苦笑一聲,道··「香

金針, 妹,你那裏知道,插在肩井穴上的那二根 林香香凄然道。「大哥,這都是我連 使人比死都難受。」

累了 在人子之情來說,不能說不對,所以,我 們就帮她了了這番心意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她要報仇,站

他的份量都不能和你比較,可是你却不 口道:「你不要提董春暉,無論怎樣說 鐵血行者任無我向她使了一個眼色 林香香尖聲叫道:「大哥,

能不顧自己的骨肉親情。 林香香道:「我還是要聽我娘親的吩

咐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要是你娘點頭

儘可放心,我總是支持你的。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 「我這方面, 林香香道·「那我就沒有話說了 你

了 林香香說道:「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

商量好了?」 請進來,我們可以重新計較了 林楚楚笑哈哈的走進來,道。 鐵血行者任無我大聲叫道:「好了

姊你了。」 鄭面人的意見已經一致了,現在就看大 們兩個人的意見已經一致了,現在就看大

話都好說。」 林楚楚道:「只要你們肯合作,什麼

夫隨,助你們一臂之力,不過……」 也不反對替父報仇之舉,小弟也願意婦唱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原則上

的和你合作。」 所以,一定要她娘點頭,她才真心誠意 香妹是一個孝女,她不願不聽她娘的話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這不算是條件 林楚楚一笑道・「有條件是不是?」

想大姊當不會虧待我,大姊看着辦吧。」 了不起的難事,她要這樣固執,我就將就 點好了 至於你呢?你有什麼要求?」

道: 「香妹,先把這粒白藥丸給妹夫服下 地取出一紅一白兩粒藥丸,交給林香香 一分爲二,搽在傷口, 然後替他將肩上銀針拔去,將紅色藥丸 就沒有事了。」

手,治理鐵血行者任無我傷勢。 處理好鐵血行者任無我傷勢, 林楚楚

董春暉眼看着鐵血行者任無我被一

,香妹

得姊姊小心眼了,……。 林楚楚點了一點頭道:「這不是什麼 林楚楚一笑道:「你這樣通達,倒顯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了一笑,道:「我

沉思了片刻,搖了一搖頭, 林香香喜色盎然,接過藥丸,馬上動 莫可奈何

驚。
%
。
一个
一个
者任無我接風壓

×

動,也跳上一艘小艇,吩咐落在五十丈外小艇載着駛入夜幕沉沉的洞庭湖,心中一 一艘

> 片漆黑,看不見前面行船,前面的船當然 弩之末,越追越慢,越落越後了 越駛越快,而董春暉乘坐的小艇却有似强 方向。可是,追了一陣之後,前面的小艇 厚,却可憑藉默察神功,掌握前船的行止 也看不見後面有人尾隨,但董春暉功力深 湖中夜色加上水霧,五十丈外已是一

公子,小老兒實在盡了最大的努力,划不 船夫忽然停住雙槳,嘆了一口氣,道。 要不落後,我加你外賞十両銀子。」 他不催還好,他這一催促,那划船的 董春暉催促地道:「快!快!快!只

對方的圈套了 是一個精壯漢子,這時聽他自稱小老兒 動了。」 心中一震,已經知道自己一時大意,中了 董春暉上船時,暗中原有選擇,選的

性命之憂了。」 多多帮點忙吧,前面船上那人,眼看就有 董春暉聲色不動地道:「老丈,你就

請公子帮個力吧。」 助,半點力氣也沒有了,公子心急,那就 喘着氣道··「公子,小老兒實在愛莫能 後面船夫索性把雙槳收起,架在船緣

完全是隻旱鴨子,水上功夫,也有兩手 飛射出去。 子的。」伸手接過雙槳,定好位置,雙臂 當下微微一笑,道:「好吧,你就看本公 一用力,兩槳向後一壓,小艇便箭也似的 董春暉生長在有山有水的地方,並不

春暉心中方自暗暗得意之時,忽然水聲中 三獎兩獎,怕莫追上了二十多丈,

傳來一聲輕响,接着便覺得手中雙槳一輕 ,船勢一緩,慢下來了

關頭齊皆折斷了 原來,董春暉手中雙獎忽然在這緊要

法!! 說道:「老丈,好高明的『隔物留功』手 當下忍不住火氣一冒,冷笑了一聲,回頭 董春暉心裏有數,人家是有意害他,

將他打傷,可是他念動之下,終於沒有出 一翻,水花輕揚,便投入水中不見了。明,老夫惹不起你,失陪了!」身子向後 董春暉原可撣手一掌,用劈空掌力, 後座老人哈哈一笑道·「法眼更是高

終於完全停了下來。 小艇餘勢未盡,緩緩向前走了三四丈 手

深, 的小獎,只是這種小獎長度不够,吃水不 掌代刀, 無法快速行駛了 董春暉臨機應變,取出一塊艙板,以 略加修整,又成了一支可供使用

回程駛去。 董春暉只有搖頭一嘆,掉轉船首,向

董春暉小艇圍堵而來。 聲,隱約間四週同時出現了不少黑影,向 船行未久,耳際忽然傳來一陣水响之

在艇中,使看來像個人的樣子。然後,一 來,三二下脫下衣服,就用那支小槳支 董春暉冷笑了一聲,索性把小艇停了

的時候,別人並沒有看見他,當來人看到 他的小艇時,他已暗暗附在一艘來艇後面 翻身溜入水中,向一艘小艇潛去。 董春暉目力過人,其實,他發現別人

的人物

F14

人手配合得有攻有守,倒是內行的佈置。 每船五人,一人划槳四人手執兵双弓箭; 這些來船都是輕舟快艇,船身狹長,

左右,便圍成一圈,不再前進。 就在董春暉附着的快艇上忽然有人輕 快艇共有八條,遠離董春暉小艇三丈

得多費手脚。 笑一 另一個人道:「睡着了更好,大家免 點動靜都沒有。」 聲,道:「你看,那小子準是睡着了

我們過去看看。」 又有一個人忽然道:「領班有命,要

不在船上,開溜了啦!」 看 面 的快艇上有人大叫一聲,道:「那小子 ,當他一露出水面時,只聽那艘前去察 董春暉身子一沉,潛到另一條快艇後

艇接着便有人冷冷的吩咐道: 「回航,把 前面叫聲一起,董春暉附着的這艘快

任由他們駛去。 董春暉樂得省力,就附在那快艇後面

登岸走了 的港汊,快艇靠岸之後,一聲吆喝,人都 快艇從大湖之中駛進了一條蘆葦夾岸

瞪眼睛,殺氣騰騰的漢子,沒有什麼重要 乾 座大房子,他不慌不忙的把衣服上的水擰 祗見屋裏亂嘈嘈的,都是一些橫眉毛 然後才一長身形,向那座房子掩去。 董春暉從水中起來,只見不遠處有一

去 董春暉眉頭一皺,隱身向裏面內廳掩

內廳坐了有七八個人,當中首座一人

圍攻董春暉的經過情形。 着一個漢子,向百面書生魏無常報告剛才 ,正是那百面書生魏無常,這時廳中正站

二人,董春暉却從未見過,不知是何來路 五人中有三人乃是林童的手下助手,另外 顯然比廳中所有的人都高。 看他們那精光四射的眸子 董春暉對全盤情勢作了一番瞭解之後 董春暉再仔細打量廳中另外五人,那 ,其功力之高

要有隨機應變的急智,和靜如泰山般的堅 位成功的殺手,除了有殺人的本事外,更 措施 便靜靜的守在一旁,伺機採取最有利的 董春暉曾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殺手,

的青年絕頂好手。 面的修養,使他成爲一位活力與持重兼優 忍 董春暉藝高人胆大,又加上他另一方

有誇大,總算雕譜不遠,而百面書生魏無 常聽得巳是皺眉不止。 報告圍攻董春暉的漢子言辭雖然略

那漢子留下董春暉的外衣後,退了下

壓力非常大,不能等閒視之。」 絕不會棄船而去,此人的出現,對我們的 子大,而且水中功夫也高人一等,要不 衣服,想想他可能是什麼人?這人不但胆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各位再看看這 他

八九了。 之下,巳把董春暉的身材大小說得十不離 去,他們各人提出各人的看法,幾經研究 董春暉的那件衣服在他們手中傳來傳

最後,一位林童的助手名叫夜貓子東

少山主找來了。」 方香的忽然大叫一聲道:「不好,一定是

山主? 百面書生魏無常一怔,道。 「什麼少

關係說出來了。」 東方兄說的就是董春暉,一時脫口,把老 另一位林童的老人斷命鈎李定道。

兄,你憑什麼認定這是董春暉的衣服?」 百面書生魏無常笑了一笑道:「東方

坐也不是的好衣服。」 爲一般武林朋友多半寧願把錢財花在酒色着的人,這種人,武林之中並不多見,因工好,它的主子,一定是一位非常講究穿工好,它的主子,一定是一位非常講究穿 脚的道:「各位看,這件衣服材料好,手夜貓子東方杳提起那件衣服,指手劃 ,而願意自找罪受,穿一件站也不是

定他就是董春暉。」 **熟理由,但是,只能縮小對象,並不能認**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這種說法很有

非普通儒服所能有,……。」 的改變,尤其,這道衣縫和這隻口袋,更但許多碍手碍脚的地方,都經過非常精良 是一件真的儒服,它外形是儒服的樣子, ·····這件衣服,看似一件儒服,其實並不夜貓子東方香道··「兄弟還有話說哩

並不能說這衣服就是他的。」 衣縫和這隻口袋是董春暉的習慣 * 百面書生魏無常點頭道。 「除非這條 ,否則,

,這正是他自己設計的衣着,所以準是他 夜貓子東方杳一笑道:「魏兄說對了

林童另一位老人假瞎子張目冷冷的道

「你怎樣知道少山主的習性?」

了 之,我有過一次知道這種情形的機會就是 夜貓子東方杳道:「長話短說吧,總

着眼珠子,道:「要是他,那就有點麻煩 百面書生魏無常的眉峯一陣跳動,轉

不是說你已經另有佈置,派人途中截住他 一位生面孔的老者忽然接口道。「你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這還用說,那

姑娘船上去了。」 些沒有用的東西當然是失敗了。」 一位老者道。「那他一定是找到林

有驚變的訊號傳來呀!」 那老者又道••「也許他尚在等待時機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可是那邊並沒

有理, 所以尚未動手。」 百面書生魏無常點頭道。「石老言之 我們該通知林姑娘才是,……來人

常吩咐道。「傳出訊號,知會林姑娘, 心董春暉潛入。 應聲走進來一條漢子,百面書生魏無

隨船到這裏來的可能性更大,我們不可不心中一動,變顏變色的說道:「不好,他 那漢子剛轉身出去,百面書生魏無常 他

點,接着 **海林童手下三個老人,匆匆交待了幾句面找他們的麻煩,他們空忙了一陣,却結果,董春暉的影子都沒有,更沒有** 百面書生魏無常不錯,總算想到了這 結果,董春暉的影子都沒有, 一陣大亂,緊張得不得了

> 三條路,各自東西而散。 年寡婦,跑得飛雲閃電,身形似箭 夜貓子東方杳惦記着岳陽城裏一個中

然一回頭,那人却輕輕的叫了他一聲。 忽然,半路他覺得身後多了一個人,

猛 「東方大叔。」 夜貓子東方香這一來,雙腿可就再也

顫,道:「原來是少山主,少山主一向可 跑不動了,接着勢子的猛刹,聲音也打了

我已經不是少山主了。」 董春暉笑道:「東方大叔,別忘了

叔,我有一句話,想請教你一下。」 ·老朽糊塗,忘了公子你的吩咐了。」 董春暉忽然停下脚步,道。「東方大 夜貓子東方杏忙又改口道:「是!是

有什麼吩咐?」 夜貓子東方香提心吊胆地道:「公子 董春暉道:「聽說大叔在岳陽開了一

家糧行,生意非常興隆,可是真的?」 關愛,老朽感激不盡。」 夜貓子東方香道··「這都是公子你的

歡這種無驚無險的生活了。」 董春暉道。「這樣說來,大叔是很喜

爲什麼不珍惜你辛苦得來的安樂?……」 董春暉面色一正道。「大叔,那你現 夜貓子東方香道。「喜歡極了。」 夜貓子東方杏猛然一震,道:「我…

才做什麼來着? 董春暉聲音一冷道。「大叔,你們剛

夜貓子東方香背脊上冒起一股冷氣

他們三人也沒有走一條路,三人走了 公子饒命。」 雙膝忽然軟弱無力的跪了下去,道:「請

夜晚,都保有充份的自由活動。

不小,但却進出非常方便,無論是白天和

過一句話,你們犯在我手裏時,可以還有 身子,道:「從前我遣散你們的時候,說 一次改過的機會。」 董春暉發出一股掌風,废空托起他的

可以饒過老朽這次過失?」 夜貓子東方杳希冀地道:

是我饒過你之後,別人能不能饒過你,如 有另一次機會了。」 果,你仍執迷不悟,你在我手中就不會再 董春暉道。「我說的話永遠有效,只

懂得,可是,老朽……。」 夜貓子東方杳嘆息一聲,道:。「老朽

對付我,只要你暗中替我做事就行了。」 目張胆馬上脫離他,也不在乎你眞刀眞槍 董春暉這種話,當時暗暗吁了一口氣,道 夜貓子東方杳就怕兩邊不討好,聽了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我並不要你明

吩咐了他一些話,拍了一拍他的肩頭,道董春暉問了夜貓子東方杳一些話,又 •• 「老朽但憑公子吩咐。」

又向假瞎子張目追去。 • 「大叔,多多重托了。」 董春暉飛身離了夜貓子東方香,轉身

給了他們每人一萬兩銀子自謀生活,夜貓 沒闊到半年,銀子成了別人的,他連半片 子東方杳都成了大老板,可是假瞎子張目 錢,却沒有賺錢的本事,當年董春暉至少 來福寺的居士。 瓦都沒置得,最後落得住在來福寺,算是 假瞎子張目的性格比較懶散,很會用

他有一間靠邊端頭的房子,房子不大

頭上像是壓上了一大塊石頭。 他離開百面書生魏無常他們之後,心

「公子是說 步進了自己的小房間。 夜都睡不着覺了。 人的行為,要是給他知道了,這可令人日 他一面想着心事,一面翻過院牆,跨 董春暉來了,不知知不知道他們三個

房間裏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他習慣的

伸手去摸桌上的菜油燈,放菜油燈的地方 忽然等着一隻手,他的手正好送到了那

手中,他心中一凉,動也不敢動一下了。

只因爲這時他心中正念着董春暉,這

隻手說不定就是董春暉的手,他心有所忌 ,那還敢自速其死。 別人也許不知道董春暉的厲害,他

假瞎子張目可知道得太多了

我們彼此時間不多,不說廢話了,我問你 時,一股熱氣吐在他臉上,有人說道:「 你是那條路上的?」 可就壯起來了。冷笑一聲,道:「朋友 ,等會董春暉來找你,你準備怎麼辦?」 那隻手並沒有用力,忽然縮回去,同 對方不是董春暉,假瞎子張目的胆氣

假瞎子張目道·「那你何必多管閒事 那人道·「那條路都不是

主持人時,你就說『使君子』好了。」 住身形又道··「如果董春暉問起誰是真正 現出了一個影子,那影子走到門口,停 那人果然是到了門口,借着天然微光

假瞎子張目心中一凉,暗忖道:「原

真正的主子

接着,聲色皆恭地回答道•• 「請恕屬

我說過,我和你們什麼關係都沒……。」 話聲未了,那影子一淡,便什麼也沒 那人哈哈一笑,道:「你會錯意了

是現在他却抓不住重點,楞在那裏,不知 紅刀子出的人, 假瞎子張目並不是一個只知白刀子進 腦筋倒很能轉幾個彎,可

是?」 該如何想?想些什麼? 你做了虧心事,心神不安是不

一個似曾相識的聲音 ,在他耳邊响了

「你是什麼人?」旋身甩肘「倒打金

鍾」,雙掌一抖,掌力一吐而出。 掌力輕飄飄的,掠空而逝,什麼東西

假瞎子張目大喝一聲, 「夜戰八方」

都沒有沾上。

誰,你還是歇歇吧。」隨着一亮火光,照 展開身形,劈出了八八六十四掌…… 亮了一個人的面貌。 「哼!你那六十四招追魂掌,唬不倒

來的,他高舉着火摺子,在假瞎子張目如 那道火光,就是那個人用火摺子亮起

張面孔正是假瞎子張目最担心遇到的人。 造詣,也足叫假瞎子嚇破苦胆,何况,那 一點也不受假瞎子張目掌風勁力的影响。 濤的掌風勁力之中,火苗拉起一尺多高, 他,就是董春暉。 別看那人的面貌了,就這份功力上的

假瞎子張目全身的氣力,似乎突然之

上了。 間消失了, 他虛脫似的雙膝一軟,跪在地

自己都不知道。 這是心虛的表現,是否叫出了聲,只怕他 他叫了一聲,沒有出聲的「公子」

的意思是……?」

董春暉劍眉一蹙,道:

「張大叔,你不認識我了吧?」 董春暉伸手拉起假瞎子張目,微笑道

禮。」 是公子,老朽天大的胆,也不敢向公子無說道:「剛才老朽不知是公子,要早知道 假瞎子張目亦紅着一張老臉,訕訕的

董春暉笑道:「大叔,你剛才在想什

麼心事? 假瞎子張目緩過一口氣來,定了一定

神,道:「想公子你。 董春暉道·「你想我?」

連絡,想不到公子却忽然出現在眼前。」 密大事欲向公子禀告,正不知如何與公子 件外衣? 假瞎子張目道··「公子,你可是失落 董春暉微笑道:「什麼機密大事?」 假瞎子張目道··「公子,老朽有一機

副驚訝之狀,道:「你怎樣知道的?」他心中念動,却是不動聲色的裝出一 莫非別有用心,我可要小心了。」 董春暉暗暗忖道··「這人不問自招

爲老朽看到了那件外衣。」 情漸漸消失,態度自然的一笑,道··「因 應,料想他並不知道自己的近况,惶悚之 假瞎子張目細察董春暉眉目之間的反

的? 董春暉大叫一聲,道:「你怎樣看到

假瞎子張目嘆了一口氣,道··「說來

了。」

話長,老朽意志不堅,又和他們搞在一門 「他們…… 祇你一個人了 假瞎子張目道:

爲敵的那批人呀。」 假瞎子張目道: 「就是最近和公子你

難道不是鐵血行者任無我他們?」 董春暉一怔道: 「他們」 眞正的目標是

我! 角,真正的目標還是公子你。」 假瞎子張目道··「他們只是陪襯的配

他們以誰爲主?」 看看他們是那些三頭六臂的人物!」 發過脾氣,語氣又和緩下來,道: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好,我倒要

百面書生魏無常。 老朽沒有見到她,老朽只見到代她出面的 假瞎子張目道:「聽說是林香香,但

面書生魏無常一句話和我作起對來。」 董春暉冷笑一聲, 道·「你就憑了百

應靈丹了。」 巳,情非得巳,這句話成了推却責任的萬 和公子作對,老朽實乃情非得已,才和他假瞎子張目急口道:「不,老朽那敢 們虛爲委蛇……。 董春暉又是一聲冷笑,道··「情非得

是因爲百面書生魏無常用了老山主的信符 ,所以,老朽等無法不從。」 嚇得臉色一變,道··「公子,你有所不知 我們這次不聽公子的話,再作馮婦,實 假瞎子張目以爲董春暉眞的發脾氣

那就難怪你們了 董春暉點了一點頭道。「這樣說來

兩字,董春暉故意一頓

· 觸動心念地道。 「你們,你們,那是不

定二人。一 了老朽之外,另有夜貓子東方杳斷命鈎李 假瞎子張目道:「其他的,老朽就不 董春暉道:「其他還有些什麼人?」 「這裏有三個人,除

責,那麽在湖中計算我,也是你們三人的 知道了。」 董春暉道··「這裏就由你們三個人負

只是聽命行事。」 都是百面書生魏無常親自安排指揮,我們 假瞎子張目搖手急道:「不,不,這

判假瞎子張目是否眞情實意 印證夜貓子東方杳的話,再則,也就是研 **杳知道了不少,他這樣明知故問,一** 董春暉想知道的,已經從夜貓子東方

不少,他們是些什麼人?」 董春暉接口又道:「湖中圍攻我的人

那些人都是洞庭雙蛟的手下,他們爲什麼 也聽百面書生魏無常的差使,老朽就不十 分清楚了。 話,都假不起來。只有老老實實的道: 假話子張目面對着董春暉就是想說假

定呢?奇怪 形不大可能, 通好了?其實說的並非眞話?不,這種情 了董春暉的迷惑與懷疑,難道他們早就串 是,他說話的時候,目光流轉不定,引起 假瞎子張目的話則是說得很實在,只 那麼他的心神爲什麼這樣不

他了 董春暉放心不下他,也不敢輕於信任 ,當下有口無心的拜托了他一番,便

之際,假瞎子張目忽然叫了一聲,道:「當董春暉身形一起,人尚未翻過牆頭 轉身欲將離去 公子,請回,老朽另外還有一事相告。」 董春暉回身落地道:「要緊麼?」

接口追問,便又說道:「有人說,有一位 林香香之後另有主腦人物……」 假瞎子張目換了一口氣,未見董春暉 -老朽聽說,這次和公子作對的人,

不

假瞎子張目道·「這是一件很重要的

來風,你是聽誰說的?」 張目,道:「這事非常重要,絕不會空穴 也不確。」 『使君子』,才是真正的主腦,只不知確 董春暉抬起鱉訝的目光,望着假瞎子

看來不交待明白,董春暉絕不會放過

他。 假瞎子張目雖然被董春暉的眼光與得

一直不安,公子能不能相信,那就全看公比來,最後,吁了一口氣,道:「老朽打出來,最後,吁了一口氣,道:「老朽打出來,最後,吁了一口氣,道:「老朽打出來,最後,好剛才遇見那人影的事,和盤說了

安的原因,但這個原因却使他不安起來 董春暉總算知道了假瞎子爲何心神不 那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

力奇高,如此而已。 年紀應在五十以下,三十以上,同時功 據假瞎子張目說:聽那人的說話聲音 他到底有什麼用心呢?那就一時猜不

董春暉離開假瞎子張目之後, 本想再

> 秘的消息,把他原有的構想完全推翻了, 去看看斷命鈎李定,由於那神秘的人,神 勢非重起爐灶,重新衡量不可。

是辛苦兩條腿多跑不少路,他也寧願多跑好一點的食物,絕不吃壞一點的東西,就 就是早上的早點,也不能過份馬虎,能有 不能不吃東西,尤其他優裕生活的習慣, 少路,去吃一頓比較可口的飲食 魚肚白,董春暉可以不去睡覺,但是, 漫長的黑夜巳將過去,天邊巳經出現

他又回頭向岳陽走去 附近,只有岳陽的東西最好,所以,

董春暉眉頭一舒,攔住那人道:「小狗子半路上,迎面飛也似的衝來一個人, 你到那裏去。」

而且,穿得整整齊齊,顯得更見精神和幹我般高大魁偉,但也比一般人壯實得多,子了,他雖然趕不上他師父鐵血行者任無 練 現在的小狗子,已經不是當年 的小狗

好了 「張大哥,不,董大哥,能遇上你這可小狗子猛然一刹身子,喜得跳起來道

父的消息?」 搖頭,苦笑一聲,接着道:「我路上上了 來了,只是……」皺起了一雙劍眉, 個當,才遲來一步,董大哥,可有我師 董春暉道。 小狗子道:「什麼誰該來了,早就該 「我想你也應該來了 搖了

有。」 董春暉道。 「可以說有, 也 可以說沒

幾年不見,更會說話了。」小狗子瞪着一雙眼睛, 道。 「董大哥

罵人不帶髒字了。 小狗子哈哈大笑了起來,笑了一陣, 董春暉笑道··「你更是不得了,也會

到底怎麼了?」 才又憂心忡忡的道: 董春暉把昨晚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說實在的,我師父

父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就算你師父將來會 有什麽問題,也是在我失敗之後的事。」 接着又道:「真正是目標既然是我,你師 小狗子嘆了一口氣道·「聽說這都是

娘。 我師娘……」 一個假冒你師娘的 董春暉截口道: 人,你不可錯怪了你師 「她不是你師娘,是

小狗子吁了一口長氣,道: 「這就好

我師父去。」 董春暉道。 小狗子道··「我師父留得有信香 「你現在到那裏去?」 找

上了對方的大船,你這樣找得到他麼?」 董春暉又問道。「如果你沒有遇上我 小狗子一笑道·「找不到了。」 董春暉道:「你師父明明是被對方賺

呢?」 當。 對方的大船,也一定繼續追了下去。」 董春暉道。 小狗子道: 「我一定不知道師父上了 「於是,你又去上了一次

小狗子一怔道:「那我現在該怎樣辦

想個辦法,對付他們。」方,一拉小狗子道:「走!我們到那邊去 董春暉張目四望,找了一個隱密的地

> 小狗子不知去了那裏。董春暉却還是回到 了岳陽。 小狗子最後還是與董春暉分道而行,

春暉很能明白這一點。 有耐心的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口 製食品當然比普通粗食要花費更多的時 暉要的不多,但都是非常精製的食品 所以,也不是一聲吩咐就會馬上送到 回到岳陽正趕上吃早飯 董春暉倒不心急,很有耐性的等着, 福,董 ,董春 9 間精

小堂倌送來的。 熱騰騰的美食終於送來了,那是一個

口中時,忽然,對那堂倌一笑,道:「這 水晶包子色香味高明極了,是那位大師傅 董春暉挾起一只水晶包子,正要送到

那堂倌原凝足了精光,看着他手中的 如想帶回去,我們還有 哩!」

的吧! 董春暉忽然問道。「小哥,你是初來

你在說什麼?」 那小堂信忽然退了一步,道:「公子

手一伸,就抓住了那小堂倌一隻手腕。 那小倌堂心理上原巳做好了應變的準

路。「報官」可是正大不過的理由,誰敢 櫃的也一時沒了主意,楞在當場

「公子,你抓我做什麼,放尊重些!」

當時便掀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

那聲尖叫,顯然引起了所有坐客的注

董春暉沉着的一笑,道:「小哥,你

也來不及去避,就被董春暉扣住了腕脈

那小堂倌急得掙了一掙,尖聲叫道:

身的懊惱和悔恨,他當然不能再責怪那姑 定是過去的仇恨,過去,給他壓滿了 但,他過去可曾是過「修羅三妖 他現在雖然已經不再是「修羅三妖 全 這

那大姑娘睁着大眼睛,迷惑的道:

開

,大勇和飄香。

都是老夫的子侄輩,叫柳大權,大業,大

那半百老人道·「老夫柳中元

,他們

肥 草除根的必要,姑娘,得罪了 ?可惜,我不是『修羅三妖』,也沒有斬 0 董春暉道。「你要我殺了你以絕後患 ,你請回去

幸

會!在下失陪了。」

董春暉雙手抱拳一禮,道·「幸會

柳大業身形一錯,攔住董春暉道:

,在下還有話請教。

請稍留片刻

頓 什麼這樣寬宏大量呢?至少你也該打我一 那大姑娘沉吟了半天, 道:

,姑娘,你請走吧!不要胡思亂想了。 那大姑娘道:「不,我不走,除非你 董春暉搖搖頭,道。 「我不是這樣想

對不起,你不走,那麼我就告辭了。」 那大姑娘叫道: 董春暉頭痛地道·「我肚子餓極了 「且慢,你肚子餓了

是董春暉無法直認事實,因爲,他已把私

禪指金環柳中秀就是死在他手

中,可

我請客好不好?」 董春暉抱拳道:「不敢領情 ,告辭了

的漢子,五人手中都亮着兵刄 擋住他去路的,共有五個人,一個五 他的去路却被人擋住了。 ,另外四人都是精壯

> 把包子又送回盤子裏去。 的手藝?我真捨不得把它吃掉。」說着

管請用, 子去,先是一怔,接着一笑道:「公子儘 見董春暉把將要到口的水晶包子又送回盤 水晶包子,臉上充滿了迫不及待的神情

送菜之外,還有另外一件任務……。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我看你除了 堂倌一怔道:「公子好利的法眼。」

董春暉道:「沒有說什麼…… 。」右

備,可是董春暉的快,快得叫他縱有準備

不怪貴姑娘,姑娘你請去吧。 暉,姑娘想是認錯人,旣然這樣,在下 「我不是什麼『修羅三妖』,我叫董春董春暉暗中一皺眉頭,但却搖着頭道 也 了場 小誤會,現在已經解釋明白了 那爲首 董春暉一擺手,笑着道:

娘什麼了

教尊駕如何稱謂?」

姓,大號如何稱呼?」

的半百老人冷冷的問道。

一貴

「剛才是一

,沒有事

董春暉說了自己姓名,回問道。

你就這樣放了我?」

,痛罵我一番才對,你說是不是?」

給我一個明明白白。

面

,未曾識荊。

名動江湖,在下久仰得很,只可惜緣慳一

董春暉點點頭道:「禪指金環柳大俠

位禪指金環柳中秀的人?」

「兄台有何指教,在下洗耳清聽

董春暉捺住性子,吸了一口氣,道。

柳大業神色一肅道:「你知不知道有

身形猛轉,下定了决心,非走不可

答。 輕如鴻毛的犧牲,所以,他只能含糊的回大的人們贖罪,而不能爲了某一個人,作恩私怨,升華到另一個境界,他只能向廣 柳大業雙目猛然一瞪道。「沒有見過

家是不是死在你暗算之下 ,你真會張眼說瞎話 ,老實說,他老人

人的本事 柳大業冷笑一聲,道:「你有暗算別 董春暉咬牙搖頭道:「沒有! ,却沒有担當的勇氣,算是那門

由得轟了起來。

時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她是個大姑娘!」看熱鬧的人,不

了他頭上的帽子,一頭烏雲似的

秀髮,

立

董春暉只冷笑一聲,左手一拉,揭下

他眞是小號的堂官。」

那掌櫃連連點頭道:「是!是!是

的命……

話在口

中,心中忽然一動,

暗忖道:

的

人物

店中的堂倌

0

,在下向公子你老賠禮。」,公子有話好說,請放了這不懂事的小子

死

董春暉笑道·「你太幼稚了

旣沉不

,又沒有殺人的經驗,豈能要得了我

悻悻的道:「你該死,所以本姑娘就要你

那大姑娘一面搓着自己的手腕,一面

麼要謀害我,說個理由出來。」

,道:「姑娘,這裏很好談話,你爲什

聲

經沒有了人家,那是一片荒野地。

轉過湖濱,董春暉脚步加快,四週已

董春暉鬆手放開了那大姑娘

,冷笑一

董春暉凝目問道:「這小子眞是你們

欠身道:「是!是!

在下正是小號的掌櫃

來人被董春暉的眼神罩得氣勢一衰,

「你是掌櫃的?」

董春暉目光一寒,射在來人身上,道

出來,也帮不了他的忙。要哭了起來,可是,腕脈

可是,腕脈被制,就是哭了

的證物,急得那小堂倌變顏變色,差不多

一把身淬劇毒的毒匕首,這是鐵一樣

把藍光閃閃的匕首。

左手再揮,居然從那小堂倌袖中取出

袖子

裏這把匕首是做什麼的?」

的漢子擠了過來。

「什麼事?什麼事?」一個身穿長衫

董春暉

拉着行去。

是去官府的路,但她却一點不掙扎,任由官府的道路,那大姑娘心裏也明白,這不

也許因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所顧忌之故。

路上,居然沒有人出手阻攔他們

董春暉拉着那大姑娘去的並不是前往

假堂倌出了店門,一拐彎奔向了湖邊。

董春暉却利用這機會,拉着那大姑娘

知如何是好

『修羅三妖』?」 **热大姑娘道**: 「我是問你,你是不是 的瞪着他

怎能肯定的說我該死呢?」

緩下來,道:「姑娘,你我素未謀面

,你

董春暉疑念一生,忽然把語氣放得和

莫非這件事另有別因?……」

怎會派出這種經不得世面的人暗算我

百面書生魏無常是一個多麼狠毒

那盤包子,便向外面走去 到官裏說話去。」拉着那大姑娘 董春暉面色一寒道·「掌櫃的 心,也帶了

F18

人物,呸

帶黑,殺念陡的冲腦而起,仰天發出一聲 董春暉氣得一雙眼腈赤紅,臉色靑裏

F 19

,無不心神大震,血脈貫張,急急運功抵 嘯聲穿雲裂石,高亢震耳, 柳氏六口

形微動,掠空而逝。柳氏家族根本不知道 抗。 嘯下去,他們可就有得罪受了,忙的一飲 口 ,在下實不知柳大俠之事,失陪了 ,見了柳氏一門思種級狽情形,知道再長 ,收了嘯聲,再一抱拳,道:「對不起 董春暉長嘯了片刻,心情平息了 **不少** 」身

董春暉是什麼時候離開的,他們運功抵抗 都來不及,那顧得董春暉的離去。 是這時早已失去了董春暉的影子 很久很久,柳氏家族才緩過氣來,可 柳大業首先頓脚大罵道。「好小子

又給他逃跑了。」 不是『修羅三妖』,他要是『修羅三妖』 本上的改變,接口道:「四哥,也許他眞 ,那還會有我們的命在。」 柳飄香對董春暉的看法,似乎有了根

羅三妖』,錯不了。」 柳大業死心眼的道:「他絕對是『修

是『修羅三妖』,我們也不能說大伯就是 被他殺死的。」 柳飄香道••「傳言不可盡信,就算他

怎麼替那小子說起話來。」 柳大業愕然道:「五妹,你怎樣了

的是事實,想那『修羅三妖』號稱殺手中 的殺手,向來殺人不眨眼,眞要是他,我 柳飄香道。「我不是替他說話,我說

> 想他不會在乎多殺我們六個人 柳中元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

果他不是兇手,我們還有報仇的希望,他 下來,人也突然蒼老了許多。 要真是兇手,我們就永遠沒有報仇的希望 ,唉!我們走吧。」他的意志突然消沉 一陣颯颯風聲,接着人影連閃,凌空

飛瀉到來七條漢子。 像人,鬼不像鬼,但那下降的身形快速到 這七個人打扮怪異,樣子奇特,人不

站在那裏似的。 了極點,落地之後點塵不揚,就像是原來

原來是中條七煞駕到,想老朽…… 柳中元輕輕「啊!」了一聲,道:

冷的道:「你們還不配我們兄弟來找,剛 才是誰在這裏發嘯?」 打量他們,及至柳中元說了話,大煞才冷 中條七煞落地之後,目光四搜,原沒

他們。」

在眼裏,聽大煞那目中無人的言語,先自 忍捺不住,胸脯一挺,張嘴說了一聲:「 柳大業初生之犢,可沒把中條七煞放

柳中元那能讓他出口不遜,得罪中條 ,倏然出指點了他的穴道,適時截斷

他惹禍的根源。 就這樣,中條七煞老大巳是雙目一寒

我們無關。 小子是說剛才在這裏發嘯的另有其人,與 冷冷的問道••「小子你……。 柳中元身向前一横,抱拳一禮道。「

們也有那個氣候,廢話 大煞「哼!」了一聲,又道:「憑你 ,快說,那是什麼

向離開的· 柳中元指出方向道:「他就從這個方 大煞急口又問道·「他那裏去了? 柳中元忍着氣道。「那是董春暉。」

去的沒了影子 大煞一揮手,七條人影,像來時一樣

,道*•「大業,你這魯莽的脾氣幾時能 柳中元搖一搖頭,伸手解了柳大業穴

改 柳大業悻悻的道:「怕什麼,大不了

死。 柳中元肅然道:•「死有重於泰山與輕

於鴻毛之別,你這樣不愛惜自己的死了 只比我們多一個人,我們未見得就敵不過 算是爲了什麼?有什麼意義? 柳大業一時語塞,訕訕的道。「他們

重,你道你有多大的氣候,憑你們兄妹五 果將是多麼的不幸,究其原因,就爲了你 ,也只能和二煞打成平手,你想,這個結人,也難是大煞一人之敵,剩下爲父一人 一時之……。 柳中元正色道。「人貴自知,才能自

身之處走來。 轉出一位五十歲的長袍老人,向着他們 子們也該知道警惕了。 好了!事情已經過去了 [老人,向着他們立] 隨着話聲,緩步

暗器名家,柳氏家族的向董春暉尋仇 是他送的消息。 伍占奎號稱多臂熊, 柳中元道:「伍兄 ,小弟好 9董春暉尋仇,就 漸愧

起,是小弟我料錯了董春暉那小子的功力伍占奎於是嘆了一口氣,道:「對不

猶豫之下,只好點了一點頭,道:「好吧 ,我們再從長計議,羣策羣力對付他。」 ,事實上就此頓萌退志,也有未妥,微 ,只見他們滿臉希冀之色,顯然都不死 柳中元望了一望環繞身旁的五個子侄

心

走,我們再想別的法子去。」

七豎八的倒滿了一地,早已氣絕多時。 去,剛轉過蘆葦地不遠,只見中條七煞橫 條七煞除了額前有一個流血不止的小洞穴 他們默默的隨着多臂熊伍占奎一路行 四週並沒有留下猛烈打鬥的遺跡,中

還是整整齊齊的,未見絲毫零濁。 ,全身再無其他的傷痕,甚至所穿衣服都

唯一致死之因就是對手太强,不容他們七 的角色,七人同行更沒有被偷襲的可能, 現了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這時,他心 眉頭之外,更沒有任何一人有興趣說話了 ,就那好强過人、死不輸口的柳大業也發 人有抗拒的機會,就奪去了他們的性命。 中條七煞號稱武林之狼,都不是好惹 他們七個人看過現場之後,除了直皺

中的感觸又騰勝於任何人 沒有人表示任何意見,都心情沉緬緬

爲他們實在早該死了 中條七煞的死 是不值想憐憫的,因

能屈能伸

易容扮作癡呆

爲 有進飲食,却也不便再回到岳陽去了,因 ,那太敎人注意,也太顯眼了 除岳陽外,最近的市鎮是麻塘,董春 董春暉經過岳陽一鬧,雖然肚子還沒

樣的館子,董春暉選了一家,叫了幾樣愛暉在麻塘出現了,麻塘不錯,也有二家像 吃的菜肴,準備吃過飯之後再作打算。 這幾天的遭遇,使他很是煩惱,接二 的姓名,他倒不能不加多一份謹慎了。 的朋友來,可是,由於那人能一口叫出他 暉,你忘了老哥哥,老哥哥吃定你了。」 董春暉一陣納悶,腦中可想不出這樣

先生!」

賬 轉身走出去了,口中沒帶半個「謝」字。 「能有你這個朋友,五臟神可有福了。」 ,無法立時追出去,當他付完帳追出時 董春暉沒想到他說走就走 西醉飯飽之後,那漢子一拍肚皮道·· ,他還要付

看來定非等閑之輩,董春暉轉向那人一抱

董春暉聽他話中有話

,心中一動問道

此人在四相先生口中以「公」相稱

「老弟可認識此公?」

四相先生指着那接董春暉的人問董春

重不得

連三出現的尋仇者,敎他應接不暇,又輕

的手段之一,但是,汽種手段實在困擾和來,這些尋仇者的出現,定是對方對付他

們聞風前來尋仇搗亂、當然,他也看得出

過去原是他的不是,現在又怎能怪他

拘束他,使他無法全力和對方周旋。

思潮起伏間,菜肴送上來了,他却忘

逃 的向鎭外追了出去。 不由大叫一聲,道:「好小子,你向那裏 衣襟上多了一角小紙片,取過紙片一看, ,那還能找到那人的影子 。」身形一長,不顧驚世駭俗 董春暉啞然失笑,猛低頭,忽然發現 ,飛也似

出去了。

紅

,訕訕的道。「此公……

董春暉想不到會碰這種到子

,面色

四相先生一笑道:「此公是個怪物

敎

那人一翻眼道:「老夬沒有名字,不

了飢餓

面坐了下去,就好像他是董春暉等候的客不揚的矮小個子,大模大樣的在董春暉對

「堂倌!加一副碗筷來! ,也忘了動筷子。

一個其貌

人似的

,忖道: · 「好,我就看看你能有多大的氣

董春暉皺了一下眉頭,心中暗笑一聲

船 中忽然揚起一支船獎,有人叫道:「請上 三轉二轉,追到一條小河前面,蘆葦

小船,船上船夫正是那吃他喝他的那人。 董春暉一分蘆葦鑽了進去,點足上了

稱呼 董春暉雙拳一抱道。「老丈上下如何 ,寵召在下而來,有何指教?」

然後說。「老夫說一個人,你可知道?」那人一起雙槳,先把小船划了出去, 董春暉道:「你請說。」

應如何,就狼吞虎嚥的大吃大喝起來。

「別想心事了,請吧!」也不管董春暉反

碗筷加來了,那人熟絡的一笑,道:

其妙的漢子吃了一大半。

隻燒鷄,四斤牛肉,二斤洞庭春。

董春暉一賭氣,吩咐道。「堂倌,外

那人哈哈大笑,說道: - 一要得

,够朋

他筷子還沒有動,桌上的菜肴已被那莫名

董春暉樂於精食,却不慣狼吞虎嚥,

董春暉點頭一笑道:「有勞了。」 「四相先生。」

向 四相先生果然坐候佳賓。 是熟習地形的人,稍一失神,就會迷失方 ,最後停在一間小房子前面,上岸入屋 ,董春暉坐在小船上也不知轉了多少灣 洞庭湖濱港汊特別多,橫豎交叉,不

們談我們的吧?」

,但求無愧我心就够了,不必多想了,我暗嘆息一聲,道: 一老弟,我們為人行事

,想不到還有這樣輕視他的人。

四相先生也看出董春暉大爲不樂,暗

,已經盡了他最大的努力和無比的心血了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他今天的作爲

那接董春暉的人入門便笑道: 「老四

,但不知四先生有何見教?」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四先生說的是

麻煩,不知此事究竟如何 四相先生道:「聽說任老弟最近有了

這趟差事不惡,好好的打了次牙祭。

L_

董春暉抱拳一禮,道:「春暉見過四

下之累,對方眞正的對象其實就是我 董春暉道。「他是池魚之殃,受了在 四相先生點了一點頭,道: 「這就是

敢高攀尊駕這類武林新貴。」忽然扭頭走 拳道:•「晚輩有眼不識泰山,有請前輩賜 告。 言,對你老弟甚爲不利,所以老夫特來走 「四先生,您可是別有所聞? 四相先生道:「不錯,外面有很多傳

中一 暖,道:「多謝關注。」 此老古道熱腸,令人感動,董春暉心

董春暉很想知道那人到底是誰,不覺 見外了,其實老夫又何嘗不是爲了自己… ·唉,老夫有很多朋友也捲進來了 四相先生搖手一笑道:「你這樣說就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那是說好人

難做了 四相先生急口道:「老弟,快不要這

又問道…「此公是……。」

己既然不願表露身份,那就算了。」

四相先生又打住他的話頭道。「他自

不要放在心上,任他去吧。」

樣說,我担心的就是怕你再走極端。」 ,晚輩立志如山 董春暉一笑道··四先生,你過慮了 ,心堅似鐵,那會如此經

老弟有這種皎潔的胸懷,老夫就放心了 不起磨練。」 四相先生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

得很勉强,說的更勉强,那人臨去時的那

本來就不相識,又何必再相識?」他笑

董春暉哈哈一笑,道:「好!好!好

些話和那種態度,很使董春暉感到難過

忍 思,晚輩已知道了 ,不過,有許多專情,常常會令人忍無可 ,終於事出意外,發生不幸的結果。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 ,以後晚輩加倍的忍讓 四先生的意

就是。」 ,老夫有一釜底抽薪之計,不知老弟可願 四相先生道: 光心並不是善善之策

F 20

是何許人?」 那人笑道: 「你不就是董老弟,董春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你可認識我

不知老弟可願受此否屈。」對象,豈不把一片腥風血雨 ,暫避鋒頭,使那些找你麻煩的人找不到 象,豈不把一片腥風血雨化解於無形 四相先生道。「如果老弟能改容易服

,豹死留皮、晚輩這算是什麼?」 董春暉面現不偸之色道: 「人死留名

屈能伸的大丈夫、 是條龍,只能大不然 董春暉嘆了一口氣,道: 四相先生微微一笑,道。 只能大不能小是條虫,老弟是能 又何必在乎暫時的屈辱 一晚輩罪摩 能大能小

豈不另生事端。」 鐵血行者任兄那批人如果找不到晚輩時 深重 四相先生點頭道: ,這點屈辱總算不得什麼,只是賺囚 你何不再製造一種身份 **種**身份,代表你現

了? 在的身份和他們周旋 董春暉首肯了 ,但却苦笑一聲,道· ,這樣就可兩面兼顧

志,尊敬你的爲人的。」 事久見人心,大家總有一天會瞭解你的苦 「晚器真成了無立錐之地的喪家之犬。 董春暉道:•「瞭不瞭解晚輩,晚輩倒 四相先生寬慰他道:「真金不怕火,

四相先生贊許道。一孝子不匱,永錫 晚輩却要先父死能含笑。」

董春暉道: 一到時候還望四相先生美

戈爲玉帛。」

你還種心意、定能感動大家,化干

四相先生道。 「義不容解,老弟但請

> 房內準備得有易容化裝應用之物,老弟乃 是此道中高手,請自去易容吧?」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一指裏面道。「

過片刻之間,他再回到廳中時,已變成了 無人知晓,其易容之術自亦非常高明,不 個呆頭呆腦的大小子。 董春暉曾以「修羅三妖」行世,歷久

的 難從近日間的情况, 離去・他實在是一位古道熱腸的長者・他 亦有着滿懷難以言官的心事。 這樣悄悄的來相會,又悄悄的離去,自是 四相先生不便明說什麼,但董春暉不 廳中已經不見了四相先生,他已先行 明白他要說些什麼話

條七煞,由此可知其他要來找他的人,自人歡擊過,今天又接連遇到柳氏家族和中 然是以尋仇爲主了。 早日他趕來岳陽途中 ,被一批尋仇的

暇,自亂陣脚:授人以柄。 尋仇,時間又來的這樣巧,最簡易的推斷 少各式各樣的人物,今天他們這時蜂擁來 自然是幕後有人鼓動慫恿·使他應接不 想起當年從事殺手業時,不知殺了多

此捨命償債,我欠的債息勝於他們的仇 們來尋仇沒有什麼不對。可是,我不能就 自言自語道··一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他 人們作更大的補償……。 我應該以有限的生命,有爲的身手,向 董春暉搖了一搖頭,發出一聲苦笑,

接他進來的那人,忽然走了進來,正面 聽你說的倒比唱的好聽得多。

在下當時如果出手稅重

,便不會給他們圍

在下乃是口是心非之人。」 是根本不高興我,只因受了四相先生之托 了那人一眼,微笑道: ,才不得不勉强把我接來。 董春暉心裏一笑,暗忖道:•「他原來 一老丈,何以認爲 偏頭重新看

是死在你手中?」 那人道··「老夫只問你,中條七煞可

這機會除去了他們七個武林敗類。 那人冷笑一聲 董春暉點頭道: 「不錯、是在下利用 道: 零仇的人不錯

獠 世上一天,便多增加許多孤兒寡婦。所以 Щ 仇而已。在下對自己過去的行爲至爲恨惱 在下過去一樣 受了人家的金錢 有所不知 ,是以對他們另有看法,何况他們積惡如 ,難道他們就不能向你尋仇 在下不惜被人視爲嗜殺之徒,而除此惡 ,以保善良者的安寧。」 · 怙惡不悛,人性早泯 · 留他們多活在 董春暉 哦! 他們與在下並無私仇 " 代人尋 只是像 老丈

•「你這話好像說得有點理由…… 那老人眨了一眨眼睛,**沉思了半天道** 董春暉微微一笑,接口道: 「請老丈

湖三義,在下可曾對他們下過毒手? 再看看柳氏家族與另一批向在下尋仇的太 那老人微微一怔道· 太湖三義也向

而出 損傷 却並無一人身受重傷之事 餘 們相遇於前來岳陽途中,他們率領了二十 人 董春暉道. ,將在下圍困於死地,在下苦戰突圍 ,却始終未下重手 「那是三天以前的事,我 是以他們雖略有 老丈,

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失事了。

點了一點頭道·「老夫送你出去。」 不過他繃得緊緊的面孔,却鬆弛了不少 董春暉雙拳一抱道。「不敢再勞大駕 那老人心中的想法如何,不得而知

困時達半天之久,而及時到達岳陽,防止

相送,在下就此告辭了。」 說着 ,身形猛然平地而起,落在蘆葦

草上飛 蘆葦而行 奇學 七八十丈 直到人影消失不見梢上,就踏着起伏的蘆葦尖梢 蘆葦尖梢起伏之微力,一直走到盡頭,而 來說吧,他只要展開身形之後,便可利用 又省力又持久,就以這一望無盡的蘆葦地 董春暉施展了一次 天寶神法」上的 一瀉千里 神化後的功夫 未曾落下蘆葦一次。 直到人影消失不見,都是踏着 一一寫千里」就是「 比 草上飛」 ,一去就是

過神來。 眼望着董春暉身形消失了半天,還是回不 那老人可是一個識貨的江湖奇人,直 不損絲毫眞元內力。

叢生,從頭檢討麼? 董春暉這手震撼心神的神功 他先被董春暉說了一頓,現在又看到 ,他能不感慨

「富老,你在發什麼楞?」

的 着三個人,三個身材高大,一色萬衣長袍 人。 猛然一震回頭,只見在他身後併排站

南拳 山逸叟,君山逸叟就是南拳北腿雙天豪的 富老 他就是富連山 富連山就是君

,三人併稱天星三傑 後面來的這三個人呢?他們也不等閑 他們是同胞手足親

緣好,朋友多,和富連山是多年老朋友。他們三兄弟光明正直功力高,在江湖上人兄弟,大爺佟智,二爺佟仁,三爺佟勇, 了 之功都沒有,便一齊命喪黃泉。一 佟仁面色一變道••「他也太心狠手辣

種想法呢?你向來都是富貴不淫,威武不修勇笑一笑道:「富老,您怎會有這 這樣看,可是,現在我不是這樣想了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最初老夫也是

便問道。「富老,聽說你把董春暉弄來

肅客進入屋內

,三爺佟勇性子急,開

請屋內待茶。」

逸叟富連山呵呵一笑道:

「稀客

君山逸叟富連山長嘆一聲,道。

「走

先請問你一句話,如果中條七煞被人買動點,老夫現在也還是一樣,佟三爺,老夫 量,你會怎樣辦?」 了來加害你,而你又有一舉除去他們的力 君山逸叟富連山截口道••「 對於這

佟勇疑訝的道··「你老就這樣把他放

以冤他們再害別人。」 佟勇不加思索的道•• 「先殺了他們

也沒有留他,他是自己走的。」

逸叟富連山道·「老夫沒有放他

佟勇道·「你們動過手!」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沒有,老夫不

,算不算心狠手辣呢?」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你老弟這樣做

手辣呢? 佟勇道:•「除暴安良,怎能算是心狠

憑你老的神拳,那小子能擋得住麼?說笑

修勇哈哈一笑道··「那怎麼可能呢?

了 有什麼不同,所以,佟勇的話也接不下去 這樣做,又有什麼不同呢?」 佟勇一怔·道··「他····· 君山逸叟富連山一笑, 道。 」他實在沒 「董春暉

上飛』功夫,一口氣走完這塊無盡的蘆葦

各位見渦從這裏施展『草

的蘆葦地道。

君山逸叟寫連山指着外面,一望無盡

羅三妖』雖然殺人無數,但始終神秘莫測 的頭上。」 ,他是不是『修羅三妖』也有問題 實在很難把 君山逸叟宫連山道·「其中還有一 『修羅三妖』的帽子扣在他 ,「修

功力?」

天星三傑齊皆一驚,道:「他有這份

稍露顏色,各位可知道中條七煞是怎樣死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這可能他只是

口中說出來的。」 『修羅三妖』無疑, 因爲這話是從他繼母 點錯不了 ,他實在是

君山逸叟富連山笑了一笑道: 「我想

> 他家人口中傳言而出,這話值!不會有人親耳聽到他繼母說的 ,這話值得懷疑。一 ,如果是從

多理由 一時 旦消除了你心中的成見,你却能想出很 ,他全身上下,沒有一根毫毛是對眼 爲他分說。 ,就是這樣怪,當你對他懷有成見

他大大的受了四相先生的影响,他要沒有 番話說得他心中點頭,主要的原因,還是 的 人,這時說的話,就很偏袒董春暉了 他的這樣改變看法,固然是董春暉一 其實,君山逸叟富連山是一個很正直

你可是要打退堂鼓了?」 春暉來和四相先生相會。 受四相先生的影响,他常初就不會去接董 大爺佟智皺了一皺修眉道: 「富老

的悔恨。一 裁不起任何跟頭,更不能爲自己製造終生 在江湖打了一輩滾的人物,臨吿隱之前 老夫還要多看一看,多想一想,我們都是 然搭上了份,老夫也不會輕言退出,不過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這件事情,既

先生來過你這裏沒有?」 老的話,不無道理,我們要多思而行。」大老三一眼,接着道:「大哥,三弟,富 這……」半天之後,一抬頭,左右盼顧老 三爺佟勇微微一笑道•「富老,四相 二爺佟仁沉吟出聲的自言自語••「這

頭,道:「他確然來過了。」 勇問出了口,他只有無可奈何的點了一點 的人,別人不問他,他儘可不提,現在佟 君山逸叟富連山不是一個說得出謊話

心非,他答應置身事外的,却暗中替董春 三爺佟勇一笑道。「他似乎有點口是

暉做起說客來。

次的事情他决不偏袒,但憑武林公斷。」 心非的人,他是怎樣的,三爺可記得? 人,我想三位比老宍還清楚,他不是口是 三爺佟勇道:「他說,對於董春暉這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四相先生的爲

老夫自己决定。」 是要老夫三思而行,該如何而行 行,其實說來,他這話算不得偏袒,他只,也沒有多說什麼,他只是要老夫三思而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他來老夫這裏 ,還是由

都知道他對董春暉的觀感,他能這樣委屈 求全,已經非常難能可貴了 都知道也對賣學事的可以 ,四相先生就是說了話,也很公正,我們 「一起」 大爺佟智道…「老三,富老

是認爲應該三思而行。一 出氣才對,可是,老夫不那樣想,老夫還 得落花流水,照説,老該和大家一個鼻孔知老夫三個劣徒,在三天之前被董春暉打 看法來說,也是違反老夫心意的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就老夫現在的 ,三位可

作進一步舉動,比較妥當。 大哥,依小弟之見,還是先看看情形,再 二爺佟仁轉臉向着大爺佟智,道。

好像食言自肥了。 三爺佟勇大褒道: 「二哥 ,你怎麼啦

回去再商量。 大爺佟智道··「老三,老二的 我們這一趟算沒白來,走,我們 持重是

也忽然作了一個决定,划着他的小船離開 逸叟富連山

形一動,中條七煞別說還擊,簡直連招架的時候,老夫正好從附近經過,只見他身

F 22

有希望他們答話,接着又道: 「他們動手

君山逸叟富連山問話出口之後,並沒

回岳陽,却奔向了一座香火全無的冷廟 **裹有過非常風光的歷史。** 這座廟雖冷,但却很大,顧見過去這 董春暉離開君山逸叟富連山後,

喜,與從前完全不一

,與從前完全不一樣了

,二三年不見

房多得很,根本沒有人管。 他們住兩間進出最方便的房子,其他的空 董春暉翻牆而入,進入了一 個老道士和一個小道士

鹵菜和 董春暉輕咳了一聲,驚得小狗子猛的 一壺美酒邊飲邊皺眉頭。 裏小狗子正獨自一人對着一大包

怕 震,跳了起來。 董春暉一笑道:「小狗子 他化了裝,却用本來聲音說話 別

該叫您董大叔才對……。」 小狗子一笑道:「原來是董大哥……

絕

,却也向他們提了一個條件。」

董春暉道:「你答應了沒有?

柯朗軒道:「我沒有答應,也沒有拒

麼? 改變了稱呼呢,我們不是說好了各交各的 董春暉道。 「小狗子,你爲什麼忽然

時朗軒也請大叔不要再叫我小狗子了 就沒大沒小了,所以該改口稱您大叔,同 ,後來你們結了盟 ,從前你與家師雖然是朋友,但沒有結 董春暉笑了笑道: 朝軒,你真的長 我尊重你的意思就是。」 一這個稱呼, ,我再這樣稱你大哥 我剛才才想 0

過大叔。 柯朗軒行文)雙拳一抱道。「朗軒重新見何朗軒(小狗子本姓柯,以後就以他 董春暉一揮手道·「你這就多此一舉

柯朗軒不但長大了,似乎還讀了不少柯朗軒道。「禮當如此。」

了某種條件。」 氣,還沒有破臉。 個指定地點,就釋放家師。」 董春暉道:「那是說,他們向你提出 柯朗軒道:「他們要朗軒把大叔賺到 柯朗軒道: 一我們彼此保留了一份客 董春暉道。「你怎樣脫身的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 「果然不出大叔所料 「你進行的結果

晚三更時分再談。」 柯朗軒道: 「搭綫人不能作主,約定 柯朗軒道: 一我要先見到師父 董春暉熙頭道··一好,到時候由我去 什麼條件?

入虎穴 只望兄嫂 困

地點-董春暉化裝成柯朗軒的樣子 一棵老槐樹下面。 到了約

久一陣時光。

知道你們藏在附近,浮種于法 來人很快的到了身前 董春暉暗笑了一聲,罵道··「我早就 」三條人影如飛而來 年

,身上褂帶了兵刃,氣勢非常威猛。 他身後另有二人,都是四十 董春暉打量來人,正是柯朗軒說的那 左右,身穿長衫, 有幾分斯文樣子 左右的壯漢

學 也把他看得非常仔細,同時,也皺起了

面具或用特殊手術把容顏改變成柯朗軒,完全相同,除非,董春暉有柯朗軒的人皮 他化裝術如何高明 料之中,因爲董春暉到底不是柯朗軒 才能眞假莫辨。 ,也難化裝得和柯朗軒 **个是柯朗軒,任 早在董春暉意**

皮面具,柯朗軒不死,他的人皮面具從何,根本辦不到的事情,譬如,柯朗軒的人可是,這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甚至 而來,但,柯朗軒又怎樣死得了

聲道: 做不得主。被你們的頭兒打了回票? 但見假秀才王富學眉峯一動 「姓王的 董春暉是有備無患 皺什麼眉頭 : 莫非是你 便冷笑一

,我們說定的話都算數,只是… 董春暉現出一臉不屑之色,道:

假秀才王富學訓訓的道:「柯兄,你

何異班門

偽秀才王富學 他打量假秀才王富學時,假秀才王富

眉頭 假秀才王富學的反應

假秀才王富學搖頭一笑道: 沒有的 . 只

呢? 次相見時不一樣哩!

你好像和我們初

董春暉一笑道:「你這話又從何問起

點不一樣 友,你到底是誰?好大的胆子 假秀才王富學當時臉色一 董春暉神色自若的 你的眼力倒是相當厲害。」 變道: 「朋 居然敢到

麼横?」 我又沒有說我與昨天不是一個人 老虎嘴裏拔牙 董春暉忽然哈哈大笑道: 「姓王的 你發什

什麼今天和昨天不一樣。」 假秀才王富學楞了 「那你爲

以麼? 又有了不少改變,接着,一笑道。「你再身之間,伸手又在臉上動了一動手,面貌 看我現在,與剛才又有什麼不同?」 假秀才王富學能說什麼嗎,只有打着 董春暉道:•「那是在下的高興,不可 」忽然,原地打了 個轉, 轉

明 董春暉道:•「你昨天見的我不一定是 今天的我,更不會不是找,要分

笑容道:「柯兄,你的易容之術確實很高

眞的我 眞與假 心 見到了家師自然分明 你煩什麼

塗得可以‧怎會把這重要的事給忘了。」才緩過口氣來,笑道‧「說得是,我眞糊 定過一種暗語 假秀才王富學被董春暉唬得只瞪眼 假秀才王富學被董春暉搶盡先機,這 董春暉話鋒一 不知該怎樣說話才是。 ,你爲什麼不先試試呢? 回又道:「我們好像約

脫

定的 四週死一般的寂靜,教董春暉等了很

脚要走的時候 當董春暉等得不耐煩,大光其火,頓四時才 ,遠遠傳來一聲呼叫道•

兄 ,你昨天是幾時幾刻起床的!」 董春暉道・「子時一刻。」 假秀才王富學神情一整道: 「請問柯 「幾時幾刻啓程?」

再見。」忽然身形一轉,頭也不回的走董春暉道。「見不到家師,一切免談

爲了

你我大家方便,却要蒙住你雙目

你但

這個朋友,豈敢冒犯,制你穴道之理

假秀才王富學道•「咱們是誠心交你

可願意稍受委屈?」

「身上帶了幾兩銀子?」 「丑時三刻。」

假秀才王富學一笑道·· 「柯兄, 七両三。」

你眞

且慢,我們的話還沒有說明白。」 假秀才王富學道•「 似東有候柯兄多 董春暉站在原地,紋風不動地道。

師父。」 董春暉搖首道••「第一個要見的是我

假秀才王富學道·· 「先與敝東談談

師 你去見令師就是。」 身前 步 了出去。 柯兄得完全與在下合作,才能够見到令 假秀才王富學道:「不過有一件事情 ,攔住董春暉,道。「柯兄,在下帶假秀才王富學拔身而起,飛落董春暉 董春暉不聞不問,人已走出二三十丈 假秀才王富學叫道: 暉一笑道:「多謝了。 「柯兄 ,請你留

董春暉坐了上去。

輕嘯一聲,附近樹影中抬來一乘便轎,請

董春暉蒙好雙目,假秀才王富學接着

…把蒙目的東西拿來。」

董春暉笑道:「在下不願意行麼!

董春暉一笑道·「見不得人的事,總

住在下 是掩掩飾飾,你可是要制住在下穴道和蒙

鐵血行者任無我和他的夫人香香…

,怎樣有二位香香?……董春暉以

董春暉走進茅屋,只見大廳上正坐着

在內 不是柯朗軒,不過他經驗豐富, 我行體,拜見師父,口 鐵血行者任無我當然看得出董春暉絕 口中却沒把師娘稱呼、先向鐵血行者任無 娘稱呼

如常,微微一笑,道: 「不要多禮了 「那一位是師娘 禮了,見臉上鎭靜

徒兒實在迷糊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 「二位都是。

血行者任無我苦笑一聲,道: ·者任無我苦笑一聲,道·「二位都是董春暉猶豫的望了鐵血行者一眼,鐵

> 行者任無我却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 董春暉向二位師娘行過禮 至於誰是大師娘?誰是一師娘

好,現在你已經見到爲師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咳了一聲 你可以回去 說道:

暗中又傳音道: 「大哥, ,你回去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揮手道•「多言無益文傳音道•「大哥,我是春暉……」 董春暉口中叫了一聲: 「師父……」

沒有乘過轎,人坐在轎上,有如騰雲駕霧

董春暉騎過馬,行過船也坐過車,就

般,別有一番風趣。

由三更時分走到黎明時分,到了目

一所新蓋的大茅草屋。

董春暉雙眉一蹙,說道。 「師父

說完,雙目 ,你就走,難道你以爲你現在翅膀已經 鐵血行者任無我根本不讓董春暉把話 可以不聽為師的話了…… 瞪,大喝一 聲,道。 叫 你

董春暉一 人已站了起來 ・走出大廳

香併坐在一起。

董春暉楞了一下

定一定神,再仔細望去,依然還是二個香

爲是自二眼睛被蒙花了

,立時閉上雙目

他明明知道自己是誰 他清種行爲却把董春暉弄糊涂了, 向深知鐵血行者任無我的爲 、怎樣會放過這次交

還是他已經失去了自己 一失神之下 大廳之中 兩位師娘也都悄 ,只留下了 董春暉一

來沒有遇過這樣尷尬的場面,他現在正應 「有興而來,敗興而返」 身後,假秀才王富學悄悄而來 董春暉不知 經過多少大風大浪 的寫照 可從



董春暉訝然問道。「令東主就在這裏 「去見敝東主呀!」 董春暉下意識地道:「去那裏?」

方便 假秀才王富學道··「敝東主爲了柯兄 ,也移駕而來。」

董春暉點頭道。「好

假秀才王富學領着董春

,分列着四個黑袍老人,一字排開擋住了林,來到另一所茅屋TV是一下了 假秀才王富學打着笑臉向最前面一位 ,這所茅屋前面各暉穿過一片密

但却聲節鏘然,入耳震入心弦。報,屋內已自傳出一道話聲,聲音不大 王富學,請柯少俠進來!」不待通

聲

,柯少俠駕到……。」

黑袍老人,欠身行禮,道:「煩請禀報

内。 暉微微一笑,便隨着假秀才王富學進入屋 這是有意買弄功力,顯示威風,董春

假秀才王富學把董春暉送入廳中後 出去。

廳內,只有董春暉和一個臉色木然

你就是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徒弟柯朗軒?」紫袍人上下打量了董春暉一眼道。 端坐在正中太師椅上的紫袍人

紫袍人一擺手道。「坐!」

他沒有說 紫袍人明知故間,董春暉更是虛應事董春暉又道了一聲。一是!」紫袍人道:「你見過你師父了。」 ,在另一張太師椅上落了座。沒有說「請」字,董春暉便也不說

父的安全,你現在可完全放心了嗎? ,答了話,却顯得非常不調和 紫袍人雙眉揚了一揚,道··「對你師

董春暉依然機械似地回答道:「放心 「聽王富學說,你有辦法

了

董春暉道:「在下向來不做把董春暉賺來,此話可是當眞? 「在下向來不做沒有把握

事 紫袍人道: 「你什麼時候可以把他賺

的

來?

董春暉道. 「什麼時候都可 以

心倒是十分動人。 紫袍人一笑,道:「年輕人,你的 信

人,又豈能叫別人相信。 董春暉道:「自己都 「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的

董春暉 紫袍人道: 「老夫希望三天之內見到

另生枝節。」 紫袍人道: 董春暉道。 「可以。不過.....。」

董春暉道。 「好像我們的條件還沒有

友书萬 十萬両錄子,算是老夫交你這一位少年朋立時放你師父,此外,老夫另外送你私人 紫袍人道: 「你把董春暉賺來,我們

董春暉道:「說了算數?」 紫袍人道:「說了算數?」 是家師現在多了一位師娘,那多出來的 董春暉道: 娘,是不是也一併隨同家師離去?」 「銀子在下倒不在乎,倒

董春暉道:

人格担保,叫你們先放走家師,你們信不董春暉一笑道··「人格!如果在下以

只有兜着走了。」 是一回事,至少在 董春暉道。 「相信是一回事,事實又 人單勢孤,最是吃虧

呢?

間

沉思起來。 紫袍人道: 「這個…… 不免猶豫

難道還逃得過你們 紫袍人哈哈一笑,道:「老夫對令師 的人多勢歌

把交人時日提前,尊駕同不同意?」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 「如果在下能

如能提前交人,最好不過,老夫豈有不

學相會之地,了結這次交易。

紫袍人大感意外地道:「你已經制住

「願聞高見。

紫袍人道:「老夫的人格

紫袍人一怔,道:「你可是不相信老

紫袍人沉思了一下,道: 董春暉道。 「由我指定交人地點和時 「依你之見

董春暉道。 就算在下 什麼企圖

妨,老夫同意少俠的意見。」之意,就是上少俠一個小小的當,又有何徒,向來最是看事,多得到是

紫袍人道:「常言道『夜長夢多』

董春暉緩緩站起來道。 「請尊駕傳命

去,我們立時起程,在昨晚在下與王富

握。 的,在下遇上了這機會,向來看很會把 董春暉說道··「有些機會是可遇不可

佩服之至,走!老夫親自陪你走一趟。 董春暉六個人 長江後浪推前浪 ,假秀才王富學也沒有和他們走在一起。這次沒有再要董春暉坐轎子了,同時 他們一路只有紫袍人帶了四個護備和 ,一代新人換舊人,老夫 灰, 真是

六人,最先到達了目的地。 就像老朋友一樣,打發了漫長的旅途 約在黃昏時分,董春暉和紫袍人一行後老朋友一樣,打發了漫長的旅途。 董春暉和那紫袍老人一路有說有笑,

了交人的事。 只顧和紫袍人拉東扯西的聊天,好像忘記 到達目的地方後,董春暉若無其事的

要不要去準備一下。 紫袍老人忍不住問道: 董春暉笑道:「不用 在下保證只要 「柯少俠

家師 紫袍人道:「你可是早已把董春暉藏 ,就可將人交出就是。

賭!」 董春暉笑笑地道: · 你敢不敢跟我打

紫袍人道。 打什麼賭?」

紫袍人道:「這個對你太不公道了 董春暉道: 「尊駕如果找得董春暉

我們賭點別的東道如何了」 董春暉道。

旗下,為老夫出力辦事。! 紫袍人道: 「老夫很喜歡你這人,如紫袍人道: 「老夫很喜歡你這人,如

春暉道:「有期限沒有?」

紫袍人道:「以你看呢?」

紫袍老人點頭道:「好!我們就以三 「要是你輸了呢?」

手

可多得的絕頂高手,也是他非常扎手的對

三花聚頂,五嶽朝元的境界,是爲當代不

,浮空而去,這份功力,實在已經到了 上七丈,而身形之輕靈巧快更似四杂鳥

董春暉道:「化解了你與董春暉之間 紫袍人道: 「老夫聽你的意見。」

恩仇如何?」

老夫有此心意,你又如何作得了董春暉的 紫袍人凝目注 視着董春暉道:「就算

暉與家師之間的交情,有家師一句話,包 董奉暉笑了一笑道:「你可 知道董春

紫袍老人搖了搖頭道: 這件事:

你還是另提別的條件吧。」

我們師徒的生活爲條件如何?」 事 的 這紫袍人壞是壞,但還不是壞到無藥可救 袍人暗暗下了一番分析研究的工夫,覺得 道。「那麼今後你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擾 ,這時心意難達,只有暗暗嘆了一口氣 人,所以很想借此機會消弭這場流血慘 董春暉和他一路談說而來,對這個紫

無敵意,這件事老夫保證做到。」 紫袍人道。「老夫對你們師徒本來就

紫袍人轉頭向隨身四衞一揮手道。 董春暉道: 「好吧!我們就此一言爲

F 26

董春暉暗暗估量那四個人,起落之問那四位黑袍老人分頭飛掠而去。

份子 他望來,兩人目光一對之下,紫袍人微微紫袍人一眼,豈料,這時那紫袍人也正向 一笑道:「少俠可想知道他們四個人的身 董春暉暗中咋舌之下 ,不由回頭望了

們四人練的那身『浮光步』堪稱天下奇學 董春暉道:「身份唬不倒人,倒是他

董春暉對那四人的驚服。 之一,令人驚服之至。一 紫袍人目光連閃,臉上的表情更勝於

董春暉心中暗道一聲。「糟了,多言

幾條人影,疾奔飛掠而下。 必失,莫要被他猜出了我的身份才好… 心驚之下,瞥目間,只見遠處已有

「看!那邊來了不少人物。」 董春暉暗暗吁了一口氣,大聲叫道:

撼功勁,震得那紫袍人思維一斷,皺眉望 董春暉這聲呼叫暗中可注進了一種展

是家師等一行人?」 原來的問題,馬上又道:「你看他們是不 董春暉可不能再讓他集中思維去回想

紫袍人點頭道·「應該是他們 ,他們

不是啦!」 董春暉故作驚人之語道。「他們好像

> 這次打賭可說一敗塗地了。 的疑心,似乎已因自己這番做作而消除了 才王宫學,少俠,你難道沒有看出來!」紫袍人一笑道:「當先一位就是假秀 少,暗笑一聲,忖道:「我要再逞能 董春暉聽他語氣、看他神情,他剛才

師不就走在第二麼。」才驚叫一聲,道: 「不 紫袍人忽然輕輕的叫了一聲·「董少 一聲,道:「不錯,就是他們,家

他故意瞪大着眼睛,凝神望了半天,

一聲「董少俠」可把董春暉的三魂

全身虛脫似的泄了氣…… 七魄叫得脫體飛去,當時只覺頭皮一麻 但,董春暉可不是一個甘願認輸的

而來,難道他們不準備離開?……」 自語,道:「奇怪,二位師娘都是空手 心急之下,仍不現形色,故作無聞地自

對自己試探性的呼聲,沒有任何反應 紫袍人見董春暉全神貫注在來人身上緊鎖着雙眉,不得其解的深思起來。

不免眉頭一皺,又猶豫了起來。 人已停身在他們面前了。 就這片刻之間,鐵血行者任無我等一

師父,他答應放我們回去了。」 董春暉好容易吁了一口氣,大聲道:

他們會放我們?」 鐵血行者任無我驚訝地道:「什麼!

紫袍人說的,師父您要是不信的話 董春暉一指那紫袍人道: 「話是這位 ,可以

邁開大步走向紫袍人道:「此話當眞?」 鐵血行者任無我驚愕得失神了半天,

> 馬上接口道:「咱們有言在先,現在請你 下令放人,在下馬上交人…… 破,所以,董春暉一聽紫袍人話中有話 紫袍人想出他的身份,先出口把他身份叫 董春暉心中最提心吊胆的事,就是怕 紫袍人道:「話是不假,不過……」

覆無常吧 暉,君子一言,快馬一鞭,鹭駕該不會反被董春暉搶先道。「區區在下,就是董春 破董春暉搶先道・「區區在下,就是董春紫袍人急口道了一個「你」字,却又

立 下一張人皮面具,現出本來面目 同時,以奇快無比的手法 四目,昂然而公,從臉上揭

,你够機警, ·够機警,也够厲害,老夫豈能落人口紫袍人讃嘆了一聲,問道··「董春暉

道:「不錯 話聲一順 任大俠,你可以隨時離開這

鐵血行者任無我問道: 「連賤內一起

們現在都自由了。 紫袍人道·「兩位夫人一併在內

作主張的?」鐵血行者任無我 「萬總管,你好大的胆子 的 一位夫人

意。 裏的任何事情,向來都由老夫作 寒着面色,走了出來。 夫人與任大俠的婚事 紫袍老人微微一笑,道:「夫人,這 事,也都是老夫的主御由老夫作主,甚至

的戟指着紫袍人道: 林楚楚氣得杏眼圓睁 •上氣不接下氣

以試一試,看看有誰會聽你的話。」 」,現在更不是主子,你不信的話,你可 台秋大夢也該醒一醒了,你從來就不是主 在林楚楚脸上,峻聲道: 「任夫人,你的

1727

大香四鳳何在!」 **与妙的事,立時嬌軀**一擰 林楚楚當然不會相信天下有這樣莫明 ,尖叫一聲··「

天香四鳳」。 解的隨在她身後,那就是她視爲心腹的 四位身配長劍的妙齡女郎原本身影不

開聲出來了,可是她們走到 人身後,恭立不動。 過去,正眼也不再瞧她一下的,走到紫袍 ,並未停下來請示,却從她身前一直走了 她叫聲出 口之後,「天香四鳳」倒是 林楚楚身前時

比黃豆還要大,搖着頭,頓脚說道。「不無法接受當前的現實,額前的汗珠,爆得 林楚楚心中知道不妙了 不!這一定是在做夢,不是真的事 ,可是 她却

楚楚, 事來 大俠去吧!」假秀才王富學走過來勸慰林 **勞你出過的一份心力了,夫人!你就隨任** 了一位英雄夫婿,已是對你天高地厚, ,以冤林楚楚想不開時,做出自取其辱的 「夫人,這是真的事實,令主替你找 插身在林楚楚與紫袍人之間

一抱雙拳道:「大哥,這裏沒有你的事了 ,請你帶了二位嫂夫人離此而去吧!」 ,董春暉轉身向鐵血行者任無我

這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先讓我把事情弄 鐵血行者任無我搖了一搖頭,道:「

> 你們先離開這裏吧!」 也說不清楚,事後小弟再慢慢向你說明 董春暉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一時

> > 話

,隨着鐵血行者任無我離開了

這才輕咳一聲,發話道。「朋友,你很够

董春暉目送他們身形遠去消失之後

不說個明白,小兄如何可以獨善其身,留 你獨自一人在此。」 鐵血行者任無我正色道:「兄弟,你

泰山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縱然安如泰 ,你担什麼心。」

兄一同走。」 Щ ,小兄也是不能獨自離去,除非你和小 董春暉哈哈一笑道:「大哥,你想到

心。」 好的談一談,好好的聚一聚,大俠儘可放 我們實在沒有什麼,只是朋友初交,要好 會如此輕易的讓你們回去。」 紫袍人忽然自動接口道:「任大俠

道 !我不會想別的辦法麼。」 春暉顧慮着我,我又爲什麼這樣不通竅哩 鐵血行者任無我暗暗思量了一陣,忖 「看他們貌合神離,分明各有圖謀

敬不如從命了。」 一笑,道••「兩位既然這樣說, 心意一通,當時也就順水推舟,哈哈 在下就恭

走到林楚楚身前,溫言道。「楚楚,我們 抱了一抱拳,算是向他們告辭,轉身

實,絕不是事實……。 口中不住的念念有詞地道:「這不是事 林楚楚深受刺激,神智已是失去控制 ,她却還是聽了鐵血行者任無我的

實,我們早已化敵爲友了,否則,人家豈 那裏去了,你道我們還會動刀動槍麼,其 董春暉一笑道:「我一人在此 ,安如 腰眼之上,一股劍氣透體而入。 多了一把狹長的奇形怪劍,劍鋒正抵在他 不下去了。 天的我,已經不是從前的我了。 風度,在下敬你三分。」 有利用那機會。」 才你有很好的機會向老夫出手,但你却沒 」話聲中,他忽然倒抽了一口冷氣,說 因為,這時董春暉手中不知什麼時候 紫袍人道:「不出沒有把握的手…… 紫袍人微微一笑道。「你也不錯,剛 董春暉道:「人總有改變的一天

話好說。 在這種情形之下,紫袍人那還有什麼

藉此威脅紫袍人,出人意料之外的將寶劍 不能,是不爲也。」 收了回去,接着淡淡的一笑,道。 沒有真的把劍鋒送入紫袍人體內 董春暉用事實作了答覆,可是,他並 ,也沒有 「不是

又失去了一次機會。」 紫袍人緩緩的吸了一口氣,道:• 「你

平了 董春暉道。「這個機會,對你太不公 所以,在下寧可放棄。

五十丈之外去。」 向隨從屬下一揮手,道••「你們大家退出 紫袍人瞪目望了董春暉半天,忽然

人的呼吸之聲。 四週巳是靜得只剩下了董春暉與那紫袍 一聲令下,只見人影紛飛,片刻之間

董春暉錯步退出一丈之外,道:• 「現

天不打了… ,我們的機會,就公平均等了 紫袍人忽然清脆的一笑道: 「我們今

袍人半天轉不過眼來,這紫袍人…… 真教人看不穿,想不透。 聲音好奇怪,董春暉楞住了 ,瞧着紫

去,老夫又豈能讓你獨自專美,你再看看 紫袍人銀鈴般的笑道:「你會變來變

今

老夫。」 教人看了忍不住想笑。 他那全身的紫袍,也突然變得又寬又大, 色 了一個人,變成了一位清麗絕俗的世間絕 ,同時,人也忽然矮下去三四寸,原來 一個旋身,回過臉來,居然 ,完全變

紫袍人嬌羞的一頓,道: 董春暉笑了 「有什麼好

笑 道••「董春暉,你可以走了 老樣子,同時說話的聲音也變了 急急的轉了一個身 ,又恢復了原來的 冷冷的

樣 如同墮在五里霧中,不知道他在玩什麼花 董春暉笑容一歛道:•「你……。」他

恢復了紫袍人的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不了,無法採取明快的對策。 董春暉這聰明的人,似乎一下子也適應 紫袍人其實是一位紫袍少女,現在又

走? 紫袍人頓足,喝道:「你爲什麼還不

不走,那就我走好了。」 道。「在下有請姑娘見示尊姓芳名。」 紫袍人道•「爲什麼要告訴你……你 董春暉幌動了一下頭腦,抱起雙拳

打定主意時,她的影子已經消失了 人已平飛了出去,不等董春暉

緒來,根本無法想起 董春暉發了半天呆,不但未能想出頭

忽然,身後有個人叫了他一聲••「大

柯朗軒道:「來了有一會了,因大叔 董春暉猛然一震,回過神來,搖頭苦 「朗軒,是你,什麼時候來的?」

去相會啦!」 在想事情,未敢驚動你。」 柯朗軒道: 「見到了,他老人家請你 董春暉道•「你見到你師父了嗎?」

位大嫂身上能找出一部份答案來。」於是 ,搖頭改作點頭,道··「好吧! 董春暉搖了 太奇怪,太不合情理了,或許從那 ,心念一動,暗忖道··「這次的 搖頭,口中剛說得一個

、漁船不大,幾個人促膝擠在艙中,一 鐵血行者任無我落身在湖邊一條漁船 路上、董春暉還是掩去了本來面目。 船,一面交談。

能說什麼呢?我要是自己明白,也不會突 然間變成喪家之犬。」 她心思稍微活絡的嘆了一口氣,道••一我 行者任無我你一言我一語的勸慰,最後, 還是沒有好感,但 林楚楚神智回復了清醒,她對董春暉 ,經不住林香香和鐵血

招集人手時,有幾個心腹之人?」 董春暉點頭道··「大嫂,你最初着手

慫恿家母起用先父一處藏鏹,着手佈置人 他就是我的第一任總管,後來,事情 林楚楚道•「當初是百面書生魏無常

> 給了萬松年。 越來越繁雜,於是,他就把總管的位置交

歷?」 董春暉問道: 那個萬松年是什麼來

年都有問題,那來歷還會眞的麼?」 林楚楚道: 現在他是不是就叫萬松

正的心腹呢?」 會把眞話告訴你, 董春暉道:「你這話說得不錯,他那 ……大嫂,你有沒有眞

也不敢相信了。 林楚楚嘆惜一聲,道:「現在,我誰

回去時,你還願不願意回去?」 董春暉道• 一大嫂, 你如果還有機會

爭强鬥勝的事、還是讓你們男孩子去逞能 林楚楚搖了搖頭道: - 醒了! ·醒了

這樣殘酷的撞擊在她身上,把她整個的信 心都擊潰了 霹靂,不但把她的美夢驚醒了,而且,是 林楚楚自以爲了不起,誰知一聲晴天

得福,載得美人而歸,但不知你現在心中 向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大哥,你是因禍 於是,轉變話題,安慰了林楚楚一番,轉 弄於股掌之上,她那裏知道什麼眞實內情 看出林楚楚打開始就被百面書生魏無常玩 ,再談下去,只有更增加她心理的不安, 價值的內幕情形,就這幾句談話中,不難 董春暉本想從林楚楚口中探查一些有

了董春暉的目的而結合,可說是一種為了 在的人 友情的自我犧牲 鐵血行者任無我原是海闊天空自由自 ,他第一次和林香香的結合,是爲 ,誰知婚後的林香香竟是

> 好。 脫胎換骨,完全變了一個人,變得出奇的

化,自己倒變成了見了女人就愛的登徒子想不到,這次終於戲劇化,結束得更戲劇着眼,向林楚楚付出無比的耐心和誠意, 也是出於戲劇化,但事後、他却爲董春暉 ,心中不知多麼的不是味。 這次,他再和林楚楚結合 事先雖然

小弟心裏有數,什麼都知道。一 春暉連忙大叫道:「大哥,笑話是笑話 行者任無我長眉一挑,虎目暴瞪,嚇得董 董春暉忽然說了這句笑話,只見鐵血

血行者任無我哈哈一笑道: 兄弟,我這 一輩子可給你害慘了……」 這一句話,比什麼淸凉劑都管用,鐵

好!」這當然又是一句笑話,故意逗鐵血 行者任無我發急。 董春暉笑道:「你可是說兩位大嫂不

董春暉斜着頭道。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道: 我可不是這 那又是什麼意思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 我是說 我::

行動怎樣了,又沒有人鄉住你的手脚。」 的話不敢再說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忽然站起身子道•-「 林香香柳眉一揚,道。「大哥 走,有了你大嫂這句話,大哥可要 你的

還想多吃幾次香嫂手燒的四喜冬瓜哩。」 去出出胸中這口鳥氣了 正當他們說笑中,行舟一頓 董春暉搖手道•「這可使不得 ,柯朗軒 ,小弟

> 俠可在你們船上? 在船首喝聲,道:「你們所爲何來? 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道·「請問董大

董春暉一長身,上了船頭接口道。

同,氣宇也是不同。 銀的老人,他不像一般船夫,不但穿着不 在下就是董春暉,不知老丈有何見教?」 一隻小划子,划子上只有一個白髮如

你眞是董春暉?」 白髮老人上下打量了董春暉一眼道。

白髮老人道・一沒有。」 董春暉道•「你見過董春暉?」 白髮老人道: 董春暉道:「如假包換。」 你戴了人皮面具。」

春暉,在下戴不戴人皮面具,對老丈來說 還不都是一樣。」 董春暉道。「你老丈旣然沒有見過董

是董春暉吧。 董春暉道··那麼老丈可以說明來意

白髮老人道·你說得有理

,就算你

了 白髮老人道。 有人要見見你,你敢

不敢去? 董春暉一笑道: 老丈的激將法並不

跨到了丈遠開外的小划子上 陪你回去覆命。」左脚一抬,跨步似的 高明,但在下不能讓你白來一趟,我樂於

來 弟,大哥陪你走一趟。 大!」撥轉小划子,箭一般的射了出去 鐵血行者任無我大叫一聲,道••「兄 白髮老人微微一笑,道•• 藝高人胆 身子凌空飛了

董春暉雙掌 一托 ,發出 一股奇强無比

方家相邀 竟為座上貴客

使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並沒有遭到什麼困難,何一個人,都非洗個冷水澡不可,可是阻,下面又失去了落脚的小划子,換了 的一轉,就借着董春暉的來勁,輕飄飄的 一招,「秋去冬來」,身子非常自然 鐵血行者任無我身子被董春暉勁力所 1人,都非洗個冷水澡不可,可是,面又失去了落脚的小划子,換了任 可是, 只

恭敬之色,向着他們哈腰行禮。

董春暉暗忖道。「我沒有猜錯,這個

都是驚世駭俗的絕學,先就看得那白髮老這一手看來似乎很簡單的工夫,其實 人一震,道·「此人是誰?」

步,道。「老夫有僭了。」

去到大艙之前,那白髮老人忽然向前

老

人身份果然不凡。」

普天之下目前就只有他一人,老丈不難猜 董春暉道··「被在下母爲大哥的 人

現出瞭然的表現 者任無我是誰,但他也沒有再追問下去 白髮老人「啊!」了一 顯見他還不知道鐵血行 聲,臉上並未

椅上

白髮老人讓開身形後,董春暉才見迎

白髮老人讓開身形後,坐在一張太師

當身份 爲武林隱者料無疑議……那麼那約見之人他的主人也是不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其 他,那約見他的人更不是普通人了。三, 與鐵血行者任無我的關係。二,此老氣概 應,他却對白髮老人作了一番分析: 由於此老的不大明白當前後起之秀,料想 不凡,不是普通聽使喚的人,想來必有相 ,此老不常在江湖上走動,所以不知道他 ·他却對白髮老人作了一番分析:「一董春暉心念轉動,根據白髮老人的反 憑他的身份,而親自受命前來接

色衣裳的少女。

量了

問題還沒有想清

道 眞面目……」 董春暉不符他把話說完, 「晚輩失禮,

將臉上人皮面具除去,現出本來面目

目 氣早褪,代之而起的是一股英朗之氣,配 合着修長的劍眉,挺直的鼻樑和明澈的星 ,不凡之中,閃灼着智慧的光芒。 董春暉巳是二十五六歲了,面上的稚

弟 ,你怎麼看?」 老夫人又望了白髮老人一眼道:「老

或許不可盡信。」

白髮老人沒讓老夫人把話說完,截口 老夫人點點頭道。「可是耀東……」

在他的身後,只聽他道。「幸不辱命,榮白髮老人當先大步走了進去,董春暉

昌巳把董少俠請來了。」

「兄弟,多謝你了

L__

由

一位錦衣小丫環掀了開來。

大艙間門上還垂得有五彩珠簾,珠簾

不安。 董春暉的事,聽得董春暉心跳不止 兩位老人家,當着董春暉的面 坐立 ,談着

他

面錦榻上端坐着一位童顏白髮的老夫人 老夫人身後,另外站着兩位穿着淡黃 0 白髮老人輕咳了一聲,叫了一聲,道

舜道··「晚輩董春暉見過老前輩。」 老夫人含着微笑,欠了一欠身,道: 董春暉跨步向前,有禮的作了一個長 稱呼道•「老前輩有話盡管直詢,晚輩無

少俠,少禮!請坐。」

身穿水綠色衣裳的少女,把香茗獻上。 不為老夫人吩咐,便見後艙走出一位

> 請少俠除去面上人皮面具,一認少俠廬山向董春暉道:「老夫人有一不情之請,想人,白髮老人心意相通的點了一點頭,笑 一下,微微一皺眉頭,望了望白髮老老夫人慈和的目光,在董春暉臉上打

> > 甘自棄。」

董春暉道。

「自負不敢

,晚輩只是不

後生可畏-

白髮老人哈哈一笑

道:

出語不凡

道:「他樣樣都不錯,就是耳根子軟。」

可願聽晚輩說明情由?」

…你爲什麼這樣狠心呢?……

董春暉淡然一嘆,道:「不知老夫人

老夫人半起着身子,顫聲道:「你:

「你好好的問一問

氣的問你幾句話了。」 「董少俠,請恕老夫無禮,老夫要不客

生經歷,一絲不漏的說了出來。

最後,慘然笑道:「晚輩罪有應得

不坦誠相告。」 白髮老人道。「少俠,看來你不但是

話都當眞?」 所以也不敢怨尤別人了。 ,道:-「這樣說來,倒是真難爲你了。」 白髮老人也聳然動容的道。「你這些 老夫人臉上也佈滿戚容,嘆了一口氣

人替你作證? 人的看法和說法,晚輩就不敢批評了。」 白髮老人道··「你能不能找出正直的 董春暉道。「晚輩說的都是實話 別 半

董春暉道·「有二個人 「那二個人?」

相先生,另一位就是老前輩剛才見到 位大漢,晚輩稱呼他大哥的鐵血行者任 董春暉道•「一位是神州四異之四 的 的

白髮老人點點頭道••

漢子,老前輩又不問世事,自是不知道他 的爲人。」 位晚輩倒也不錯,但那位魯莽漢子……」 有人無我,在江湖上是人人皆知的鐵血 董春暉笑道··「鐵血行者兩肩担道義

你去證實一下了。」 老夫人道。「兄弟,這件事還得麻煩

,很是方便,一點不麻煩。」 白髮老人颔首道: 樂昌見過神州四

心留你在此作客數日,不知少俠可願賞 老夫人轉問董春暉道。少俠,老身

這……」 多了,一時難以决定,不免猶豫地道••「份定然極爲不簡單,只是,現在的事情太 物,但從他們語氣中, 董春暉雖不知道這位老夫人是什麼人 不難想像他們的身

豫的 你作客,那是你天大的福氣,還有什麼猶 白髮老人截口道:「少俠,老夫人留 ,快快謝過老夫人。」

F30

很多待辦之事,實在清閒不下來。」 董春暉搖了一搖頭道:「晚輩目前有

> 老夫的一句話 的一句話,你的麻煩就可以減少一大白髮老人道。「誰要你清閒來着,有

輩是…… 董春暉借着此一機會,問道: 「老前

白髮老人道•「老夫人……

知 牌唬人了, 老夫人截口含笑道。「你不要打着招生身才了

道··「老前輩姓白,可是武林雙奇的南刀中激起了無盡的景慕之色,止不住興奮地 白老前輩!」 「白榮昌 ,白榮昌…… 」董春暉腦

1

口刺到

一神州四異這四

下來吧!老夫走了 白榮昌笑道。「老了 老了!你就留

老夫人含着微笑給了董春暉一小張老白榮昌走了,董春暉留了下來。

吧! 黄紙,道:「這幾天,你就自己打發時光

靠船尾的一 然後, 間小艙房裏住下 命身後一位少女把董春暉送到

說 招劍法,白榮昌沒有說錯,這在一般人來 ,眞是天大的福緣。 董春暉打開那小黃紙一看,原來是三

可是,這時董春暉的心情不

第二天,才在想煩了心事之後,翻開那一第一天,他根本沒有翻那三招劍法事都來不及,那有心思注意那三招劍法 招劍法來解悶。 ,翻開那三 想心

便不能自已的非研鑽下 **詎料,這三招劍一** 去不可 經貫注全神之後

三天時光 不知不覺,那三招劍法足足花費了他 ,才心領神會的瞭然於心 ,而深

> 無倫 深的領會到那三招劍法的神妙無比,威力

房外 候 非常疲憊,倒頭便睡,也不知睡了多少時 ,睡夢中忽然聽到了一陣脚步聲來到艙 三招劍法融會貫通之後,董春暉感到

道: 「姓董的,你滾出來,你好大的胆子 ,接着一道白光,疾射而入,直向董春暉 ,居然騙起老奶奶的武林絕學來……。 董春暉一驚而起,只聽艙外有人嬌喝 「砰!」的一聲,艙門被掌力震開了

已經到了胸前 直繚繞腦際,這時人一清醒,要命的劍勢 董春暉人雖在夢中,但那三招劍法一

是好

,扭腰轉向一側 還好,董春暉身上帶得有劍,吃驚之 ,讓開來劍,回手擋出

但向來都是他殺人,而不是被人攻擊。 他雖然對這種襲擊手法,有獨到的經驗 董春暉殺人的手法 ,就是攻其不備

正 半分,少不得皮開肉綻,傷及肌膚。 聲,他的衣襟被劍鋒對穿而過,只要再慢 好迎上來人第二劍…… 董春暉回手一劍 他應變奇快,還是慢了半分,嗤的一 ,出手得恰到好處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在小小艙房之中

聲 的就是他新學到的三劍,於是,他冷笑一 ,就用新學的三劍招和來人動上了手 董春暉本身功力奇高 董春暉連接數劍之下,已看出來人使 ,三招新學的劍

> 艙房 更見威力,只殺得來人驚叫一聲,退出了法雖然初次上手,但使開之後,却較來人

他動手的那人只是一位少女。 這時,她已是衣衫零亂,狼狽極了 董春暉心中惱怒,追出艙房,剛才和

仔細再看之下

,董春暉不由得張大着

眼睛,驚訝的道。 原來,這少女不是別人,正是以男裝 「怎麼是你?」

與他鬥過心機的紫袍人。

的 家,難道不該是我。」扭頭轉身走了 董春暉楞住了 那少女杏目一横,嬌嗔道••「我自己 ,一時之間 , 不知如何

請少俠小飲。」 候,走來一位少女,欠身道: 就在董春暉頭腦剛恢復正常功能的時 「老夫人有

似的 春花似的微笑,對董春暉也不再橫眉豎目 的少女正依偎在老夫人身旁,脸上堆满了 好像剛才要殺董春暉的事,不是她所做 董春暉進入大艙間,只見那行爲離奇

把小玲也打敗了。」 你的大方三劍已練得非常精純了, 老夫人笑向董春暉道: 「聽小玲說 而 且 , ,

他剛才是善意還是惡意? 他擠眉而笑,這倒把他弄糊塗了 老夫人望着他也只是微笑,並未因 董春暉轉目向那少女望去, ,更不知

輩好像在那裏見過?」藉詞把剛才!」了一聲,忙道··「這位小玲姑 沒有答話而稍有不愉之色。 還是董春暉自己發覺了失態,暗「啊 的娘 失態

行船時間 最後一個疑問,佔住了董春暉整個的

便巳到了一艘大船之前 「到了 」董春暉

「少俠,請!」 白髮老人放下手中小獎,向董春暉道

他身後,同時上了大船。 大船艙面上站了七八個人 董春暉飛身上了大船 ,白髮老人跟在 ,都是一臉

請老夫人賜諒。」立時 便連連點頭

三妖』,此話可是當真?

去就是江湖上聲名懾人的殺手之王

接着,面色一沉

,又道…「

聽說你過

『修羅

悔莫及了。」

道··「晚輩慚愧,少不更事,如今已是後

董春暉臉上泛起一片羞愧之色,點頭

在你自己手中,此話能相信麼?」

白髮老人又道。「聽說,令尊就是死

董春暉咬緊牙關,含着熱淚,道。

白髮老人道··「依榮昌的看法,傳聞

人。」

白越好,老身看你也不是那樣沒有心肝的

老夫人點點頭說道。「最好說得越明

老夫人忽然說道:

的安慰,也鼓起了他對老夫人無盡的敬意

老夫人最後一句話

,給了董春暉無比

,這個老夫人的主意一定是公正的

董春暉於是含着血和淚,把自己的

董春暉心中打定了主意,欠身,改口

個很聰明的人 ,而且 ,也是一個很自負

那小玲姑娘便先自急口道。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老夫人含笑一低頭,話還沒有問出 沒有 沒 口

道 私自在外的胡作非爲 董春暉有心試她一試,輕輕的一聲 她爲什麼要否認呢?難道那是她個人 好像…… 。一故意頓了一頓,等待

吧

俠

她接話 之機,一連向董春暉使了好幾道眼色,制 先敬你一杯 坐下來喝一 她果然接話道: 杯吧! 算是向你賠禮 是向你賠禮。」! 別胡思亂想了 借着敬酒 ,快

姑娘手下留情 止他胡言亂道 學杯道:•「姑娘好厲害的劍法,要不是 董春暉微微一笑,輕輕的頷了 ,在下可要出乖現醜了。」 一額首

個月才練成,和你比起來,我真成了大笨,記得我練這三絕劍的時候,足足練了半 把大方三絕招練成了,而且快得叫人吃驚 小玲姑娘道:「你眞了 不起,三天就

下苦思三日三夜之多。 **真正思索的時間,總加起來,也不會有在 時候多,練劍的時候少,** 董春暉容氣地說。 「那定是姑娘玩的 雖說是十五天

的 不是大笨牛了, 道:「你這話大有道理,這樣看來,我 看來很是不錯。 「哦!」了一聲,恍然而悟 ……喂!你這個人很明事

她亂扯一頓 就是怕董春暉拋不開心

> 幸。 中的結癥。 董春暉道··「姑娘過獎,在下很是榮

,您要他稱呼隨便一點好不好? 小玲姑娘回頭望着老夫人道:「奶奶

你的年紀比她大 老夫人微笑點頭道: 说道: 說得也是,少

大哥了,董大哥!,你叫我小玲,如果把小玲叫做玲妹,那就更好,我麽,先叫你董 董春暉道。 小玲姑娘截口道:「不要客氣了,奶 這個

嬌賣乖,定是老夫人至爲寵愛的小孫女, 她在外面的作爲 心裏衡量了一下事理輕重,覺得這小玲撒 董春暉見小玲一味的討好 ,老夫人完全脑在鼓裹 ,已可證實

一句話。 說來 玲身上下手,將來的收穫也許更大。 事情挑明了,也許適得其反,倒不如彩小 不能答應得太快、還得再看看老夫人最後 董春暉心中打定主意、笑道: 「這樣 晚輩過於高攀丁,這…… 似乎

托大叫你一聲春暉了,你就小玲的意思稱 老夫人道•• 春暉,老身先不客氣

望去 她吧……不過… 要說出什麼話來,都不由自主的向老夫人 董春暉和小玲齊皆一楞 ,不知老夫人

可要先向你說明。」,你當了她大哥,將來可有得麻煩,老身我家小玲這丫頭,可是個惹禍精,搗亂鬼 老夫人頓了 一頓,接着道:「不過

> 唉呀!奶奶!您就不會替小玲說兩句好話 不依你老人家。」 你要把小玲新認的大哥嚇跑了,小玲可

暉只有恭敬不如從命了。 不過不遵命、只怕將來的麻煩更多,春

規規矩矩的不敢放肆了。 是一個惹禍精,所以,才有這樣大的胆子 ,敢當小妹的大哥……白爺爺。你回來了 說着, 向董春暉伸了一下舌頭,忽然

對白老俠心裏甚是顧忌。 白榮昌向小玲點了一點頭,道··小

玲,你倒先回來了,你在外面……。 』,你好厲害呀!小玲還沒有拿出來,你 小玲這次在外面帶回來半斤『玉筍毛尖 小玲面色大變,急口叫道: - 白爺爺

抓住了機會,半點也不放鬆。 老夫……老夫……。 言色喜、到口的話,忽然一改 笑喝道: 有寶爲什麼還不快獻出來,難道你還要 此老對 玉筍毛尖 此老可也不簡單 似乎有專癖,既

還怕小玲賴皮麼?」 白榮昌哈哈大笑道:「你最好不要賴

「啊!」白榮昌突然想起了什麼,訕

小玲嬌嗔地偎在老夫人懷裏,道:「

董春暉笑道: 看來玲妹實在不好惹

小玲跳起來笑道。 大哥,看來你也

看來, 小玲這天不怕地不怕的野丫頭

就知道了。」

「白爺爺,遲早都是孝敬你老人家的 小玲一面轉身跑了出去,一面笑道: 你你

人了,老夫人,榮昌作主,巳把神州四異訕地道:「只顧逗玲丫頭,忘了外面的客

爲什麼不直接把他請進來,快!快!快! 快請進來。」 老夫人揮手道··「老弟,你也眞是·

中的老四,給老夫人請來了。」

臉錯愕之色 惶悚的長揖作禮道:「晚輩 侗,參見老前輩。」 四相先生進入大艙間,見了老夫人一

單家的那野小子? ,直到現在才知道他的本好本名 董春暉和四相先生算得上是忘年之交 老夫人楞了一下道: 你就是單侗

四相先生含笑道: 老夫人不記得野

小子 老夫人含笑道: 你現在斯斯文文的

董春暉點頭打招呼 要客氣。 眞叫人想不到你會有今天的成就。」 向老夫人行過禮,四相先生才轉頭向 接着,又伸手讓客道:一坐!坐!不 道··小兄弟,你怎

單老弟 樣也來了。 白榮昌接口道: 老夫今天把你約來 老夫把他約來的 也就是為了

他的事。 四相先生神色緊張地說道。 他…

馬上就由座上客、變作階下囚,汽種話 現在還是客人。」現在還是客人,也可能 白榮昌一笑道:「不要緊張 ,董春暉

之泰然,可是,四相先生就完全不同了。 那能叫四相先生安心得下來。 董春暉不知老夫人是何許人,還能處

,實在沒有幾個人惹得起她,要惹惱了她 因爲,他知道這位老夫人在當今之世

句話,則董春暉幸甚!武林幸甚!」 老夫人微微一笑,道··「單侗,你認

周老前輩過去爲人行事,極有分寸,如今董春暉道。「晚輩剛才聽老夫人親起 忽然與過去完全不同,他會不會別有難言

不認識周耀東其人?」

,天下可要大亂了

原來,這位老夫人早年在江湖上是有

相先生肅容道:「他老人家乃是晚

兄子,又在江湖上出足了風頭,打遍武林江湖上不作第二人想的奇劍方正,生了個名的辣手觀音,嫁了一個丈夫,又是當年

鮮遇敵手

都先後作了古,現在這家大族的武林世家

只是,他們父子都不永年,若干年前

,就由方老夫人統率了

山 「老身就是他再三邀請出

亦非常作難。」 三向他要求解說,他不但不聽,反而發誓 對聲討董春暉一事,非常固執,晚輩曾再 非替武林除去董春暉不可 來捉董春暉的,你說該如何是好? 四相先生雙眉一皺,道•「他老人家 因此 ,晚輩

係,有無其他隱情,次出頭向董老弟算賬

,有無其他隱情,晚輩就不得而知

°

她。

言下之意,

不勝欣慰之至

董春暉忽然皺起眉頭沉思了半天,接

你那大師伯可有什麼難言之隱?」

白榮昌怔了一怔,道: 「這……單侗

四相先生沉思了一下道:「家師伯這

,起因是由於人情關

大怨,非除去董春暉不可? 老夫人道••「他與董春暉有什麼深仇

的 俠沒有切身仇怨,但他老人家,却把所有 老人家素以古道熱腸見稱,自己雖與董 恩怨都挑在自己肩上了。 四相先生道。「老夫人是知道 的 少

聽說你和董春暉交往很久,你對他的事情

,最是清楚,你給老身說一遍聽聽。」

麼暗示都沒有。

老夫人輕輕咳了一聲

,道·「單侗

事先給他一些暗示,事先也好有所準備。

,董春暉除了一臉微笑之外,什

四相先生望着董春暉,希望董春暉能

楚

,那能不爲董春暉提心吊胆。

四相先生對這位老夫人知道得非常清

作個主、管不管這件事情?」 老夫人道:「正道人物, 白榮昌忽然接話道:「老夫人,你先

爲然否?」

在平常人說來,並無可奇之處,但以老夫 人來說,其中就不簡單了,不知老夫人以

經周老前輩邀約,老夫人便應約出門,這 已久,應無出岫之意才對,爲什麼這次 得神態也是一凝道:「什麼事?!

老夫人見董春暉那愼重的樣子,不由

董春暉道:「晚輩想老夫人退隱林園

人,恭慎的道:「老夫人,請恕晚輩唐突 着又自己點了一點頭,然後凝目望着老夫

晚輩有請老夫人見賜一事。」

春 去好像並不是這種人呀!爲了他,也爲了大毛病,就是『矯枉過正』,你大師伯過 暉,這件事老身不能不管。 最容易犯 伯過 的

別的

原因……」

說到這裏,似乎拿不定的

道。「春暉,你沒說錯一老身出山

老夫人臉上泛起一道驚訝之色

點頭 確有

董春暉插嘴道:「老前輩,這樣不大時我們就表明立塲的,各行其是好了。」先和周耀東談一談,能了則了,他不點頭,第一步,榮昌認爲最好由老夫人出面, 紛爭 好吧,如果各走極端,豈非又是一塲武林 白榮昌道·「好!這件事我們管定了

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白榮昌道。「如果眞要各走極端,

> 像大海撈針,毫無消息。」 董春暉道。「玲妹經常外出,可是在 老夫人搖了一搖頭,道: 董春暉道·「有他的消息沒有?」 「沒有,就

常得力,到處奔走,不畏辛勞,很難爲了 淘氣頑皮到了極點,遇到了正事,她倒非 找鳴皋兄?」 老夫人點頭道。「小玲這孩子,平日

在替你闖禍啦……」 你可完全被躺在鼓裹了,她人小鬼大,正 董春暉暗嘆一聲、忖道。 老夫人,

得轉到了白榮昌臉上。 白老前輩……」想着想着,一雙眼睛不由她和白老前輩之間的話,大有問題,莫非 住所有的人,只怕不大容易,.....剛才, 胡作胡爲,要瞞老夫人一人不難,但要瞞 **瞞**』一人容易,欺瞞大家難』,小玲在外 心念一轉,又思忖道:「常言道『欺

主意可是打到了老夫身上? 白榮昌微微一笑。道:「小子,你的

話談,可是,江湖上却沒有絲毫消息,這一旦出現江湖,勢必轟動一時,引起一片 不是有點奇怪麼?」 以鳴皋兄的身世年齡和一身出奇的武功 董春暉被說得臉上一紅,收起遐想 沒有!沒有!晚輩只是在想

甚是奇怪,這也就是找遍天下找不到他的 原因。」 老夫人點頭道·「這一點老身也覺得

辦法找到他的。」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 「晚輩想,總有

周耀東之請出山,實則是爲了尋老身那孫然離開出走,至今下落不明,老身明爲應男叫方鳴皋,今年已經卅多歲了,年前忽

女各一,小玲你已經見過了,還有一位孫身的一本經,老身獨子早逝,留下孫男孫

才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老身也有老 **猶疑了片刻,又望了一望白榮昌,最後,** 主意,該不該把內情說出來,話聲一頓,

老夫人精神一振道: 「你是不是已經

人多不能諒解接受,如果夫人能出面說兩 「董少俠改過自新,力求上進之心,世 四相先生一面暗自思量,一面接話道

找董春暉麻煩的人,只怕絕無僅有了

,只要方老夫人說一句話,敢再

F32

喜。 得非常親近

的緣,在方老夫人口中,竟「春暉」的叫

,大感驚奇的暗暗爲董春暉欣

四相先生不知董春暉如何投了老夫人

回頭浪子了。」

•• 「瞧你這樣說來,春暉倒是知過能改的

老夫人聽完之後,吁了一口

[長氣,道

作了一番說明

暉的經過和對董春暉的瞭解,仔細無遺的

四相先生只有硬着頭皮,把認識董春

有想到,但晚輩料想不久之後,老夫人定 可見到合孫。」 董春暉道。「確切的辦法,晚輩還沒

到底如何着手去找方鳴泉,老夫人沒 老夫人笑道: ,董春暉也沒有再說什麼,因爲他 「那就謝天謝地,太好

不是那回事,所以,董春暉不敢在老夫人就猜中了,也許還隔着十萬八千里,根本 們都是實事求是的人,口頭高興高興可以 ,只因爲那僅是他自己的猜想,也許一猜 ,但絕不會過份的空想。 其實,董春暉倒不是一點綫索都沒有 ,董春暉不敢在老夫人

會過份堅持,非與晚輩作對到底不可。」上老夫人與白老前輩的化解,想來他也不 周老前輩有無苦衷,然後對症下藥,再加的苦衷,所以,依晚輩之見,最好先查清 人人有本難唸的經,也许周老前輩,有他 但董春暉却把話題一轉,含笑說:「

活中去注意他,時日一久,他就隱秘不住 最好的辦法是和他生活在一起,從日常生 董春暉道。一要明白一 個人的隱秘

是用甚麼方法去調查他呢!

有些看法却是非常深刻。 「看來你年紀輕輕的

作為有欠光明,因此太阿倒持,授人以柄要素,而一般正派人士,却視『知彼』工業殺手時,常把『知彼』視爲成功的第一 董春暉嘆惜一聲,道。「晚輩身爲職

> 却是很有效的辦法。 晚輩提出這個辦法,實在慚愧 但 ,這

月. 你去進行才適合了,不知你屑不屑為?」 老身贊成這個辦法,白老弟,這件事只有 ,這也是爲了周老兒好,老夫樂意去和 老夫人點頭道:「你說得一點不錯 白榮昌笑道: 「老夫不在乎這些,而

逐自薦,以老前輩隨身侍童伴住,替老前 他住些時日 董春暉道:「爲了方便起見,晚輩毛

蜚辦事,不知老前輩以爲如何?」 白榮昌笑道:「好極了……」

以,盡量避開他,不給也也到了了。所因她為人鬼得很,怕白榮昌揭她的短,所嚷着跳了進來,其實,她早該回來了,只嚷着跳了進來,其實,她早該回來了,只 你受得了周爺爺的那木板面孔麼?」 老夫人道:「他們到你周爺爺那裏去

面前隨便出口

他那裏呀,算了算了,你們去吧! 剛才是去做甚麼事情的?」 白榮昌望着她一裂嘴道:「丫頭,你 方小玲伸了一下舌頭,搖首道··「去

方小玲一怔道:「甚麼事情?

方小玲訕訕的道: 「玲兒原是包得好,送老夫的『玉筍毛尖』呢?」 白榮昌笑道:「你又要賴皮了 是不是

白榮昌笑道·「下次 ,不知怎的,現在就是找不着了

着,白爺爺的帳可不好欠啊·····」 着,白爺爺的帳可不好欠啊······」 話都忘了啦!算你運氣好, ,白爺爺沒有時,下次只怕你連

近有三個人最是可疑

的意志和更想家的心情

董存暉聲色不動的在周耀東身旁隱伏

十幾天,發現周耀東附

總部。 ,只是勉力的穩住大家,等候機會。明白,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要大家各自回 着一溜烟的又跑出去了。 些人由於失去了他的踪跡,終日無所事事 把柄落在你手裏了?」 失,而且無聊得有些厭倦了。 服四相先生要他改容易裝的遠見,因爲這 察得非常清楚!這時,他也不由得深深佩 外外跑進跑出,對於這批人的言行思想觀 禮遇自然也非常特殊。 方老夫人派來的代表,身份特殊,所受的 東爲首,儼然成了圍捕董春暉的發號施令 起的有二十多位江湖名人,大家以周耀 大家空忙一陣之後,遺留下來的是更消 只是勉力的穩住大家,等候機會。 原來那股同仇敵愾的氣勢,已大大的消 , 玲兒去叫他們替你們備船去……」 有時,也有些董春暉出現的消息傳來 這種鬥志消失的情形,周耀東也非常 董吞暉雜在一班門人弟子羣中 我們這就到周老兒那裏去了。 老夫人笑道:「白老弟,小玲有甚麼 周耀東住在一座大宅第裏,同他住在 白榮昌笑道。「沒有甚麼,沒有甚麼 白榮昌的名頭尚在周耀東之上,又是 兩度查尋根源

董春暉說道:「爲甚麼不能够讓她知 「方家是何等家世,如果

了。」

實起來,哼!可惜你的用心早被我們料着實起來,哼!可惜你的用心早被我們料着非常的用心,與瞧他不出,他居然也不老非常的用心,與瞧他不出,他居然也不必有

道?一

淞讓晚輩給唬出來了,就請你老人家說個 明明白白吧。 她知道了眞情,她如何承受得了。 董春暉一笑道··「老前輩,你的心事

下落,你請坐坐,小弟失陪片刻。」

說着,忽忽的走出去了

「白老哥,小弟多派些人去搜查董春暉的

周耀東着急了一陣,忽然站起來道:

麼 ,只在唬人。」 白榮昌一楞道··「你原來並不知道甚

是知道得不大清楚罷了 董春暉道: 「並不是完全不知道 ,只

「他果然中計,帶着千里追風胡飄萍去

過了不久,董春暉進來,點頭微笑道

董春暉道·「晚辈只知小玲姑娘是一 白榮昌道•「那你知道些甚麼?」

的大總管,那集團的大總管,可是早已有來這裏,前後不到二個月,怎會是那集團了,你想想,小玲這次隨她老奶奶出山前 做大總管的,自然是他哥哥方鳴泉了。」個集團的大總管,由此推想,要小玲姑娘 白榮昌搖頭笑道:「錯了,根本就錯

就是大總管的身份 怪了,晚輩當面和她打過交道一那時,她 董春暉眯着眼睛,疑惑的 道: 那就

春暉也不追問。面對面的和他耗着-

白榮昌神色一凝,半天沒有作聲,董

白榮昌道。「你可是担心方鳴皋在搗

可是明知故問了

重春暉神秘的一笑,道: 「你老人家

晚辈只担心一件事……」

白榮昌道。「甚麼事?」

上天入地,都逃不出晚輩的掌握,現在

董春暉點頭道:「老前輩放心,管他

白榮昌說道:「他們的去向你能掌握

白榮昌楞了一下道: 「你不會認錯人

點 且 ,她已用一種曲折的方式,證明了這一 晚輩絕沒有看錯人,而

只是老夫始終找不到他……小玲這丫頭定

白榮昌道。「老夫確信他就在附近

皋就在附近?

董春暉道:

你是說,你也知道方鳴

然知道他的下落

,眞不知他們安的是甚麼

認晚輩作大哥? 董春暉道: 「老前輩,你道她爲甚麼

精明透頂,怎會對男女之情就這樣笨得出 白榮昌暗笑一聲,忖道。

> 不點破他,故作糊塗地道:「爲甚麼?」 董春暉道。「她要晚輩替她保密,不

成了甚麼人? 玉筍毛尖』堵老前輩的嘴一樣。」 白築昌哈哈大笑,道。「你把老夫看

向老夫人面前追問她的行為,正像她用『

董春暉道:「等待時機的人。

了深思。

後的事情便不好辦了。 「現在不能讓老夫人知道,她知道了 白榮昌收住笑聲, 嘆了一口氣, 道: ,以

老前輩明示。」 到了這一點……哦!晚輩想起一事,有待 董春暉點了一點頭,道:「晚輩也想

理由?」 董春暉道:「老夫人召見晚輩的眞正 「甚麼事?」

淚盈眶,只喃喃的說了一聲: 生我者父感激之情,那就不用說了,星目之中,熱 夫又是受了單個的影响,你明白了吧?」 董春暉一聽又是四相先生,心中那股 白榮昌道··「那是老夫的主意,而老

法,說給老夫聽一聽。」 老夫問你,你對這次洞庭風雲,有甚麼看 白榮昌道· 好 我們不談單侗了

母、知我愛我者就是他老前輩了。

奇怪的想法,不知是否有理。 不要客氣,簡單明瞭的說吧。」 董春暉沉思了一下道:「晚輩有一個 白榮昌道:「你說話好像和老太婆

表面上是集中晚輩而來,其實晚輩只怕還 董春暉道·「晚輩覺得這次的風波 ,真正的目標只

> 不知有甚麼圖謀。 一起時,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鬼鬼祟祟 言笑,望之儼然,但暗中他們三個人聚在

右,却老成得和五六十歲人差不多 五十開外,但千里追風胡飄萍只有三十左 陸健雄,千里追風胡飄萍 ,成陸二人年在 八爪神鷹

們的方老嫂子,可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底甚麼時候可以找到董春暉的行踪呢? 老夫人多等幾天吧,小弟保證,不出十天周耀東苦笑道…「老哥哥,你就彻方 ,他老實不客氣的道。 |壓時候可以找到董春暉的行踪呢?咱||他老實不客氣的道:•「老周,我們到這天,自榮昌開始向周耀東施加壓力

憑你我兄弟兩人。還怕制不住董春暉麼? 白榮呂道:「我們這裏人手不少,就 ,定可查出董春暉的下落。

,裏裏

憑你我兄弟兩人。邊州年7 為甚麼一定要方老嫂子在此苦等呢?」 為甚麼一定要方老嫂子在此苦等呢?」 為國歷,只怕很難收拾他。」 自榮昌道:「可是,小兄剛才接到方 有大家大樓的威名與歷,只怕很難收拾他。」

了,到時候,小兄也愛莫能助了。」老嫂子傳信,她準備三天之後,就要回

却急得只搓手,坐立不安的自言自語道: 以,他無法勉强白榮昌替他講情, 讓她走,至少你得替小弟多留她十天。 「這……這……這却如何是好… 白榮昌道:「方老嫂子的脾氣你是知 **周耀東道**。 這是事實,周耀東很明白這一點,所 ,她說過的話,有誰能勸得回來。 老哥哥, 你可千萬不能

吧 謀 ,晚輩所受只不過是池魚之殃罷了。 白榮昌一震,道。「你不是在嚇唬人

種提示,忽然面色一凝,蹙起雙眉,沉入 我想不久就會有較明確的答案了。一 白榮昌似乎因董春暉的話,給了他某 董春暉道•「嚇不嚇人,唬不唬人,

很多種准測和決定。 董春暉在這時候,也心念連轉,作了

人的思潮。外面傳來一陣脚步之聲時,才打斷他們兩外面傳來一陣脚步之聲時,才打斷他們兩外面傳來一陣脚步之聲時,才打斷他們兩

周耀東回來了,回來得好快

老夫人又有話傳來,請你老人家回去一 董春暉故意大聲,說道:「白老爺子

董春暉道:「傳訊的人沒有說。 白榮昌問道: 甚麼事?

不耐煩了,所以要找我先回去。一 甚麼?老夫人請你回去了。 白榮昌苦笑一聲,道:「想必是等得 周耀東跨步而入,接口道:「老哥哥

息,再定行止。」 正設法把他誘入一處絕地中,老哥回去之 一個消息,有人發現了董春暉的行踪,現 ,務請留住老夫人,等待小弟最後的消 周耀東道:「巧極了,小弟剛才得到

助了。」許還能想點辦法 過你可要加緊進行,拖延天把二天,我或 好了,至少我在老夫人面前還有話說,不白榮昌道。「有董春暉的消息,那就 ,時間久了,我就愛莫能

看你小子

F34

呢?

「老夫人知不知道此事

董春暉問道:

也不能讓她知道。」 白榮昌搖首道:

「她還不知道

,同時

叫人寒心。」 學會了說鬼話,交了數十年的朋友,好不 榮昌搖頭大嘆道:「想不到周老兒居然也 白榮昌與董春暉離開周耀東之後,白

老人家難道沒有看出來,他說謊話的時候 ,臉紅氣促,不知費了多大的力氣。」 ,只因身不由己,所以才出此下策,你 董春暉道:「說來,他實在是個老實

該 白榮昌嘆息一聲,道。「這個不說了 董春暉道. 「晚輩覺得他很可憐。」

白榮昌被說得一樂笑道:「活該,活

如何發現許多眞像隱情。」

你派人跟踪他的結果呢?」

轉了幾個彎,穿過一片蘆葦,蘆葦深 董春暉道:「請老前輩隨晚輩來。」

消息傳來沒有?」 鑽出一條漢子,董春暉問道: 董春暉走到破船前面,只見破船下面 「柯爺有

一說着,遞了一張紙條給董春暉。 那漢子欠身道:「有,請公子過日。

先回去如何?」 毁去,轉向白榮昌道:「老前輩,事情有 董春暉看了那字條一眼,隨即將字條

白榮昌搖頭道:「老夫回去也是無事

老人家的身份……不大方便……」 白榮昌道:「大丈夫能伸能屈,老夫

董春暉猶豫了一下道•「這個……你

子 面具戴在臉上,變成一個四十多歲的壯年變一變就是。」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張人皮 二不弄的再穿回身上時,完全變了一個樣 人,接着,脱下外衣,翻過來,三不弄,

在高明極了 計的,一套衣服能够變化四五種花樣,實 敢情,白榮昌這套衣服是經過特別設

人家原來還是變化莫測的高手。」 白榮昌笑道。「老夫要沒有兩手,又 董春暉笑道。「看老前輩不出,你老

一聲,唸道••「二分山色三分水,一片竹疾馳,來到一片竹林地裏,董春暉輕咳了 笑談之間,董春暉和白榮昌經過一番

到這一點。」

林一片心。」 話聲方落,只見竹林深處走出來一位

斯文打扮的年青人來。 董春暉向來人一招手,指着白榮昌道

暉把柯朗軒的情形,簡要的告訴白榮昌 老兒去會見的是什麼人?」 「朗軒,過來見過白老前輩。」 白榮昌直口問道:「柯少俠,剛才周 當柯朗軒向白榮昌行禮參見時,董春

輩覺得非常奇怪。」 何人打交道,只轉了一圈,就回去了, 柯朗軒道。「他出來一趟,沒有與任 晚

難道他發現了柯少俠的跟踪?」 白榮昌望了望董春暉,沉吟着道••「

發現他。」 湖上追踪覓跡的有數人才,周前輩不容易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朗軒是當今江

柯朗軒道:「晚輩遠離他至少在五十

自己捏造的了。」 丈開外,他要發現晚輩,非常困難。」 白榮昌暗忖道··「那他說的那些話是

大胆假設,其中必有陰謀。 晚輩推斷,定是有人幕後授意,甚至可以 ,就可以說出來,何必跑出來打圈子, 董春暉道:「他要打誑語,心眼一轉

柯朗軒摸着自己的腦袋道:「他一路 依

不到他和任何人接觸了。」 …他們有特定的地方交換訊息,這樣就看 上確未與任何人接觸……莫非……莫非… 唉!我當時眞是太笨了,爲什麼沒有想 柯朗軒悔愧莫及地嘆了一口氣,道: 董春暉點頭說:「此言有理。

直打圈子是一樣的道理。」 義,就像有些人遇到困難問題在自己房中 的 去取……所以,老夫認爲决定是他自己作 事先把决定想好,留在那隱秘之後,等他 後人又不知道我們來的這一手,如何能够 消息就了事,而是要馬上作决定,他那幕 「其中還有說不通的地方,這不僅是通通 ,至於,到外面跑這一趟,沒有什麼意 白榮昌皺着眉頭,搖了一搖頭,道:

,那他自己就是主腦了,你看,他有可能 董春暉道。「如照老前輩的看法說來

出個點子,想個計謀,可還趕不上老夫, 運籌帷幄,就不是材料了。」 而老夫心裹有數,只可應付小問題,眞要 手中的高手,但他功力雖然出衆,但要他 兒一身功力,算得上是登堂入室,列入高 白榮昌思索了半天,搖頭道。「周老

> 愚』之類的人物?」 董春暉道・「也許他是屬於『大智若

不出他是那類人物。」 白榮昌道。「幾十年的交往,老夫看

董春暉不由一皺雙眉,道: 這就奇

題: 你傳信說,出了一點小問題,那是什麼問 「朗軒,我們先把這周老的事放過一邊, 心念突然一轉,接着便問柯朗軒道:

董春暉一震道:「他們又失踪了!可 柯朗軒說道:「家師他們又突然失踪

了

楚,把家師可能做的手脚,都預先有了防向家師他們下手的人,對家師摸得非常清 有什麼邊索?」 柯朗軒道。山什麼都沒有留下,看來 董春暉道。 柯朗軒搖着頭說道:「沒有!」 你們的連絡香訊呢?」

麼了 備。一 董春暉道:「當今武林之中有這種人

,胆子倒是越小了……。」 董春暉一笑道:「你倒真是長進了不 柯朗軒道:「很難說,小侄年紀越大

少 ,放心,令師不會有問題的。 「大叔……」 柯朗軒那能放心得下,憂心忡忡的道

住你的崗位就是。」 董春暉搖手道:「不要說了,好好守

是。」 柯朗軒無可奈何的應了一聲,道:「

董春暉笑着道: 「我們走了 ,你等我

間面臨荷花池畔的綉房之前。 白榮昌拾了十顆小石子 ,人便到了一

推,聲息全無的就被推開了 房門也顯然早動過手脚,白榮昌輕輕 他們兩人進入房中,關好了房門,方

暉道。「老前輩,現在可要麻煩你了。」

董春暉和白榮昌離開了柯朗軒,董春

白榮昌道:「你有什麼主意,就直說

小玲竟然一無所知。 這不是方小玲睡得太死,也不是警覺

太高了,所以方小玲毫無所覺。 性不高,只因白榮昌和董春暉兩人的身手 白榮昌望着睡得又香又甜的方小玲

不由得輕輕嘆了一口氣…… 這一聲嘆惜,可把方小玲驚嚇得從床

上跳了起來……

,口中方說得一個「你」字,暼眼間又看羞得玉面一紅,扯過一件外衣,披在身上 見了白榮昌身後的董春暉,她的臉色却變 出口腔的一顆心收了回去,可是,她還是 取下 一跳,當看濟白榮昌之後,總算把即將跳 幸好,白榮昌這時巳將臉上人皮面具 現出了本來面目,方小玲雖然嚇了

能不生氣。 的容貌,一個陌生人也到了她房中,她那 董春暉却沒有恢復方小玲認識

董春暉笑着向前道•「玲妹,我是董

不是重要的問題,你爲什麼在這裏自己有 的道:「你們怎樣找到我的?」 白榮昌道:「小玲,如何找到你,這 方小玲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驚訝不止

說着,先自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董

道眞像。」

了一個家,倒是非常要緊,白爺爺很想知

F36

在口袋中

顆小石子,白榮昌便拾起一顆小石子,放沿途都有一顆小石子引路,每見到一

上白榮昌和董春暉出神入化的身手

,那些

加

了不少一流高手,

流高手,由於暗中有了內奸,加那座大宅第,宅中雖然暗中隱伏

手進入了

萬的銀子,你說這銀子能白花麼?」

三更過後,董春暉和白榮昌以絕頂身

一朝,老夫在這顆棋子上至少巳經花了上

白榮昌道·「老夫是養兵千日

5,用在

好了,咱們晚上去見她。」

「老前輩有把握!」

董春暉覺得太容易了,不免懷疑地道

他出去轉了一圈,回來點頭,道:•「安排

白榮昌要董春暉找了一處地方等他, 方小玲就住在岳陽城一座大宅第裏。 去找方小玲。

董春暉又換了一副容貌,才和白榮昌

我們就去找她去。」

白榮昌沉思了一下

,點頭道:-「好,

藏了,現在正是到了找小玲的時候。」

董春暉道:•「我們不能再和他們捉迷

是我從來沒有去找過她。」

的

,我只是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可

白榮昌笑道:「你好像什麽都知道似

,老前輩想必有辦法找到她。」

董春暉道·「現在我們只有找小玲了

高手對他們簡直形同虛設。

方小玲的出路。 還

爺, 方小玲楞了一下,展容笑道··「白爺

奶怎樣了?」別人的事,她不會在乎,老 奶奶的事,她可沉不住氣了。 夫問你,你在老夫人身上施什麼手脚?」 方小玲大驚失色道· 白爺爺,我奶 白榮昌寒着臉色道:「少來這套,老

裝聾作啞,老夫問你啦!」 白榮昌「哼!」了一聲,道:「不要

方小玲壓着聲音叫道··「白爺爺,你

冤枉小玲了,我什麼都不知道。」 白榮昌道:「好,我們到外面說去

我們的談話聲。你們放心的說罷。」 不要驚動了別人。」 董春暉接口道··「不必,外人聽不到

了隔音罡氣!」 白榮昌愕然道:一少俠,你可是練成

信 ,就憑你這點年紀。」 方小玲大叫一聲道:「我眞有點不相 董春暉不置可否的笑了一笑

巳隨着話聲發了出來。 她口中說着,暗裏使壞,柔細罡勁

使她大大的不安,如能因此驚動外面的 ,他們便不能不走,這樣自己豈不安然脫 她心中有鬼,白榮昌他們的出現,已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小妹,你最好睡是死了,什麼反應都沒有。 可是,她話聲說出之後,外面的人像

不要使壞,否則,你可不要怪我告你的御

不知道我的事? 方小玲伸了一下舌頭道:「老奶奶

我真沒有在奶奶身上動汁麼手脚。一 她當然沒有在老夫人身上動什麼手脚 方小玲道:「白爺爺,清你相信我, 方小玲道•「那你們的意思是……」 白榮昌「嗯!一了一聲,算是回答 白榮昌道。「那得看你的態度了。一

是白榮昌收電說來唬詐方小玲的。 因爲,老夫人根本就沒有什麼事,這只 白榮昌冷笑一聲,道。「不是你,那

是誰?-

在奶奶身上動手脚。一 在不知道,我如果知道,怎樣也不會讓人方小哈苦着臉道:「我……我……實

,誰能相信你的話。一 白榮昌大吼一聲道。「你一直就在騙

弄巧成拙,要闖下瀰天大禍了。」 要實話實說了,否則,你的一片好心,却 董春暉接口又道:•「小妹。你這便可

知道我沒有壞心腸? 方小玲目光一亮,道:「董大哥,你

足,總有些事情想不到,中途不是有參錯 在進退維谷,心裏窩囊極了是不是?」 片好意,只是你人雖聰明,却冮湖經驗不 ,就是奇裏奇怪的發生意外,所以,你現 董春暉照頭道:「我知道,你原是一

說得不錯,你看我該怎樣辦呢?」 去了方寸,嘆了一口氣。道:「大哥,你 自作聰明,但又世故不深的方小玲說得失 ,一個做白臉,你一言,我一語,把一個 白榮昌和董春暉兩個人,一個做紅臉

了她這句話,兩個人相視一笑,心裏都樂

好 包袱我實在不想再揹了,你們要來援手最 把事情理清楚,然後再想辦法好不好?」 董春暉道:「好 方小玲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個 ,小妹,現在我們先

,叫什麼名稱?」 董春暉道。「我問你,你們這個集團 方小玲道••「還沒有名稱。」

腦 董春暉問道••「誰是你們這些人的首

董春暉道。「小妹。你不說我也知道 方小玲猶豫起來了……。 董春暉道。「湖主又是誰!」 方小玲道:「湖主。」

是怎樣知道的?」 方小玲鱉訝地道。「你都知道了。你 董春暉道:「你哥哥,方鳴臬!」 「誰?」小玲反問道。

董春暉道:「這個你就不用管了,我

再問你,周耀東是不是你們一夥的人?」 的總護法。」 方小玲點了一點頭,道:「他是我們

微一笑,道:「我好高興,爲了我一個人 ,居然把你們大家都為動了。」 董春暉和白榮昌交換了一下目光,微

自美吧,你以爲真是爲了你麼?你只不過 是個幌子而巳。」 方小玲嗤鼻一笑道:「董大哥,你別

方小玲道·「好像是要成立一個什麼 董春暉道:「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會說……。

要成立什麼門派, 豈不顯得多此一擧。」 林之中聲譽,比那一個門派都不遜色,還董春暉道。「奇怪,憑你們方家在武 方小玲道:「這個,我也弄不清楚,

麼奇怪的想法呢?」 哥哥的想法,總是那樣奇奇怪怪。」 董春暉斜着腦袋,問道:「他有些什 方小玲道··「一、他要用自己的雙手

三,他要……反正,他有很多偉大的抱負於一爐,化解武林中許多不必要的紛爭; 法子,把老夫人騙了出來呢?」 業,不願仰仗祖宗餘蔭,那爲什麼又想着 ,將來,他一定是一個最了不起的人。」 創造自己的事業;一,他要集黑白二道 董春暉道••「他既然要自己創一番事

歸。 她老人家的名望,當然更能够號召四方來 方小玲道: 「因為老奶奶聲望高,有

你哥哥的話有毛病麼?」 董春暉一笑,道:「玲妹,你不覺得 方小玲鎖起秀眉道:「什麼毛病?」

祖宗?」 他撑場面,不知你們老奶奶算不算是你們 創立事業,却又想着法子要老奶奶出來替 董春暉道:「你哥哥不願靠祖宗餘蔭

有毛病,而且……。」眉頭一皺,欲言又 腿跳了起來,叫道:「對,哥哥的話,大 有一句話,我早該向你說,却一直沒有機董春暉忽然啊了一聲,道。一玲妹, 止的嘆了一口氣。 方小玲瞪着眼睛發了半天楞,一拍大

盈的道:「什麼話? 董春暉道•「謝謝你! 方小玲不自然的泛上一抹紅暈,笑盈

我 方小玲臉上微現失望之色

放了我任大哥夫婦。 董春暉道:「謝謝你解了我一次圍

點主意 都做不得,我就不再替他當大總管 算不了什麼。」 方小玲道··「他敢說什麼,我要連這 董春暉道:「你哥哥責怪你沒有?」 方小玲淡淡一笑,道··「小事一件

] 大總管。你並不是真的大總管?」 董春暉抓住語病,追問道…「替他當

時 要把人煩死了。我只是在哥哥分不開身的 候,替替他。」 董春暉道:「你哥哥不是百腦麼 方小玲道:•「要眞當大總管,那可眞 ,怎

麼又是大總管呢?」 方小玲一笑,說道··「這叫能者多勞

去

董春暉道:「只怕別有隱情

你好像是隱情專家,無論什麼事,什麼人 ,在你眼睛裏,似乎都別有隱情。」 方小玲翹着鼻子,冷笑一聲,道: 董春暉道:「難道我說錯了,由你說

起,你現在的話就不一定可靠。」 方小玲秀眉一揚,說道:「你說我在

董春暉道。 方小玲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董春暉道:「我並不是說你說謊。」 「也許你所知道的只是表

> 面上的說法,而真正的實情,你並不知道 ,所以你說的話,就不能全信。」 這話也許說中了方小玲的心事,她低

頭不語,不再與辯了。 董春暉接着又道•「目前就有三件事

事?」 情,你一定不知道,足證你所知有限。」 方小玲惱怒地說道: 「你是說那三件

們有一個逮捕我的計謀;二,他們更有一,他却暗中又把他們夫婦擄走了;二,他 個强拉你老奶奶入夥的陰謀, 你知不知道? 董春暉道:「一 你放了任無我夫婦 就這三件事

眞眞假假,就好應付了 剛發生的 這三件事,其實只是二件事,而且剛 ,但董春暉把它分作三件事說

向他問個明白去。」 **斯也不知道,哥哥也太沒道理了** 方小玲一楞道··「有這等事 我怎的 ,我要

她眞生氣了,站起來 ,就要向外面走

在去不得 董春暉笑着叫住她道:

那裏知道這些事的,你怎樣回答?」 方小玲道: 董春暉道。 「如果你哥哥問你 「爲什麼去不得 ,你從

是之處! 董春暉道··「第一,你自己就先有不 方小玲道:「當然實話實說。

有通敵之嫌! ,他們才一直找不到我,這一點,你就董春暉道:「你隱瞞了我的身份,所 方小玲道·「我有那裏不是?

說起人家來!」 方小玲嬌嗔道·「人家爲了你 ,你倒

向着外人。 意你哥哥的作爲,否則,你沒有理由處處事實推測,我想你內心之中,一定不大滿 我很感激你,但這總是事實,由這一點 董春暉道:「玲妹,你隱瞞我的身份

形 破了方小玲的心防,使方小玲沒有壓迫感 自然而然的告訴了董春暉想要知道的情 董春暉這種方法,像是討論問題, 衝

我都不能出賣他。」 方小玲嘆了一口氣,道··「不管怎麼

個頭緒來了 分析的人來說,已經有足够的資料理出 其實,他所說的話,在一個長於觀察

奶。 白榮昌接口道: 「那你就能出賣你奶

出話來了。 這話太重了 ,方小玲張着小口,說不

命,同時,也是挽救你們方家無數生命換 你這不是出賣他,你是帮他的忙,救他的 白榮昌冷笑一聲,說:「你要知道

情,又是理的說得她方寸大亂, 來的武林聲譽。 方小玲心地善良,又涉世不深,又是 的

他只有向董春暉猛瞪眼,要董春暉想辦法 哭,先自慌了手脚,一點辦法都沒有了 聲 別看白榮昌七老八十的,拿女孩子的

的哭 董春暉平時點子最多,可是對女孩子 ,也大感頭痛,什麼主意都沒有了

F38

房門 只覺喉乾舌燥,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嘭!嘭!嘭!呀!外面忽然有人在敲

麼! ?半夜三更來吵什麼,有事不能明早來說 」先發了一頓脾氣 ,問道…「什麼人

「玲妹,是我。」

示她心中正不愉快,同時,給白榮昌他們 是她哥哥方鳴泉,却故意要顯顯顏色,表 「你是誰?」她明明已經知道來人就

你難道聽不出我的聲音麼?」 方鳴臬道··「妹妹,我是你哥哥呀

紅 是誰給你氣怒了?」 紅的,不覺的怔道:「玲妹,你哭過了 方鳴泉見到方小玲臉上淚未乾,雙目 方小玲一萬個不高興的打開了房門

方鳴臬愕然道•「我……。」 方小玲直統統的道·「就是你。」

得老奶奶不喜歡我了。」她靈機一觸,用方小玲恨恨的道*•「都是爲了你,害 起心智來了

別提奶奶了,她出了事了。」 方鳴臬嘆了一聲,頹然坐下 ,道。「

奶被人動了手脚,因此心中甚是沉着,口 驚心不驚的道:·「出了什麼事?」 方鳴臬頓脚道··「她老人家被人擄走 方小玲原已聽到董春暉告訴她,老奶

麼一 她被人擄走了 方小玲心中一震,大驚失色道:

暗中的白榮昌與董春暉也聽得驚悸無比 這個消息不但方小玲心驚不已,藏在

> 要親身出來,向方鳴梟問罪…… 白榮昌白髮一甩 ,虎目神光暴射 就就

「老前輩出去不得。」 幸好,董春暉伸手按住他,傳音道。

生暗中弄的鬼,這時又來欺騙妹妹,可恨 白榮昌恨恨地傳音道。「定是這小畜

去,冤得被人笑話。」

方小玲嘆了一口氣,道:

「哥哥,你 ,我看呀

哥哥怕誰來着,只是有些話不能叫別人聽

方鳴臬一挺胸脯,作模作樣的道:

哥哥,你……你怕什麼人?

氣跑消了

,心氣平和的叫了一聲

一,道。

再作主張。」 董春暉傳音道·「先聽他們說些什麼

> ·你這個頭兒不當也吧。」 這是何苦來?那裏像是什麼頭兒

方鳴臬訕訕的笑道··「妹妹,我這頭

可以這樣對待奶奶啦! 方小玲尖聲大叫道·「哥哥,你怎樣

兒那裏不對了?」

想呢?哥哥又怎會做這種事哩! 方鳴臬急口道··「妹妹,你怎可這樣

味兒,我想你該自己心裏有數是不是?」

方小玲道•「我說不出來,就是不對

方鳴梟强打笑容道·「妹妹,頭兒也

你 ,能是誰? 方鳴臬突然笑道··「你要相信我 方小玲氣勢汹汹的道·· 「你說,不是

熊注意。」

不能一個勁的不講理呀!所以自己總要檢

去找呀!」 在不是我。」 方小玲道:「不是你,那你快派人手

說話呀!你爲什麼不去找?你怎樣知道沒 方小玲氣得抓住對方的肩頭道··「你 方鳴桌搖了一搖頭,不說話了。 方小玲道·「你怎樣知道沒有用 方鳴桌搖頭嘆惜道··沒有用的

有用?」 「玲妹!我們去!」反手拉着方小玲

出去。 ,飛身而去 白榮昌和董春暉不敢怠慢,隱身追了

陽,到了一處僻靜之處,停了下 「這裏說話方便些,我們在這裏候她。」 方鳴臬拉着方小玲急步如飛,出了岳 來,道。

> 有很多該講理的事情,你却半點理也不講 ,哼!你道我不知道麼?」 方小玲本來沒有懷疑過方鳴桌,可是 方小玲「嗤」!笑一聲,道。「可是

了心機。 不對勁,越想越可疑,於是,在言語上動 經過董春暉一訪之後,想起很多事情,都

要這樣說,需知言多有失。」 方鳴臭臉色一變,道··「妹妹,快不

口風上有了破綻,我且再逼他一逼。」 冷笑了一聲,又道:「你可是想殺我 方小玲暗笑一聲,忖道··「他果然在

滅口!

呢? 出這種話來,那哥哥還是人麼?」 方鳴泉大急道··「妹妹,你怎麼會說 如果我不是你的妹妹

方鳴梟順口道··

也許我還能替你出個主意哩! 已經承認了,你就老實將內情說出來吧, 方小玲一笑道··「哥哥,你要承認的

道。「妹妹,你這太不應該了,你居然這 己竟被她詐出了口風,當時只氣得頓脚罵 方小玲溫言叫了一聲,道:「哥哥 方鳴泉這才知道原來妹妹在使許,自

常言有道『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 妹妹是想帮你的忙,可是你不說出內情 份心意,哥哥領情,可是,哥哥沒有什麼 我怎樣插得上手呀!」 方鳴臬長嘆一聲,道··「妹妹,你這

內情,走!哥哥,我就查給你看。」 方小玲道:「你可是要我自己去尋查

可說的。」

說着生氣的一甩頭,轉身就走。 方鳴泉叫着攔住方小玲道··「妹妹

是我的事,與你何關?」 你可胡來不得,這樣要出大事情的。」 方小玲冷笑着道:「縱然出事,那也

個遭殃的就是奶奶。」 方鳴泉道·「你要出了事,將來第一

方小玲任性的道:「我不管!」

當下忍不住大喝一聲,道:•「妹妹……」 方小玲一挺胸膛,道:「除非你現在 方鳴臬可真怕方小玲任性亂闖一通,

們知道了並沒有好處。」 把我殺了,你不說,我决不罷沐。」 方鳴桌搖了一搖頭,道:「妹妹,你

,沒有好處,我也認了。」 我既然是你妹妹,就應該和你禍福與 方小玲道: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

> 拿你真沒有辦法。」 奈何,不得巳苦笑一聲,道:「妹妹,我 足情深,他拿方小玲輕重不得,實在無可 家庭教育更是可圈可點,兄妹之間更是手 方鳴稟並不是窮兇極惡的人,所受的

顯顯我們方家的顏色吧。」 方小玲道··「哥哥,我們聯合起來

浪子回 **党**昔非而今是

那女子結爲夫妻。 見鍾情,於是在女方寡母肯首之下,與 遇上了一位溫柔美麗的少女,他們倆人 原來,方鳴臬仗劍江湖開始行道時 方鳴臬向方小玲說出了一番話

暗中控制了整個的組織,而鵲巢鳩佔了。 婦忽發奇想,打入了林楚楚的組織,慢慢 楚楚暗植勢,準備向董春暉尋仇,他們夫 ,後來他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發現林 ,他們夫妻的生活過得非常美滿

見她才是。」 來有了嫂嫂,爲什麼不早說,小妹該去拜 方小玲聽完之後,笑問道··「哥哥原

知是誰的主意?」 未拜見奶奶之前,暫不向任何人表明。」 方小玲笑道·「這倒是好主意,但不 方鳴臬苦笑道··「我們有約在先,在

都是兩個人的主意麼?」 方小玲道··「這樣說來,你們什麼事 方鳴臬道· 「我們兩個人的主意。」

方小玲一笑道··「我知道了,她出主 方鳴泉道•「這……這……

說了。」

哥 ,你是真的不知道呢?還是裝糊塗?」 方小玲笑容忽然一收,蕭然道:「哥方鳴桌笑而不答,等於默認了。 方鳴臬一楞,道··「妹妹,你這是什

不知道,你打開始就中了嫂嫂……那女人 方小玲道:「你是真不知道?還是假

的圈套。」 方鳴泉又悶聲不响了 他不是笨蛋

恨事,欲回頭已百年身,有苦說不出啊· 那有眞不知道之理,只是,一失足成千 心 暉的料事如神。 中除了同情哥哥的處境,更是佩服董春 方小玲算是完全明白了 哥哥的處境 古

到如今,你還能敷衍因循下去麼?」 嘆了一口氣,方小玲道:「哥哥,事

敵得過人家麼?」 又能怎麼?你道我們方家那點點力量 「只要你聽我的,我就有

辦法。」 方小玲道: , 說出來大家聽聽!

聲道:「百面書生!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方小玲一見來人,柳眉倒豎,嬌叱一 着一條人影輕飄飄的飄到了他們面前 聲意想不到的聲音 忽然傳了 過來,接

方鳴梟急急喝聲,道, 不得

無禮!」

話來,面色一冷,怒叱道•「妹妹,不要方鳴桌那能再讓方小玲說出不中聽的 方小玲氣道:「哥哥,你……

> 他如此畏忌這百面書生也有原因,我倒不 這百面書生魏無常,心念一動,忖道:「方小玲恍然而悟,耳耳耳累累, 可就此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明月的浮雲。 了,可是,她的態度並沒有放好,生氣的 扭頭,把身子轉向一邊,望着一片掠過 因此,方小玲沒有再說刺人難聽的話

氣。-在不當,打擾了賢兄妹的雅興,罪過!」 有的事,舍妹有點小性子,魏兄可不要生 方鳴泉陪着笑吟心。「沒有的事,沒 百面書生魏無常笑道。「在下來得實

生心… 心,方公子,你說我們那點虧待了你?」 你們剛才談的那些話,可教人聽了好不寒 在下久巳領教,那有生氣之理……但是, 方鳴梟訕訕地道··「魏兄,千萬不要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令妹的脾氣

夫。 的哥哥如此無禮,本姑娘可要教訓你這狂 生魏無常喝道。 實在忍受不住,猛然轉身,戟指着百面書 方小玲見哥哥那副小心翼翼的樣子 「你是什麼東西,敢對我

,便向百面書生魏無常臉上括去…… 百面書生魏無常臉色一 她罵聲出口 ,右手一抬 變,斜身側頭 ,一道耳括子

讓過方小玲來掌,怒喝一聲,道。 ,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身而入,擋在他們兩人之間。 方鳴臬急急叫道•「打不得……」幌 右掌一穿而出拍向方小玲右肩……

可是,百面書生魏無常那一掌却落到

色 了方鳴梟身上,打得方鳴臬悶哼一聲 ,臉

面書生魏無常掌力一送,道了一聲

,大聲喝道: 方鳴泉的身子便被送得飛了上去…… 方小玲見哥哥受傷而退,心中更是惱 ,看今天姑娘非收拾你不可 「好一個魏無常,竟敢出

随着喝聲,方小玲展開身形,使出家 猛力攻向百面書生魏無常。

們方家那點鬼劃符,只能唬唬別人,在本 ·書生面前只有丢人現眼。」 面書生魏無常冷笑一聲,道•「你

談笑之間,抬手揮袖,輕靈巧快的把

方小玲的攻勢一一化解於無形。

生魏無常竟然毫無辦法,不但威脅不到他 反而使方小玲越打越是心際,越打越是 方小玲一連換了三種手法,對百面書 ,也越打越是迷惑。

方家武功的手法,不論方小玲如何變化騰 瞭如指掌,而且,練有一種專門對付他們 他已先動,打到後來,方小玲根本遞不 百面書生魏無常對他們方家武功不但 面書生都能制服先機,方小玲未動

理上的 可是他偏不急於坂勝,儘量的形成一種 這種打法,百面書生已是穩操勝算 1

出他的心意道··「不到非出手不可的時候 圍。却被董春暉暗中止住了,並且傳音說 起來,他幾次都想現身出來,替方小玲解 壓力,向方小玲作心理上的擊潰。 ,看得暗中的白榮昌也緊張

F40

的 的功力,太出人意料之外,也許事情最後 發展·會給我們帶來想不到的收穫。 ___

因此,便着心腸,等待最後的變化。 可是白榮昌對董春暉已有了非常的信心 什麼意外收穫,董春暉沒有詳細說明

勝算,完全絕望的情形之下自動收手停了 沒 得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百面書生魏無常絕 有傷害方小玲一根毫毛,方小玲在全無 方小玲與百面書生魏無常之戰,結束

「要殺,要剮,但憑處置。」 方小玲雙手一背,長嘆了一聲 ,道:

前一辈子。」 不想殺你,也不會放你,我要你跟在我身百面書生魏無常笑了一笑,道: 我

不去照照鏡子,憑你……哈!哈!哈!哈 方小玲大笑道··一你是什麼東西,也

該帶着小玲回去了。」 緊吧!快把這粒『三花丹』 了一笑,態度非常和善的道:「傷得不要 身上空費口舌,轉身走向方鳴泉身前,笑 像方小玲已是他爼上之內,不值得再在她 百面書生魏無常不再理會方小玲,好 服下 ,我們也

道:「妹妹,我們先回去再說吧。」 走到方小玲面前,伸手拉着方小玲的手 方鳴臬服了他送過來的「三花丹」,

方小玲一甩手,道:「要走,你自己

走

罸酒,自討苦吃。 ,你最好識趣一點,不要敬酒不吃吃 百面書生魏無常冷笑一聲,道。「賤

方小玲可也是一個寧折不彎的人,「

哼!」了一聲,道:「大不了一條命而巳 ,你能再把我……。」

屈。」 說了,你先隨我回去,保你不會受什麼姿 方鳴泉陪着笑臉道·「妹妹,你不要

忽然一式「驚鶴横空」冲天射了出去。 打不過人家,只有先跑了再說。 方小玲一搖**螓**首,斬釘截巍地道: 一話聲未了 ,事先毫無徵兆的

的去路。 平飛而起,居然後發先至,擋住了方小玲 今天非好好的教訓你這丫頭不可!」身形 百面書生魏無常冷笑一聲,道。「看來, 方鳴泉伸手一把,未能抓到方小玲

中 而過,反而右手的手腕已經落到了他的手 方小玲身形連閃之下 ,不但未能闖關

她! 董春暉的用心,大喝一聲,叱道: 白榮昌實在看不下去了,再也顧不得 「放開

躱到白榮昌身後。 方小玲乘機擺脫了百面書生魏無常,移步雷,百面書生魏無常竟被慶得神情一驚, 百面書生魏無常打量了白榮昌一陣, 他聲如宏鐘,喝聲之下 ,有如一聲炸

臉上堆上一臉笑容道。 白老前輩?」 來者可是白榮昌

,報上名來。」 白榮昌沒好氣地道。 「你是什麼東西

魏無常,有請老前輩多多指敎。 的態度,一點也不在意,恭聲道:「晚輩 百面書生魏無常對白榮昌這種小友善

一了一聲,道..

你,你就隨老夫走吧。」說着,右手一探你就是百面書生魏無常,好,老夫正要找 ,便向百面書生魏無常肩頭上抓

常肩頭。 未到,五道勁力已經罩定了百面書生魏無 白榮昌出手一抓,可非比等閑,手指

讓,光只那五道指力就能把他定住,任他要是平常功力稍差的人,別說閃躱避

妙 下一錯,已經脫身而出 ,飛出了他的掌握。 ,態度是那樣輕快,就像是一隻燕子般一錯,已經脫身而出,他姿勢是那樣美 可是,百面書生魏無常身如游魚,

雄出少年,老夫倒小看你了: 楞了一下。吗了一聲,道:「好! 隨隨便便,便能避過他一擊的人。當時 隨隨便便,便能避過他一擊的人一當時,遇見過多少武林高人,可沒有遇見過這樣過見過多少武林高人,可沒有遇見過這樣 白榮昌可是一位前輩英雄,平生不 眞是英

前輩三合之將。: 位前靠英雄,站得遠遠的道: 、晚輩不過是一時僥倖,其實那能是老前輩英雄,站得遠遠的道:「老前輩過 百面書生魏無常可不敢輕視白榮昌這

倒很想在刀法上請老前輩指教一二 輩久仰老前輩手中一 大下無敵手,今日有幸得遇老前輩,晚輩 話聲忽然頓了一頓,接着又說:「晚 把紫金七星刀,打遍

刀白榮昌叫起陣來 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向天下第一名

刀法上研究研究。 不出,你倒很有幾分豪氣,老夫就和你在 白榮昌哈哈一笑,道: ,看你

當時兩人手中都沒有刀,可是附近有 ,削木爲刀 ,在他們

否? 動起手來,沒有什麼限制,那對晚輩來說 是末學後進,你老人家是刀法名家,如果了主意,笑了一笑,道:「老前輩,晚輩 ,多少有點不太公平,不知老前輩以爲然 百面書生魏無常握刀在手,心中又有

白榮昌點頭道。 「說得有理,你有什

怒火,巴自消失了不少,語氣和緩的道。 詞,恭維得心中大是受用,剛才心中那股 個辦法,只是對老前輩又不太公平了。 「什麼方法,你說罷! 白榮昌被百面書生魏無常那謙恭的言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 「晚輩有是有一

吧。

個便宜,請老前輩只守不攻,接我十刀,千年去精修,晚輩更難望項背,晚輩想討晚輩更是不堪比擬,說刀法,老前輩以數 則請老前輩輸一點東道,不知老前輩認為 是晚輩落敗,如果,晚輩幸得稍稍得勢 晚輩如果在十刀之內,不能稍佔上風,算 **輩深厚無比,世人有此境界者寥若晨星,**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一說功力,老前

,還不由自已要他怎樣就怎樣,這樣只不眼裏,反正自己穩操勝算,當勝過他之後 把話扣死,看似自己吃虧,其實,倒未必 一點東道,要是他輸了,就略而不提了 他佔盡了便宜 白榮昌當然聽得出來,只是他自恃刀 無雙,那裏把百面書生魏無常看在 ,白榮昌輸了 ,就得

> 出 得上這鬼計多端的百面書生魏無常花招百 事所走的路子,是有相當的限制,那裏比 江湖經驗豐富,却心性已然定型,爲人行 白榮昌打好了生意,方點得一下頭 白榮昌有白榮吕的想法,只是他雖然

頭皮任他來宰割了,還是讓晚輩來對付他的醫套了,再和他纏下去,你就只有硬着傳音細語,道:「老前輩,你已經上了他 好不手撥,讓在下也參加一個好不好?」笑道:「你們打什麼東道賭呀!在下聽得 話還沒有說出口,董春暉踱了出來,接口 白榮昌一瞪目,耳中已傳來董春暉的 在下聽得

!好!好!老夫是多多益善,你們就一同的那一種人,心中頗有容人之量,因此,的那一種人,心中頗有容人之量,因此,他還不是一個認定了某一點,就絕不放口這些方面實在遠遠比不上董春暉,幸好, 白榮昌心裏是一百個不願意 ,但是

你

這次是放不過找了

要輕得多了。 董春暉,而且,更把董春暉認作對方的 ,這樣使百面書生魏無常對董春暉的戒 他說出來的話,不但表示了他不認識 1 人

想不到我們在這裏又見面了。 魏無常微微一笑道:「魏兄,冤家路窄, 董春暉走到三角地帶,向着百面書生

聲道·「這次你可不會再有機會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眼睛連連翻轉,冷笑

而百面書生魏無常的口氣,好像他們是照亂,董春暉目前的尊容知之者甚少

要當作認識董春暉呢!其中最有力的理由 麼了那是非常令人懷疑的事,那他爲什麼老對頭似的,百面書生魏無常眞能認識他 ,那就是他根本就不是百面書生魏無常本

明,見話密話了。 疑他不是百面書生魏無常,他只有自作聰 多少仇家,他無法完全清楚,爲了怕人懷所以,百面書生魏無常到底有多少朋友, 因爲,他不是百面書生魏無常本人

拙」的寫照 他現在的自作聰明,正成了「弄巧

反

情形,不是用 力,高出至少一 的 的 功力,比他從前所見那位百面書生的功 ,型種 體認,也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形,不是用「深藏不露」四字解釋得了 ,高出至少一倍以上,這等大相逕庭的 董春暉心裏有數,笑道:「這樣說 董春暉原就覺得這位百面書生魏無常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再沒有另外一

次

董春暉仰臉一笑道:「你可真的認識

我

董春暉道。 一那就請你說說看,我是

有面書生魏無常意味到對方那人不大簡一句好强的話,想不到招來一個難題

身形已動,一式 是自找麻煩了,百面書生魏無常當機立斷 機的擊中對方弱點,這樣互鬥下去,等於 ,口中道。「你是……」「是」字出 單了,他不但觀察銳利,而且更能不失時 字發了出來。 閻王請客」巳隨着「是 口

神不集中之際出手 那是一招致命的奇襲殺手,乘對方心 董春暉是這一行中出 類拔萃的天才

爲刀,向百面書生左肩之上切去。 隨即左手一按地面,身子衣不沾地的翻了 就想要人的命,也未免太小看本人了。」 當下哈哈一笑道:「你就這一點點本事 個面,同時,他的右手一穿而出 董春暉身形一仰,背脊貼到了地上 一,立掌

招,而且,在極不可能的情形之下,穿堂就是董春暉,而董春暉不但讓開了他這一 而出,回敬了他一手殺着。 能讓得開他這要命的一招,偏偏他遇上的 一擲的主意 的主意,錯非是董春暉,只怕很少人百面書生魏無常那一招,打的是孤注 在極不可能的情形之下,穿掌

面書生魏無常「唉喲!」的尖叫了一聲。的落在百面書生魏無常肩頭上,只打得百的落在百面書生魏無常肩頭上,只打得百萬春暉這一招他却沒有本事躲讓得開 不折不扣的女人叫聲。 那是一聲,非常出奇的尖叫,是一聲

誰都止不住 也想不到的事,當場除了方鳴泉之外 百面書生魏無常是一個女人,那眞是

了百面書生魏無常右手腕脈,喝聲,道:的快,左手交互而出,五指一搭,又扣住 董春暉微一失神之下 ,反應却是出奇

常臉上抓去…… 同時,右手一翻,便向百面書生魏無

先機,使百面書生魏無常英雄沒有用武之 別人,同時也驚動了自己,惱恨不已,雙 方失神之下,董春暉却棋高一着,掌握了 面書生魏無常原也有一身出奇的功 因爲那聲意外的驚叫,不但驚嚇了

如此無禮。 一聲,道。「放手!也是又怎么 就當董春暉的右手快要接觸到百面書 她是我老婆,你怎敢

春暉 話聲和着掌力,已迎頭蓋臉的壓向董

以能够阻止董春暉、當然是董春暉有意的 面具,方鳴泉那能喝阻得及,方鳴泉之所 董存暉如眞要摸百面書生臉上的人皮

丈開外,向着百面書生魏無常深深一禮。 大笑道··得罪嫂夫人了! 董春暉已是放開了百面書生魏無常 當方鳴泉一聲道出百面書生底細時 身形飄出

木然站在那裏沒有絲毫反應。 方鳴泉橫身護住百面書生魏無常,臉 百面書生魏無常好像突然失去了神智

血的豪情 上殺氮騰騰,大有誓死遊花, 不惜五官流

白榮昌望着方鳴梟那種氣概,搖頭大

哥 ,你要什麼時候,才會明白過來!

嘆道·「鳴臬,你這樣太不值得了。」 方小玲直趨方鳴泉面前,叫道:一哥

F42

一廢話少說,讓我們

機會,豈能就此放手。」

方鳴泉道· 那你是要逼我們各走極

方鳴梟道: 一我也是爲了老奶奶打算 你就不顧老奶奶了

ΙΙ 你看怎樣才好!」 事關老奶奶的安危 不敢答話了 方小哈回頭叫了一聲道:「白爺爺 她

主意,他轉向董春暉道: 少俠、依你之 白榮昌也同樣的甚是顧忌, 不敢爾出

死的護花决心,已經可以證明一件事。」 董春暉道·一看方大哥剛才那捨生暫 什麼事!」方小玲冷冷的問道。

何 爲値得尊重,讓他們去吧,老前輩以爲如 的感情存在,這份感情非常珍貴,晚輩認 董春暉道。 他們夫婦之間還有眞實

們把老奶奶送回來。」 方小玲道: 「白爺爺, 我們至少要他

走老奶奶。 方鳴泉的妻子忽然道: 一我們沒有擄

方小玲叫道: 那我們老奶奶那裏去

你到底是誰? 方鳴泉的妻子忽然又向董春暉道: 白榮昌沉吟着道。 - 這就奇了 方鳴泉的妻子道·「這個我們就不知 ,我們確實沒有擄走老奶奶。」

「區區董春暉!

原來就是董春暉 方鳴泉的妻子驚嘆了一聲,道: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 「見面不如聞名

實的 回答我幾句話?」 常姑娘道:「董大俠,你可願老老實 董春暉一抱拳,道:「常姑娘!」 方鳴泉的妻子道·「我姓常。」

董春暉道:「行!

自己的成就,寧願爲黑白兩道所棄?」 手 『修羅三妖』,請問你,爲什麼不珍惜 常姑娘道:「聽說你是殺手之中的殺

安。 快樂。心頭上老是壓着一塊石頭。無日能要改變我自己。那是因為我過去並不眞的現在言來,尚未免過早,至於,我爲什麼 董春暉道:• 為不爲黑白兩道所棄,

常姑娘道。 那你現在是很快樂的了

得到快樂的。」 然仍不快樂,可是我却心安理得,對快樂但我心頭上那塊正石却沒有了,我現在雖 的逗景有了指望 董春暉道。 我想,總有一天,我會 不 · 我現在是不快樂

得到快樂的一天 ,不這樣做,就永遠得不 你是說你這樣做,就有

死

常姑娘道。 董春暉道: 一好!現在我想和你放手 一姑娘慧心人,道中了精

方鳴泉截口道: 一青娘,你難道還不

明白::

你且站過一邊去,等最後的結果好了。」哥,你先不要胡思廣想,不是一 董春暉道: 董春暉神色一肅道·「全力一拚。」 常姑娘道: 你先不要胡思亂想,小妹自有主張, 常姑娘態度變得非常柔和的道:「大 「可是姑娘的一隻肩頭巳 「絕不容情。

經受了傷。」 常姑娘說道: 「傷得不重 ,無關緊要

請! 董春暉大步走向前,道: 「常姑娘

他們兩人說打就打 常姑娘說了一聲。 「小妹有

的打在一起。 插嘴的機會,兩人身形一動,就拳掌交加 根本不讓旁人有

得大家、退出了三丈之外。 勁氣,隨着他們移轉的身形發射出來,逼 他們兩人這一交手 · 便有一圈奇强的

董春暉神色穆肅的走上前道。「常姑娘却張口噴丁方鳴泉一頭一臉的鮮血橫飛了出來」方鳴泉雙手接住常姑娘 丁七八招 打得猛烈、結八得也快, 常姑娘的一條身子已被打得 雙方大約只 常

娘可有大母? 「常姑

常姑娘喘過一口氣 道 我還不想

咱們約地再見、大哥,你抱我 方鴨泉恨恨的横了董春暉一眼,抱起 常姑娘點了一點頭、道: 董春暉道. 「想追求人生的快樂?」 初回去。」 天之後

方小玲大叫一聲

常姑娘如飛掠去。

俠,你怕老夫上她的當,看來你反而要上 白榮昌也皺着一雙眉頭,道。「董大

,獨自一人飛掠而去。 ·兩位請便!晚輩也失陪了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 「我們走着看吧 。」展開身形

把小侄難倒了。」 師父的消息沒有?」 柯朗軒苦着臉道。「沒有,這次可真

董春暉找到了柯朗軒

,問道: 「有你

座深邃的山洞 了一天一夜,最後董春暉帶着他走進了一 柯朗軒隨着董春暉在崇山峻嶺之中走 董春暉道:「你隨我來吧!

你們原來整我的冤枉。」 洞口之前,已是喜上眉梢道:「董大叔 柯朗軒可是追踪覓跡的大行家,人到

洞中了 敢情,柯朗軒已經察出了他師父在這

黑了一段路,董春暉忽然從一塊洞石之後 提燈,就很難走對正確的道路了。 段路,只是這一段路支洞分歧,如果沒有 ,取出了一靈提燈,點上提燈,又走了 山洞很深,同時也沒有防衛,兩人摸

曾見過面的陌生人。 ,裏面不但燈光輝煌,而且還有柯朗軒未 走到洞底,又有一道石門,叫開石門

人,柯朗軒的兩位師叔,正陪着那位老夫進門是一座石廳,正中坐了一位老夫 董春暉的出現,頓時給全廳帶來一陣

> 都圍了上來! ,把他擁向方老夫人面前,其他的人,也

老夫人,這次辛苦你老人家了。」 董春暉先向方夫人行了一禮,道:

麼好了,……外面的事情怎樣了?」 舍下的事,勞心勞力,老身眞不知該說什 這樣說了,老身幾十年沒有過這樣有趣的 生活了,有什麼辛苦可言,倒是你,爲了 方老夫人呵呵笑道:「孩子,快不要

問題。 話聲頓了一頓,吐出了心中最關切的

一一說了出來。 」接着,將夜戰常姑娘的經過情形 董春暉道. 「事情看來已是大有轉機

你是說那死丫頭有心棄暗投明?」 老夫人聽得先皺了一陣眉頭,道:

她沒有表達的機會,也沒有反叛的力量,明生活的願望,比什麼人都强烈,只因爲 所以才昧着良心,犧牲了自己,做那損人 一切的爭取了。」 不利己的事,一旦機會來臨時,她就不顧 董春暉道:「晚輩可以說,她追求光

臨事倉皇。」 **輩先來向老夫人禀明,並商定大計,以免** 她已下了生死决心,勢在必行了。所以晚 董春暉道·「沒有!但晚輩看得出 老夫人道:「他有明白承諾沒有?」

老夫人點頭笑道·「你是不是已經有

只怕年輕識淺料事不週,貽誤大局。」 董春暉道·「晚輩想是想了一個腹案

老夫人笑道:「不要謙虛了,先說出

興奮的情緒。鐵血行者任無我首先迎上來

辦法,誰又能有什麼話可說。 的了,其實,別人也提不出更詳盡週密的

吃過晚飯,董春暉別過大家,帶走了

利用這時間,用用功。」 你也不能閑着,我這裏有幾種功夫,你也 武功,你要寸步不離的替我護法,同時 了,我要盡這有限的幾天時光,趕練一種 洞之內,向柯朗軒道。「我們就住在這裏

暉就是他唯一可以全心全意付託的人了。 稱兄道弟,退居晚輩,可以說,當今之世 可親,也愈覺得他可敬,所以才不敢與他 除了他師父鐵血行者任無我之外,董春 七天不到,董春暉巳精神煥發,神采

奕奕出了關。

常姑娘和董春暉見面之後,也不再客

董春暉笑道·「在下向來不敢後人

,晚上三更出發,現在我們享受一頓最後

「好!好!就這樣辦!」 ,他話聲剛落,老夫人已是連連點頭道: 於是,董春暉說出一番早經熟慮的話

老夫人點了點,別人自然沒有不同意

岳陽時,方鳴泉已在約定的地方等他了。 道,在一間密室之內見到了常姑娘。

常姑娘點頭道。「好,我們一言爲定

他把柯朗軒帶到數十里外的另一座山

柯朗軒與董春暉相處愈久,愈覺得他

方鳴云把董春暉和柯朗軒引進一條密 一切果如董春暉所料,當董春暉回到

死賭博,不知董大俠可願相陪?」 氣,開門見山 的道:「小妹想去作一次生

姑娘敢去的地方,在下絕不示弱。」

的異味佳餚。只是,美酒雖多,佳餚雖好一聲吩咐,房中擺上了世間難得一見 大家的味口都不大好,尤其方鳴泉更是

愁眉苦臉,一副死像。 • 「兩位請乾此一杯,在下有一好消息奉 董春暉暗暗嘆息了一聲,學起酒杯道

告兩位。」 間空氣震盪了一下,他們凝目望着董春暉 好消息,三個字就教人興奮的了,席

,二顆心却是跳起來了。

恩大德只感動得他們夫婦即席相擁而泣。 當然,這全是董春暉的大力促成,這份大 到喜從天降,董春暉自動替他們想到了, 姑娘,已經承認常姑娘是方家的媳婦。 常姑娘根本不敢提這個問題,却沒想 董春暉微微笑道:「老夫人接受了常

皆大俠玉成之德,小妹深致謝意。 暉欠身一躬 開方鳴一,盈盈而起,神色湛然的向董春 從今以後、可以無憾矣、飲水思源,此 他們夫婦飲泣了一陣 常姑娘忽然推 道··小妹得蒙老奶奶接受

她一同走出了秘室。 要董春暉化了一個裝,以方鳴云的身份和 後,調息一下,只怕有得一番苦戰哩!」 ?如果你不該有此報償 這就俗氣了,這是你願意得的,何必謝我 飽滿,戰意高昂,臨走的時候,常姑娘又 不過你啦!好了一咱們快快用飯, 時到二更時分,大家已是調息得精神 董春暉還過一禮,笑道:「常姑娘 我可第一個就放 晚餐之

時,亮影已經西斜,離三更時不遠了。 出了秘室,經過一條甬道,出得甬道

常姑娘領着董春暉快步如飛,向一處

幾棵虬松分散四週,中間立着一棟石屋。 石屋不大,寇遠看出像一堆亂石,站 他們登上一座山峯,峯上 一片平坦

懷疑,裏面已發出一聲陰森森的話聲,道 一個心懷叵測的大魔頭。但事實上不容他起的地方,更無法相信這石屋之內是住了 在石屋前面,也看不出這石屋有什麼了不 「外面來的可是錦兒!

常錦秀道: 屋內又問道:「另外一人又是誰?」原來、常姑娘閨名叫常錦秀。 常姑娘應聲道:一正是核兒錦秀。 是你老人家的女婿方鳴

你帶他來做什麼

常錦秀道。「他是有事來向你老人家

前來,有話由你轉達麼? 老身不是說過不准他

非向你老人家面禀不可。 常錦秀道: 他說,是有機密的事

武功秘笈的存放處,所以,他要親口把這 常錦秀道。 他說,他找不到他家傳 「什麼機密大事。

常錦秀進入石屋之後,身子一閃,站在門常錦秀進在前面,董春暉走在後面, 秘密告訴你老人家。 -原來如此,那不能怪他了。進來吧!」 屋內語氣突然間變得親切的道。「啊

石屋不大,只是一個通問,屋內沒有 董春暉一錯步,佔住了左邊。

F44

的右邊。

髮兇狠的老婦人,便坐在那湍團上 床舖,只有一隻蒲國放在正中央,一個長 老婦人目光如電、向董春暉臉上一射

道:「你不是方鳴、,你是誰? 好厲害的眼睛,一眼就看出董春暉是

董春暉笑笑口道。 晚輩董春暉。

可是想計算老身! 說着,把人皮面具除去 現出本來面目 的胆子真不小,居然、勾結外人前來, 老婦人目光一橫轉向常錦秀道。

是下定了决心。 樣東西。」答得坦誠有力,也正表示她 常錦秀道:「正是!想向你老人家討

常錦秀道·「你老人家蒲剧下面的 老婦人道:「什麼果西 -

本姑娘,你道本姑娘就不敢殺你麼了

陰陽玉符』。」 老婦人眞沉得住氣。冷冷的道:「要

『陰陽玉符』做什麼? 老婦人道。 常錦秀道。 「妄想! 解故你的狐羣狗黨。」

聯手向你老人家無禮了 將『陰陽玉符』交出,錦兒只有和董大俠 夢已醒,你老人家如果不聽我言,執意不 常錦秀道· 錦兒心意已盡、錦兒迷

老婦人瞪目道:那是說你們都不惜

陽玉符』,絕不活着離開出拳。 常錦秀與董春暉鬪志高張,表現在外 常錦秀道。「正是,我們得不到『陰

道 的是一片湛然的神色,視死如歸的氣概。 詎料,這時候那老婦人忽然聲音一變 「可惜,我已無能和你們動手了。

> 你是誰,敢來計誆我們。」 猛然一震,伸手抓向那老婦人, ,變了另一個人的聲音,常錦秀

他個清楚明白。」 在石屋外面道:在下守住門外 1屋外面道。 在下守住門外 姑娘問董春暉臨機應變,幌身出了石屋,守

,打了他一個耳光,罵道·「你如此戲弄常錦秀無名怒火高冒三丈 玉掌一揮來 他就是眞眞正正的百面書生魏無常。 後面現出一張更叫常錦秀失驚的面孔 老婦人與上揭開一張人皮面具,人皮面具婦人果真全無反抗之力,五指一落,便從 常錦秀伸手就翻倒了那老婦人 那老 原

不遵老太君之命,亦勢所不能,萬望姑娘 明知姑娘定不相饒、但,老太君之命老朽 身功力,留在此地,等待姑娘,老朽雖然 又怎能不遵 何况、老朽功力被廢、縱 · 老朽實是身不由主 先被老太君廢了全百面書生苦着臉道· · 姑娘有所不知 想

快說老太君那裏去了 但最後還是私住了 常錦秀眞恨不得立時將他影於掌下 , 嘆了一口氣 道:

封信給姑娘、請姑娘過目便知。 常錦秀喝道: 信在那裏 還不快快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 老太君留了一

錦兒知悉。 常錦秀拿出信箋,看了下去……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在蒲團下 ٥

你近來的轉變和你的苦心安排,娘都

知道了

娘從你五六個月大小時帶大到現在 你雖然不是娘親生的女兒,但你却是

激 常美滿的人生,可惜 看來你今生今世只有伴罪惡以終其一生 娘知道你最深,更希望你能有一個正 你自小生來性情偏

認罪惡生涯的本資 如果 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替娘想了一個辦法 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教你親身去體 那是表示你全無人性 尚幸皇天不負苦心人 爲娘只有放棄 娘在無意之間 你眞能樂此不

眞太高興了,娘爲你祝福。 你能迷途知反,及時回頭,娘知道了

玉符就留給你做紀念吧 約束的人等 不用玉符 你也可以處理 ,其實那已沒有什麼大用 的人等娘已替你安排好了 陰陽玉符』娘已放在你百寶囊中了 凡玉符能够約 無須玉符

頗有好感。娘走了!望你 最後,你告訴董春暉那小子 ,娘對他

聲、痛哭了起來。 浪子回頭金,換一 常錦秀看完留信 巳是傷心欲絕,大 娘留字

見一頁信箋,落在常錦秀身旁,而常錦秀 巳哭得昏了過去。 董春暉以爲屋內有變,衡回屋內,只

董春暉的影子 起一片微笑,俯身將信箋放回常錦秀手中 ,然後拍了常錦秀一掌,把常錦秀拍醒。 當常錦秀一震醒過來時 董春暉拾起信箋,看了一遍,臉上泛 ,已經失去了

智定乾坤除巨惡

望無際,令人看起來,開朗而舒暢。 晴空無雲,風和日麗,碧綠的海洋

臉上神色堅毅,緊閉的嘴唇及凝注的目光 表露了內心的堅决意志與不屈的氣概

禍患,鋤强梁,斬巨寇,這責任自然而然 巧遇明師,習就一身絕世武功,秉承俠義 門風,天下最艱巨大事,爲害武林最烈之 多災多難的磨練使他智慧益發成熟;自幼

今天,是他任務開始的第一步

敗一 俠義同道參與其事,因此不容許錯漏和失

起彼伏,前仆後繼。

將開始的一幕,影响至巨一 山腰上密林中有道鏡子的反光閃動

徐志堅緩緩轉過身來,往前走去。

酸 ,將徐志堅圍在當中。

「哼,小子做了這等人神共憤之事。

面,可以說毫無關係可言,更無仇恨,何「你們三位是何來歷,我從未見過尊

他只有二十歲上下年紀,英俊挺拔, 徐志堅站在岩石上,瞭望海天景緻,

落在他身上

精密的設計,巧妙的安排,還有許多

他思潮起伏,如海洋中千層波濤,此

飕飕飕,三條人影如飛趕到,一言不

老者恨聲道 竟然想逃,天下雖大,誰敢容你!」一名

從各方面去思索,去推理,這海邊即

揚子

成

對面山上也立即有了相應的反應。

「你們這是幹什麼?」徐志堅問。

精選短篇俠義故事

叱咤風雲靖妖氛

,但運用內勁說出,遠近皆聞。 必擺出這等駭人模樣!」徐志堅侃侃而懿

殺了汚手!」 者喝道··「當今俠義道,只要有良知的 就要殺你爲快,快點自裁,免我老人家 「小子住口,」其中一名神態威猛老

得我死去,也不知是誰下的手呀!」徐志 堅神態輕鬆,似乎未把對方放在眼內。 身份,但是,你們總得把大名報一報,免 失敬失敬,要你們動手殺我,的確是有辱 「哦,三位原來是大仁大義的俠客,

聲道: 身絕學,那使死了也甘願!」徐志堅笑笑 大俠,小子自不量力,想領教一下三位一 楚沒有!! 義,生死判官何宗奇,禿鷹苗七虎,聽清 「多謝相告,原來是威震江南的三位 「老夫血手上官霸,這兩位准陽雙

「好,小子聽着,」神態威猛老者答

道。 住,衝上前就是一拳。 漢,身高膀闊,威風凜凜,聞言首先忍不 「看老子拳頭!」禿鷹苗七虎是個壯

跌得七葷八素,而且有點莫明其妙。 掌微托,施展沾衣十八跌功夫,秃鷹苗七 「叭!」地一聲跌倒,雖未受傷,但也 徐志堅紋風不動,待拳臨近胸口,手

上前。 「很好,讓我來試試!」 判官何宗奇

必麻煩!」 徐志堅淡淡道:「三位一齊上吧,何

秃鷹苗七虎此時已復過氣來,怒喝一 「賊子拿命來,看老夫手段-「嘿嘿!」血手上官霸冷笑一聲,喝

學。 徐志堅眉頭微皺,身形陡地閃前七尺 「呔!看老子大刀斬爾狗命!」

端端正正掛在樹幹上,駭得他呱呱怪叫。 形直飛出去,「撲!」的直飛上株大樹, 去,徐志堅飛起一脚,禿鷹苗七虎龐大身 右手一牽一引,禿鷹苗七虎手中刀已失

內力也有天淵之別,因此一上手就是殺 判官何宗奇及血手上官霸大驚,一齊 而

且. 着,絕招連連,毫不留情打法。 撲上,這二人武功較之苗七虎高多了, 徐志堅竟然不懼,奮起應戰。

賃有風雲變色,鬼哭神號之威! 血,幾乎是他作風,他這一全力施爲,當 惡如仇,而且手上確有過人之處,出手見 血手上官霸這外號不僅說明他本人嫉

官筆, 日含憤出擊,當眞不可小覷! 物,在他這判官筆下吃虧的不在少數,今 判官何宗奇手上這對奇門兵双-確有判止死能力,江湖道上成名-判

巳釘入大樹幹上,正在禿鷹苗七虎的頭頂 奇手上兵双換了主人,定睛看時,判官筆 煩,陡地身形一凝,雙目神光湛然,右手 划,根本看不清楚他的動作,判官何宗 徐志堅應付了二十招,心內漸感不耐

進擊對方空隙,而一般怪異迴旋掌力帶動 隻手遮天」,將敵人所有退路封住,强力 施出, 血手上官霸怪叫連連,奪命三招連環 令敵人身不由主跟着轉動,血手正 「見血封喉」, 「手中乾坤」

F46

餘,含笑凝立不動 輕輕摸了摸,脚跟微躓 官霸只感到有股大力襲上腰部,急往後退 拍而出,一股强烈勁風應運而生, ,徐志堅右掌正等在那兒, 的屹立如山,絲毫不爲所動,右手突地輕 虚實,及血手武功路子,當下雙脚生根似 徐志堅常眞學武奇材,一眼看出對方 人巳退後二丈有 不爲已甚,只 血手上

中 大驚,忍不住地問,有點懷疑對方是師門 「你怎麼也會這手法!」 血手 上官霸

有禮回答。 你出手及變化,巳明其理,照樣來一下, 「武學分歧雖多, ,又有什麼奇怪!」徐志堅溫文 原則不外如此,看

老夫不死,决報今日一敗之辱,再見!」 聲道:「小子 上官霸呆了半晌,突然順脚,狠 今日敗了,算你狠,只要

開 多事糾纏,只有自取其辱,因此也急急離 秃鷹苗七虎救下來,二人自知技不如人, 判官何宗奇此時已來到樹下,將師弟

杏黃色道袍,足踏雲履,滿面紅潤,飄飄 有感慨;突然,心頭一凜,緩緩轉過身來 只見一名老道,鬚髮皆白,背負長劍 徐志堅目送三人離去的背影,心內頗

很好! 神威,趕跑武林中三位强者,好好,很好

然有羽化而登仙之概

「老道雲水到此久矣,見小施主大展

徐志堅臉色馬上凝重起來,久聞這雲

水道人是崑崙派長老,為當今武林中輩份

十年來益發精進,今日遇到,真是有緣。最高之人,一身功力已到達道的境界,五 「小施主,貧道奉掌教之命前來,請

亮劍吧!」雲水道人緩緩道。

輩指教!」 原 隨手一 地,朗聲道··「小子僅以此枝請教老前 徐志堅微一沉吟,身形突然斜着縱起 拂,已採得一梅枝,身形倒折回

自負武功,但也不敢輕視! 青年人一身所學,已到達極高境界,雖然 見了徐志堅施展的輕功及內力等,知道這 「很好,很好,注意了 ·」雲水老道

吐出,嗤嗤聲响不絕! 雖然此時手中只是株梅枝,此時絲絲劍氣 會,體運自然,整個心靈全部融入劍中 徐志堅此時自然是全神貫注,心與神

變色。 **颼颼颼,三劍施出,頓時漫天殺氣,風雲** 雲水老道右手伸處,長劍巳握在手

不能! 這幾下劍招,當眞是神來之筆,不着形相 眼,但雲水道人這等大行家,心頭大震, ,空靈自然,無所不在,體運自然,無所 力,梅枝當劍,隨手揮舞,看上處毫不起 徐志堅遭逢如此强手,提足十二成功

面前這少年所施展三招! 身份,已見過所有名門正派劍路,全不及 籍,雲水老道將近百歲,以他一生經驗及 這是至高絕學,不見於任何門派的典

如何, 勝負在所不計,對敝派及天下武林也好交 道:「小施主留意,貧道要全力施爲了, 掌教所命,責任重大,無論對方武功 今日也必要盡力而爲,當下緩緩說

待!

「道長請!」徐志堅莊容回答

象;而徐志堅却不敢稍怠,全力迎擊! 達歸眞反璞境界,表面上並無眩人耳目表 明朗;其實快縱,由於老道修爲極深,已 去平淡無奇,一招一式,來龍去脈,清楚 雲水道長眉頭微幌,劍招發動,看上

嗤之聲不絕 寂靜的山林,頓時漫天劍氣縱橫,嗤

的絕學一 世兩大高手搏命出擊,眞是當世不易見到 這一戰,當眞是驚天地,泣鬼神,當

內力悠長,根本不會疲倦。 徐志堅神與天會,出招應敵,絲毫不用智 力,一味自然,兼且修習正宗內功心法 ,雲水老道百年修爲,火候深厚老到, 五百招過去,二人仍是不分勝負局面 而

不可方物。 祖師千錘百煉絕學,施展開來,的確奧妙 式展出,「龍翔九天」,「直搗黃龍」, 一聲,身形凌空拔起,崑崙絕學,飛龍九 「怒海龍王發雷霆」 雲水老道心頭漸漸不耐煩,突地長嘯 ……這是崑崙派歷代

徐志堅逢此大敵,精神陡長,拚力出

寶劍梅枝折斷,餘勁未洩,趁虛而入,一 人身上鮮血迸發,已受了傷-怒意漸生,犯了大意,突然托托聲响, 剛强易折,這是至理,二人內力貫注

他日有緣再見!」雲水道人說罷,身形縱 劍法,死而無悔,今日回去向掌教交待 起,瞬即消失在山林中 「好,老道百歲之人,見到如此精妙

的女徒弟來試試,秀華,拿劍來!」老神 「罷了,今天大家高興,讓我不成器 見過老神仙!」徐志堅恭身爲禮。

仙對身旁女孩子道。

以有點撒嬌的味兒。 不好!」少女似乎很得老神仙的愛護,所 「好啦!好啦,別耍花頭,去吧!」 「師父,我去見識見識,別怪我使得

去 老神仙也是笑容滿面,揮手令女徒弟出場 排雲島主又朗聲笑道: 「小兄弟,這

前五名以內的高手了一 得老神仙真傳,尤其是劍法,在島上巳屬 位小姑娘方秀華,是老神仙得意愛徒, 「見過方姑娘!」徐志堅拱手爲禮。

害羞,臉泛紅暈,低頭含笑。 此時有名少女奉上一枝青鋼劍,低聲 「請徐大哥多多指教!」方秀華有點

道 「多謝!」徐志堅接過質劍,待那少 「請徐相公用這枝劍試試!」

請姑娘手下留情。」 女退後時,立刻轉向方秀華,輕聲道··「 「好說了!」方秀華聲音很輕,充滿

只有種暖洋洋,微感昏沉似的! 少年英雄很多,方秀華根本連話都懶得同 人說,一見徐志堅,反而有股從未有過感 說起來很奇怪,排雲島上人才濟濟,

「請出招!」徐志堅朗聲道。

抽出寶劍,疑神飲氣,抱元守一,果然 方秀華心頭暗震,收起心頭胡思亂想

方出手 是名家風範 徐志堅自然不敢大意,全神貫注待對

凡一劍,但的確是好劍法,實而不華的 沒有赫赫威勢,也沒有破空劍氣,只是平 突然,方秀華肩頭微幌,一劍刺來,

徐志堅當然識貨,不敢怠慢,也是平

劍

實一劍推出 二人劍式並未接實,立即收招,因此

交聲。 ,變招愈來愈快,但却未聽到絲毫兵双相 外行人看不出什麼兇險,但廳內全是

有。 低劣劍術,乒乒乓乓劍身拍接聲音完全沒 武林高手,明白二人深得上乘劍法,那種

刺一下,似乎在鬧着玩兒似的! 轉眼已過了百招,二人東畫一下,西

布滿了一道氣牆。 敬,周身上下填氣充沛,身前二尺地方 突然,徐志堅身形一凝,神態益發誠

有質無形的膠質一樣,不能任意伸展。 只要劍双接觸徐志堅身前二尺,立刻碰到 方秀華立即感應到,寶劍碰到阻力,

內 似乎亮了很多;因此,方秀華知道,自己 日就此認敗作輸,心內實有不甘。 一向自負劍術高强,從不作第二人想;今 力不如人,再打下去,有輸無贏,但她 徐志堅寶劍,突然有了光度,比平常

真個全力施爲,當今之世誰能擋得了! 本未用全力,即已令得方秀華縛手縛脚, 大廳內羣豪又何嘗不震駭,徐志堅根

飕飕飕,突然劍芒暴漲,方秀華全力

銀河倒寫,點點繁星迸射,耀目刺眼。 施爲,這回施展快攻,當眞劍氣如虹,如

黯然失色! 頓時精光滿佈大廳,比較之下,方秀華

般! 移目奪,屛氣凝神,定着眼珠好像傻了一 嗤嗤嗤,劍氣破空聲,衆人只看得神

徐志堅突然一劍中宮刺出,那一劍之速度 簡直不能形容,方秀華根本無法招架, 正在難分難解,不知誰勝誰負之際,

定大家都有益,不知姑娘可肯賞面!」 娘使得好劍,日後我們多切磋切磋,說不 見徐志堅突然收劍後退,抱拳道:「方姑 老神仙霍然站起,正想有所動作時,

手下留情,而且這番話又是爲自己保存顏 芳心暗自感激,但不知如何回答好。

面

大夥兒歡迎這位老弟台,齊敬他三杯!」 島,今天累了,比武到此爲止,現在表示 今日得見二位劍法,眞是練武人一生奇遇 ,大家定然深慶眼福不淺,徐老弟初到荒 「哈哈,」排雲島主朗笑一聲道。「

得五體投地一 是劍法,使排雲島上每一位心內,都欽佩 大家有目共見,徐志堅的武技,尤其

徐志强也不甘示弱,身形與劍式一變

只有乾瞪着眼等死的份兒

「我……」方秀華定下神,明白對方

「好!」轟然喝采聲如雷鼓施威,聲

震遠近。 徐志堅趕緊站起,向四周不斷作揖!

並且那出衆風度儀表,無論那一樣都是令 志堅的影子;絕世的劍法,寬厚的習性, 方秀華芳心深處,又何嘗不是印上徐

人深深之喜愛-

密守護。 送到一間特別寬敞房間,四周派下高手嚴 徐志堅大醉,臥倒之後,被執事人員 狂歡竟日,酒宴盡歡而散,

育其中! 蔬,品質優厚,山明水秀中,有股靈氣孕 競放,而且水草也特別清香,一切五穀菜 這座山谷,當眞是好地方,不僅蒔花

步其問,確有人問天上之慨! 徐志堅漸漸喜愛這座平靜的山谷,漫

倒不必急在一時! 道必有其特殊因素,慢慢總可以查出來, 眞個令人不敢置信,徐志堅暗自奇怪,知 , 突然三人策馬疾馳而來。山谷裏有馬 一天,他正自由自在的玩賞山水之妙

來,猝不提防下,眞個危險萬分一 來騎有如奔雷閃電,排山倒海般衝過

天飛起! 讓已自不及,看來極難避開,危險已極! 身形不彎不曲,也不撑腰作勢,筆直衝 徐志堅猛地看到三騎衝到,向兩旁退 「颼!」陡地施展「一飛冲天」絕學

巳經翻了出去。 人立,馬上三名騎士凌空幾個空心觔斗 三匹馬,驟然見了徐志堅突起,猛地

徐志堅定睛看時,心頭猛然跳動,暗 「好漂亮的女孩子!」 「咦,你是誰?」嬌滴滴的聲音

鞭子,將徐志堅身上衣服扯去半邊,顯出 徐志堅回答得稍爲慢點,她立即順手抽起 「嘿!」這女孩子當眞刁蠻,强横,

「你怎可以打人!」徐志堅怒道。

兜頭兜腦,一頓鞭子有如狂風驟雨般抽 「嘿……」這女孩子根本不理那一套

竟然有如此貴重的馬鞭。徐志堅不敢造次 ,拱手道··「姑娘母姓,小可徐志堅,多 火鑽已是價值連城,這女孩子是什麼人, 顆火光隱現的火鑽,不說其他,即這三顆 看,馬鞭製作精巧,白金爲柄 右手伸處,精巧的馬鞭已奪到手, 徐志堅的身手,怎會再有這樣的事, ,還鑲了三 定神細

起。 「嚴正坤,給我殺!」這少女嬌聲喝

多得罪!」說時雙手奉上馬鞭。

,翻身落馬。 右邊馬上一位壯漢轟應一聲

好手,看情况是這女孩子的跟班什麼的! 從他落馬時身法看來,顯然是位內外兼修 虎背熊腰,整個人像座鐵塔,威風凜凜, 徐志堅定睛看去,這壯漢身高肩闊, 「小子,識相的,趕快自裁了吧!」

想到此處立刻道••「在下這條命不值錢不管是什麼來頭,也要給他們一個厲害 徐志堅心內有氣,這般人如此强橫 壯漢霸氣十足道。

也不是容易可以取到的!」 「嚴正坤,趕快動手,那有這麼多嚕 一少女已經不耐煩。

,同時喝道: 這傢伙拳頭像個醋缽兒大,迎風出擊 「選命!」出漢碼應一整,立即出拳 給我躺下

F50

文文的,看不出絲毫勁道。

你竟然自不量力,比拳頭,只怕是嫌命長 徒自找死路,獅衞嚴正坤素有鐵拳之稱, 少女臉泛微笑,心內得意道:「這狂

「砰!」聲音不大。

傷害, 去,看清楚時,那有這回事;徐志堅若無 正捧着拳頭,彎下腰去,似乎受了極重 少女總以爲,徐志堅這下定會飛了開 痛得忍受不住之狀! 站在原地不動,而壯漢却退後一丈

<u>__</u>

少女怒喝。 「狂徒,你使用什麼妖法傷我護衛?

的武功!」 徐志堅淡淡一笑道:「武功,很平常

的砍!」少女又叫另一名護衞。 「我不信,用兵双對付他,給我狠狠

的幹! 他知道大小姐脾氣,客套話不多說,大砍 直劈横搠,招呼都不打一聲,硬是要命 「是!」這名大漢抽出肩上大砍刀,

不避,屹立如山,眼睁睁的望着大砍刀劈 「來得好 徐志堅朗笑一聲,不讓

不禁有點不忍 自懷疑,眼看徐志堅就要喪生刀下, 「這小子莫不是傻了吧!」少女心內 也

根, 用兩隻手指夾住大砍刀,微笑不語。 紋風不動;他大驚之下,手指急忙鬆 握刀大漢用力急掙,那柄刀似乎生了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徐志堅右手上伸

開刀柄,猛地大喝一聲,鐵拳擊出,眞是

致命一擊-

一聲大响,已跌到五尺開外。 塔般的身形,陡地飛了起來,「吧!」地 跌,待對方拳頭上身,却力借力,大漢鐵 徐志堅陡地施展武當絕學,沾衣十八

前,不容不信! **眞有點不信自己的眼睛,但事實擺在眼** 像這樣的武功,他們今日第一次看到

少女喝問。 「你是什麼人,到排雲島有何意圖?

冒犯姑娘,罪該萬死!」 「在下徐志堅,武當叛徒,避難到此 徐志堅相信對方是島上人,立刻笑道

正坤,我爸爸就是這兒的島主!」 爲有點蓋意,「也沒有什麼,我叫陸彩儀 ,這是我二位護衞,虎衞趙湖山及獅衞嚴 「嗯,」少女似乎有點不好意思, 稍

道。 虎威,死罪!死罪!」徐志堅惟惶惟恐說 「原來是陸姑娘,初次見面,就冒犯

文雅多了-,以後我得跟你學學才好!」陸彩儀這次 我也有點任性;你武功很好呀

道。 我這又算得什麼!別說學不學的,姑娘高 「姑娘客氣,島上有多少武林高手

敢保險,次找不到第二家;再說,那班 死!」 陸彩儀咭咭呱呱大發偉論。 裏粗氣,毫無點斯文,我才懒得跟他們學 錯,武功好的大有人在,像你這樣的, 「別客氣啦,他們武功看得多了, 粗 我

意

「真的,徐相公武功確屬尖頂兒的

• 拜師嘛,我這塊材料你不會收,算是記 名徒弟,總可以吧!」 口服,日後沒得說,也請徐相公指點指點 **俺**獅 衞嚴 正 坤 平 生 未 服 人 , 今 兒 真 的 心 服

下子不知如何說好,吶吶的幾乎說不出話 「這……從那兒說起!」徐志堅這

,一鬆韁,疾馳而去! 如同擺柳,身形輕飄飄 父,再見, 要教,我這徒弟是收了定,决不更改;師 「我不理,他答應也要教, 身形輕飄飄縱起,落在馬背上 今晚我找你!」陸彩儀說罷, 不答應也

只是,島上惡人才多,必須徹底摧毀,自 武林千百人等着消息,如今是沒有人帮助 己孤身一人,身負重任,深入虎穴,中原 ,這刁蠻任性的女孩子,還有一份天真; 徐志堅望着三人離去,怔怔的出了神

「想什麼呀!」又一個嬌美的聲音响

起

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比劍的方秀華。 徐志堅大驚,急翻身看,鬆了口大氣

胆虛呢!」方秀華臉上露出頑皮的微笑。 「嗯,看來心內有鬼,才會這樣賊人

跳! 方秀華粉臉上似笑非笑,似乎別有含 」徐志堅定下神來,才出聲答話。 「方姑娘,突然跳出來,真駭了我一 「我如果早些出來, 更駭了你一跳呢

眼,似乎在埋怨 ,赤身露體的成何體統!」徐志堅苦眉苦得我衣服也給扯破了,現在只有一件衣服 ,剛才怎不出來,害

廖院首座無因禪師,合十道:•「老衲奉命 回毫不退讓,雖然面對天下聞名的羅漢陣 在下捨命陪君子,奉陪到底!」徐志堅這 决定憑自己一身所學,與對方重擊! 當頭一老和尚,一身黃袈裟,正是達 「荒山僻地,今日有緣,高人蠹出,

到此,笔小施主成全!」 ,緩步走入羅漢陣,手上仍是那枝栴枝 「好,在下接着就是!」徐志堅說時

少林和尚個個面現怒意。 徐志堅來到羅漢陣中央,立刻出聲道 這是輕視少林派,還是另有所恃,但

合十道。 萬別大意,看天意如何决定!」無因禪師 「阿彌陀佛!各位師弟全力施爲,千

便鏟,走勢相當駭人。 嘩啦啦,三十名少林和尚揮動手上方

動。 徐志堅却有如老僧入定,絲毫不爲所

來此往, 轉了三匝,陣勢立即發動,此來彼往,彼 上招呼,看上去當真形勢危急。 三十名大和尚分三層圍定,反覆繞着 川流不息,兵刄集中於徐志堅身

動,抵受干重波濤侵襲。 但是,徐志堅有如海中柱石,屹立不

少林和尚方便蘇出手,慌亂中,徐志堅趁 **」個大概,再也不願多待,猛地長嘯一聲** 大約半雖熱茶時份過去,徐志堅已摸 中梅枝全力出擊,快捷,威猛有力,

> 了一般。 已倒下大半,餘下的呆呆的站着,似乎傻 緩手機會,身形一陣遊走,三十名大和尚 ,羅漢陣頓時大亂,徐志堅再不容他們有 虚而入,隨手一撈,已抓住一人往外擲出

徐志堅身上,也是血漬斑斑,受傷不

輕

此,他日有緣,再行相見!」無因禪師合 今日一戰,少林寺已經盡力,看來天意如 「阿彌陀佛,小檀樾好精湛的武功

掌緩緩道 「好說!」徐志堅勉强說了 兩個字

手 現,如果再來一位像雲水道人那樣好的高 乎已經挨過去了 其實胸口血氣翻騰,顯然受了不輕內傷。 , 今天非倒下去不可, 看來這第一關似 徐志堅茫然四望,還好再沒有强敵出

爭 平寧靜的山林中,曾作過幾塲生死存亡的 習,天地一片平靜,誰知道片刻前,這和 海空依然呈現悅目的淡藍色,山風習

堅老早聽清楚了,仍然裝作不知,往前走 突然,林中有兩名漢子奔過來,徐志 徐志堅緩步往來路走去。

「相公,慢走!」

去

各大派的高手,給徐相公打得落花流水, 子道:「你們又是找麻煩的麼!」 徐志堅茫然回轉身,愕然望着兩名漢 「不,我們躲在上面很久,看到中原

「二位找我有什麼貴幹,」徐志堅不

眞是漂亮極了!」其中一名漢子眉飛色舞

顯然也爲這一戰而感動。

靜地問

道 不容易呆下去了,不如另謀發展。」漢子 「依小的看來,徐相公在中原道上

「哦,什麼地方可以發展?」徐志堅

徐志堅故意問

至於像閣下這樣特出人材,即時可到島上 ,但不知徐相公子心意如何?」 「我們二人雖然平凡 ,却可以引見

寐以求!」徐志堅道 武林,有排雲島這樣好的地方,當眞是夢 「像我現在這樣,是不容於當今天下

實很留心,山上又有反光閃動 雙手一陣划動,徐志堅假裝沒有看見,其 引徐志堅往海邊走,突然停在塊石頭上, 「好極了,徐相公請隨我來!」二人

有捕魚網等,看起來只是百姓人家,其實 ,正是排雲島的細作。 密林中有問小屋,牆上掛着獵具,

烈之趨勢 益壯大,羣惡相繼,茶毒生靈,有愈來愈 ,黑道巨寇屬集於此,近十年來,聲勢 由於排雲島地勢險惡異常,數十年來

門派掌門人,籌策此次事件,並採明排雲 徐志堅,立刻傾襲相授,並私下約來各大 武當掌門有見及此,二十年前物色到

派人截殺,徐志堅苦戰之下,僥倖獲勝, 但巳筋疲力倦,故此令得對方更相信,所 島連絡地點。 入虎穴,各大掌門人定下計策,故意下令 徐志堅身負重任,不辭勞苦,决心身

> 徐志堅上船,沒有一句說話,只有幾個手 黑晚,一艘快船靠近,兩名密探帶着

以說苦肉計完全成功。

大家暗中吐了口氣,又急急回去安排下一 心急等待,親目看到徐志堅真的上了船 幾位老年人, 躲在密集樹林中,

好玩的 机殺人放火,生活在那樣地方,當眞不是 用力,環境陌生不說,那般亡命之徒,動用力,環境陌生不說,那般亡命之徒,動島,雖然可以混進去,但以後工作更艱巨

操縱得很順利,黑黝黝的海上,一片黑沉們對這海面很熟悉,憑着天上星光指引, 沉,什麼也看不到 這艘快船不大, 却有十幾人划船,他

徐志堅目力過人,只見水流特急, 島,也是黑漆漆的,不見燈火。 大約過了三四個時辰,隱約望見一座

划船,只怕 見漩渦,不熟悉地理環境及水流等,別說見漩渦,不熟悉地理環境及水流等,別說 寸步難移

「徐相公請跟我們來吧」 快船最後靠在石頭上,二人低聲道:

「就到了麼?」徐志堅奇怪地問

「排雲島見到了,走路還得化一段時

黝黝的 就是最好的防守力量。 兒是强盜窩;再說,排雲島前急流漩渦 的確想得妙·海上船隻不明就裏,只見黑 徐志堅心內暗自欽佩,排雲島主事 引路漢子道 山石,寸草不生,自然不會想到這

都沒有,只有漆黑光滑的石頭佈滿地上。 人的跡象都不見,樹木,房屋,什麼 走了好半天,仍然不見人影,甚至任

自有報效。」 今次引我到此,無異救命恩人,日後兄弟 徐志堅突然問道:「二位尊姓大名,

日我們作的主!」 公到此,島上曾派人調查很久,並不是今 「我叫劉二牛,他叫張榮興,引徐相

堅趁這機會多拉關係 以後兄弟有的,總有二位一份,目前我是 有緣,一個人總要飲水思源,沒別的說, 人生地不熟,希望二位多多引導!」徐志 「不管怎麼說,劉二哥和張大哥總算

只要徐相公記得提拔,我們二人就上了天 島上的風雲人物,我兄弟二人算得什麼, !」劉二牛恭敬道 「徐相公身負神功絕藝,一定是排雲

與外面可說是完全兩個世界。 餘丈遠近,一走出羊腸小道,景色一變, 高聳入雲,中間一條羊腸小道,大約五十 ,正想答話,已走入一道彎曲山道,兩壁 徐志堅知道他說的是實情,微微一笑

綴着繁花,織成一片天然錦繡。 **蒼松翠柏,綠柳垂楊,滿山綠翠中點**

竹, 茂盛而挺拔,顯然是天竺異種。 最可愛的是那塊平靜的小湖,湖旁綠

片祥和昇平景象,不明底細,誰相信這甚至於仙鶴相伴着羣庭,見人不避,好 依山傍林建築的房屋,也有樓台亭閣

F48

威武,質個是活張飛再世,不過比畫上張 」一位神態

飛稍爲高了些

來歷,所以轉頭問劉二牛。 「這位是……」徐志堅仍然不知對方

牛低聲道。 「我們島主雪山魔王陸仲英。」 劉二

禮 「小可拜見陸島主!」徐志堅抱拳爲

去痛飲百斤一 廳,看各地英雄爲老弟擺下的酒席, 弟倆展開拳脚,叫那些沽名釣譽中原武林 人物知道厲害, ,宏聲道:「徐老弟委曲了,以後我們兄 ,走上前來,伸手重重拍在徐志堅肩頭上 「哈哈,」雪山魔王陸仲英開心大笑 今天不說別的,先到聚義

還有一大片空塲子,氣派上就看出與衆不 這大廳寬敞高大,筵開五十桌,中間 「多謝大哥!」徐志堅恭敬道

同 傾時掌聲與歡呼聲震動遠近。 雪山魔王陸仲英與徐志堅一走進大廳

好半晌,掌聲由疏落到停頓 徐志堅只有來個羅圈揖,算是回禮

開眼界! 高手 大聲道··「這位老弟武功好,連敗中原 ,可否叫他亮幾招,叫我們大夥兒開 「島主,」一位胖矮子突然站起身來

你是否想施展地堂腿,奪命追魂刀?」 「司徒宗華,」排雲島主宏聲道。

說我這地虎二字名不見經傳,還是讓賢吧「小的這點微末之技,怎敢現醜,再 地虎司徒宗華。 原來這胖矮子老兒,正是聞名武林的

「比武只是自家人比劃比劃,老小子

暗震動 上首的一名老者像個殭屍,整個手臉上只讓我老人家指點指點,聽見沒有!」坐在嚕嚕囌囌的,快給我讓出來,不行地方, 看來是個內外兼修高手,徐志堅心內也暗 有皮包骨頭, 雙目閉闔之間,精芒暴射,

恭敬道:「多謝老人家恩典,小的這就 地虎司徒宗華對這位老人似乎很畏懼

,一面伸手 來,老哥先敬你三杯,以壯行色!」 老弟,我知道你武功了得,大夥兒也相 只是大家想親眼看看,老弟就露一手, 排雲島主雪山 連拍徐志堅肩頭,宏聲道: 魔王陸仲英哈哈笑起來 信

」徐志堅說時人巳站了起來 「多謝大哥和各位,小弟自當從命!

司徒宗華早巳站在塲地上,左右手握

功夫,徐志堅實在太過托大了 家知道地虎這地趙腿及刀法,有非常獨到 手空空,似乎是想用空手入白双功夫,大 着長短盈尺小刀,正適合地趟身法使用 徐志堅緩步而出,氣度瀟洒自然,雙

是容人輕視的麼,不管怎樣,等會要給你 「徐老弟,請手下留情!」地虎司徒 內在說,心內經已怒火勃勃,地虎

急處,就像個晶亮的球體,間中雙腿飛彈 ,攻勢綿綿不絕! 兩口長短刀飛雪片片,翻翻滾滾,舞到 「得罪了!」地虎司徒宗華着地就滾 「好說,請出招!」徐志堅緩緩道

招一式,也不見他施展拳脚,只是從容 徐志堅神態從容,直到現在仍然未攻

漫步,看去就像在西子湖邊,吟詩弄月一

弄雙刀,飛彈地趟腿,連徐志堅衣角也未 ,左一停,右一轉,地虎司徒宗華空自舞 但那套步法的確妙絕人實,前三後四

住職然叫好喝采,頓時聲震屋瓦! 「好!」衆人只看得心神皆醉,忍不

中,避開對方三十六刀,七十二腿! 徐志堅向四下微笑點頭,問不容髮之

同歸於盡。 地彈身飛起,亡命直撲,想與徐志堅拚個 仍然無法傷到人家,心內怒發如狂, 地虎司徒宗華巳將功力施展到十二成 猛

站着不知如何是好一 得;但徐志堅併天指再度使出,旁人還未 跳起身來,再想拚命,又感覺不妥,茫然 看清楚時,地虎司徒宗華穴道已解,猛地 中,「砰!」地一响,翻身倒地,動彈不 出,勁氣排空,地虎司徒宗華軟麻穴被打 嗤嗤嗤,徐志堅眉頭微皺,併天指條

徐志堅拱手爲禮,他不願得罪人。 「得罪了,老大哥, 小弟這廂陪禮!

得心服口服,沒別的,等會找你拚酒!」 暢笑,笑聲條停道:「很好, 地虎司徒宗華臉色一變,突地又哈哈 今日老哥輸

朗笑一聲道··「兄弟,的確名不虛傳,高 「哈哈,」排雲島主雪山魔王陸仲英 「多謝老哥!」徐志堅也很高興。

是自言自語,也像是讚賞徐志堅的身手。 明!高明!」 才!」上座那位鬍髮皆白的老者道。似乎 「嗯,後輩中有這樣身手 ,也是個人

「這位是老神仙,本島總護法

徐志堅漸漸的也覺得這位方姑娘比較投 「多謝,只是太麻煩了,不好意思!

秀華笑得有點怪! 位硬蹦蹦的師父,日後有好的吃啦!」 「我們這位公主,挺不好侍候;你這 方

只有苦笑。 「唉,我真不知如何說好!」徐志堅 「我看呀,我們這位公主已經愛上你

華笑吟吟道。 要!」徐志堅口內雖然如此說,心內也與 當上了駙馬,別不理人才好呀!」方秀 「方姑娘別說笑,給人聽了 可不是

起股別樣滋味。

才是莫大功德! 性不壞,何以失身盗窟,莫不是別有隱衷 ,自己倒要好好下番功夫,收爲己用,那 漸漸熟絡,徐志堅心想,瞧這女孩子天 兩人邊說邊走,天上地下,無所不談

華沉默了很久,突然說出她心內所想的。 說你是武當叛徒,我怎麼也不信!」方秀 「徐大哥,你怎麼也到排雲島,他們

我不得巳的苦衷,方姑娘雖然與我交淺, 但我體驗出方姑娘是位好女子,語重心長 事有很多是身不由主,背叛武當,的確有 日內自會坦誠相告,目前尚不是說的時 我徐志堅决不肯以謊言相騙,其中內情 徐志堅深深吸口氣,喃喃道:「世上

水內火內,有我一份!」 「徐大哥如此看得起,我沒別的說, 方秀華陡地也挺

> 太快表露自己身份,必須等待適當機會。 起胸膛,慷慨激烈說出願共患難。 「多謝,日後再說罷!」徐志堅不願

番可好!」方秀華突然提出做嚮導。 反正沒有什麼事做,我們不妨細細遊賞一 截然不同;一個是天上,一個是地獄, 「嗯,這排雲島地勢險惡,內外景緻

殊的人帶路,那眞是太好了 理環境,自己毫無認識,有她這位身份特不好意思!」徐志堅心內暗喜,排雲島地 「這樣好極了,只是太麻煩方姑娘,

或風景特佳之處,她都知道,就這樣,在概也有很多地方未到過,只是比較特殊的不太大,看來十日也不易走完,方秀華大一大大,看來十日也不易走完,方秀華大這裏有說不盡的泉林勝境,雖然地方 徐志堅心目中,巳有了極大價值了 直到黄昏,二人才分手。

在房內,大概等的時間太久,已沉沉睡着 徐志堅一回到房內,只見陸彩儀正坐

!姑娘! 當下趕快點好燈,然後輕輕叫道:「姑娘 給人看了,無論如何,都是個麻煩, 徐志堅眉頭微皺,年青女孩子睡在房

得煩死了!」 你到那裏去了, 跳,看清楚是徐志堅時,不由嬌嗔道:「 陸彩儀霍地站將起來,顯然駭了一大 怎麼這樣久才回,人家等

把方秀華同遊的事情說出。 **兒,否則,早回來了!**」 沒有事,順便四處逛逛,不知道姑娘在這 「哦,這兒風景佳絕,初到這兒,又 徐志堅當然不會

「你看,我帶來了衣服,是我叔父以

指着小桌上的包袱。 前留下的,等會試試再說!」陸彩儀說時

陸彩儀東拉西扯, 「多謝姑娘!」

姑娘不通世務,賴着不走,眞是沒有法子 好好睡下,把事情想想,有個準,這位大 ,徐志堅內功深厚,雖說不累,但也想 興緻極好,磨着不

,只好打起精神陪着她窮聊!

好! 這個大姑娘。 子胆,敢惹麻煩!」徐志堅真的有點怕上 島上你是何等尊貴的身份,誰吃了熊心豹 」陸彩儀突然問出這話 「保鏢,姑娘,妳大概糊塗了 「徐大哥,以後你做師父兼保鏢好不 ,排雲

仇家,在中原站不住脚,,才投奔排雲島 有無限委屈 極。」陸彩儀說到此處,眼都紅了, 着就幹,試想,我在這地方,豈非危險巳 兇極惡之徒,多數犯了大案及惹下極厲害 ,這班人不伏王法,更不理什麼規則,想 「才不是這樣的, 島上一般人都是窮 似乎

要跑一

淚,楚楚可憐 什麼意思!」陸彩儀說到傷心處,瑩然欲 日子;試想,一個人沒有安全,做人還有 ,徐大哥肯可憐我,那才真的可以過安全 真正高手,也只有送死,所以我再不想 自然相信得過,但是,武功不及你,碰「他們二人,是我父親最忠實的部下 「你不是有兩名護衞?」徐志堅問

上

陪着,我如果有空,就順帶保護,最好你道:「這樣吧,日常沒有什麼事,讓他們 彩儀一副楚楚可憐樣子,於心不忍,接 徐志堅想拒絕時,見了陸 口

> 陸彩儀說罷,眞像一隻彩鳳翩然飛去。 徐志堅深深嘆了口氣,痛痛快快洗個 「好,就這樣好啦,我去跟爸爸說!

自己學好功夫,就什麼護衞也不要了!」

長袍,色色俱全,對這位姑娘也不禁有點 熱水澡,打開包袱,內衣及鞋襪,外衣及 這兩天忙得可以,經歷了 多少危險

寇 在人爲, 如今雖已深入虎穴,想要剷除島上大盗惡 ,自己一個人,的確勢力太過單薄, 「嗤嗤!」突然兩隻奇形暗器,自愈 總之要想法子才是 事

廖外大樹撲去。 外打來,徐志堅身形像一枝箭射出,直往

聲蒼老聲音道:「有種的跟我來!」 「嘿嘿。」徐志堅喝道:「有種的不 「醜!」一條人影冲天而起,只聽得

鏢 追近,左近又有人大聲喝道··「小子 口真氣,展開絕頂輕功,全力追去,看看馳,輕功極好,徐志堅藝高人胆大,猛吸 人個子矮小,悶聲不响,在前面疾 看

二十餘丈,左近只有人聲, 看來林中一帶,巳埋伏不少人馬 徐志堅身形微滯,矮個子老者又跑出 根本沒有暗器

什麼兇險埋伏 飛身投入深山谷中,好個險惡的所在, 堅發力急追擊大約半盞茶時分,矮個子已 只有九尺光景,裏面黑沉沉的,不知有 無論如何,也要弄個水落石出,徐志

口

聲猛穿進去 徐志堅微一沉吟,身形「颼!」的一

,一言不發。 困司馬懿的葫蘆谷,中間有三人靜靜站着 好一塊山谷,有點像諸葛武侯當年圍

堅抱拳道 「三位兄台, 不知有何見教!」徐志

道。 「你是武當門下?」中間一名老者問

當弟子 「如今已被逐出門牆,不敢再說是武 。」徐志堅朗聲道。

試試,看看武當派近年有什麼新的成就! 「聽他們說,你的武功極好,我們想

」老者緩緩走出。 免得失禮。」徐志堅拱手道。 一晚輩自當遵命,請問三位尊姓大名

二弟韋秋雁,外號南霸,另外這位是三弟 南溟漁夫韋秋水。」 「老夫韋秋塵,外號陸地神仙,這是

位前輩,想不到今日在此相逢,幸甚!幸 曾聽家師時常說到當世高人,極力推崇三 時,立刻神態變爲恭敬,朗聲道:「晚輩 「原來是南海三仙,」徐志堅聽淸楚

其他的!」 有什麼成就,我們在這兒試試,然後再談 門派掌教,以他成就最高,看看你這娃兒 「嗯,清塵老道功參造化,近者九大 陸地神仙韋秋塵緩緩道。

「晚輩請三位老前輩指教!」徐志堅

「好,我們先試試掌!」 南霸韋秋雁

種虛無境界,意與神會,周圍五十丈,那 暗自調元守一,凝神斂氣,全身處在一 徐志堅知道這面前三人不是等閒之輩

劍

白 怕是一枝松針,一片落葉,他都聽清楚明 ,看上去雙目半開半闔似乎睡着了!

動手 山, 倒海般向前冲擊。 南霸韋秋雁久久不見對方發招,立刻 ,猛地開聲吐氣,「殺!」掌心疾吐 」地聲暴响,雄渾已極的勁氣排

和輕風,立刻風消雲散,霎時間天淸氣和 輕風吹起,那强橫霸道的勁氣,一碰到柔 ,月白風清 徐志堅右掌緩緩推出, 頓時有股柔和

殺!」這次他巳發出全力,頓時聲勢赫赫 轟轟發發,大有風雲變色,山崩地裂之 南霸韋秋雁神色微變,猛喝一聲。

越雷池半步。 道掌力,似乎碰到一座無形氣牆,無法輕 次反而不見絲毫形跡,南霸韋秋雁强横霸 徐志堅依然屹立如山 ,右掌單立,這

和泰 月白風淸,徐志堅臉色神態依然平淡

南霸韋秋雁却已頹喪不堪。

「果然英雄出少年,你已練成了三陽眞氣 難得!難得! 「很好。」陸地神仙韋秋塵平和道·

堅拱手道 「晚輩初學下練,貽笑方家!」徐志

負之色。 陸地神仙韋秋塵說得三招劍法,頗有自 「老朽還有三招劍法,我們再試試!

順手摘下一樹枝,神色肅穆,凝神待敵。 陸地神仙韋秋塵伸手處,巳握着把木 一晚輩益發領 徐志堅說時,

毫無理路可循!

折的劃幾條綫,停在空中不動。 徐志堅左手一領,樹枝輕點,然後曲

劍長嘆。 「罷了!罷了!」陸地神仙韋秋塵棄

脚步踉蹌,似乎站不住脚。 當先領路,其餘二老也跟着,他們走時 「我們走吧!」南溟漁夫韋秋水說時

造福祿,才不負師父一番苦心。 參之功,時至近年悟道之際,才豁然貫通 崙派雲水道長畢生研習劍法,近兩甲子窮 更令他們傷心,今日比劍,別說三人,崑 習成絕學,當可縱橫宇內,爲天下武林 仍然敗跡,可見自己幸運,蒙師父傳授 徐志堅有什麼話說,出言安慰,反而

三邊山上,站着總有百人,個個高擧火把 引滿待發。 徐志堅急閃身避過,谷口已被火封 「颼!」一枝火箭迎空射來。

避得很輕鬆,只是不容易一下子衝出去。 沒有埋上火藥,所以徐志堅並未受傷,閃 **颼颼颼,火箭齊飛,往下射來,還好**

有何人攬鬼? 己來此,照說他們不會玩這把戲,另外還 堅弄不淸楚這是什麼回事,南海三仙引自 鬧了好半晌,仍然是僵持局面,徐志 一殺呀!」 「逃命呀!」 山上突然

片大亂,拿火箭的人紛紛逃竄,顯然被人 徐志堅定神往上看時

方秀華及陸彩儀聲音。 有人叫道:「徐大哥!」「師父!」 突然聽到山上 正是

「我在這裏!」徐志堅大叫

主聲音。 ,小心啦里上聲音雄渾响亮,正是排雲島 下海·,我們來了,這就放繩子下來

待。 仙也在,其餘二十幾位排雲高手,嚴陣以 忙拉着繩子,幾個縱身, 徐志堅心內感動,這時無暇多說,急 巳到山頂,老神

仙,罪過罪過! 「多謝各位盛情,還勞動島主及老神 一」徐志堅拱手道。

出原因! 只怕有點不方便啦!哈……」排雲島主說 「哈哈,我這女兒所命, 要不來啦,

道。 ? 說罷! 爲了幾個毛賊,你怎麼賠償我們精神損失 「嗯,好徒弟,我們給你拉來了。 老神仙望住方秀華,笑嘻嘻的

方秀華道。 「明兒我燒幾樣菜孝敬師父好啦!」

島上高手立時趕到, 方秀華立即回去,拉着陸彩儀,於是大隊 直到南海三神仙退出;另有人趁機暗算, 居處附近,見有人偷襲,立即暗中追踪 徐志堅立刻明白,大概方秀華在自己 解决了一場危機。

,當先走去,餘人也跟着離開這塊險要地 「我們回去再說吧!」 路上,氣氛有點異樣,徐志堅感覺 排雲島主説時

仙等高手面色, 到有不平常事情發生,由排雲島主及老神 可以想像到,排雲島有了

他們似乎與島主意旨相違抗 試想,有人私自縱火,而且是近百人

這意味着島上有人意圖不軌, 看情况

F52

緩緩在空中劃圈子,看來有點糊塗,

中。幸好方秀華暗中見了。看來這是上天 腹,趁南海三神仙邀自己比武,窺伺在暗 好開端,如今正走向成功路途。 有意安排,令得大破排雲島事情,有了極 那班人見自己武功好,怕被島主引爲心

空氣異常沉悶,顯然事態極端嚴重! 在島主私宅,四周戒備森嚴,老神仙

玄

機

妙

算

及島上一批忠貞武士,分坐在大廳上。

說有福之人!」 島上五穀豐收,更有海鮮,在還兒住,可 島遠離中原,天然屛障,不愁外敵侵襲, 島主緩緩站起身來,沉聲道:「排雲

遇風浪 一 說到此處,人人臉色越來越凝重! 浪,飄流我們島上,爲了一念之仁,「中原一批黑道人士,乘船逃走,遭 「誰知道,十五年前,」島主又接着 ,飄流我們島上,爲了一念之仁

儀突然道 「爸爸,我們何不派人把反叛狂徒殺

是明顯大胆表示!」

制權越來越急,徐志堅老弟今日之事,更 去了約束力;不僅如此,陰謀篡奪島上控 住脚,全逃到此處,以前所訂規則漸漸失 將他收留下來,從此中原武林大盗,站不

勢力太過强大,蠻幹下

去,恐怕是個兩敗

俱傷局面,這是我久久不發動的原因!」

誰能有法子解決這難題? 這是事實,不容否定! 眼,沉默了好半晌才道:「如今只怕他們

排雲島主雪山魔王陸仲英望了女兒一

一了百了,保持排雲島平靜!」 陸彩

來自舊村,他們的父母妻子都留在那圍攻河東的是薛修義,他的部下兵衆 ?」楊侃回答道・「這可不必担心・ 三天三夜,用以助長官軍的威勢, 們這些村民,各家各戶都得點燃火把 令諭說:「明天有大軍路過這兒,你 的順逆,而後命士卒向沿途村民傳達 岸,駐守在右錐壁一帶,先探望民情 了騎兵去進襲。楊侃自恆農渡江到北 相信可以一戰。」於是便命楊侃帶領 一笑道: 「您既能够知己知彼,我便 命!」長孫稚聽楊侃如此分析,會心 部下對他毫不敬重,當然不會爲他賣 行伍的武夫,靠着人情攀陞為將領, 外,駐守虞坂的是珍孫,他本是出身 攻擊,薛軍便不會有什麼門志了;另 下必定會顧慮父母妻子,我們正面去 兒,祇佯稱要攻舊村,那薛修義的部 依附賊黨的也都悔悟而跟着點燃火炬 ,火光在夜色中遍佈數十里。薛修義 一時居民互相轉告,甚至有些

解除了

祇有進襲而佔據險要的形勢。當年除了 用兵之道,若是想以弱勝强

曹操在潼關碰上馬超,論馬超的驍勇

扼住了險要的地勢!」長孫稚聽了, 挫敗,仍然能够跟馬超對抗,主要是 而把曹操打敗,可是曹操僅受到一些 和手下凉兵的强悍,應可以一鼓作氣

皺皺眉頭說:「這計策不錯,不過,

處都有敵人的小頭目駐守着,我們的 各地響應蕭寶寅那厮的爲敷不少,處

兵士怎能够開出

一條路去襲取險要呢

敵人恐怕不能退還老巢,必然會回去 蒲坂,從西面扼住敵人的險要地區, 說道:「想要戰勝,必須攻取北面的 成果。楊侃對長孫稚了獻一個計策,

經過幾次戰役都沒有

造反而率衆進攻華州 , 長孫稚頒兵討伐,

西魏時,蕭寶寅

扼險破敵

解救,那麼華州之圍,不必費力便可

的部下看了這景象都害怕起來,

一路上被清軍追迫得勢力日漸單薄。們絕交,率領着手下兵馬進入四川,非爲,並且打算誘殺自己,所以跟他 石達開見到洪秀全、 楊秀清胡作

手

還不馬到成功!」徐堅志朗聲道

不够,我立即修書送到岸上,九大門派高

「爲今之計,事不宜遲,島主怕人手

,等待候命,島主秘密將他們帶來此處

便表示他是賊黨!」令諭 「回去告訴妳主人:可在深夜時

請投降。楊侃因此取得河東之地,長個開躍,使薜修義落得潰不成軍而乞 孫稚取因而攻克了潼關 請投降。楊侃因此取得河東之地,

務,

排雲島,兄弟這次來此,完全負上重要任 大門派尚不知個中內情。今日已決心犂不

兩日來所見所聞,及剛才經過,已知

「島主及各位前輩大哥,事實上,中原各

想了好半天,徐志堅毅然站起來道。

島主確屬仁義之士,我才坦然相告!」

是叛徒,哈哈,看來是排雲島邀天之眷,

「怪不得呢,以老弟如此人才,怎會

賜下老弟這樣人來。」排雲島主大喜之餘

立即致謝意。

金蟬脫壳

時,我要求部下凡是姦淫的一律處死我是不能背着道義,納你爲妾的,同 他說:「既然我們以寄父義女相稱, 墳墓,少女感恩不盡,情願以身相許和嫂嫂的寃情,還替她的生父母建造 你肯嫁他麼?」義女眼睛一掃便搖搖 女看見,而後問說:「像那位官軍 長得英俊而尚未成家的,必指着饔義 !」於是凡見到部下有年輕的軍官, 呢?我按理應爲你選擇一個好的夫婿 ,我若是答應你,那將何以禁壓部下 ,服侍枕蓆之旁,可是爲他所拒絕, ,曾数了一 話說當年,石達開於攻坂廣東時 位少女,爲她洗雪了姊姊

再則他對海上特別熟悉,爲了萬全之計

我們立即行動!」島主果然是好島主,

左右,所以不須太大船!」徐志堅道 接人吧,九大門派精銳高手,大約三十人

「好,讓我親自護送船隻,

特級水手

你老弟親跑一次,比什麼都妥當呢!」

「也好

,事不宜遲,請島主立即派船

「我看,

修書比較有危險性,不如

只有親自出馬一次了!

掌門淸塵道長爲首,大喜之餘,立即上船

事情很順利,九大門派高手,

以武當

,當晚即回排雲島。

此時,島主可以說德操勝券,硬拚總

花燭之夜,才開口交談。 好日子結婚,其實,書記和少女直到 害羞得不敢再說什麼;石達開以爲兩 與我有緣!」 人已有私情,於是便成全他們, ·究竟你要選個何等人才,方才肯嫁 少女還是找不到如意郎君。有一次,頭,時間過得很快,經過相當時日, 石達開對她說: 少女便用手指着他說:「像那個人 適巧當時有一位書記站在旁邊 這麼一說,粉臉通紅, 「青春不再來, 別讓歲月平白流逝 選個 趕緊

削落三千煩惱絲,遁入五台 至此,她先生沒有選擇的餘地, 乾脆地答應,她便提起劍來要自殺 先她丈夫還戀戀不忘她的美色, 過來,把衣服和石達開對換過來, 急難,可以救命呀! 書記的面貌長得非常像寄父,一旦有我都不願嫁,而嫁給書記,乃是因為 送給義女,義女含着眼淚推辭說: 我都不願嫁, 女兒早巳料到有這麼一 而準備自殺,將所藏的珠寶全部 等到石達開被清軍追殺得走投無 穿着書記的衣服, 石達開爲義女的人義深深 一於是叫她丈夫 天,所以別人 收集 當和尚 些金 把衣 不肯 起

以犬易人計

首詩·「龍丘居士亦可憐, 宋朝的蘇東坡曾對陳季常戲作 談空說有

F54

心茫然 了悍妬女人的形容詞 。」而「河東獅吼」 。忽聞河東獅子吼, 挂杖落手 四字遂成

變爲豬牛犬馬的動物。這雖然是迷信 不行善事,死後就會受神的懲責,而 但萬有勸人爲善的目的 佛家中有一種說法:要是人生前

如法泡製。

說。宗似蘭得到劉媼的囑咐之後,

就

可暫時到我這兒避避。

,解下繩索,然後以犬代替

。而妳 一劉媼

的

的;誰想到李氏愈加驕横,把丈夫看 在夫人的雌威之下,順從得服服貼貼 是個「河東獅吼」型的女人。宗似蘭 化爲豬犬的例子,但用意是一樣的 他的太太李氏,長得很艷麗,但却 有個叫宗似廟的人,個性很懦弱 此下所擧的故事,雖然不是死後

變成了犬。」

祖宗,祖宗降下懲罸,所以把妳先生

娘平日把夫婿當牛馬般看待,激怒了

劉媼說。「這叫做自作孽。因大

爲是妖怪作祟,急急將劉媼請來。

不見了丈夫,這一驚非同

見了丈夫,這一驚非同小可,以當李氏發現繩索上所縛的是隻犬

成牛馬都不如。

在神前立誓,改惡從善,保證以後不劉媼說:「這可要看妳了。必須

李氏百般央求請劉媼代爲解難

再虐待丈夫,這樣或許還有一綫的

得像一隻小綿羊似的,任憑太太的擺 以後只要稍不恢李氏的意,宗似蘭就 丈夫縛綑在床頭,整整三天才放了 爲光火,就賞了婢女幾個耳光,又把 暗地裏切切私語,被李氏看見了, 有一天,宗似蘭和姆女二人, 大在

望。

女巫劉媼請教。 宗似繭眞是痛苦極了,只好去向

告訴我。但可千萬要記住,必須保守 有法子來對付她。」劉媼想了想說: 「下次你要是再被捆起來, 「嗯!貴夫人是信佛的, 否則我這法子就失靈了。」 你就派人 總算還

> 謊言,說是做了一場 夢,之後就恍恍惚惚

宗似蘭則編說些

告訴他巳痛改前非。

是喜出望外,親自替他解開繩索,

李氏見了先生已復原爲人形,眞

把自己縛上。

夜時悄悄回家,把犬的繩索解開,

再

劉媼回去之後,叮囑宗似蘭於深 李氏即跪地發誓,痛改前非。

報劉媼 似蘭被捆起來後,就追婢女去通 過不了幾天,李氏的雌威又發作

從此夫唱婦隨,不再 像以前般的悍妬了。

李氏信以爲眞,

計先消滅他們一大半

至左側山林倉庫中等待。 於是在島主大廳埋下炸藥,所有人退

認爲島主自認勢力不足,所以暗中逃去。 探。 島主等高手踪跡不見,他們一推測

「胡老,我們人多勢衆,何必再等呢

知多難過

望,精神大振! 逃亡者,走!」天魔手胡三才眼見成功在 立即行動,先佔領全島重地,然後再追殺

寶極多,令得那批匪徒,自然先得爲快 所,果然不出清塵道長所料, 島主屋中珍

高二十幾人全部喪生。 「轟隆!」爆炸聲驚天動地,武功最

了排雲島。 此時有如猛虎出柙,不消 撲過去,各大門派高手及島上忠貞之士 「殺!」排雲島主有如大鳥飛出,直 一天,已經控制

方秀華的師友,三人總是在一起! 徐志堅圓的做了陸彩儀的護衞,也是

動地大事,那是後話! 三人奉命行道中原,做下了多少驚天

的四周一 淡的花香,清脆的鳥聲,又充塞了排雲島 平和的海風,再度在排雲島吹起,淡

並不知道自己已變

是太傷元氣,當下由武當掌門等議决,用

三日後。對方果然忍不住,派人來偵

黑道精英,實力非同小可。 手馬標,地虎司徒宗華爲副,幾乎集中原 叛黨中以天魔手胡三才為首,黑心殺

?」黑心殺手馬標好久沒有殺人,心內不

好吧,衆兄弟既然齊心合力

二十幾位帶頭黑道巨擘,直撲島主居





喬裝庖中人 伺機作

把專諸牽連。但不爲醫衞接受,相持不下,專諸要伍子胥共同與警衞一拚:

胥憤然而起,力加鬆白,但終因「民難與官爭」,只得默然承認自己是刺客,要求不要

伍子胥突然而至,救走專諸,兩人逃到一荒山的茅屋中,脫下夜行衣,然後對飲,不久

偷發覺,羣起圍攻,專諸獨力難支,幾番突圍不逞,在危殆時,

前文書至專諸於深夜獨闖吳宮

,伺機想刺殺王僚,不意被警

前文提要:

警衞追踪而來,因兩人在此時此地出現,甚爲可疑,警衞要拘捕兩人回宮審問,伍子

亡吳,原是想借重吳君一雪家恨的,早些們還有分辯一下的機會,因爲我由楚出來 頗有允意,我怎麼會行刺吳王呢?」 時還上過一道節略,申闡攻楚之策,吳王 衞老爺是沒有道理說的,到了官堂上,我 心無愧,就讓他們鄉了去吧,跟這些侍 拿什麼拚呢?還是認了吧,好在我們 伍子胥苦笑道••「兄弟!咱們赤手空

之學,別的人不會有冒險行刺的理由!」 君一直沒有採納,你由恨生怨,才有行刺 我才懷疑你,你是四年前上的節略, 伍子胥仰天長笑道:「燕雀焉知鴻鵠 那侍衞冷笑道••「就是因爲這個原故 國

假如眞要行刺,我該去刺殺楚平王才對, 之志,伍員家遭巨難,豈是銜私怨之輩 刺殺吳王對我有什麼好處呢?

選一個好的退路,呆到這個絕地,雖然你 國君的蠢舉,那裏管是什麼國家的君主呢 的蓋世英雄了,我認為你只想以殘餘之生 潦倒,吹簫市上,巳經不是當年叱咤風雲 ,只是你運氣不佳,沒有得手,又笨得沒 ,再作一件轟動天下的事, 那侍衞道··「伍子胥,你這些年窮途 所以才有行刺

> 睛呢! 備下這半席殘筵,又怎能瞞得過我們的眼

脱的!」 身當了,必要時我拚死頂罪,也會替你開 有口莫辯了,讓他們鄉去好了,有事我 你還有家小 住了,輕嘆一聲道:「兄弟 專諸又要拚命,却被伍子胥的眼光止 千萬不能衝動,否則我真的 ·忍耐一點,

二位公子來了, 子光的肋間傷處巳用細絹裹紮好,神色顯 公子光與另一個全身武裝的壯士居首,公 攤開了兩隻手 知道伍子胥一定另有安排,遂不再頑抗, 公子定奪!」 得很蒼白,這名侍衞立刻上前恭身道: 然遠遠燈火通明,又擁來了一批人,却是 衞把兩人都鄉上了。正待押出門口時,忽 專諸從他的眼中看見了從容與鎖定。 ,學伍子胥一樣, 卑職巳擒獲刺客, 聽任那侍

公子光看了他們一眼道: 「就是這兩

地,發現前路已絕,祇有他們兩人在草屋臣伍員,看了個是他的同伙,卑職追到此 那侍衞道·「是的, 一個是楚國的逃

中飲酒,想來一定是他們了

果要靠他們保護,那實在太危險了! 連皇宮都守不住而被人闖進去了,國君如 率領的部屬吧,怎麼會如此飯桶呢,難怪 公子光冷笑一聲道:「燭庸-這是你

你最好問問清楚,以免我受嫌!」 這兩名刺客中間,有一個人是我的門客, 子光拉住了道:•「燭庸,不能殺他,因爲 倒在地,拉出劍來,遂想砍下去,却被公 走上前就對那侍衞一下猛摑,將他打得滾 弟公子燭庸,烏黑的臉上泛起一片怒色, 他身旁那戎裝武士,正是吳王僚的次

是誰?」 公子燭庸道:「怎麼,這裏有你的門

專諸,現在居我幕中。 會屈居我門下的,另一個是本國的名劍士 公子光道:「伍先生是知名人士,不

的知心人嗎?聽說為了燕娘……」 過這個人,兄長,他不是那個名琴妓燕娘 公子燭庸怔了一怔道. 「專諸!我聽

把燕娘還給了他,還留他在我家裏……」 叔帶來向我說項, 去,但這專諸却是季叔的布衣知交,由季 跟蓋餘鬧得很不愉快,幸虧國君把他壓下 公子光笑道。「是的!爲了燕娘,我 我却不過季叔的面子,

去,還把專諸推荐到我門下,好躱開他市義舉的,他却不肯居功了,叫我不要說出 我只好賢他一個面子,原是想成就他一番 會吵到國君那兒去,國君一定支持他的, 公子光笑道。「季叔那個人你是知道 燭庸道:「這件事怎麼沒聽說起?」 一向不肯張揚, 如果不答應,他可能

F56

來只是担了個虛名!」 我還一直以爲你把燕娘金屋貯嬌了呢,原 老好人,所以大家都尊敬他,倒是兄長, 燭庸笑起來道•「季叔就是這樣一個

他的行動!」 裏,十天倒有九天不見着人,我也弄不清 我這個紈袴公子並不尊重,雖然住在我家 要就去問了,他是季叔的布衣知交時,對 至於這個專諸,我倒不敢担保,你要不 公子光道。「這都是看在季叔的份上

那更不可能是刺客了,快鬆綁!」 題嗎?我也不敢得罪季叔,至於伍先生, 燭庸忙道: 「季叔的朋友,還會有問

道 犯,尚祈寬恕!」 說着親自替他們解了鄉,還對伍子胥 「先生,對不起,屬下無知,多有冒

們嗎?」 伍子胥冷冷地道:「公子不懷疑是我

的……」 說先生隱居此間,想來請先生助一臂之力 個人循索追擒,因爲刺客身手不凡,我聽 由那兒攀索逃走了,家兄蓋餘巳經帶了幾 到懸壁端,發現有一根吊索,刺客必然是 燭庸說道·「這完全是誤會,我們追

必然自行請纓,此外概不從命!」 落到爲人作打手,公子如果想伐楚,伍員 伍子胥道··「伍員雖賤,可不至於淪

也不敢勉强,失禮之處,尚祈先生多多原 在考慮中,這是件大事, ,待做君决定了之後,必然會借重先生的 追捕刺客的事,先生旣不屑爲之,燭庸 燭庸笑了笑道:「伐楚之計, 不能倉猝從事的 敝君尚

> 公子轉告貴君一聲,伍員在貴國旣被見疑 伍子胥冷冷地道··「那倒不敢當,請

現在又發生了這種事,伍員更無顏居留, 伍子胥道·「是的,伍員早有去意 燭庸一怔道··「先生要離開敝國?」

別處,恐怕難以逃過楚平王網羅!」 楚不相往來,所以不理他,先生如果到了 國對先生追捕之令尚未解除,只有敝國與 公子光道:「先生不是說笑話吧,楚

能會收容伍員的!」 公子光笑道:「先生如果想報家仇, 伍子胥道。「越王勾踐頗有賢聲,可

縱有助先生之心,亦愛莫能助!」 還是留在敝國的好,越僅彈丸小地,勾踐

伍子胥道··「好歹總要一試,也比作

無限期的等待强!」 燭庸臉色微變,目視公子光,公子光

些,難怪伍先生生氣,你快帶着他們走吧 連忙道…「燭庸,你這個手下也太混帳了 帮蓋餘去追捕刺客去,我們向伍先生陪

燭庸道: 「是的!這奴才的確太可惡

禮之處,由家兄代爲致歉吧!」 朝伍子胥一揖道。「先生,這下子你總該 以消氣了吧?燭庸還要去追捕刺客, 手起一劍,將那侍衞砍爲兩截,然後 失

先生留下……」 公子光道:「專諸!你也帮忙勸勸伍

之計,遲早必行,你要是一走,小弟更難 專諸道: 「兄長,你就留下吧,伐楚

> 面子! 之命,無論如何,也要請兄長給小弟 自處了,小弟與先生訂交,也是受季王叔 個

由我負責了!」 受了傷,也須要休養,挽留伍先生的事就 我的芥蒂未消,我不想跟他見面,再者我 公子光道:「燭庸,你去吧,蓋餘對

大家也要無以容身,逼得出亡他鄉了 救了出來,否則今夜縱然能保得你性命。 莽了,幸好公子光今夜跟我在此飲酒,聞 訊之後,趕緊作了一番部署,才算把你給 頭不語,伍子胥道:「兄弟 們兩人邀請屋中坐定,專諸滿臉羞慚, 光這才將自己的心腹密佈草舍周圍,將他 燭庸拱了手,帶着一批人走了 ·你實在太魯 ,公子 俯

道:「公子 問題吧?」 專諸俯下了頭,不敢開口,伍子胥又 ·被殺死的那個人身分不**會有**

推脫開來!」 的嫌疑都洗清了,不然的話,我倒是很難 的劍手,昨天才到我門中,誰都不認識他 不會連累到我的!否則我也不必殺死他 · 伍將軍, 你那一劍刺得很得體, 把我 公子光道。「不會,他是由齊國來投

條生命,他的身手很不錯呢。」 脱嫌的,只可惜了那一位好漢, 在後山佈了根繩索, 伍子胥笑道•「還是公子的計算精密 不然我們還是很難 白送了一

兄弟還是差得多。 公子光强顏一笑道: 「比起將軍與專

累公子 專諸這才紅着臉道: 「專諸無能 ,連

公子光道: 「兄弟! 你別這麼說,我

不算毫無收獲,第一是使兄弟你了解到宮點傷又算得了什麼呢?何况今夜這一舉也 再有機會時,祇要計劃周詳,配合得當,數十人,使我對你的神勇更具信心,下次 中的禁窩森嚴,以後千萬不可輕舉妄動了 知道你是爲了我而捨命一搏的,我爲你受 第二,兄弟在宮中往來衝殺,力敵好手

一下!我知道忍耐是很痛苦的事,但沒有子光用手按住他的肩膀道:「兄弟!忍耐慰他的心,不禁感動之極,泣下無言,公 許失敗了!」 辦法,今夜只是僥倖,下次就只許成功不 且還爲他找出了不算成功的成功之處,寬 專諸聽公子光不但沒有怪責之意, 而

必可成功的

雄心,而且求賢若渴,你到那邊,一定大給了我一個難題了,我知道越王勾踐頗有 有發展,我不能不讓你去,可是你真去了 伍將軍,你入越之學不是開玩笑吧,這可 我又怎麼辦呢?」 專諸只能點頭,公子光又莊容道:

的 雖然不想用我,但絕不會讓我投到越國去 如果有去越之意,就不會說出來了 ,他一定會狙殺我!」 伍子胥笑道:「公子 放心好了 ,吳王

他把挽留的工作硬套在我頭上,將軍一定公子光道:「是的!燭腈比較狡猾,的,他一定會別紊爭

熟,

好讓我有個交代!」

必無勝望,但一定要有公子這份風度,才勢雖盛,比楚國還略弱,伐楚之擧不能說 越王雖具賢聲,但魄力不如公子,吳越之 伍子胥莊容道·「公子這是什麼話

> 軍 要說出來呢?使燭庸多了一重疑惑!」 伐楚!只是將軍既然無去意,爲什麼又 光如能收回國器,第一件事就是拜師將 公子光才吁了一口氣道:「多謝將軍

,公子對宮中則可以託詞覊留伍員,不會會,伍員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留居公子府中會,伍員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留居公子府中一是我們私下會晤,總有被人發覺的時候 受嫌了 他拿個主意,以冤單獨行動!」 點寂寞,即使有所行動時,伍員也可以爲 故,有伍員時常陪着他,可以稍稍遺除 以有今夜冒味之擧,也是爲了太寂寞的原 伍子胥笑道:「伍員是有用意的, 第二,是爲了專諸兄弟,他之所 第

義……」 到將軍自己倒已安排好了,只是將軍的名 作盤桓,時聆教益,祗是苦無良策,想不深心,那實在太好了,光一直想與將軍多 公子光欣慰地笑道。「原來將軍具此

義呢?伍員所望公子在將來, 隨便就行了!」 伍子胥道:「去國之臣,還圖什麼名 不爭於現在

子以求教益,這樣就說得過去了!」 了,頗知上進,就讓他拜在將軍門下爲弟 也很難交代,這樣吧,大子夫差今年八歲 ,兄弟如果沒有一個適當的名義,對外 公子光道·「這不行 ,將軍不 一同於專

笑柄!」 學淺,就誤了世子的學業,到時反而惹人 伍子 個道:「好是好! 就怕伍員才疏

將軍的武才韜略學個三四分去,也足够他公子光道:「將軍言重了,小兒能把

能成功,所以伍員是寄望於公子定了 世受用了

們豪壯的笑! 惺相惜,相互了解的笑,是一種屬於英雄 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那是一種惺

炬的火苗,不管燃燒時的火焰是多麼熾烈 才能使他們英雄有用武之地,假如他們兩上開始的,要等自己刺殺吳王僚的時候, 在他們的英雄事業中,也許沒有自己的份然他知道自己與這兩個人是不同一類的, 人合作的結果是一支光照四海的巨大火炬 那麼自己就是一個火種,是點燃這枝火 仍是要靠着他一 ,但他們的英雄事業,却是要從自己身 這笑聲驅除了專諸的不安與愧疚, ---專諸

開朗了, 不知道他是怎麼了,伍子胥却是深深了解然後把酒爵擲在地下,公子光怔了一怔, 傲 他心情的 知道他是怎麼了,伍子胥却是深深了解 激起了他的自尊,滿滿地飲了一虧酒 了,雖然不說話,却以一種堅毅的驕這一想使專諸臉上的陰翳俱掃,變爲

笑了一笑,道:「兄弟!你終於想通

本分了!! 專諸笑道:「想通了!也知道自己的

了? 公子光不由一怔道:「兄弟想通什麼

沒有另兩隻爵脚,酒爵還是站不穩的,我 **爵脚,雖然缺了我,酒爵就站不穩了,** 笑指着那斷處道··「我就像這一隻斷了的 以後再也不魯莽從事了!」 斷了一枝,無法再在桌上擺穩了, 專諸由地下拾起酒龢,黄銅的爵脚巳 他却 但

伍子胥笑道:「對極了!兄弟,縱使

隻爵腿一樣,我却要換個比方,你斷去酒之非時,反足以壞大局,正如你摔斷的這 爵的一足,只使酒爵不穩而已,必然要把 是輪不到公子光,所以你的行動必須要配 公子蓋餘和燭庸手擁重兵與朝局,大統還 個地破壞而不能再用!」 酒爵的另兩隻腿一齊折斷,才能使酒爵整 合我們,刺僚雖是奪政的必要手段 然行

你今夜行刺成功,但對大局並沒有帮助

候命而動,其他我都不管了,連如何策劃後我祇埋首技藝,培養氣勢,磨練鋒刄, 一聲! 行動我都不參加意見,到時候只要通知我 專諸笑笑道:「是的一 我明白了

我們共同的事業, 一致行動。 公子光道:「兄弟!你誤會了,這是 自然要同心共力,大家

萬無一失的機會!」工作我們帮不上忙,祇可以替他安排一個 所長,他的工作是雷霆萬鈞一擊,這部份參與策劃,這是對的,因為這方面並非他 會,他一定同心, 伍子胥却笑笑道: 也 一定盡力,只是他不 「專兄弟並沒有誤

府邸·燕娘見專諸已經微醉了 ,等他醒來時,燕娘溫婉沐湯,帮他脫 三人痛飲一陣,才盡興返歸公子光的 ,侍候他睡

夜未歸,妳知道我上那兒去了,去做什麼專諸忍不住問道••「燕娘!昨夜我一去了衣服,然後替他擦洗背上。

燕娘道。「我不必問,也不想問!」專諸道。「可是妳也沒有問我!」 燕娘搖搖頭道:「不知道!」

專諸微異道。「妳怎麼一點都不關心

子光會比我更關心你 你的壯志,因爲你的一切已非我所屬,公 但我的關心對你並沒有用,反而會消沉 燕娘輕輕一嘆道:「誰說我不關心呢

子光,留給妳的只有一顆心了! 娘,我感到很抱歉,我把我的生命給了公 專諸長長嘆了一口氣道•「是的!燕

貴一 ,但我已經滿足,男的一顆心比什麼都珍的臉顏也貼在他的背上道。「是的!郎君 抱住他,抱得那麽緊,那麼熱烈,將火熱燕娘不顧他身上水淋淋的,突然伸臂 我覺得已經沒有什麼遺憾了!」

什麼遺憾了嗎?」 也高高的擧了起來道. 專諸笑着從浴盆中站了起來,把燕娘 「燕娘!你真的沒

只是有一點希望,希望你能多愛我一點, 讓我再爲你生幾個孩子一 燕娘遲疑片刻才道•「沒有遺憾了

專諸說道:「我們不是已經有孩子了

着他 去看他,但我希望能再有一個孩子,最好,為了他的將來,為了他的安全,我不想 是一個女孩子 祖母那兒會受到很好的照顧,我也很放心 的意義,不僅是生下他,還希望能每天抱 燕娘的眼角有點潤濕道••「那是你的 ,看着他長大!我不自私,勇兒在他 不是我們的孩子,一個母親對孩子 這樣,我就可以在這兒撫

多的孩子,因爲我們在一起的歲月不知道 專諸笑了一笑才道: 「我不要妳生太

F 58

了孩子,分去妳的心我會嫉妬的!」 還有多久,我要儘量與妳相處在一起,有

自己的孩子叫我一聲!」 我就去看看,郎君,你知道我多希望聽見 她答應替我照顧,你不在我身邊的時候, 「一個!只要一個就行了,郎君,我担保 會冷落你的,我已經跟大姊商量過了, 燕娘神情有點悲戚,含淚懇求地道:

?勇兒已經會叫娘了!」 她的臉頰道:「真的嗎?妳這樣想生子嗎 專諸笑了一下,把她拉近自己,吻着

燕娘道••「我想念的是我那未來的孩

孩子,怎能去煩勞公子夫人呢!」 種豆,到時候就能有收獲的,何况我們的 專諸笑道:「未來的孩子,這可不是

直在問我要他的親娘,我答應他今天給他 帶一個美麗的母親回去!」 又道:「勇兒雖然有母親在照料,但他一 燕娘一時弄不清他是什麼意思,專諸

婦去侍奉她,你已經找到人了!」 應該有個母親去照料他,娘也應該有個娘 燕娘神色微微一暗,道:「是的!他

精湛,性情也與妳一樣的溫純!」 樣的美麗,也善於彈琴,技術與妳一樣的 燕娘沉默了片刻才道。「那就好了,你 專諸道:•「找到了,那個女子與妳

愛她嗎?」 我回家去!」 我求你一件事, 燕娘笑了起來道: 「愛!愛得厲害,像愛妳一樣深!」 把她接到府裏來侍候你 「這太好了,郎君

專諸笑道: 「這兒就是我們的家!」

> 她了 關係!」 實在捨不得的話,把勇兒帶來住幾天也沒 給他找來的母親,然後別忘了回來,如果 看看母親,也看看勇兒,告訴他妳就是我 燕娘神色又是一暗,專諸不忍心再逼 ,拍拍她的背道··「換件衣服,回去

家去了?」 燕娘喜極道: 「是真的嗎?我可以回

的門客,用不着再躱着怕人知道了!」 沒關係了,昨夜公子巳對外宣明,我是他 專諸一笑道:「是千眞萬確的!現在

下,這一去也許要幾天才能回來,我怕 隣街坊,我已經叫人去準備了,舒齊了**會** 不了寂寞!」 來通知的,趁着這段時間,讓我再溫存一 她道:「燕娘,妳還要吩咐人備車,這是 服,當她脫掉身上的濕衣,露出堅實而圓 第一次回家,還得帶點東西禮物去送給四 挺的乳峯時,專諸不禁心動,跳過去抱着 燕娘高興得掉下淚來,趕緊就去換衣 耐

她叫什麼名字?」 前 餘的衣衫,讓自己赤裸的胴體展示在他眼 女性的魅力感到無限的驕傲,她問道: 看看他眼中情熱的火酸,不禁對自己衣衫,讓自己方子 燕娘讓他抱到床榻上,自動地褪去剩

專諸哦了一聲才道:「叫燕娘!」 「你另外找的那個女子

嗎?」 「怎麼也叫燕娘!連名字都跟我一樣

專諸的妻子,又怎能做我兒子的母親! 燕娘滿足了,輕咬了他一下道:「壞 「當然了 ·除了燕娘,誰還能配作我

> 了,讓那個燕娘來替我陪你好了!」蛋,原來你是在騙我的,這一去我不回來 專諸一笑道:「沒關係,我也可以回

燕娘道: 「回家我也不理你,誰叫你

她在家裏的目的不僅是做孩子的母親,也 是做我的妻子 「妳不理我,那個燕娘會理我,我要

他練武練劍,也很喜歡這孩子。 着伍子胥在廳中敍話,夫差雖是八歲的孩到前廳,但見公子光正率着世子夫差,陪 子,却已天生異稟,頭角崢嶸,專諸教過 喜下,帶着許多的禮物, 由公子府的從人簇擁下回家去了 燕娘終於在無限的滿足下 帶着一片喜氣, 無限的欣 專諸找

坐時,他笑着道··「夫差,你行過拜師禮當夫差叫他一聲··「姨丈!」起立讓 ,我這位兄長是天下第一英雄呢!」

得這個學生如何?·」 然後又笑問伍子胥道。• 「兄長!你覺

成爲一代霸主-認爲世子將來的成就恐怕會超過公子,將 伍子胥肅容道:「伍員粗解相人術 ·然而····

我一樣 足道:「將軍ー 熟風鑑之術,也覺得此子煞氣太重,跟 道:·「將軍!你儘管說好了,我也懂得 公子光見他忽然止口不言,忍不住催 ,似乎都不得善終!高見如何?」

女色!但相術是死的,並作不得準!」 員俗見,世子的霸業可期,但恐將罪禍於 伍子胥見他自己說出來,才道:「伍

專諸一笑, 你可聽見

F 59

事諸微怔道·「很榮幸!這是怎麼說

然有一個艷絕天下的女子爲我之侶,英雄 我還不算榮幸麼?」 事業中有了美人的韻事,尤足流誦千古, 上才算了不起,尤其是能敗於女禍,則必 ,能够把一手創下的霸業再毀在自己的手 夫差道··「甥兒以爲權傾天下不足奇

公子光叱聲道:「黃口孺子,信口雌

錯,夏殷二代,綿傳千餘載,除了兩位開 抱負,已是不凡,至於他的見解也不能說 伍子胥却道··「世子以八齡之年而有這種 留傳於後世!」 動得多,在個人的成就來說,賢與不肖均 二人比他們那些碌碌以終的祖先,總是攝 代君主是最難被人忘祀的,功過不論,此 國的賢君爲人所稱道外,只有桀紂兩個末 夫差見父親生氣了,倒是不敢再說,

多加談論下去,乃變轉話題道:「專兄弟 ,我以爲你會跟燕娘一起回去的!」 專諸道··「我不放心昨夜的事,朝中 公子光皺皺眉,顯然是不想在這方面

生氣的是沒能抓到刺客,高興的是刺客身 仍是空手而回,僚王很生氣,也很高興, 憾,因爲他本人是個技擊好手,很希望能 手雖佳,連他的身邊都挨不到,更有點遺 公子光道:「蓋餘在山上忙到天亮

諸一笑道••「有機會的!公子光本

身沒有受嫌吧!」 公子光搖搖頭道:「沒有!我挨了一

劍蒙他殷勤慰問,但也受了一番奚落,說 我誇耀了半天他的劍術! 我身手太差,連一個刺客都鬪不過,還對

的!他出手快捷,劍下無三合之敵手,這 宮中的侍衞雖多,却沒有一個能高過他 專諸問道•「他劍術究竟如何呢?」 公子光道:•「很高!不在你兄弟之下

點倒是事實!」 專諸笑道:「他身爲國君,誰敢跟他

認眞!」 公子光道: 「這倒不然, 在這方面他

十招而不敗的,就可以封上卿,食祿千鍾 很內行,他訂下了一個賞格,能跟他對手 並不需擊敗他,可是始終無一人能邀此

點功夫! 專諸哦了一聲道·「那我倒是該多下

兄弟在這方面多切磋一下!」愚兄之所以要找藉口到府中來,也是想跟 廷朝中的武學也悉心研究一下總是好的 這倒不是孰優孰劣的問題,但兄弟對宮 技擊之道雖精,却與戰陣殺伐之道略異 伍子胥道: 「是的!兄弟是湖野奇士

苦功!」 不肯使用長劍,堅持在他一對短双上面下 朝夕硏練劍術,技藝精湛了,只是他仍然 中一住九年,後來的五年中,他與伍子胥 日子在飛快中過去,專諸在公子光家

後,不能不啓人疑竇。 吳國有名的劍手,公開成爲公子光的門客 這對他的工作是有好處的, 因爲他是

> 劍技,這使他不得不違誓以長劍應敵, 於久年生疏,自然不會很精彩,雖然擊敗 了那幾個劍手,却輸給了公子燭庸 公子燭庸還帶了幾名劍手來跟他切磋

多 然更放心了,這使公子光的地位也安全得 的技藝最精,燭庸能擊敗專諸,吳王僚自 命一世的劍中高手,三兄弟中又以吳王僚 公子蓋餘、公子燭庸都是自

傷心的事,毀他全家的大仇人楚平王, 疾而薨!粉碎了他的復仇之望 就在這一年,發生了一件使伍子胥最

楚之心了 伍子胥哭了兩天,只有把仇意改爲覆

吳王僚十分高興,更因此舉驚動天下,引 用楚國學喪的機會,他密令兩個弟弟,公 伐楚的那份謀略,他覺得可以一試了,利 子燭庸與公子蓋餘發兵入楚,與楚軍接觸 兵圍潛城,頗佔優勢,消息傳至吳都, ,吳王僚不禁砰然心動,伍子胥供給他 平王死,子立,剛愎自用而又少不懂 他雄圖天下的雄心。

兵 吳國的强兵悍將在潛城對峙,戰事雖不樂 晋修好,希望晋公不要阻撓他對楚國的用 叔屈雲均屈原是幹才,居然能支持住,跟 王僚乃遣王權季扎爲使入晋,一面表示與 同時也觀察一下諸侯的反應與動靜! 當時晋公之勢最盛,爲諸侯之首,吳 但潛城在重圍之下還能守得住 小王新立,强隣壓境,幸而平王的族

觀, 出,季權又到晋國去了,這是一個機會 密召到室中道。「兄弟!燭庸蓋餘率軍遠 四月,丙子日的前夕,公子光將專諸

成敗就是明日了,你準備好了沒有?」

在準備,公子都安排好了嗎?明日將如何 行動?準備從那一條路殺進宮去! 專諸興奮地道:「九年來,我天天都

公子光搖搖頭道: 「不進宮,在我府

之力。」 以纏住他手下的劍士,伍將軍也能助一臂 引了來,兄弟在對付他的時候,我的人可 ,我又不能大擧地帶人攻進去,只有把他 的人太多,靠兄弟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專諸不禁一怔,公子光解釋道··「他

專諸道。「那固然好,但是,他肯來

機會!」 個寵姬,也擅琴事,要來跟燕娘較量一下 說燕娘的琴技無雙,而他自己最近得了一 ,他處處都想壓倒我,無形中却給我一個 公子光道:「是他自己要來的,他聽

專諸道••「燕娘的琴事已經荒廢多年

你的雙劍能刺進他的胸膛! 燕娘的琴技能勝過他的寵姬,只希望兄弟 公子光笑道。「我知道,我並不指望

們夫婦都可以爲公子死,只是……」 恩庇九年,所報於公子的就是這一刻,我 專諸想了一下才道:「愚夫婦受公子

以放心吧。我們哥兒倆的命是連系在一起 們即刻出亡越國,由伍將軍帶了去,你可 帶着他出城玩去,如果我們失敗,就叫他 心的是勇姪,我也安排好了,明天叫夫差 公子光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担

嗎? 專結道: 「伍員兄長不是要參加戰鬪

爲他着想,他的家仇未報,目的在伐楚, 奪政之擧我不想連累他太多! 去帶走我們的孩子,這是我的要求,也是 手後才肯出手誅戳殘餘,他立刻帶人衝出 公子光道: 「是的!但他要等兄弟得

煎娘去! 專諸道:「那我就放心了,我去告訴

矮几前,矮几上放了一具拭得潔亮的桐琴 了一爐清香,鳳釵髻,身着宮裝,端坐在 ,神態肅穆,好像在等着他一 說着來到自己的棲鳳樓,燕娘已經焚

別人較琴了 燕娘,妳的消息倒很靈通,知道明天要跟 專諸爲了冲淡氣氛,故意一笑道· !是誰個通知妳的?」

琴事已經荒廢了多年,指法也生疏了, 燕娘道:「大姊才跟我說起了, 我的

麼? 專諸間道•「夫人還跟妳說過了些什

會誤事,遂笑笑道:「沒什麼,公子不希 琴之後才有機會出手,先告訴了她,反而 自己又何必告訴燕娘呢,也許明天要在較 子夫人胆子很小,公子光一定沒告訴她, 是十分秘密,稍一泄漏就關係太大了,公 專諸先是一怔,繼而才想到刺僚之學 燕娘道: 「沒有!還有別的事嗎?」

技藝的問題,也關係着心境,我這幾年來口氣,但琴這樣東西是很難說的,不僅是 雖然指法生疏了,但生活在幸福中, 燕娘笑道:「是啊,大姊也說要我爭

望妳的琴會輸給宮中……」

怕要練一夜呢!」 要好好溫習一下,你到別處去睡吧,我恐怡淡,應該不會輸給別人的,所以今夜我

趕我走!」 專諸只有苦笑了一下道: 「今夜妳別

受打擾的!」 燕娘一怔道··「爲什麼,彈琴是不能

婚的日子,我想重溫舊夢一下 幾年沒聽妳撫琴了,這使我回憶起從前未 專諸忙解釋道:「不打擾妳,我有好

不同,以前我身在青樓,太多悲音,今夜 我將要奏的是高山流水之曲!」 專諸盤膝坐下道:「不管妳奏的是什 燕娘道··「今夜我要奏的琴曲與以前

規規矩矩坐着聽!」 能否與妳心靈合爲一體!」 我都是妳的知音,妳不妨試試看,我 燕娘看了他一眼,道: 「那你必須要

記得以前嗎,我們好久才難得一聚,我除 了靜坐聽琴外,幾時不規矩過一 專諸道••「我一向都是最規矩的,還

有鐵馬金戈之晉,跟着拍的一聲,琴弦斷 慢地彈奏起來,起初琴韻怡淡,一派平和 燕娘嫣然一笑,靜坐片刻,才開始慢 但過了一陣,忽而轉爲急促,錚錚

兆。 琴屯突然斷去,就是一個極爲不吉祥的凶 極高,知道琴韻爲樂中之聖, 了起來,他不僅是個武士,文事的修養也 專諸的臉色微微一變,忍不住按几站 暗藏天機,

郎君!你坐下來,這具琴很久沒撫了, 可是燕娘却十分平靜,淡淡地道: 弦

> 境。 這樣緊張嗎?你坐下來,別擾亂了我的心 上得緊了一點,斷弦是平常的事,犯得上

子,彷彿什麼事都不知道,又不忍心告訴 生的事故,但見了燕娘那份安逸從容的樣 法,很快地接好琴弦,又琤琤地彈了起來 ,專諸幾次想阻止她,告訴她明天將要發 專諸只好坐了下 ,看燕娘以從容的指

淡高雅有出塵之思,慢慢就轉爲肅殺之聲 不平常,尤其是她的琴韻,一開始雖是怡 看看燕娘,神情雖然平靜如恒,却也有點 但他坐立不安的心情却無法平復,再

這樣子,不行呀!」 一曲旣終,燕娘才皺着眉頭,道。「

專諸詫然間道·「燕娘,妳說什麼不

法拿出去見人的。」 燕娘道。「我是說我的琴,這樣子無

極!_ 個行家了,我認為妳的技藝巳達到登峯造 的方面我雖簡陋,在聆琴上我却可以算是 專諸一笑,說道··「妳太過慮了,別

知音。」 燕娘搖頭道: 「聆琴沒有行家,只有

以算得上知音嗎?」 專諸道•「是!我是譬喻不當,我可

出我琴中的缺點。」 燕娘道••「可以,因此我相信你能聽

有缺點嗎?」 專諸忙道··「娘子,妳的琴藝中還會

燕娘道。「是的!缺點很嚴重,我不

但沒有方法掩飾自己的心事,而且還會受 聆琴者的影響,殺伐之氣太重。」

燕娘道:一是的!你的眼睛,你的神 專豬神色 一變,道••「這是我的關係

控制,這會破壞明天的計劃的。」 色,都直接地影響了我的彈奏,使我無法 專諸一震道·「妳已經知道了!」

人告訴我,但我祇要坐在琴前,身入曲中 燕娘搖頭道…「我不知道,沒有一個

將要有所圖謀吧?」 後,就沒有一件事能瞞得過我。」 專諸俯頭不語,燕娘道.. 「明天你們

是的!公子光準備在明天舉事,這是最後 專諸無法再否認了,只得點頭道:「

敗了。」 燕娘神色很平靜地道: 「那是不能失

「是的!明天如果失敗,我們也全完

燕娘沉思片刻道··「一切都安排好了

死就是那一刹那。」 王敗寇,一切都寄望於我庭前一擊,生與 專諸輕嘆道:「有什麼可安排的,成

失敗的善後作個安排的!」 ,伍將軍又是精於策劃的幹才,至少會對 燕娘道••「公子光是個志謀深算的人

帶人來跟妳較琴,看樣子只好把妳也留下,本來想叫妳也去的,但吳王明天主要是 事情不成,就由伍大哥保護他們出亡越國 排了,祇是把夫差與勇兒送出城外,如果 專諸道••「公子光與我都不能預作安

F 60

F 61

有一半成功的可能,尤其是你把勇兒的事 告訴了我,希望又增加了兩分!」 你們明天的擧事是一定失敗的,現在還 燕娘笑了起來道:「如果不把我留下

燕娘笑道··「吳王的那個寵姬名叫嫣 專諸一怔道•「這是怎麼說呢?」

探測別人的心中奧秘,吳王帶她來較琴不我,而且還有一項精長,就是能用琴韻來我,是我學琴的同窻,她的琴技並不弱於 過是個藉口,主要是來探測公子光的意向 時就會有所動作了。 ,如果他知道公子光有不臣之心,恐怕當

我的同意,我們一起受業於琴神南山子老 燕娘道:「嫣余(女旁・以下同)是 專諸一怔道:「會有這種事嗎?」

怎會提出這麼一個要求呢?」 百人的酒食,却不帶一個朝臣,這百人全 是他的侍衞了。」 專諸道:「難怪吳王吩咐明天要準備

要嫣余在琴中测出公子光的心事,甲兵立 了公子光外,其他的人都不准與席的,只燕娘道:「一定是的,到時候恐怕除 出,不等你動手就先把公子光擒下了。」

具有這麼大的力量嗎?」 燕娘道:•「這不足爲奇的,剛才我不

就是在琴韻中測出你的心事嗎?否則,我 怎麼能知道你們明天的圖謀呢?」 專諸道:「那我得跟公子光再去商量

成於心韻,只有互賞,沒有對較的,處余 專諸想了一下道:「琴韻之聲,真能 ,對彼此所能還會不知道嗎? 琴韻 音! 嗎? 就定了, 的把握。」 牲者。」 不能說沒道理, 專諸說道。 燕娘道: 專諸道。

有公子光,我只是一個草野鄙夫而已,公 子光給了我一個留名不朽的機會。」 地方,府邸中養士近千,並不是每個人都「那是因爲你的才具有值得他借重的 但我的情形不同,如果沒

都是手腕,籠絡我的手腕,但我依然感激我,叫夫人認妳為妹,伍員認我為弟,這 他們,至少他們兩位帮助我早一些得到了

年却是我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何况人「是的!可是那要等好幾年,而這幾 事多變,等到妳廣足了自贖的身價後,我年却是我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何况人 們是否還能順利地結合呢?」

平安安地過一輩子,不像現在,我們的 有事情能改變我,我們結合雖遲,却能平 「應該是可以的,我下定了决心,沒

盖餘是個一勇之夫,不解文事,更談不上 音律的修養,强迎之事,根本就是公子光 燕娘道: 「郎君!我告訴你一件事

是我自己打聽到的,還記得第一次你到府燕娘道。「這種話誰也不敢告訴我, 刺的事情嗎?那個刺客並沒有死,只是受 中來找我時,剛好蓋餘也給了刺客前來行 了傷而已,現在就隱居在我家的附近,受

「燕娘!妳有絕對的把握

子也許到明天就走到盡頭了。」 得妳差一點就被蓋餘强迎去了,是公子光 硬把妳奪的!」

起,就是為了示恩,好叫你為他賣命。」授意的,他再硬行出頭奪來成全我們在一 專諸一怔道·「這話妳聽誰說的?」

着公子光的贍養。」

後受公子光瞻養的還是他,不就够明白了 蓋餘强迎我的是他,來行刺的又是他,最 燕娘道••「這顯示那個刺客根本是公 ,派到蓋餘那邊去臥底的,煽動

他明天在筵上必須全神貫注,聆聽我的琴光,使他不流露出心事的,但是你要告訴 關係,現在知道孩子已有了安排,我的心 壓住她的,先前我心神不屬是爲了孩子的 與富貴不能並容的,我相信我的技藝可以 但她是富貴中人,琴是很清高的樂器, 燕娘道: 「不必了,媽余的琴技雖神 明天我相信可以用琴聲誘導公子

「這種事誰也不敢說有絕對

「那不行,妳必須要有絕對

身在所不惜,公子光却不能失败的。」的把握,我們夫婦受公子光之恩深重,殺 自己的利益,明日如果失敗,我們才是樣的,他的施恩是有目的的,而且是爲了他麼,我們所受的一切是付出很高的代價來 恩負義的人,但我覺得我們並不欠公子什 燕娘想了一下道:「郎君,我不是忘

專諸嘆了一口氣道··「燕娘!妳的話

受這種寵遇的 專諸沉重地道:「我知道,他在利用

嗎?」

燕娘道。「怎麼會呢,這個人以前也

「沒有他們,我也會到你身邊的!」

專諸道·「燕娘!別這麼說,妳要記

專諸道:「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專諸沉思片刻才道:「妳不會再弄錯

我還見過面,怎麼也忘不了的。」 來聽過琴,他代表蓋餘前來强行納聘時,

們祇知道權術,不是你這種人所能久處的 這些權貴豪門之中,沒有眞正的道義,他 許能保全自己。」 却不是要你退出,因為我們已無路可退 「郎君,我告訴這些祇是使你明白,在專諸臉上先顯出一陣憤色,燕娘忙道 ,除非你出賣公子光去向吳王告密,或

專諸苦笑一聲道•「妳想我是這種人

告訴你了。 燕娘道:•「我知道你不是,否則就不 專諸想了又問道·「那個刺客現在還

好嗎?」 活却很富裕,住的房子也變大了,而且還 燕娘道:「很好,雖然有點殘廢,

像伙活着嗎?」 能蓄奴僕。」 光畢竟還有點良心,換了別人還會容這個 專諸道:「這就是了,由此證明公子

决心為他拚命了?」 燕娘點了點頭,然後問道:「郎君是

洒熱血了,還有一件事更令我感動。」我,就憑這份知己之情,也值得我為他一 行為雖近奸詐,但其情可諒,那都是爲了 專諸沉重地道。「是的,公子光這些

燕娘忙問道:「是什麼事?」

這麽做的,但他們做了,足見他們對我是大哥拚了死命將我解救出來,他們可以不行刺去了,那次鬧的事很大,公子光與伍 「五年前我一夜未歸,就是到皇宮中

的,爲了勇兒的將來,我必須要成功。」 義盡,照顧日後的生活,對我更不會虧待一片真心的,他對一個庸俗的刺客都仁至

對我們的孩子能好好照顧的,祇是爲皇家 既是一個不忘舊的人,他當國之後,至少 賣命的事,我們不能再幹了。 燕娘默然片刻才道:「好吧!公子光

他學劍就是這個原故,我生而不幸做了劍 手,不會再讓我的孩子走這條路。」 專諸道:「不會的,勇兒我一直沒讓

夜了。」 我撫一回琴,也許這是我們相聚的最後一 燕娘苦笑道••「那你再好好坐 着,聽

琴嗎? 專諸苦笑一聲道• 「燕娘,妳還要撫

我才能暫時忘記一切。」 否則我無法等到明天了,祇有在琴聲裏, 燕娘莊容道·「是的,我必須撫琴,

把琴拋開吧,我們有更好的辦法忘記一切 專諸激情地抱了她起來道:「燕娘,

燕娘嬌息着道。「郎君,你該節省一點體一起,兩個生命也緊緊地連結在一起了,抱着她走向榻上,兩個人緊緊地纏在 ,也有更重要的事可做。

擁着妳的時候才是實在的,燕娘,別再說今天,沒有明天了,在我的生命中,祇有 沒有明天的。」 專諸道:「在一個劍手 儘你所能地愛我 ,享受我, 的生命中只有

值得眷戀了,因此他們都不再開口,祇以悲哀,也體驗到在塵世間,沒有比此刻再 ,這兩個人都體會到毀滅的

F62

火一樣的熱情,將兩個人溶成了一體 報曉的公鷄叫了 ,天亮了

使僚王死了,還有公子蓋餘,燭庸,仍然個都是高手,而且是皇室的忠心死士,即 雖然寄託在專諸身上,其他的事却必須自 理了,尤其是皇宫中的那些侍衞武士,個 可以成為他們的倚靠,所以這些人必須一 公子光的府邸中澈夜不停地忙着,

策。 與伍子胥商量着對策,一個一網打盡的對好手一辦嗎?他實在沒把握,因此他整夜 死士與武功好手,這點力量能够與皇室的 這些事他暗中出重金,蓄養了不少的

安排妥當後,伍子胥道:「專諸呢?怎麼 到現在還不見他前來。」 好容易到天亮,才商量出一個頭緒

在棲鳳樓上溫存着。」 一陣子琴,然後就閉門高臥,現在想必還 公子光笑道:「昨夜他先陪燕娘彈了

婆睡大覺,叫他起來吧。」 今天是什麼時候,他還能安心地抱着老 公子光連忙搖手道:「不必,我吩咐 伍子胥一皺眉道:「這傢伙太荒唐了

力,爲着明天的大學。」

久就多久。」 過,不讓人去打擾他,讓他睡去,能睡多

「這怎麼行,他也該準備

心了,就怕他一夜折騰無眠,我才該担心的工作就是當庭一擊,他能睡,我倒是安 公子光道:「沒有他要準備的事, 他

> 心,就怕他這一夜跟燕娘纏綿不休,過份 ,甚至會被迫放棄今天的計劃。」 伍子胥道··「假如他在睡覺,我也放

天,還會不儘量溫存嗎?」 今天的任務,很可能就是在人世的最後 透支了精神,誤了大事。」 公子光笑道:「那是一定的,他想到

婦倆歇在一起的。」 伍子胥道:「公子昨夜不該讓他們夫

個劍手的工作,不是你的兄弟了。」讓他們在一起,因為他今天要担任的是一數一個劍手却是我比你了解,所以我昨夜對一個劍手却是我比你了解,所以我昨夜 解是你比我深,所以才將他推荐給我,但 公子光笑道:「伍將軍, 對專務的了

脊愕然說道·「公子的話微臣不

不行,他們是不受拘棄的,各員一個劍王却嚴明的紀律來統制他們,但對一個劍王却領的手下都是出身行伍的軍卒,那必須以公子光道:「你不會懂的,因爲你率 浪於形體之外,才能堅定他們逞命一搏的

公子光笑道。「這樣說吧,將士用命 伍子胥道。「微臣還是不懂。」

之徒的任何要求,也是這個原故,專諸人士,要她們拋棄一切尊嚴,接受那些亡命出府中的侍兒歌妓,叫她們去陪伴那些劍 雲,沒有將來,只有現在,所以我昨夜遺 貴來激勵人心,但對一個劍士却不能如此 他們自由慣了,不受拘束,視富貴如浮 公子光道:「不錯,這是以未來示富 「自然是因功邀賞晋爵封疆。」

> 才沒要他出來與大家一起狂歡,但有燕娘 在他身邊。作用是一樣的。」 很拘謹,不好女色,對燕娘情有獨鍾,我

之明,微臣不如。」 伍子胥默然片刻,才道。 「公子用人

所有的侍衞,只要逃出一人,我們的計劃 那些亡命之徒是靠不住的,他們很難截殺 寄望於專諸,另一半則在將軍手上,我的 才,自然不必懂得這些,今日之學,一半 還是無望成功的。」 公子光一笑道·「將軍有强大緯國之

放過任何一條漏網之魚。」 諸得手,微臣的一把弓,一壺箭,絕對不 伍子胥道:「公子放心好了 ,只要專

了。 應戰了,大子夫差與專勇就全仗將軍保全 失手,僚王的技擊無人能敵,將軍將不必 信得過的,所以我也不多說了,萬一專諸 公子光道·「將軍的神射,我是絕對

弟!你的精神還撑得住嗎?」 他一夜沒睡,伍子胥有點担心地道。「兄 專諸才叩門而入,眼睛還是紅紅的,證明 伍子胥默然受命,兩人又談了片刻

好。 專諸笑道:「兄弟放心好了 ,兄弟很

是沒多大用。」 過來,看見府中的劍手們都準備好了, 然後轉向公子光道•「我剛才從後面 祗

以便兄弟得手。」 祇是在必要時聊備一格,纏住那些侍衞 公子光道•「他們不能給多大用處

公子最好把他們都藏起來,放得遠遠的 專諸搖頭道。「連這點忙都帮不上,

則今天的事必敗無疑。 等我得手後,再叫他們出來撲殺殘餘,否

你也知道的,祇靠你一人…… 公子光不禁一怔,伍子胥道:「兄弟 我們都知道你神勇, 但五年前宮中一

專諸却道。「今天却必須要靠我一個

把今天吳王前來較琴的真正目的說了一遍 然後道: 未待擧事, 公子光一怔道:「有這等事嗎?」 人都以不解的眼光望着他,專諸才 「設若公子將這些人密藏幕後 就會被嫣余測出殺機……」

能而不信 公子不可不信。」 專諸道。「這是燕娘說的,我先前也 知我們今日的圖謀,嫣余自然也有此 ,可是她在琴韻中測出我心中的殺機

我的簫音,她的話更是可信了 一,這倒是可信的,燕娘的琴技能够壓下 公子光道: 「那麼,我就要另作安排 伍子胥道。「音律之道,我也粗知

我的一擊。 專諸道:「不必另作安排,事情繁平

應你怎麼辦呢?」 那些侍衞必然會圍攻上來,我的人無法救 「可是兄弟你 一擊得手

我儘量撑下去,能撑到公子率衆前來最好 否則公子就多照顧一下小兒吧。」 專諸一笑道·· 「沒有什麼可 掛慮的

琴韻不斷,就表示我已得手,公子立刻率出去召人,屆時聽燕娘的琴韻為號,如果多說了,我進庭的時候,公子就找個藉口 公子光正待開口,專諸道:「不必再

法突圍為上。」
已失手,公子也不必便拚了,趕緊帶人設定失手,公子也不必便拚了,趕緊帶人設定

說了。 還可以東山再起。我到了別國無枝可棲了是我的家國所在,伍將軍流亡到了別國, ,兄弟,我們生死都在一起,你不必再多 性命為我,我怎能置身事外呢?何况吳地 「那怎麼行,兄弟肯豁出

想拚命也沒辦法了。」 事,否則吳王的那些侍下挾制了公子,我 手的時候。公子必須避席,使我好放手行 專諸想了一下道:「好吧,但我在動

但 必死之心而逞勇一搏,得手的機會較多, 如果有了牽制就困難多了 伍子胥道·「這倒是對的,專兄弟以

了 簇擁下呼嘯而至-什麼破綻,等這些專使佈置妥當後,吳王 的 僚才帶着龍姬嫣余,乖着輦車,在衞士的 散在隱蔽的所在潛伏起來,才沒有流露出 光接受了專諸的請求,把府中的死士都分 作安全措施的,盤查得很嚴密,幸好公子 的先使已經到了,他們是來勘查地方,預 再三力勸,只好勉强地同意了,又磋商 公子光雖然不同意,可是却不過兩人 ,公子光才將諸事安排妥當,吳王

要小心一點才是。」 邀作家人歡聚,本來不應該如此排塲的 僚王執着他的手豪笑道:「大兄,孤承見 軍遠出,京畿空虚,恐有奸民不法,必須 可是他們這些人不放心,說是蓋餘燭庸率 公子光祇准單人晋詣,行過大禮後, ,

「大王言重了, 以大王

天威,誰還敢來冒犯王駕,當眞是不要命

,就遺憾沒機會試鋒!」 鑄了一柄寶劍,內試可斷牛身,鋒利得很 來試試孤的寶劍,前幾天孤找越國的名匠 客到今天還沒有捉到,他們就嚇破了胆子 ,其實孤倒真的想有個不長限的刺客,前

設了兩座,是爲燕娘與嫣余較琴之用,此 座是南向獨踞,公子光在東側相陪,對面 露出聲色來,將僚王迎到正廳中坐定,王 的侍衞,由正廳一直排到府門外,戒備森 外前後左右,都是宮庭中的甲士,與帶劍 公子光心中暗暗叫苦,表面上却不敢

妝晋詣 開始進肴,然後公子光的夫人領着燕娘盛

得很不愉快。」 「好,果然是絕色,難怪蓋餘會跟大兄爭 僚王朝燕娘打量一下,放浪地笑道:

多矣。」 謬讚,嫣夫人才是真正的國色,賤妾不如

是當世無雙,而且與嫣余是同出琴神門下 美人的眼光是不會錯的,聽說妳的琴技也

,嫣余也相對就坐,兩個女子對視 燕娘盈盈致禮後,退到她自己的席上 下

乎都有將人導向琴中的力量,尤其是嫣余 在技術上,她們的確是旗鼓相當, 似

僚王哈哈大笑道:「是啊,上次的

嚴,連一點可乘之機都全沒有。 照例由府中的樂妓獻樂完畢後,庖人

燕娘淺笑道•「蒲柳之姿怎敢當君王

,今天妳們可得好好較量一下。」 僚王大笑道:「別客氣,孤王對賞識

各自奏起自己所擅的樂曲。

雄心,令人有熱血沸騰的感覺 ,她的琴音慷慨激昂,不住地鼓舞着人的

光歷次在嫣余的鼓舞下,即將接劍而起的 一刹那,很快地又被燕娘柔和的琴音鎮定 塵之思,充分地流露出怡淡的胸懷, 凝聽燕娘的演奏,那是一種高山流水的出 公子光幸而已得專諸的警告, 全神去 公子

着點烟火氣,不如燕娘的幽邃。 「孤作個公評,嫣余的琴技雖佳, 僚王是識貨的 他朝燕娘看了 一眼道 總帶

身萬萬不及。 侍君王,日受薰陶,琴中有王者之音, 燕娘笑道。「國君言重了,媽夫人長 妾

之器,帶了富貴氣,已落下乘,高下已分 **嫣余**,這妳可認輸了。 僚王笑道:「以琴論琴,這本是高雅

賀。」 之奏,才能配合身份,妾身請單獨一奏爲 但君王與公子都是富貴中人,理應有大雅 十分心折,以琴技而言,妾身甘拜下風, 媽余嫣然一笑道·「君王高評,妾身

的試探,也知道自己的琴技無法壓過燕娘 ,所以提出單獨演奏的 她十分聰明,知道燕娘在琴音 請求 擾亂她

奏,也好使我們一飽耳福。」 人有耳不暇接之感,不如你們兩人分別演 一邊是人間富貴,一邊是天上清雅,使僚王笑道:「好極了,剛才兩琴齊鳴

光也領腦到藩韻的厲害,剛才在燕娘的協 光絕對無法遁形的,叫他及早自處,公子着警告之意,在嫣余的琴韻誘導下,公子 燕娘朝公子光看了一眼,這一眼包含

准更衣 拒不了的,靈機一動,避席而起,告禀道透,如今在嫣余單獨的試探下,他一定抗助下,他已經累得滿身大汗,連衣衫都濕 「大雅乃廟堂之樂,微臣不敢僭越, 請

過我們弟兄歡聚。」 公子光長揖說道.

僚王笑道:「大兄太過隆重了,這不

「微臣不敢冒凟廷

行 衣服吧,這一身水淋淋的,坐着也不舒服 ,聆琴乃是樂事,一定要身心十分愉快才 具信心,乃笑道··「君王就讓公子去換件 余見他汗透衣襟,對自己的技藝更

大行家賞識呢。」 媽余新譜了幾套琴曲,就等着給你這位 僚王這才點點頭道: 「那大兄快一點

諸問道:「如何。」 公子光顏然而退,來到私室之中,專

提出了警告,否則我還脫不了身。」 個主意吧,一 專諸想想道•• 公子光苦笑道:「兄弟,咱們打消這 **點機會都沒有,幸好燕娘先** 「錯過今日,再也沒機

公子光道。「可是沒辦法呀,上上下

搜身,除非硬殺進去。」 全是他們的人,連上肴的庖人都要經過

哥沒想到的。」 就是爲了應付這個局面而用 專諸道: 「我有辦法的, 我專練短劍 ,那是伍大

,因為這是欺待國君的大筵,菜肴都須具選了一味煨魚,將一雙短劍都塞在魚腹中 他到厨下,换了身庖人的衣服,然後

F64

多長的短劍藏進去,連一點形跡都看不出有氣象,那一尾燬魚足長三尺有餘,一尺

等到他回手時,你就沒機會了。」必須一擊而中,僚王腰間帶着一柄寶劍 個方法倒可 公子光一直看着他,這時才道: 以一試,但是兄弟要注意,你

了 的 我想像中還深,如果由她單獨演奏,公子 拚了,剛才我在遠處聆琴,嫣余的技藝比 準備一 心中秘密必然藏不住,那時候沒有退路 專諸沉聲說道··「我知道,公子也請 下,不管我成不成,公子都必須

着他走了 公子光凝重地在他肩頭拍一拍 ,日送

專心聆聽着,似乎沒想到煞星已經臨身。 廳上,嫣余正在徐徐撫琴,僚王一手支案 不亂,聽任那些侍衞們搜過身,放行到正 廳,得力於多年學劍的修養,他竟能臨危 專諸雙手捧着銀盤,一步步地走向大

張起來, 一聲! 裝成庖人進來,她知道事在必行,神情緊後,就一直在期待着事變的發生,專諸扮 燕娘却沉不住氣,她從公子光退走 身不由主地手搭琴絃,發出琤的

準備! 叫道: 這一 「大王, 聲在嫣余耳中却不同尋常,連忙 琴有殺機,謹防不測!快

只是都沒防到專諸而已。 目視四側,提防着有刺客突然地關進來, 叫將廳中的 人都驚動了 他們都

就知道這位族兄必有不臣之心,剛才他避 僚王推案起立,手按劍柄笑道: 「我

> 作防備, 家。二 ,我就想到他無法藏形了,所以預 倒要看看他用什麼方法來行刺孤

好的匕首,刺向胸口道: 「郎君,我先走 燕娘却比他更快,由琴腹中取出一柄預藏 ,他先朝燕娘看了一眼,顯示訣別之意, 專諸站在廳心,雕僚王只有丈來遠近

牙, 跑前幾步, 雙手高舉過頂道: 「請大 王品餚,這是新從河裏捕來的鮮魚。」 人都為她的舉動吸引了注意,專諸却一咬 一双刺下去,鮮血跟着迸射,廳上的

滾開,誰還吃魚! 僚王飛起一脚,將漆盤踢飛叱道•-「

單劍直刺僚王的胸口! 的動作配合極快,寒光掠處,已把僚王的 進魚腹,取得了雙劍,銀盆脫手飛出,他 一隻右脚齊踝切了下來,跟着長身進掠 己的步驟,僚王動脚時,他的一隻手巳探 專諸料準了有此一舉,也計劃好了 自

後身子失却平衡,一下子坐倒在地,他這 一刺剛好脫了空。 可是這一着他却計算錯誤,僚王殘足

的背上 空,僚王的長劍巳反掠而至,直砍在專諸 客就在身前,長劍跟着出鞘,專諸一刺脫 僚王畢竟英雄, 劍利勁猛,在專諸的手邊身子間 斷了一足後,發現刺

孤王就出手了

藏劍,敢單身行刺,不愧是個英雄,把他 砍下去,連忙喝止道。「且慢,此人魚腹 ,僚王一劍傷敵後,見專諸俯跌在地,肋 血如泉湧,而幾名侍衞還想上前用亂劍 任何人受了這麼重割後都無法行動了

翻過來給我瞧瞧看

識的人叫道:「是專諸!」 了起來,那些侍衞將專諸翻了過來,有認 他自己不顧痛足,用劍支着身子也站

俐落的身手。」 我這一隻脚斷得還不冤枉, 吳王僚哈哈大笑道: 「是專諸吧, 難怪他有這麼 那

躺在地上血在流着,他的心裏倒是一片平 靜,默默地計算着如何再補上一劍。 肋間的一劍,根本沒有痛苦的感覺,身子 ,燕娘自戕後,他的死意更堅决了,所以 專諸在入廳之前,早已抱定必死之心

吳王僚單足跳了過來,用長劍指着他道。 「專諸!你還能起來嗎?」 身子被翻過來後,他仍靜靜地躺着,

然傷了一足,倒是十分賞識你,如果你還 專諸閉口不言, 僚王又道·「孤王雖

能起來,孤王願意再與你一戰!」 專諸緩緩地坐起來道:「大王此言當

你是吳國有名的劍士,孤王覺得不用 僚王大笑道。「君無戲言,自然是眞 眞?

劍技殺死你,也是件遺憾的事。 的 連幌了幾幌,僚王笑道:「你站了起來 專諸吃力地站了起來,可是却站不穩

但孤王還是很賞識你,讓你像個劍手,站 着飲刄而死-不是你喬裝偷襲,連我這條腿都傷不了 公子光用你來作狙擊手,可以說用對了人 ,只是他對孤王的劍技估計太低了,如果 了一劍,透背而出, 一劍刺進,專諸欲避無力 你還有什麼話說?」 僚王得意大笑道:「

月黑夜深時燃一綫香·遙望之·恍如 即息滅。可謂神乎其技矣。故人稱之 飛螢細點 • 姚以鏢在空隙處擲之 • 火 三年即能以鏢射斷掛鈴之繩・最後於 近而遠。練習目力手工。朝夕不輟。 鏢神。 ·初學射鏢嘗懸一銅鈴於樹枝 · 由善飛鏢 · 百發百中 · 人莫敢與之抗善飛鲸 · 百發百中 · 人莫敢與之抗

重資。從未有毫顧損失。蓋盜岡其名 ·均走避也。 他往來燕趙問十餘年 • 爲人押解

爲護符 自恃力富技精・決無意外・迨船行護符・以重幣爲酬・姚則慨然允諾某年有大官出京・素慕姚名・聘

> 子遍體着紅色衣。舞雙劍如匹練。寒馬暫息路旁。忽見紅光自東來。一女 將匹騎窮追之・約行四五里・古木千 鏢中其左劍·分折爲二·盗魁大駭率 章,石徑苔長,姚因地趨幽靜。即下 歌舍舟反登陸奔·姚乃餘勇可貴·立 之·鏢忽反飛。中姚左臂·臂痛而撲 光逼人,姚向女飛一鏢。女舉蓮鉤蹴 • 遂隱居入山終身韜晦 • 藝無止境 則黃白已被刦一空矣·姚受飛鈎之敗 • 女子已不知去向,逮扶傷返船 • 船 一百里勿淵路。再名師。略和附行到 盗魁舞雙劍飛至·姚於百步外擲以

驕者必敗·可以鑒矣·

心了。 大王一足,為的是大王劍未出鞘,現在我 們兩相對面,大家都兵器在手,大王請小 果要出手搏殺一人,必不失手,先前只傷 大王對專諸的能爲也估計過低了,專諸如 專諸忽地目 早射出堅毅的光芒道:「

作,專諸已像一陣風似的捲了進來,右手芒畢露,可惜已太遲了,還不等他有所動 的短劍刺胸,左手的短劍削頭,兩支劍竟 這麼特久的毅力,吳王僚發覺專諸忽然精 的頭顱滾向一邊,胸前也噴出血泉! 是同時動作,等兩個身影分開時,吳王僚

足! 過的地方就是一片血光以及飛舞的斷肢殘 的屠殺,只看見一條人影,兩道寒光,衝 像瘋虎一般,捲進了 這時廳外也傳來了厮殺之聲,是公子 人潮,展開了瘋狂般

在人潮中找到了專諸,他滿身浴血,遍體 十幾名侍衞還在拚命衝殺,公子光總算 僚王帶來的甲兵早巳消滅殆盡,只剩

他!__ 的問題:「兄弟,僚王呢?我一直沒找到 公子光一把抱住他,問出 一個最關心

誰都沒想到一個重傷垂危的人,會有

上前圍攻時, 專諸不但已手以了僚王, 還 那些侍衞們發覺也太遲了,等他們想

亂中已經分不清敵我,只知道衝破眼前的 光率着他的那批武士衝進來接應了,在混 就是敵人,就是要消滅的敵人!

是傷,腹間挨的一劍最重,連腸子都拖出 來了,但他還沒有倒下去,還是在找人拚

專將突然軟弱了下來,全身的力氣都

不見了。」 於專諸之手,但這些我們都看不見了。」 們的孩子可以不必做劍手而有很好的生活 再者後人在史册上會註一筆,吳王僚死 燕娘低下頭道:「是的,我們活着看

活着還能做一件事,就是再聽妳撫一次琴 專諸忽然道:「但我不遺憾,至少我

燕娘肯定的道:「自然能,今天我的

出錚錚的聲音:沒有多久,專諮的頭垂下 專諸在她對面坐下,聽她在琴上撥弄

不動了,熊娘演奏如故。 她沒有奏完這一曲,但公子光與伍子

她奏完最後一個音符時,伍子胥悄悄地進 來,在背後一劍,刺進了她的心窩! 伍子胥道:「公子可是有收留她之意 公子光愕然道·「將軍,做什麼?」

公子光道:「是的,她的琴枝可謂無

公子光笑了笑道:「但燕娘已經死了 伍子胥道:「不!她不是燕娘。」

僚王不因為她,不會到公子府邸中來較琴 也不會有殺身之禍了,自古女色爲禍水 「是的, 但公子別忘了

伍員今日若非目 的專諸夫婦,他們才是公子的不世功臣 睹,怎麼樣也不會相信

諸夫婦的遺體下拜,但那兩個人死態十分 兩人相對一視,雙雙不期而然地對專

背所接掌,與兵伐楚。 、公子蓋餘與公子燭腈賜死,軍符由伍子政權,是爲吳王闆闆,拜伍子胥爲上將軍 吳王僚被刺後,公子光接替了吳國的

了滅家之恨,但他的仇人楚平王身故, 代霸王,得志之餘,開始向越國興兵 為吳軍所逐,國幾不保,伍子胥終於報 有起出平王的遺體,鞭屍三百以雲恨 吳自勝楚之後,聲威大振,幾乎成爲 **楚懷王因聽信佞臣之言,罷黜屈原,** 他

敢忘 聲:「夫差!你忘記了殺父的仇恨嗎?」 夫差志切復仇,每天使一個人問他一 夫差也必恭敬地回答道: 「不

伍子胥又骨批評說:夫差將來可能會

忍無可忍,將伍子胥賜死!而且將他的首 子胥受命托孤,態度更爲跋扈,夫差終於 敗於女色,夫差就對這個人懷有反感,伍

國土: 大會諸侯於潢池,勉强爭了霸主的地位, 得天下第一美人,又想爲天下第一雄主, 女西施送侍夫差,煽動他的野心,夫差旣 臥薪嘗胆,十年生聚,十年教養,並以美 沒有防到越王勾踐自後偷襲,佔了他的 伍子胥的預言並沒有錯,勾踐回國後 絕了他的歸路,最後終於將他消滅

以及西施的故事,而對專諸的事忘却了 爛多了,大家都知道吳王夫差,越王勾踐 是大事,而越女四施也是千古留傳的人物 ,這些人在史册上的光芒似乎都比專諸燦

吳市吹簫沒沒以終,不會有攝顯烈烈的後 生了,甚至於一代名將伍子胥,也祇能在 成不了吳王闔閭,以後的那些事都不會發 專諸身上,如果專諸刺僚王失手,公子光

級懸在城門上,讓他對着越國 火焚夫差於姑蘇台上。 其實這些英雄人物的產生,都繫乎在 吳越爭霸,勾踐復國,這在歷史上都

再也沒有廳動後世的事跡發生了 是禍是福了,因為專諸的後人沒沒無聞, 報償,但在另一種眼光來看,則又不知道 間封專諸的兒子爲上卿,這對專諸是一種 了一筆,以及他後人的榮華而已,吳王闔 終前所預料的一樣,在歷史上輕輕地帶上

護, 事務 了,有的沒有成功,但他們的故事都是感 把握時機,作驚天動地的一擊,有的成功 者一共寫過三個刺客的故事 的,可是在安逸的環境中,却祇能產生 他們都是在困厄的環境中, 品政,豫

色,因此歷史上沒有記載燕娘,筆者却以 去配合他,才能使他的事跡多姿多彩而生 動地的英雄,必須要有一個不平 專諸的記載並不詳,但筆者以爲一個驚天 燕娘是筆者杜選的,因爲在歷史上對 凡的美人

·下期預告·

一期完巨型哀艷俠情故事

還君明珠 雙流

秦紅·著

眞諦,它會給妳(的人生愛情經驗和智慧,使妳一你一領畧到「剪不斷,理不亂」愛情的 筆者著作這部哀艷故事中,能使妳、你)得到無數爲人處事寶貴 你)帶來終身幸福和快樂的源泉-

放心好了,第一個飲刄的就是他 沒有了,雙为噹然墮地,低聲道。「公子 公子光還是不能放心,問道:「死了

沒有?」 專諸忽地大笑道:「斷首穿胸,如果

還不死,就沒有人能殺死他了,公子誇他 英雄無敵,在專諸手下也不過兩劍!」

屍中找到了僚王的頭顱,拋向公子光道: 「這就是憑證!」 拚着最後的一點力氣,他在地下的亂

們成功了,你可以出手了,別放過任何 高聲大叫道··「伍將軍,我們得手了, ,證實無誤後,才欣喜欲狂地跑了出去, 公子光接着了僚王的頭顱,審視片刻

施展神射,果然名下無虛,一箭一屍,每 個人都是穿胸而過 廳外射來颼騪的箭聲,那是伍子胥在 當最後一名侍衛在箭下喪身倒地後,

專諸已經摸索到燕娘的身邊,將她扶起道 • 「燕娘!妳還活着嗎?」

起走。」 我們成功了,原以爲很難的事,想不到成 燕娘孱弱地道:「還活着,我等你 專踏遍顧羣屍,發出一聲苦笑道:

你今天一共殺了九十八個人,雖然英雄 燕娘道··「是的,我一直在替你記數

功得如此容易。」

但太殘忍了!」

是我殺死的。一 百個人,連我們兩條命在內,妳!我!都

燕娘一嗅道:「也可以這麼說,但偷

專諸道··「我不知道,我的收穫是我

,燕娘,妳還能撫琴嗎?」

琴原是爲你而奏的。」

曲將半,燕娘氣絕時,替她演奏至終,當 **胥却在門口聽完了這一曲,那是嫣余在琴**

她就天下無匹了。」

非女色能禍人,乃入自禍!」也不會者者」

F 66

公子光恍然動容,長揖道:「敬拜將

軍之嘉言!

個人的神勇能至此!」 伍子胥長嘆道:「員不足拜,助成公

安詳,好像已不屬於這個世界了

勾踐擊敗,闔閭中箭身死,子夫差立。 可惜因爲用兵不慎,在會稽一役,被越王

得憤然道··「異日減吳者必爲越,我可以 於滅了越國,將越王勾踐夫婦擄為廷囚,在這種不共戴天的仇恨心情下,他終 看得見越國的大軍山都門進來· ,將勾踐夫婦遺放回國,臨去之時,伍子 可是他志得意滿之際,不理伍子胥的忠告 ,沒有殺了勾踐,而且還受了越臣的哀懇

半段事跡了

專諸的犧牲有多大價值呢?正如他臨

一些沒沒無聞的平凡人 每一個英雄都是生成在困厄中的,筆

巴。 (續完) 為必有其人,只是她也許不叫這個名字而

順長的人影出現在窗外,這人就是楚二爺楚逢春。金珠狀是未覺,楚逢春靜立半晌,

前文提要

•

默然發獃,神情呆滯,像一尊泥塑木雕的神像。忽然她幽幽地長嘆一聲。接着,一條

始

氣氛。一天晚上,周夫人金珠枯坐在房中,獨對黯然的寒燈

前文書至自周百齡暴毙後,周府籠罩着一片寂靜痿清的

隔窻發聲安慰她幾句。但金珠仍似未覺。楚逢春靜立片刻,然後離開。之後,房內傳出 串夢囈的語聲:逢春,是我害了你,你也要多多保重:

失恃成孤女

夜深了,怎麼還沒睡? 文却像幽靈似地緩步進入乃母房中。他的身形才消失了沉沉暗影中,周文

覺嗎? 旁,也是凄凉地一笑道:「娘,您能睡得 周文文逕行拉過一把椅子坐在乃母

娘!

是不是改變主意了

金珠苦笑無言 「娘!您知不知道,全蘇州的人都知

對妳說

文兒、莫說氣話。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

金珠苦笑着一嘆 道:

道我家的事了。」 「我知道,黃昏時分,妳楚叔叔跟我

說過

「哼!好一個楚叔叔!

能怪我,是……是娘對不起妳。」 要怪也只

許明天我會將眞象告訴妳……。

「文兒,莫逼我,我說過,我需要冷

志切報親仇

楚逢春的臉上掠過一絲苦笑,快速離

明天吧!」

金珠的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

周文文的咀角掠過一絲冷酷的笑意。

靜的想一想。」

周文文冷冷地一笑道:「好!明天就

金珠目注愛女,凄凉地一笑,道:「

「文兒,妳不能怪楚叔叔,

有這樣的想法?

「這只是一種預感,一種沒法加以解

「別說氣話,讓我冷靜的想一想,也 「我想,還是怪我自己命苦吧!」

明天?爲甚麼一定要等到明天?」

「是怎樣的不祥法呢? 「娘……娘有一個不祥的預感…… 「說吧!我在聽。

文文嬌軀一震,道:「娘!您怎會 也許娘會突然……突然死去。」

釋的預感,而且這種預感很早就有了 「娘!別胡思亂想,好好的一個人,

怎會突然死去哩!

「您跟爹不同……」 一妳爹不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文兒,去年臘月遺嫁的那個春桃別與我抬槓。」金珠突然岔開話題 老闆娘, 間中,還透出微弱的燈光-「九尾妖狐」胡媚的房間

,還記得嗎?

道:

,收拾得一塵不染。 房間的陳設很普通,但却是窻明几净

清香沁人的美酒。 臨窻的小桌子上,有精美的小菜,有

主人胡媚。 雙,但人兒却只有一個,那當然是這兒的 酒巳斟入杯中,是兩杯,筷子也是兩

然死了

忽然提起春桃來?」

金珠幽幽地道:「如果有一天,娘忽

個丫環。」周文文接問道。「娘,您怎麼

「當然記得,那是我家人緣最好的一

沒有別的東西。 是眞蠶絲做的睡樓,而且 胡媚已換上薄如蟬翼的粉紅睡樓, 9 睡樓裏面顯然

地走着,雙手也不安地互搓着 她,顯得有點不安地,在房間中來回

中事

金珠忽然起身,將愛女摟入懷中,淚

的母親忽然不明不白的死去的

,周文文目前的態度,也是情理

但母女天性,骨肉連心,誰也不願意自己

儘管周文文對乃母有着太多的不滿, 周文文雙手掩耳道。「我不要聽。」

儘管她的神色有點不安,却一點也無

損於她那原有的妖艷。 尤其是那若隱若現,巍巍高聳的胸前

雙峯,配合着她那似乎有點不安的步伐 步一個顫動,令人目眩神迷

讓這位一代尤物望穿秋水 忽地,窻外微風颯然,窻內的人兒目 有約不來近夜半, 是誰那麼不懂事?

巳過,妳該回去安歇了。」

陣之後,才拍拍愛女的香肩,道•• 「二更

貼着愛女的耳朶,悄聲耳語了一

「孩子、別問,好好聽着……」

。您怎麼哭了?」

光爲之一亮。 一道人影穿窻而入,是甄子虚。

幾天,有沒有發現甚麼可疑人物?」 偎入他懷中時,反而一蹙眉峯,道··「這 點也不動心,甚至當對方像乳燕投懷似地 於面前這位活色生香的一代尤物,好像一 甄子虚似乎一點也不解風情,他,對

慾焰燒了一盆冷水。 提到可疑人物,似乎是給胡媚的滿腔

,我今天可發現了兩個,而且,這兩個 只見她神色一整,道·「提到可疑人

> 人差不多每天都到茶樓來一次。」 是兩個怎樣的人?

-那是茶樓的

「一個是年輕的小伙子,

佬裝束的土老兒。」 「那兩個怎樣可疑法?」 一個是鄉巴

且 熟像。 一 憑我的江湖經驗,斷定他們行跡可疑,而 ,那個土老兒似乎跟傳說中的于子畏有 「這個……我倒說不出來,只不過是

林中的『無影飛俠』于子畏?」 甄子虚身軀微震,道:「妳說的是武 「不錯。」胡媚仰臉笑問••「怎麼

胆怯了?」 甄子虛長眉一揚道。「笑話!當今皇

物胆怯。」 上我都不怕,豈會對那些浪得虛名的老廢

小心一點爲上策。」 名之輩,如果他眞的插手咱們的事,還是 「話是不錯,但于子畏可並非浪得虚

「我也這麼想。」 「明天,他們再來時,要設法試探

下

咱們而來,咱們就先下手爲强。」 「如果確定他是于子畏,並且是冲着

中, 地活動一面笑問道:·「那邊情况如何?」 現在,她的雙手開始在他的身上輕柔 「我知道,」胡媚一直是偎在他的懷

「如何變更法?」 略有變更。

「明天,妳就知道啦!

向對方「反擊」起來。 男人是經不起挑逗的,甄子虛也開始

但胡媚却欲擒故縱地避開了,並一本

「何必多費手脚呢!乾脆宰

慢地消遣他,讓他先發瘋…… 甄子虛笑道:「沒這麼便宜,我要慢

兩個人正在以「天視地聽」 切,那是于子畏和丁少山。 術監視這兒的

爲 ,一點也不够精彩。」

塲啦!

閣樓上的窓戶關上了

中的當口 就當那室內一對男女,沉浸於肉慾之 ,室外却傳出一聲其冷如冰的冷

室內的奇異樂章,像刀切似地停止

楚二爺楚逢春 室外出現一個修長的人影,那是周府

臉絡腮鬍髭的矮胖子和一個瘦高個子 緊跟着楚逢春瀉落當場的,是一位滿

瘦高個子

一人說道·「那姓甄的就在這房間中 楚逢春日注那房間,口中却向身邊的

就是暗殺周大人的兇手? 楚逢春點點頭道·「絕對錯不了 木銳接口道:「二爺,您能確定那厮

出來 ,宰掉就行了。」

F 68

很久很久都沒看到他出來。

身黑色勁裝的人,輕輕地弄開她的窗戶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一個顯然是穿着

周文文離開乃母房中之後,金珠也熄

鑽了進去。

窓戶又關上了

,那個神秘的勁裝漢子

四週一片漆黑,只有閣樓上的一個房

宋記茶樓。

二更將盡 茶樓已打烊。

物

掉拉倒。 正經地說道:

約莫十多丈外一處屋脊的陰影中,有

于子畏悄聲問:「小老弟,你都看到

丁少山點點頭道:「是的 ,但我却認

于子畏道··「別忙,精彩好戲就要上

之悠然神往的奇異樂章。 關住了旖旎春光,却關不住那令人聞

笑

的

是周府的護院武師段安良。 矮胖子是周府的總管木銳,

段安良接口道。「那咱們立即將他拉

洗掉了。」 ,否則,我楚某人揹的這口黑鍋,可別想 楚逢春道·「不!咱們必須留下活口

木銳「唔」了一聲 ,道。 「對!咱們

逢春等三人的對面。 胡媚二人雙雙穿愈而出 「呀」然而啓 ,並肩站立在楚 1,甄子虚

俏臉上,却仍然還有不曾消褪的春潮。 楚逢春冷笑一聲•「好一對無恥狗男 儘管這兩人都是衣冠楚楚,但胡媚的

尚一百倍。 起來,我們這一對至少比你們那一對要高 甄子處平靜地一笑道:「我想,比較

沉聲問道·「姓甄的 甄子虚冷笑反問道:「木總管!你的 「閉嘴!」一旁的木銳怒叱一聲之後 ,你爲何要暗殺咱

人身上來?」 周大人之死,官府都已證明,是死於心臟 ,怎會突然說是被暗殺?並牽扯到甄某

關周府的傳說,你都沒聽到了 嫌疑最重的人身上着手進行,才是正途 覺周大人有甚麼死於暗殺的證據,也該向 難道說、這兩天來,鬧翻了蘇州地區的有 胡媚也接口笑問道:「即使你事後察

飞的 牛不相及的人追查起來? 身邊,爲何捨近求遠,向我這個風、 甄子虚又接着說道:「所以,如果那 捨近求遠,向我這個風、馬暗殺周大人的嫌疑犯就在你

一連串的質問,問得本來是氣勢汹

位比我更清楚,而周府中也還有比二位更 段師傅,誰是暗殺周大人的兇手,我想二 甄子虛又淡淡地一笑道:「木總管,

姐周文文。」 甄子虛漫應道:•「周夫人金珠,周小 段安良忍不住截口發問:「誰?」

因 一臉的苦笑。 人,而對方所說的話,又分明沒法反駁 而一時之間,使得他們兩人面面相覷 段安良、木銳,顯然都是拙於言詞的

外 處境,但我奉勸二位,最好是暫時置身事 ,以免受到池魚之殃。」 甄子虚又平靜地道。「我了解二位的

逢春却含笑插口道:「甄子虛,方才, 說了一大堆,只有這兩句話,我還能聽得 段安良、木銳二人臉色一變之間,楚 你

全對牛彈琴。 甄子虚道:「很好!總算我並非是完

都暫時置身事外。」 二位請暫時退過一旁,不論發生甚麼事 楚逢春向木、 段二人擺擺手,道。

立三丈之外。 楚逢春目注甄子虛冷笑道:「我不能 木銳、段安良二人互望一眼,默然退

我的痛處。_ 不佩服你手段的高明,幾乎每一招都打在

我一舉手一投足,都會碰到你的痛處。 自己做繭自縛,痛處又太多,所以,不論 甄子虚道:「不是我手段高明,是你

緊接着,又輕輕一嘆,道。「英雄難 ,我承認金珠是大美人,你也是

這些歷史教訓,你爲甚麼不記取呢?」爲了女人弄得身敗名裂,甚至國破家亡 大英雄,但古往今來,有多少英雄豪傑 楚逢春輕嘆一聲,欲言又止。

我爲甚麼要不戰而退,你知道嗎?」 甄子虛又注目問道:「前次在虎丘

「那完全是爲你着想。」

「不錯。」 「爲我着想?」

「怕我不是你的敵手?

日公諸武林。」 使十君子全數暴斃的這個疑案的真象,早 會,希望你天良發現,坦承自己的錯誤, ,我當時才不戰而退,給你一個反省的機

仇… 能坦承你的罪狀,我敢担保,沒人向你尋 語說得好: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要你

楚逢春截口冷笑道。「閣下好一副菩

是沒有辦法的事。 定要將人家的一片好心當做驢肝肺,那可

得縛手縛脚,先機盡失。

很高的造詣,但在胡娟的搶攻下

,竟然顯

楚逢春的身手也很高明,劍法上更有

,還是遠出於他的意料之外。

但儘管如此

·胡娟所顯示的身手之高

,我這麼做的出發點是善意的 0

得不完全採取守勢了

雙方交手才二十招,已迫得楚逢春不

胡媚更是得理不饒人

,一面加强搶攻

,一面嬌笑道:•「楚二爺,別藏私啊!

領情……」

「我正想請教?」

蕩婦的滋味。」

蕩婦『九尾妖狐』胡媚,對不對?」

楚逢春披唇一哂,道:「人盡可夫的

胡媚嬌笑道。「好!老娘教你先嚐嚐

薩心腸!

甄子虚楞了一下 ,才苦笑道: 一你一

吧 牛彈琴,現在,你該相信老娘的話沒錯了 「子虛,我早就說過, 一直冷眼旁觀的胡媚,插口嬌笑道: 不要浪費唇舌 對對

白

胡媚嬌笑道: 可是一你的善意沒人

們兩個一齊上吧! 楚逢春截口冷笑道:「別做戲了 「嗆」地一聲

有良知,我想,你也絕對不會例外,所以「非也!」甄子虛正容道:「人,都

他,一頓話鋒,又侃侃地說道:「俗

戦。

手

極高的造詣才行,因此,胡媚的兵双一出

以紅綾軟帶做兵刄,必須內家眞力有

,楚逢春立即收拾起輕敵念頭而全神應

甚麼兵刄的,但她話出同時,繼掌一揚,

她倒是說幹就幹,她的身上本來沒見

一條紅綾軟帶,已向楚逢春疾捲而來。

點,忽軟忽硬,軟的時候使得對方的長劍

性的游龍,忽焉在前,忽焉在後,忽圈忽

胡媚的紅綾軟帶,竟然像一條具有靈

無從着力,硬的時候却使對方的長劍發出

「砰」然巨震。

甄子虚苦笑道: 「媚娘,至少妳該明

學自己了。」

接着,抬手向胡媚一指道:•

「認識地

甄子虛笑道:「楚二爺,你未免太抬

他已亮出腰間長劍

死亡或受傷。」案眞相未明之前,我不希望你們雙方有人

曾相識的感覺。」 聲,道··一我明白了 一直冷眼旁觀的甄子虛,忽然「哦」 ,怪不得有點似

「可以這麼說。」

一那麼,你也是與周府有關的人?」

甄子虚注目反問:「你姓丁?」 丁少山笑問道:「閣下明白甚麼?」

「不錯。」

「可是『十君子』中老二丁泰山的令

「不錯。」

我早已說過,我還不解風情,妳那一套

緊接着,却向胡媚笑道•「老闆娘

還是趁早收拾起來吧!」

胡媚蹙眉,哼了一聲,道:「神經有 甄子虚忽然發出 一串呵呵狂笑。

高興了。 甄子虚笑道:「不是神經有病,是太

「何事高興?」

位得力助手,還不值得高興嗎!」 勝於藍的兒子克紹箕裘,而且,我也多 「欣見丁泰山這位老友,有這麼一位

爲任何人的助手。」 丁少山冷然接口道:「我暫時不想成

甄子虚苦笑道·「爲甚麼!」

有關十君子全數死得不明不白的這個疑案 ,你們雙方都有嫌疑。」 丁少山道。「到目前爲止,我認爲

台, 你怎麼把我也扯進去了?」 甄子虚苦笑着一点雙手,道: 「老弟

爲何要淌這塘渾水?」 者 ,便是是非人。你,一個不相干的人 丁少山道:「俗語說得好:來說是非

要不要咱們兩人一齊上 甄子虛也笑道:「楚二爺,現在 湿 尾妖狐』嗎?」 條 4,丁兄弟

夫,百招之內,我一定教他躺下 胡媚接着笑道:「憑他這點三脚貓功

讓我爲難,不要殺他。」 甄子虚立即接口道:「不!媚娘,別

我怎會强行出頭。」

丁少山輕鬆地一笑道: 「沒有自信

中,却仍然是一片湛湛神光,一點也沒受刻,儘管他與對方四目交投,但他的目光

到誘惑的跡象。

,你自信能鬥得過我這頭 ,我有九條尾巴,而你只有一

九

吹的,也可能他已經經過高人的指點,此也許丁少山那「定力不錯」的話不是

胡媚嬌笑道··「年紀不大,口氣可大

丁少山眉梢一揚,道:「手底下也决

胡媚道。「至少也得卸下他一隻胳臂

楚二爺,你該聽到了,少了一隻胳臂,以 甚麼的,白忙一塲我不幹。 「這個,我不反對。」甄子虛道。

不

逢春插口的機會。 可就沒娘兒們愛你的了 · 兩口子」一唱一和· 根本沒給楚

老爺子呢?」

「妳說的是我那位老哥哥?」

「我相信。

」胡媚注目問道:

「那位

丁少山淡淡地一笑道:

「哦!多謝提

術

少俠當心!妖婦使的是白蓮教中的『惑心了,只見一旁的楚逢春沉聲喝道:•「這位

可是,「皇帝一不急,「太監」倒急

醒。

而事實上 楚逢春在胡媚的搶攻之下

,也僅能勉强自守,已沒有餘力去分神插

的胳臂啊!」 自定的百招之數,也只剩下九招

暗影中,忽然傳出一聲清叱,喝道:

於說像你這樣年紀的人還不解風情,却是「是嗎!也許你的定力的確不錯,至

你也不是我的百招之敵。」

過份輕視你,即使我沒加入白蓮敎之前

胡媚截口冷笑道:「楚逢春

1,不是我

丁兄弟,我真服了你了……」

「不敢當。」

不等對方接口,又向丁少山笑道:

决不會受到妖狐的誘惑。」

心

,他認爲我定力不錯,也還不解風情

丁少山笑道。「我那位老哥哥非常放

怪不得妳功力大增,原來巳成了白蓮教的

楚逢春忍不住也接着說道:「妖婦

餘孽……

「他那麼放心?」

「他老人家沒來。」

任誰也不會相信。」

她心頭一震,不由自主地疾退丈外 在胡媚耳中,却有如一聲晴天霹靂,震得 這「住手」二字,似乎很平常,但聽

不驚人,却具有一股懾人英氣的年輕人 她定了定神,眼前却多出了一位貌雖 那是丁少山。

的髙人。 胡媚微微一怔,立即媚笑道:•「喲!

原來是丁公子,想不到你還是一位不露相

多。」 ,狐狸尾巴巳露出來了,可惜,沒有妳的「過獎!」丁少山裂嘴笑道:「只是

F70

其實,胡媚早就在試了 「妳何妨試試看?」

像在說話 眉毛,甚至於臉部的每一寸肌膚,都好 儘管她的話是用口說的,但她的眼睛

也有着太多的飢渴。 尤其是那雙眼睛,有着太多的柔情,

逢春的伙伴?」

我的來意才是正經。」

「這與妳不相干,我想,妳應該問問 「你……你是哪一位高人的徒弟?」

「對了,我正要請敎,你

,是不是楚

中的獵獲物。不和她的目光接觸,否則,必然成為她網不和她的目光接觸,否則,必然成為她網只要是生理、心理都正常的男人,除非你 就像是一隻飢餓的蜘蛛所編織的網,

二爺的伙伴,而且很可能是對頭寃家。

L__

「那……」胡娟蹙眉問道•

丁少山臉色一沉道:「我不但不是楚

但事實上,她的狐媚手段是白費了

「方才,我不是帮他,只是在周府疑

你爲甚麼要帮他?」

反而會招來嫌疑嗎! 生前的朋友,難道說,爲朋友盡一點力, 「我是令尊生前的朋友,也是周百齡

呢?

F71

樣的朋友。 「可是,先父生前,並未提過有你這

每一個朋友都向他的兒子提及的,好!暫 「你也該明白,一個人不可能將他的

千夫所指,甚至于連楚逢春他自己也不否 爲楚逢春的嫌疑最重,可說是萬目所視 小姐周文文在內,全蘇州地區的人一都認 甄子虚一 頓話鋒,又接着說道:「先 包括周家的

楚逢春插口冷笑道: 不否認就等於

而言之,你自己心中有數 甄子虚也冷冷笑道: 總而言之,統 丁少山沉聲道:別抬槓,我須要證

甄子虛道: 「這個證據,可不容易找

真的兇手,一定會現出原形來。」人,紙是包不住火,在正義之前,我相信 丁少山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

弟的意思是一 楚逢春目注丁少山道:「那麼,丁老 甄子虛道:「但願如此。」

咱們分工合作,共同將那萬惡的兇手找丁少山沉思着道:「今宵,到此爲止

甄子虛搶先點首道: 「好!冲着丁老

丁少山向楚逢春笑問道: 「楚二爺你

楚逢春連連點首,應道。 「我當然同

楚逢春不同意還行嗎?

意

脫層皮 是丁少山及時出面,可以說,他不死也得目前,他是處於絕對的劣勢,如果不

的。 選是對丁少山非常感激但他的內心深處 選是對丁少山非常感激 所以,儘管丁少山並未帮他說甚麼

珠又暴斃了 明不白,安葬才沒幾天。身爲主母的金 周宅的風水可能有了問題,主人死得黎明時分、周府。 金珠是上吊死的

武師陳力 最早獲得此一噩耗的,當然是周文文 發現金珠上吊的,是周家的一個護院

和楚逢春。

了一步。 趕到金珠的房間,但他却仍然比周文文晚 楚逢春哭喪着臉, 衣衫不整地,匆匆

的 來,目含痛淚,向楚逢春投過無比怨毒 這時,周文文早已將乃母的遺體解了

金珠的遺體平躺床上,頭上蓋着一塊

布 楚逢春走近床前,揭開蓋布

美人,而是 (),而成了一具人見人怕的恐怖屍體。目前的金珠,已不再是閉月蓋花的大 的人,本來是令人恐怖的。 成了一具人見人怕的恐怖屍體

後,也一樣的會七孔流血,眼睛凸出,舌即使是昭君再世,西子重生,吊死之

哩! 心目中,也許還是像從前一樣的美艷如花而言,似乎一點也不恐怖,甚至于在他的 但目前,這張恐怖的面孔,對楚逢春

語聲說道· 金珠 妳為甚麼那麼傻? 又冰凉的臉上撫摩着,一面以無比沉痛的 行蓋上,冷冷地道·「你自己應該心中明 周文文憤然推開他的手,並將蓋布重

甚麼……這是爲甚麼? 那雙由于連宵不曾睡而滿佈紅絲的眼睛中 滿含熱淚,喃喃自語道:「爲甚麼?爲

道:「我明白了。

周文文冷然注目• 明白甚麼?」 「如果我娘死得可疑,也以你的嫌疑 「妳娘死得可疑……」

最大。」 「文文,別說氣話,我敢以生命担保

妳娘絕對不是自己上吊的。」 「你以爲這是謀殺?」

「但我不這麼想。……」

「爲甚麼?」

這時,周家的上下人等,都聞訊而來

的手,在金珠那張恐怖而

白……」 楚逢春對周文文的話,聽如未聞,他

忽然,他的身形一震,「哦」了一聲

交頭接耳地耳語着。 ,圍者在室外。但他們都不敢聲張,只是

回答我一些問題,好嗎?」 妳暫時拋開那些先入爲主的成見,冷靜地 「文文,我知道妳對我成見太深,我請求 楚逢春將門窻關上,凄凉地一笑道。

出來,才冷冷地道:「問吧!」 周文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徐徐地

無罪,罪在我楚逢春一個人……」 楚 連春苦笑道:「我自己知道,萬方

「文文,至少妳娘生前,沒認爲我是 「你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

暗殺妳爹的兇手,是不是了

都告訴我,不要遺漏。 「現在,請將昨宵跟妳娘所談的話

將昨宵與乃母的談話複述了一遍。 這回,周文文沒使小性子,很冷靜地

眞相?」 妳說 妳娘說今天可能會告訴妳事實焚逢春靜靜地聽完之後,才注目問道

「不錯。」

揹定了。」 「老天!他這一死,我這口黑鍋 ,是

周文文披唇冷笑

那句話上?!」 娘就是死在今天可能要告訴妳事實眞相的 楚逢春道:「文文,妳知不知道,妳

「爲甚麼? 「因爲,有人不願意妳知道眞相 「我不懂。」

黑鍋,就可以卸下來了。」 「妳一知道事實眞相,我這個兇手的

周文文默然沉思。

繩索吊死的 ,兇手是先點妳娘的睡穴,才給她套上整逢春也沉思着道。「文文,照我判 ,妳可以先檢查一下妳娘的睡

周文文檢查的結果,果如楚逢春所說

周文文冷然注目··「你好像是親自看

死後才眞像個自己吊死的樣子。 「母須看到,這是常識,只有這樣 但我可不一定這樣想法?」

「妳是怎麼想法!

也可能是你自己做的 使我發生錯覺 一並消除對你的疑 一面又故意自

念。 妳一定要這樣想法: 我就百

你本來就母須辯白。」

匹夫!你爲甚麼不乾脆一刀殺了我?」 楚逢春頓足長嘆:「好一個鬼計多端

多行不義必自斃!」周文文冷笑一 打開房門,沉聲喝問: 陳力在

一個勁裝漢子由人羣中擠出 ,道:

周文文注目問道。 一我娘自縊 ,是你

陳力點首恭應: 是的。」 昨宵上半夜、是你輪值!」 是的。

在發覺我娘自縊之前 有沒有發現

> 實在……實在不便說… 小姐明鑒,有些話 ,小的

在乎了。」 ,有話直說,你該明白,我現在甚麼都不 周文文截口冷笑道:「別吞吞吐吐的

子

装的人,由……由窻口進入夫……夫人的不久,我看……看到一個穿着一身黑色勁水之後,才訥訥地道••「約莫是二更過後 房間。」 「是是……」陳力恭應着嚥下一 口口口

呢? 「那個勁裝人,是在甚麼時候離去的

問的。」到,小的也明白,有些事,小的是不便過 「這個……小的 以後交班了,沒注意

孔兰 「唔……有沒有看到那個勁裝人的面

「沒看到。」

起來那麼早了 「你,既然是上半夜輪值,爲何早晨

來人 的 ,絕不可能那麼早就起來,不那麼早起 ,也就不可能成爲第一個發現金珠屍體 這話問得很仔細,一個上半夜當班的

陳力苦笑了一下,道:「當時,小迭遭劇變,但她的頭腦却够冷靜。 由這一點,也足以證明, 周文文雖然

內急, ,一片漆黑 片漆黑,心知有異,才過去察看一回程中逸遠看到夫人房間的窓戶洞 洞的

宵發現甚麼可疑人物?」 電中學掃,沉聲問道:「還有沒有人在昨 周文文擺手打斷對方的話,美目在人

> 清朗的語聲道:「小的看到過。」 說話的是那個優呼呼,髒兮兮的小三 人羣中寂靜了少頃,才傳出一個頗爲

周文文黛眉一蹙,問道: 「你看到甚

裝的人由窓口進入二爺的房間 楚逢春臉色爲之一變。 小三子道··「小的看到一個穿黑色勁

孔 小三子問道:「你有沒有看到那個人的 ... 引重•• 「尔有沒有看到那個人的面周文文冷冷地盯了楚逢春一眼,又向秀爱者是 f f / / /

小三子傻笑道:•「這個……小的 「當時是甚麼時間?」 「沒看到,那個人好快!

道。 「小的也是內急才起來……」 「你怎會看到那個人的?」 不知

轉身向楚逢春問道•「楚二爺,你如何「够了!」周文文截斷小三子的話後

解釋?」 楚逢春苦笑道:「文文,妳相信我的

信事實。」 周文文臉寒似水,聲冷如冰•「我相

俠義伸接手,我已經不會活着回來了。」胡媚殺了一塲,如非是一位叫丁少山的少 段師傅在宋記茶樓,還跟『九尾妖狐』 楚逢春道:「二更以後,我和木總管

子虚的姘頭。」 「我本來是追躡甄子虛的 「爲何要跟胡媚厮殺?」 ,胡媚是甄

木總管,你能證明嗎? 木銳點頭道:「是的,二爺說的都

是實情。」

周文文向楚逢春問道: 「那麼,二更

「我正在追查甄子虛的行踪

周文文像問案的官大人,辭鋒咄咄逼

人 但楚逢春却一點也不以爲忤,只是神

白,我從來沒穿過勁裝。」 色木然地道。「沒有,但有一點,妳該明

一難道沒有例外?」

「妳可以去我的房間搜查

須 試 一 試 。 」 「我會的 ,即使明知搜不到 ,我也必

看。」 總管,請同段師傅齊去楚二爺的房間搜搜 她,一頓話鋒,扭頭沉聲喝道:「木

木銳答應得很爽快,但却頗感爲難地

將目光投向楚逢春。 楚逢春漠然地揮手 , 道: 「現在是小

姐當家,二位不用爲難 搜查的結果,果然找到一身黑衣勁裝 ,儘管去搜查。」

的 據木銳說,是在楚逢春的床底下搜出來

楚逢春死上一千次。 如果目光也能殺人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投向楚逢春。 ,那些目光足能教

如故,只是臉上的肌肉,有着輕微的抽搖但楚逢春却像局外人似的,神情漠然

周文文扭頭向室外的木總管問道。

F72

F73

請求……」到如今,我母須再說甚麼了 楚逢春苦笑着喟然長嘆道:「唉!事 我只有一 個

還想請求甚麼? 口冷笑道:「殺父母之仇 周文文「嗆」地一聲 「讓我自己了斷 ,並給我半個月的時 ,不共戴天,你

間 「我想,你一定有很動聽的

白 「越說越玄了,好吧!我讓你說個明 「理由不很動聽,却是爲了妳

來…… 半個月的時間內 楚逢春神色一 找出那個陷害我的賊子 正,道·「我希望在這

胡說八道…… 周文文厲聲道·「鐵證如山 ,你還要

讓我說個明白的

出那個陷害我的匹夫,到時候,我會在令堂靈前刎頸自裁……」

「爲何不讓我親手宰你?

子。」 一天明白眞相之後,妳更會痛苦一輩 堂在九泉之下・都會錐心泣血,而妳,當 堂在九泉之下・都會錐心泣血,而妳,當 一天明白眞相之後,妳更會痛苦一輩

沒法啓口,說出來妳也不會相信, 但却希望妳能接受我的請求。 **楚逢春凄然一笑道:「千言萬語,我** 周文文冷笑着問道·「說完了?」

我要在我娘的遺體前親手宰你,並挖出 周文文「哼」了一聲道: 「別做夢了

天井中,嚇得外面的人紛紛退避。 劍勢才出,他已衝破關閉着的窻戸,射落 整逢春似乎早已料到這一着,對方的

的搶攻 周文文跟踪而出,展開一串又快又狠

但形勢逼人却不得不亮劍自衞 但他也僅止於防守, 儘管楚逢春似乎不願意與周文文交手 並未反擊

與劍勢的奇詭凌厲,却大大地出人意料之周文文年紀雖輕,但她的功力之高,

齒厲叱:「楚老賊,今天,有我,毫不留情地,向對方的制命處招. 在身手上,楚逢春比周文文似乎弱了 加上她復仇心切, 「楚老賊,今天,有我無你! 的制命處招呼,並切,每一招一式·都是

而在氣勢上 ,楚逢春更是處於絕對劣

話就行

,只守不攻 ,更特別

,在周文文窮追猛打的情况之下

呢? 即使楚逢春想逃也逃不了 此情此景之下,楚逢春還能支持多久

只好算 天才麻麻亮。 這是蘇州城郊五里外的一處農舍。

合土 農舍中有着微弱的燈光, 的地面上,躺着三個人 ; =

個年約半百的婦人。 個年約半百的老頭。

土地 面,還是不適宜睡覺的。 雖然時序已進入初夏,但清晨的三合一個約莫二十四五的年輕人。

點了 所以, 這躺着的三個人 ,無疑是被人

駭 静着的 1的,並且眼神與臉色中,都充滿了驚因為,這三個人並未入睡,眼睛都是

着一個半裸的少婦。 堂屋左邊的廂房中 ,一張木床上 ,躺

床上的情形,更是格外令人惹火。 着七分姿色,加上目前這酥胸半掩 這半裸少婦 -也跟躺在堂屋中三合土地面上的 約莫雙十年華 橫陳

小寶貝,別怕,我不會殺妳,只要妳肯,,俯身凝注床上的少婦,嘿嘿滔笑道。 中,充滿了驚駭。 那三位一樣,全身不能動彈,目光與臉色 床前站着一個身裁高大的黑衣蒙面人 ,只要妳肯聽

道。 被你殺死了? 那少婦在極端鱉恐之下 「我的公公,婆婆……丈夫都 ,話聲顫抖地

身

就很難說了。 「現在還沒有,但如果妳不聽話 那

「不怎樣,現在,先告訴我,妳是不

桃變成劍下寃魂。 心之境。否則,敵人沒殺到,反而會使春 也幸虧丁少山的劍招運用已達收發由 那動作之快速,真簡有如電光石火

汗 桃那半裸的酥胸,他自己也驚出了一身冷 但饒是如此,他的劍尖也已接觸到春

緊張而扭頭察着,因爲,腹背受敵,是兵

人處在這情况之下一都難免心情

甄兄,你來得正是時候!」

曹操就到』,

,異彩一閃,笑道:

「眞是『說到曹操,

黑衣蒙面人那透過幪面紗巾

「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就是甄「老夫是誰,你不配問。」

「小子,你還嫰得很哩?」 那黑衣蒙面人得了便宜還賣乖地笑道

?,淡然一笑道·「我也正要找他?」他,沉穩得有如一座泰山,仍然目注但目前的丁少山却偏偏例外。

那黑衣蒙面人一怔,問道:「找他幹

符?」 算一號人物,就不該以婦人女子作爲護身 丁少山沉聲怒叱:「匹夫,如果你也

調調兒,你能把我的鳥咬去。」 只聽屋頂上傳來于子畏的蒼勁語聲道 那黑衣蒙面人笑道:• 「老夫喜歡這個

最快速度,立即趕到周府去? 「小老弟,這老小子交給我,你必須以 丁少山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 9道:

我背後根本沒人,是不是?」

那黑衣蒙面人道:

「你何妨扭頭

瞧 - 翘,我就知道你要幹甚麼?」

丁少山笑道:「別裝胡羊,你尾巴一

他,一頓話鋒,又披唇一晒,道:

那「命」字的尾音未落,人巳到了那

農舍的竹籬之外。

「小子留下命來?」

也好像平淡無奇,但却蘊含着太多的變化

他這一劍,劍勢並不算快,看起來

地一劍,當胸刺出-

使得對方根本沒有閃避的餘地。

那黑衣蒙面人不但沒有閃避的餘地;

由 四面八方向丁少山圍攻上來。 勁叱聲中,人影飛閃,八道人影 丁少山怒叱一聲:「擋我者死?」

飛,刹時之間,八道人影全告了賬。 連連,鮮血狂噴,人頭滾滾,殘肢斷臂紛 一招「夜戰八方」,精虹閃處,慘呼

但見他身如離弦急矢,接連劃上三個美妙 受到那八個倒霉鬼的影响,晨光曦微中, 丁少山那激射的身形,似乎一點也沒

F74

技巧之絕,的確令人嘆爲觀止。

但那黑衣蒙面人的身手之高,與應變

眼看他即將被丁少山一劍穿胸的間不

,只見他陡地身形一仰,人巳仰

手中又沒有兵刄

也沒有後退或格拒的餘地

因爲,黑衣蒙面人的後面是一張床

的半弧之後,即消失無踪

三次是由死裏逃生了。 各方而都居於劣勢的楚逢春,已經有

生的潛力,而是暗中有人救他。 是周文文劍下留情,也不是楚逢春具有逃 楚逢春之所以能三次死裏逃生,並非

能够死裏逃生。 一顆小石子擊偏周文文的劍勢。使楚逢春 ,每當楚逢春生死關頭,那個人總是以 那個暗中救他的人,用的是一顆小石

匹夫,給我滾出來!」 這情形,只氣得周文文嬌聲怒叱。

不會比周文文差。 其實,誰都能想到,那個人既然能以 但她的怒叱,一點也沒發生作用

同時,那個人旣然只在暗中救人,自

節節進逼,一面沉聲喝道。「天井中的問文文冷笑一聲之後,一面向楚逢 自己「滾」出來。 然有不便出面的理由,又豈會那麼聽話 一面向楚逢春

,統統退開! 這是「釜底抽薪」的辦法,因爲,

在人羣中 文就是周府的主人,主人下了命令, 文文斷定那個在暗中救楚逢春的人,是雜 那些人都是周府的 人 ,而目前 哪有 周文

戰中的兩個當事人了。 於是,刹時之間,天井中已只剩下激

這情形,也使得楚逢春立即陷入生死

一是周府遺嫁的丫頭?

給妳保管的,那信函放在哪兒子」 「周夫人曾經有一個密封的信函

「別問這些、只要把那信函給我就行 「你……你怎麼會知道?」

除了小姐之外 黑衣蒙面人冷笑道。 「不,那是給小姐的 ,任何人都不能給。 「妳知不知道

周夫人已經死了?

一家四口。 春桃臉色一變道: 「我不信?」 一老夫只要一舉手之勞,就可殺死你 妳信不信?

春桃默然。

們

的呢? 還是是會找到,妳想想看,要怎樣才划算消遣箇痛快淋漓……最後,那個信函,我妳的衣服,當着妳的公公、婆婆和丈夫, 衣服,當着妳的公公、婆婆和丈夫, ,老夫在殺妳之前 ,一定剝光

放……放過我們一家人?」 「如果我將那信函給你,你就可 春桃顯然被嚇得失了主意、訥訥地道

……甚麼人?

被丁少山救出,藏了起來。 堂屋中躺着的三個人不見了 當門含笑卓立的是丁少山 ,顯然是

在下丁少山,你是誰?」

只見他振聲大叫道: 楚逢春也是人,又豈能例外 ,都有求生的本能 「文文

方的長劍 周文文打斷了對方的話 ,也震飛了對

掃 她、趁着震飛對方長劍之勢,劍勢回

可說是連獎氣的工夫都沒有了 此情此景,楚逢春除了閉目領死之外砍向對方的頸項——

只聽「噹」地一聲, 周文文那即將砍

出人意料的是,那枝架住周文文的長中楚逢春的頸項的長劍被架住了。 劍的劍,竟然就是楚逢春被震飛了的那

是在小三子的手中 那枝劍不是在楚逢春手中

人都禁不住爲之一楞 這情形,自然使得楚逢春與周文文二

也是楚老賊的同黨! 到你小三子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並 周文文並立即冷笑道:「好啊,想不

「方才一再用石子救他的也是你?」 不是高人,也不是楚二爺的同黨。」 小三子儍笑道:「小姐過獎,小的旣 小的旣

「既然不是楚老賊的的同黨,爲甚麼

是一個道地的局外人。」 小三子正容道: ·周小姐,在下鄭重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子成・圖

・文

冷面財神 安排妙計

更兼下着毛毛雨,虎虎生威的烈風把雨粉 上落下來的。 吹打着,像是從地上升上來,而不是從天 那是一個黑暗的晚上,月黑而風高,

使雨衣的外表全濕了,好像加上了一重油 來似乎是大可以不理的,但是假如時間一 遠就見功,好像霧一樣,距離不過一百呎 也沒有反光了。這兩似乎很疏,但距離一 閃閃的了。但是並沒有燈光,因而這兩衣 司馬洛現在就穿着雨衣。黑色的。雨巳經 之外的街燈就已經很朦朧了,祇是看得見 ,假如有燈光的話,就會看到這雨衣是亮 人走在這雨中,就像沒有雨一樣,本 ,積少成多,身子還是會濕透,所以

> 的表面上有反光,因爲公路的路面,當然而雨衣上亦不會有反光了。這兩倒使公路 是與路燈很接近的,而細雨又是使路上加

截獲僞鈔

他沒有預算在內的。 事情是最配合的。但是那毛毛雨,這却是那雨。他很喜歡月黑風高,這與他要做的 呎之外的公路,心裏不大舒服。就是爲了 雨。他很喜歡月黑風高,這與他要做的 司馬洛蹲在那小山崗上,看着一百多

煩的。他甚至躱進車子裏應用也是沒有什 以至裝在長槍上的望遠瞄準鏡都是有點麻 响他的視物能力。在雨中,應用望遠鏡, 進來。望遠鏡的玻璃上一沾上了水珠 麼分別,由於無定向的狂風全把雨粉也吹 這毛毛雨對他最大的不便之處就是影

> 看腕錶,腕錶的指針是 夜光的,因此他看錶是 頭的路面,偶然也會看

不對。他等着的是三部 時間不對,而且數目也 那並不是他等的車子 公路上駛過,但他知道 車子,一隊三車的車隊 一點困難都沒有的 偶然有一部車子在

祇是馬達的聲音吼叫起來,

便沿着斜坡直

。這對駕車的人不利。暫時他是步行的人對他有利的一面的,那就是會使路面很滑 這雨下得很不合時,不過亦可以說是有着 衣蓋着的箱子。 ,而他等的乃是車子 。這對駕車的人不利。暫時他是步行的 ,很容易認出來的 他偶然亦伸手到旁邊去摸摸一隻用雨 這箱子 亦是很濕的。 總之

的豪華型大房車,而中間那一部還是美國 車之中最昂貴的卡特力 時候就出現了 他等的車子也很準時, 。三部車子 了。**都是**美國製 在正正應該到

那是一隻長槍上用的望遠瞄準鏡,而事實 鏡上望過去。果然沒有錯,車牌號碼是對上面。他把槍舉起來,眼睛凑到窯遠瞄準 上現在也正是裝在一把長距離射程的步槍 的。他看的是中間那部卡特力汽車。 。這時,司馬洛就把望遠鏡取出來了 前後那兩部車顯然是做着護駕式的王

任何儀器去改善他的視 以司馬洛暫時就不用 他祇是凝神看着前 近街燈的光,所以他也看得清楚了 但是他並沒有放槍的打算。

力就大大受到影响了

最重要的,而那車子是駛在公路上,最接

控制箱似的,不過則是取爲大型。 **綫電控制箱,好像那種用以控制模型車的** 來那是一部汽車。這部汽車並沒有亮燈 來,隨即把雨衣掀開了。那下面是一隻無 遠的地方的一團黑影馬上就動了起來。原 他祇是一看到沒有錯了,便把槍放下 他把控制箱上的掣扭動了,距離他不

的前進 向下面的路邊闰下去 正好橫爛在路面 ,阻截着那三部汽車

那三部汽車都馬上慢下來了

就變得前無去路了 子這樣平行着一欄 **綫電指揮器,扭動起來。在路的對面,另** 部汽車亦出現了,也是橫攔在路面上。 那公路雖然相當寬闊,但給這兩部車 司馬洛匆匆忙忙地又拿起了另一隻無 ,那三部車子的車隊也

那三部車子都停了下來

火光閃閃,看來是有人正在那邊放槍 面 ,草叢之中便响起了連串的砰砰之聲, 司馬洛扭動第三隻無綫電 公路的對

了。毫無疑問,這兩部車子都是由司馬洛器,扭動起來。第一部下去的車子又開動 司馬洛迅速地又抓起了第一隻無綫電控制 操縱這一切的人都是正正在他們的背後。 **得物了。自然.他們連做夢都沒有想到,聲是响在對面,他們就可以以車子作爲障** 人從對着可馬洛這邊的車上下來,由於槍 那三部車子的車門都馬上打開了,有

那邊有燈光,但是不能承受到那燈光,因 這隻無綫電所操縱的。現在這部車子的車

輪一個轉向

~ 便直朝着第一部護駕的車子

然會蔓延到護駕車上去的。 火 的車子上根本沒有人,而且油箱雖然着了 部護駕的車子 油箱也中彈而爆出火焰。但這部無綫控制 都並非善男信女。他們都问這部衝來的事 則是輕機關槍。顯然在這三部車子上的人 ,退到那部卡特力的旁邊,由於火勢是必 撞過去。那車旁的人馬上放槍了。有三個 ,兩個人用的是手槍,而第三個人用的 車頭的玻璃篾粉碎了,跟着 那二個人大爲狼狽地退後 未能止住。它就撞到了那

也沒有命逃出來。他們對於殺人顯然不當 射,以使車中的人假如是仍然活着的話 了火球。那三個人都仍不停地向這車子掃 駕車上 果然亦是如此。着火的車子撞到了護 一轟隆」一聲响,兩旁車都成爲

車指揮動作起來。這部車子又衝過來了 但是另一組人已經在向這車子射擊, 跟着,司馬洛又把他的第二部無綫電

因此這部車沒有機會撞到,在半海就爆成 這些人眼看車中也沒有人能够活着逃 而不能繼續衝前了。

中每部下來了三個 、便把注意力轉過去、集中對付對對面 他們一共有七個人下來。兩部護駕車 那部卡特力的 上面則

還擊。 火花不斷地閃着。他們的槍也向那邊密集 祇下來了一個。 對面路邊的草叢中槍聲仍不斷地响 由於前路不通,他們 一時還不便開

F76

車向前衝了 的背都對着司馬洛,所以司馬洛 ,而退後則是太遲的

就有着好幾個毫無遮蔽的目標了。

來似的。 子彈,而是一根鋼針。這根鋼針準確地射 蒲 瞄準 的一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舉起長槍來 ,了扳一次槍機。他的槍發出來的是 聲,就像是有些强力的氣體射出 而事實上他這槍射出來的亦不是

面草叢中的領蟬射中了而已。 這人的身子一軟,便滑倒在地下。在黑暗 中了其中一人的腰背。 在其他的《的眼中看來,他祇是給對 鋼針上沿着的脈醉藥迅速發揮效力

放槍了 司馬洛射了這一槍之後,就暫時不再 ,祇是通過空遠瞄準鏡向他們探視

術。 去迎戦 的 亦可以憑手勢看出這個人是止在吩咐其他 指揮其他的人。雖然聽不到聲音,司馬洛 人分開來,從兩面包抄。不能正面衝過 他可以看到其中一人正在做着手勢 就應該從側面繞過去,甚至繞到

就 聲所來的地方繞過去。 個則分兩批,悄悄地潛進黑暗之中,向槍 以車子作障碍物,向那邊還火,而其他四 祇有六個人了。他們分出了四個,兩個 七個人 ,已經倒下來了一個,剩下來

照常理而言,這邊是不會有什麼人的。假 如有的話,還不開槍射他們嗎? 於這邊根本沒有什麼動靜,亦沒有槍聲。 他們自然完全不注意司馬洛這邊。 由

那剩下來的二個人不斷向對面放槍

憲到原來自己的注意力是早已先給別人分 。幹是幹得不錯的,可惜的就是,他們太到原來是正有人從左右兩旁包抄過去偷襲 過注重於吸引別人的注意力, 以吸引對方的注意力,使對方沒有時間想 而沒有空注

倒了,這不已經證明了是有子彈正在從對 亦沒有懷疑這一點。他們其中一人已給射 車身時的聲音給掩蓋了。而且 也許會認爲這是由於槍聲太密,槍彈擊中 牌的車子?但假如他們有懷疑的話,他們 集放槍,而竟然沒有一 他們並沒有想到 ,爲什麼對方這樣密 槍擊中他們作爲盾 他們很可能

着 則彎低着身子,在黑暗之中,急急地奔跑 那兩個人不斷地放槍,而另外四個人

心地等待着,觀察着 司馬洛則是以靜制動,在黑暗之中小

面的草叢及樹林之中的時候,他便又把長 槍提起來,瞄準 當逐,很可能已經越過了路面而到達了對 當他估計那四個包抄的人已經跑得相

兩次槍機,那兩個人便倒下來了。 的影响,所以是看得很清楚的。祇扳是了 司馬洛這時就馬上動了,急急地奔過 望 遠瞄準 鏡暫時 還沒有受到狂風細雨

路的話,那就合該倒霉了。 槍則是可以發射真正子彈的,假如有人擋 去,很快就到達了那部卡特力汽車的旁邊 ,現在手中已經拿着一把手槍了。這把手

沒有時間把車門關上。司馬洛好像一隻大 車子的門仍然打開着,那個人下車時

> 老鼠一樣忽然出現在車門口,槍伸進去 ,並沒有人在着。 但是在昏暗之中,他看見前座是空的

伸過前座的靠背,然後頭也伸過去。 開了,而幾乎以同一時間爬進前座 他立即以最迅速的動作把後座的車門 ,槍

會快了一點的。 是祗會給那突然打開的車門吸引了注意力 人個手上可能有槍,但假如有槍的話 而沒有提防前座。無論如何,司馬洛是 他預算後座裏是有一個人躱着的 亦

」的聲音。 出現,使她大爲恐怖,喉嚨裏發出 巴則給用一片大膠布封着。司馬洛和槍的 的兩手給縛在背後,雙脚也給縛住了, 他預期中的人,而是一個女人。這個女人他預期中的後座裏果然躱着一個人,却不是 司馬洛一看,就吐出了一聲咒罵,因 「唔唔 嘴

倒是可以看清楚的。 美的。在昏暗之中別的看不清楚,曲綫則腰間,露出來的兩條腿子也是長而綫條優的女人,起碼穿着很摩登,而裙子翻高到 在昏暗之中,她看上去是一個相當美

伸直了。本來這寬大的車子的後座是剛剛黑色箱子佔據了座位的另一端,使她不能 可以使她躺平在那裏的。 她的腿子曲着・是由於有一隻金屬的

車中並沒有別人。

在着,而且連一隻箱子都沒有 看看。拉開車門,也是看見車中並沒有人 跑到那部還沒有焚燒的護駕車子那裏去 司馬洛又吐出了一聲咒罵,

司馬洛又趕回那部卡特力汽車 ,把前

沒有時間而且亦看不出爲什麽他要把車匙插在儀器板上的。可能那個匆匆下車的人 後車門都關上了,然後就開動。車匙是還

擊了

時的路駛回去。 車子在路上兜了一個圈子 ,便朝着來

火光閃亮及發出槍聲的地方來一陣猛烈的 這個時候 那四個包抄的打手已經到 一敵人 的背後了。他們就向

們仍然是頑固地繼續向公路的方向射擊… **並未使對方扭轉過來向他們抵抗。那些人着。他們的掃射未能使對方停上射擊**亦 槍聲還是在响着 跟着他們就發覺情形不大對了 火光也還是在閃亮

多的東西 形的箱子的一副揚聲器。 根本不是一隻槍咀,而是一隻燈炮。事實 火花閃享生光,他就可以看到吐出火花的 上就是聖誕樹上那種一閃一閃的燈飾差不 閃閃的地方。雖然是在昏暗之中,是由於 ::假如那裏有人的話。 其中一人連忙衝前去,到了一個火花 而槍聲則是出自旁邊一隻長方

不再响了 沒有錯 隨即他們又踢着了一根電綫 伸 發出的聲音 就馬上可以料到具他的部份了。揚聲器 他們都不是笨人 祇有那光仍然在閃着。 拚命一扯 當然是田錄音機供應的了 忽然之間、槍聲就 ·看見有一隻揚聲器

快回去! 其中一人叫道,「

這時,那部卡特力汽車正在駛過他們連忙以直綫向公路邊跑回去

的!」到我,殺死我的,他們會以爲你是來救我

字告訴你吧了。你沒有聽過我名字嗎?」

「我很少看電影的。」司馬洛說。

嗎! 沒好氣地說,「我不救你,對你不是更好 「你不救我 「那剛才你爲什麼不裝量?」 司馬洛

道

「我—

我不是電影明星,」藍莉說

,」司馬洛說, 那你認

對聽歌更沒有興趣。」

「那更對不起了,」司馬洛說

9

「我是唱歌的。」藍莉說。

「姚你是什麼?」司馬洛問。

,我還是要死的!」她說

爲我應該怎辦好!

居然要負責任起來了!」救了你吧了,又不是佔了 很有趣,」 找個地方安置我! ,又不是佔了你什麼便宜,我 司馬洛說, 我不過是 · 她說。

嗎 的

意思是,那些人,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我不是這個意思,」藍莉說,「我

他們會使我招供出來的。」 難道你想我再落在他們的手中嗎? 我見過你,我認得你的樣子

禁不住微笑起來了。

「你以爲我知道不知道呢?」司馬洛

藍莉再想一想,就覺得這個問題的確

你就把他送進監獄了。」

司馬洛說。 現在你還在要脅救了你的人了!」

「不認識,」司馬洛說,「聽過,這說。「不認識,」司馬洛說,「聽過,這就不會不知道自己的對手是什麼人的。她然不會不知道自己的對手是什麼人的。她們得滑稽一點了。司馬洛這樣有計劃地行

以爲你是來救我的。」 照事論事吧了。我不能够回家的,他們會 我不是要脅, 」她說,一我不過是

嗎?」 「他們不一定會以爲我是來救你,」

叫焦鴻,現在正在監獄裏。」

「那麼呢?」司馬洛問。

「對了,」藍莉說,「焦鈞有個哥哥

些就是焦鈞的手下。」

一她說。 呃 起碼我是跟這箱子放在一起

什麼事,爲什麼他們要殺你呢?」 一這個名字相當好聽,」 一我叫藍莉。」她說。 好吧, 」司馬洛說,「你究竟犯了 司馬洛說

採

不是,

藍莉連忙否認,「是這樣

「哦,」司馬洛說,「原來你是女警

「是我把他送進監獄裏去的。」藍莉

說

你殺掉的吧?」 ,」她說,一我不過是把我的名

進了監獄。」

方告密,他給截住搜身,搜出來了 道他身上懷着許多貨,我就打個電話向警

弟賣這個,他自己却吸這個。有一次我知的,焦鴻是個癮君子。他是不長進的,弟

F 78

一我看他們不會祇是爲了你叫藍莉而要把

而另一人,則索性向這部車子開槍射 「晞!停車!」其中一人叫着。

中負責駕駛的人的。 鋼 甲的,而他們也知道。子彈是傷不了車 槍彈擊在車身上,彈開,發出清脆的 ,這是一部特殊的車子,裝上了避彈

炸成了 也毀滅掉了。 方會開了那部車來追他,便索性把那部車有一個人,開不走兩部車子,又不希望對 隻小型定時炸彈製造的爆炸了。司馬洛祇 。剛剛一開步,那部車就「轟」的一聲也去。但也許是他們的運氣還未至於太壞吧 「快追!」他們向剩下一部車子衝回 一個火球。那就是司馬洛留下 的

就是在這裏等待有車子過了 **都還未到達,因此他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是知道的,要步行回去嗎,可能走到天亮** 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四個人站在那裏,就像傻瓜似** 距離市區有多遠,他們 H9

見我們有槍 「槍收起來! ,就沒有人肯停車了 其中一人叫道 ,「看

失事的受害者而已,任何人開着事子經過 ,都會停下來對他們加以援手的。 他們不拿着槍的話 就不過當是汽車

一部車子 達了樹林後面一片空地上。那裏巳停着另邊轉進了樹林之中,通過低懸的樹梢而到經把那部卡特力汽車開到好遠,在一處路 經把那部卡特力汽車開到好遠,在一 他們一方面在那裏等着,司馬洛則已

子的抓手,把它提了起來,相當吃力地拖,下車,拉開後面,執住後來那隻金屬箱 司馬洛把這部龐大而沉重的車子停下

到地上。

常之沉重的了。 是說箱中是裝着什麼沉重的東西。箱子本 身很厚,即使沒有裝着東西,就已經是非

是可以斷言的,若不是貴重的東西 總之箱子內裝着的是貴重的東西,則

需要用這樣一隻箱子裝着了 箱子放在地上後,司馬洛看看那個女

郎。

救她。 斷發出 洛拿走那箱子了。她自然是要求司馬洛解 所以她這樣緊張,也不會是爲了勸止司馬 縛在那裏的,她顯然不是車上人的朋友, 「唔唔」的聲音。由於她是這樣被

司馬洛看着她 ,躊躇起來

之中就像會發光似的。看來她就怕司馬洛那個女郎的眼睛睜得那麽大,在昏暗 會丢下她不顧而去。

美麗的女人,他是必然會解救她的,考慮 個水深火熱中的女人,而且又是一個如此 不大了解自己的性格的這一面。眼前是一 一點是不必担心的,事實上司馬洛自己也 但假如是了解司馬洛的人、就知道這

她把手脚上的繩子解下來。不是先撕掉咀 果然,司馬洛終於嘆一口氣,動手替

休 巴的膠布。 假如先把膠布撕掉, ,使他根本沒有空閒把她的手脚解開了 他知道女人的咀巴活動力是特別强的 也許她就會絮絮不

這箱子是相當沉重的,雖然這未必就

那個女郎正在拚命掙扎着,喉嚨間不

也是多餘的事情。

但爲了急於讓咀巴有運動的機會,她就

,就不

而是任搓捏着自己的雙手。這倒也是一個

會很規矩地讓他先把手脚解開來

她這個忙。 這一段時間,手指已經痲痹了,這種細微 去撕咀巴上的膠布。不行,她的手被縛了 的工作暫時還沒有辦法做。司馬洛也不帮 手脚都順利地解開了,她就連忙伸手

那個女郎並不企圖去撕掉咀巴的膠布了 進車尾的行李湘中。再回到車頭的時候, 開向上面的。司馬洛把車門拉開了,又說 低矮而漂亮的跑車,車門還是海鷗翼形 挽着那隻箱子向另一部車走去。那是一部 了客位,司馬洛則走到後面去,把箱子放 • 「上車吧!」 那個女郎半走半跌地到達車子,坐上 「來吧!」司馬洛向她招招手 ,然後

上,轉左,離開出事地點更遠了 車子駛了好一段路之後,她終於能够 司馬洛開動車子,通過樹林,回到路 就比較容易恢復正常,而動作亦恢復靈活 相當好的方法,這樣她的手部的血液循環

救我! 她說。「謝謝你,我想不到會有人來 我還以爲我是死定了

自己撕下膠布了。

來救你的,這祇是順便吧了。」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並不是

區就放你下車,你自己可以回家了。 了箱子就是爲了她了。他說:「我到了市 必問了,不是爲了她就爲了箱子,不是爲 司馬洛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實在也不 「噢,你是爲了那隻箱子?」她問 L___

「我不能回家,」她說,「他們會找

「爲什麼要做這樣頑皮的事情?」 「你也不是女孩子了,」司馬洛說

知道的,那件事情,」藍莉說,「我不答 「他纏得我太緊,威脅我跟他……你

「爲什麼你不答應他呢?」司馬洛又

時相信你好了。你不想他繼續纏你,所以 瞪着司馬洛,「你看我是那種女人嗎?」 ,「我又不是認識了你很久。不過我暫 「這個從外表看不出來的,」司馬洛 「爲什麼我要答應他?」 藍莉憤怒地

你做點事情,去把門打開吧

IL. 是是,不由你否認,他們會打到你承認爲 這種人不講有沒有證據的,他們認爲是就 如我給捉到他的面前,我是死定了,他們 知道焦鈞怎麼查出是我告密的,今天晚上 這樣做。他恐嚇說要把我的臉刺破。我不 ,他就是叫人把我捉住了,帶去見他。假 「是的,」藍莉說,「我也很有理由

是運氣眞好了,碰到我把你救出來! 「唔!」司馬洛說,「那你今天晚上

的!! 爲我着想一下,不能現在就把我丢下不顧 「我很多謝你,」藍莉說,「你得再

,「我有我的事情,你有你的事情!」 「但是我也不能負責的!」司馬洛說

讓我到別的城市去,我不能留在這裏!」 藍莉嗚咽起來了,「但你得帮我的忙, 我…我也不是打算永遠跟着你的,

想辦法好了。但是暫時不能把你送走,你可馬洛嘆一口氣••「好吧,我為你想

得忍耐一下,先躲藏起來。」 「祇要不讓我落在他們的手中

莉說,「我不想死。 「你不會死的。 」司馬洛說

了盡頭,便是一座花園的圍牆的鐵門 馬洛在鐵門前面停下車子,說:「藍莉, 盤一扭,車子便轉進了一條小路,小路到了市區,又再進入郊區,在多了一 區,又再進入郊區,後來司馬洛把馱他沉默下來,車子馳向郊區,又進入

巳,並未鎖上,她祇要伸手進去把門閂拔 走過去,發現鐵門祇是在裏面下了門 經恢復過來,行動也恢復靈活了,她下車 藍莉經過了一段時間的休息之後,已 門而

起來就行。 她開了門,司馬洛把車子駛進去了

是一座相當大的花園,司馬洛的車子繞過她又把門關上了,再回到車上。這門內就 了樹林才看見房子。屋子是烏燈黑火的 「你住在這裏嗎?」藍莉問

「暫時是的。 」司馬洛說。

「你叫什麼名字?」藍莉又問

「打開車房的門吧! 司馬洛沒有回答她這個問題。他說:

頭燈,車房価頓然陷入了黑暗中 司馬洛把車駛進去,又說:「關上吧。」。藍莉祇好又下車,把車房的門推開了。 藍莉把車房門關上了,司馬洛熄了車 車子現在巳到達了屋子的車房門外了 不過幾

呆呆地站在 車房中的燈,燈光從天花板上射下來! 司馬洛似乎忘記了藍莉的存在了,她 一旁看着他

秒鐘之後又光亮起來了,司馬洛巳開亮了

尾箱,把那隻沉重的箱子提出來。

地提出這個問題 「裏面是什麼?」藍莉顯然不甘寂寞

F79

說 「沒有打開來看過怎知道?」司馬洛

從他們身上拿到嗎? 「當然沒有了,」藍莉說, 來不及。」司馬洛說着, 「你沒有 繞到車頭

對着那隻箱子,藍莉連忙站開一點。 從車中的雜物架內取出來了一 把手槍

「掩着耳朶吧。」司馬洛說。

聲在車房之內迴响着,子彈壳在地上跳 ,把槍中的子彈都放盡了,一時之間, 她掩着耳朵的手改爲掩着嘴巴。 她用兩隻手掩着耳朶,司馬洛扳動手 而硝烟四散,使得藍莉咳嗽起來

吸入一口氣 之下她可以看得相當清楚,她不禁深深地 上前來,好奇地看着箱中的東西。在燈光 輕易地就可以把箱蓋揭開來。藍莉連忙走 箱子上那隻鎖已經給轟得不知去向了,他 司馬洛則走過去在箱子前面蹲下來。

齊地束成一束一束。每一束是五十張。而且都是半新不舊的一百元面額的,很整 這數目是印在那束着鈔票的紙圈之上 那箱子裏裝滿了 的都是鈔票,美金

同樣做一次,再拿第三叠,也是同樣做一。他把這叠鈔票放回了,又拿了另一叠, 張彈回頭,每一張的表面都可以瞥到一次隻手在另一頭上揩過,那叠鈔票便一張一 ,藍莉則祇是在旁邊呆呆地看着 司馬洛拿起一叠來, 握着一 頭,另

「這裏,這裏是很多錢了

後來,司馬洛站直身子,拍拍手嘆了

吶着說 ,」藍莉吶

這裏大概是五十萬吧。」 「每東五千元,」司馬洛說 ,「我看

「五十萬美元,那是很多錢了。 」藍

莉困難地咽着口涎。 ,雖然美金已經貶了值。」 「是的。」司馬洛說,「那是很多錢

錢的時候,她的價值觀念又有所改變了 多性命是不值得的,不過當她看到這許多 藍莉遲疑着,也許認爲爲了錢而取去這許 殺死了他們這許多人 **綫**偷聽?」

我不過是使他睡着了而已,他們睡足就會 看到又是另一回事了。 金錢的誘惑就是在這裏,想到是一回事 「我沒有殺死他們,」司馬洛說,「

看着那箱鈔票, 呐呐着說: 出就方便得多了。藍莉則還是依依不捨地 來這車房是與屋子的客廳相通的,這樣進 醒來的了,進來吧,我們裏面去坐坐! 司馬洛推開了車房後部的一度門,原 「這箱子,你

洛說,「這裏沒有別人。」 不收好嗎?」 「在這裏不是已經很好了嗎?」

監莉問道。 「你是說,你一個人住在這裏的?」

你! 是的。」 司馬洛說,一現在暫時多

天,我得打個電話!」 他們進入了廳中,藍莉忽然說,「噢 她走過去拿起電話,司馬洛則走過去

司馬 她。

拔電話插梳,說:「你別用我的電話。」 藍莉說道。 「但我不過是打電話給我姐姐吧了

洛說,「你來了這裏,就不能够跟什麼人 「我不管你打電話給什麼人,

「今天晚上出了這件事,他們一定會找她 「但我得通知我姐姐避開 一藍莉說

保密了,誰知道那邊的電話有沒有給人搭 是需要保密的,你用了我的電話,就不能總之我這裏的電話你不能用。我這個地方 的麻煩,他們會以爲我跟你是串同的。」 「我不管你的姐姐,」司馬洛說,

讓我去把她接回來。」 但是…… 藍莉苦着臉, 那你得

像把這裏當作你自己的家了 「把她接回來?」 可馬洛說 你好

先生,你得再帮我這個忙 下淚來了,「我不能够讓她代我受罪的 他們不見了我,一定會去找她,」 「但是-·但是我們姊妹相依爲命 你得讓我去接 藍莉流

如你接不成而給捉住了,那你豈不是會把 人帶回這裏來了?」 「讓你去接她?」司馬洛微笑,「假

「那你跟我一起去吧。」 藍莉說

吧了 弟弟了。 麼姐姐。也許跟着你又來兩個妹妹 ,」司馬洛說,「你並沒有提過有什 「當初你祇是說要我找個地方安置你 ,兩個

姐,我剛才太慌張,記不起她吧了 「沒有,」藍莉說,「我祇有這個姐

> 放棄她的一切嗎?」 司馬洛說, 「你憑什麼以爲你姐姐會跟你走呢 「你知道你這等於是要求她

想不放棄一切都不行。」 「她知道這件事情,」藍莉說,

司馬洛搖着頭:「天,藍莉,我真後

說 莉焦急地說,「我們得馬上就去救她!」 「巳經這麼晚了。她每天要上班!」 「她不是唱歌的?」司馬洛問。 「這個時間,她應該在家了,」藍莉 「我們……我們不能浪費時間,」藍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司馬洛問。

裏當女秘書。 不, 藍莉搖着頭,一她是在商行

我去接她好了。 「那她一定在家了,」司馬洛說,

你 藍莉詫異地看着他

以應付的。」伸手一指,一那邊有紙和筆 救的又是另一個女人。女人一多 就是難 ,你寫封信給我帶去就行了。」 話,那更不好跟你一起去了,我不喜歡跟「也許現在去已經太遲了,假如是這樣的 一個女人一起去做清極二作,尤其是我要 是的,我一個人去,」司馬洛說

一封信 時間,就走過去拿起紙和筆來,匆匆寫了 藍莉遲疑了一下,顯然也不願意浪費

還有電話號碼。 「地址也寫在上面,」司馬洛說 3

現在那一身衣服不再像是個降傘突擊隊 當她寫好了時他已經換了一身衣服出來 她寫着時司馬洛走進裏面的房間裏

而是與那部漂亮的跑車十分配合了

以,就是不要離開屋子,明白嗎?」在屋裏等着我就行了。要吃東西睡覺都可 袋裏,說·· 她把信交給司馬洛,司馬洛摺好放進 帮手開開車房的門,之後你

司馬洛把電話也拿在手中,帶着出去

以了 表示抗議 便拿到屋子的其他地方 藍莉看了那隻電話一眼,但是,沒有 。由於電話是插插梳的 ,自然帶走也是可 ,可以隨

部跑車 司馬洛帶着電話回到車房中 藍莉則替他打開車房的門

一下,那裏的 回到屋中,然 也許減是單為了做這件事情而租下來的司馬洛也並不打算在此久居的,這個地 司馬洛把車子開出去了,藍莉看着車 那裏的衣櫃裏衣服並不很多,顯然 一中,從酒櫃拿出一瓶酒來,倒了一樹林,消失了,再關上車房的門, 也並不打算在此久居的,這個地方 口就喝下去了,然後走進睡房參觀

個時期也不致於餓死的 袋裝着,似乎是爲了準備在這屋子裏食一 頭上有好幾袋罐頭食物,用超級市場的膠 藍莉再走到厨房裡看看。那裏面的灶

隻膠袋裏。拿了一半之後,她就停住了 票一叠一叠地從箱中取出,而轉到其中一藍莉不慌不忙地在旁邊蹲下來,把那些鈔 她要的是那兩隻膠袋,她把膠袋拿進 來,假如以爲她是要吃東西,那就錯 藍莉把其中兩隻袋子中的罐頭食物乱 ,終於有所决定地把膠袋的袋口醫 那一箱子的美鈔仍然放在那裏,

F80

門,踏到露台上。外面仍然是狂風細雨 頭上,以代替雨衣,便走到前門口,拉開 什麼了。她捉着膠袋回到屋中,進入睡房 ,從衣櫃裏拿了一件司馬洛的上裝,掛在 ,兩隻膠袋互套,就看不見裏面裝着的是 上,倒轉着塞進了另一隻膠袋之中。這樣 她把頭一低,便拾級而下。

掉了 ,連忙轉身。 「呀!」她叫起來,手中的膠袋也丢 「不叫車子嗎?」有人在旁邊問

我不是對你講過不要離開這裏嗎?」 講話嚇着了她的人。他微笑·「怎麼了 藍莉洩氣地低下頭,回轉身走進屋子 司馬洛走過來把膠袋拾起來。他就是

裏。 司馬洛跟着進去,把大門關好。

姐姐的吧?」 服 腈。司馬洛說··「我猜你不是真的有個 藍莉在沙發上軟軟地倒下來,閉上了

掉了 「沒有,」藍莉說,「你可以把我殺 ·開槍吧!」

我祇是奇怪,你究竟打算跑到什麼地方去 「我沒有興趣殺人。」 司馬洛說,

「逃走。」藍莉說。

裏不好嗎?是你自己要來的! 「爲什麼!」司馬洛說,「難道在這

點錢,所以我拿了一半!」 分我一半。我要逃走,我身邊當然要帶着 「而且你即使讓我走,你也不見得會把錢 「我怎知道你肯放我走?」藍莉說

「當然了 「一半?」司馬洛奇異地看着她。 ,」藍莉說,「我不是個忘

部。他不禁笑起來:「你倒是一個相當有 毡上。用不着點數,也知道這裏並不是全 司馬洛打開膠袋,把那袋鈔票傾在地

藍莉聳聳肩,還是閉着眼睛•「你殺

嗎? 猾地微笑着, 「你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司馬洛狡 一就這樣殺掉,不太可惜了

想幹什麼! 她的眼皮飛快地張開了: 「你—

活 那你一定不介意陪陪我了,這裏一個人生 ,寂寞得很-「旣然你準備死了,」司馬洛說 ,

過來, 她忽然一跳跳起身,兩隻手的手指曲 ,就像鷹爪似的。她警告道:「不要 不要碰我!」

「你開槍好了!」藍莉兇狠地做出戒 「你不怕我開槍嗎!」 司馬洛說

司馬洛露出啼笑皆非的神情,「我一向以 的姿勢,「但你就休想碰我!」 「難道我的模樣眞是那麼可怕嗎?」

備

用這個方式就不行。這是原則問題。」 爲我對女人是相當富有吸引力的。』 「不是這個問題,」藍莉說,「總之

上坐下了 覺司馬洛並沒有繼續追來。他已經在沙發 在牆壁上的一隻陶質牆飾取下來了,才發 即 轉身逃走 司馬洛忽然迅速地衝前兩步,藍莉立 ,一直逃到客廳的盡頭,把掛

藍莉把那東西拿在手中 ,遲疑地看着

> 他 一半,你祇要合作一下,就可以保存性命 面。你可以把鈔票散拿走時,你也祇拿 ,然而你却寧可給殺掉! 。司馬洛微笑••「藍莉,你倒有可愛的

我不是你們那一類人!」 「我跟你們是不同的!」藍莉說,

才不是要走嗎?」 些錢,你拿走好了!來呀,怎麼了了你剛 你財富。你想走,你走好了。你想拿走這 氣,我給你一點獎品好了。獎你自由 司馬洛輕輕拍了兩下手掌。「很有志 , 獎

「世界上可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情 「你這就放我走!」監莉懷疑地說

你看一些東西。」 「你過來,」司馬洛招招手, 「我讓

藍莉並不打算依他之言而走過來

呢?」 欲為。你以為我有沒有能力把你再縛起來的話,我大可以把你再縛起來,然後為所 我真的要在你的身上佔便宜嗎?假如我要 「你怎麼了?」 司馬洛說, 「你以爲

是制服那些人的人,為什麼又不能把她制 些人也可以把她制服而縛起來了,司馬洛明白司馬洛是的確可以這樣做的。旣然那 藍莉呆呆地看着司馬洛,霎着眼睛

服而縛起來呢? 於是她走過去了

司馬洛說:「拿一叠鈔票吧

清楚一點。」 藍莉拿起一叠鈔票 司馬洛說

燈光照一照,說:「不是假的吧?我看不 出有什麼不對。」 藍莉抽出一張來,小心地看 ,又朝着

還是會惹了一身麻煩。」 。」司馬洛說,「但是假如你拿走了,你 我猜也許要專家才能看出是假的了

意力全部放在這些鈔票的上面,似乎其他 的事情全都忘記掉了。 驗着,再學起來迎着燈光照照,現在注 「假的?」藍莉又拿了另一張,小心

,」司馬洛說,「假的。」

早知道是假的,你也不會來滄了吧?」 你又沒有機會看清楚,而且,假如你事前 「你怎麼知道?」藍莉說,「你-

藍莉遞給他一張鈔票,司馬洛迎着燈 給我一張看看。」司馬洛說。

光起來看看,點點頭:「對了,單單一張 我是看不出來的,但是整整一叠,就看

百元美鈔票便飄落在地上了。 「看看那些號碼吧!」他一放手,那張 「我的意思是那些號碼,」司馬洛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藍莉說。

看你倒像是挺熟手的!」 叠,做了同樣的動作,再拿起另一叠。拿 窺到一眼了。她把這一叠丢下,拿起另一 了三叠之後,司馬洛吃吃笑起來,說··「 一隻手在另一端上一揩揩過,發出一拍拍 然後也像司馬洛一樣握住一端,然後另 聲音,這樣,她就可以向每一張鈔票 藍莉把另一叠鈔票拿起來,翻了兩張

在地毡上,看着司馬洛·「對號碼的,每 一叠剂是號碼相連的。」 藍莉有點慚愧地連忙停了手,盤膝坐

妳再想清楚吧,這並不是簇新的鈔票, 」司馬洛說, 「這眞是難得

> 呢?」 而是半新舊的,有什麼可能還是連號碼的

這裏並不是美國 的事情。甚至是簇新的,也不容易,因爲 到一批半新舊的連號碼鈔票,這是不可能 去了的鈔票,根本就不可能追尋,因此找流行路綫的那麼廣泛,尤其是美鈔,發出 話是對她解釋得很明白了。半新舊的鈔票 ,就是已經發出去,用過了的,而鈔票的 假如藍莉還不明白的話,司馬洛這句

機器也許能把新的僞鈔印出來之後再弄成 半新舊,以便更加似模似樣。 人有一個印製偽美鈔的地方,這個地方的 司馬洛聳聳肩・「這是很明顯了 「那麼一」 藍莉愕愕地看着司馬洛 有

印 我的意思是,爲什麼要印連號碼?隨便亂 不行嗎?反正是假的了。」 但 但爲什麼呢?」藍莉說,「

連號碼的,不然就是每張都是一樣的號碼 不能隨便亂印, 「因爲印號碼的機器是沒有腦子的, 」 司馬洛說, 一要就是印

「我還是看不出有什麼破綻。」 藍莉再拿起一張鈔票來,細細地看着

「你是鈔票專家嗎?」司馬洛問。

方。」 辨別眞假的時候首先應該注意一些什麼地 「不過我不是沒有見過美鈔,我也知道 「不是,」藍莉又顯得有點難爲情了

歷來印得最精的精品之一批了。很可能找道,但是照初步的印象,我看這些偽鈔是偽鈔的人也一樣懂得注意。我暫時還不知係鈔的人也一樣懂得注意的,」司馬洛說,「印

保證你會惹上滿身麻煩!」 驗的,不過,假如你拿去花的話,則還是 沒有傳出去的話,則是沒有人會去仔細檢 家用放大鏡看才看得出破綻來。假如消息 換店與及銀行的出納都會給瞞過,要由專

結果也祇是得到一些假東西而已。」 「那麼,」藍莉說,「你一塲辛苦

幾句眞話了,藍莉!」 ,包括你在內。所以,你也應該開始說 是的 ,」司馬洛說,「全部是假東

又沒有騙你 「眞話!」藍莉吶吶着,「我

掉?」 在城裏,把我哄開 了起來, 「哈哈,你沒有騙我,」 那麼是誰騙我?誰說有個姐姐 然後又想帶了鈔票走 司馬洛冷笑

莉說道。 「但這個你不是已經知道了嗎?」 藍

?」司馬洛問 「那麼,關於你給他們捉住的原因呢

個呢?」 來了。假如你是我的話,你會不會相信這,就把他害進了監獄,而現在,弟弟却找 不長進的哥哥看中了你,你不想他騷擾你 「我知道,」司馬洛說,「你說那個

」她抗議地說。

明白,我不是一個容易騙倒的傻瓜。假如 什麼你會給放在那車子裏,與錢箱一起呢 你真是你所講的那個原因而被捉的話,爲 費唇舌和時間編造謊話好些,藍莉。你要 司馬洛揮揮手止住她。「你還是別浪

我

地說。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藍莉不耐煩

除非你是與箱子有關的。」 的。這箱子以這樣名貴的一部車子保護着 ,似乎沒有理由讓你也跟箱子在一起吧? ?你應該在那兩部護駕車的其中一部上面

藍莉掩着臉,哭泣起來了

不相信。」 動人,不過,像你這樣,幹過了那種事情 的美麗女人,可就不同了。你愈哭我就愈 我感動的。一個美麗的女人哭起來本來很 「別哭,」司馬洛說,「你不可能使

什麼人?你得先讓我知道。」 ,淚水一關就關掉了。她說··「你究竟是 她果然不哭了,而且好像關水喉似的

。我的名字叫司馬洛。」 司馬洛說,「善就是祗差一個名字吧了 「我究竟是什麼人,你已經知道了

一司馬洛 了你就是司馬洛 ?」 藍莉說

道

想起我的名字就好了 司馬洛說,「不過希望焦鈞不會也馬上 「我很高興你對我的名字有點印象,

你不會把我殺掉吧?」 「司馬洛,」藍莉楚楚可憐地說

滅口了!」 對我的安全有威脅,那我就祇好把你殺掉 「看情形吧!」司馬洛說・「假如你

藍莉說•「我聽說過了。」 但 你從來不會這樣殺人的!」

信女了。」 碼你知道我的名字,你也不會是什麼善男 **眞話了。而且,你也要好好地講真話,起** 洛說·「那你還怕什麼?你也應該對我講 「既然你對我知道得那麼多。」司馬

收入。這隻錢箱就放在那裏,等待焦鈞自拿進經理室,裏面裝着的就是賭塲當天的霉呢?我知道他們每天晚上都把一隻錢箱 以開箱把錢拿走。」 室裏,等他們送來箱子,走了之後,就可 間是沒有人看守的。我祇要事先躱在經理 宅去。每天晚上都是這樣;箱子有一段時己或者他的親信手下拿走,押回焦鈞的住 盗設備並不周全,這是因爲 ,他們在這裏是隻手遮天的,誰敢來捋虎盜設備並不周全,這是因為——你知道的 。」藍莉說:「他們那裏的防

你是個千金小姐,我才不知道該怎麼處置

,這樣我們相處下去也容易一點了。假如

算是像樣一點了。而且我很高興你是個賊

」司馬洛微笑,「這個講法總

不過我實在是一個賊!」

「我也是叫藍莉」

-這是藝名。不過……

。」她說:

「我……我的確是唱歌的

馬洛問道。 「你是爲了興趣而做這件事的

• 「你已經認得了我,難道我還能够讓你

「看來你不肯也要肯了

司馬洛說

藍莉問道。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跟你合作嗎?」

興 都是爲了做這件事情的 多犯罪的事情都可以賺錢。我進去唱歌, **奥趣的成份也是有一點的,不然,還有許「當然是為了利益。不過我也不否認,為** 「誰會爲了興趣而做賊!」 藍莉說:

話 女孩子! ,負責裝箱的人可能給你累死了。」 司馬洛搖搖頭。「你眞是一個頑皮 你可知道,假如這些錢失踪了的

楚你的問題吧。你這件事情,又是怎樣發 這個是以後的事情了。現在讓我們先談淸

「我們不能够。」司馬洛說••「但是

真的嗎?

什麼呢?難道我們能够把這些假鈔票變回

「那是說假如我可以的話。不過一

一合作

我當然是肯的。」藍莉說:

們都不是善男信女,他們不見得就沒有害 「我才管不了他們!」 藍莉說:「他

我也是跟你一樣,想在這些鈔票上打主意

」藍莉聳聳肩。苦笑着:

,但是我給捉到了。」

會失手的呢? 司馬洛說:「你又是怎麼

裏面 一隻差不多一樣大小的。我躱進一隻櫃子 都是架子,下面則是一列小櫃子,跟你這 個座牆櫃,像你這裏這一座差不多,上面 經計劃得很周詳的了。那經理室裏面有 藍莉說: 「我是巳

F82

來的吧了。我實在是在焦鈞的夜總會展唱

「當然,關於焦鴻那件事,祇是我編造出

「實在這也不是我的錯!」藍莉說:

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起送去給焦鈞了!」可馬洛說。

「到底

「這解釋了爲什麼你會給我跟這些錢

還有一座秘密賭場的?

司馬洛點點頭・「那間藍鐘花

你在開玩笑。」 司馬洛說• 「你就

是軟骨美人也躱不進去的。」

可以算得是身裁高大的 是個女人,她却不是一個矮小的女人,也 呎半寬和兩呎高,一個小孩子也許勉强 以縮進去,但是像藍莉這樣一 那下面的櫃子每一隻祇有一呎半深 —她雖然

躺進裏面。」 全部都可以拆開來的。每一隻櫃子之間有 一塊木板隔着,這些木板都是可以拆下 我就把這些木板都拆下了,放平,然後 「別忘記這活動牆櫃。 □ 藍莉說: 的

就是這樣簡單了?」 來,沒有人的時候你就出來,開箱拿錢 躺進去的。「你躺在裏面,等着箱子拿進 那麼就變成是長條的櫃子,成爲棺材狀了 說!不錯,那些櫃子之間假如沒有問隔 ,雖然是藍莉這樣一個高大的女人也可以 「唔,這也是一個好辦法。」司馬洛

從櫃子裏出來,把箱子打開,拿出裏面的 的。他們拿走箱子之後,經理室的門自然 那麼重,少了一點鈔票是沒有什麼大分別 鈔票,鎖回了,再躱回櫃子裏,這箱子是 進經理室之後,就會鎖上門而離開。我就 不會再鎖上,我就可以走了 「是的。」藍莉說:「他們把錢箱拿

查到你的身上來嗎?」 「事後呢?」司馬洛說:「他們不會

則嫌疑就是落到那些裝錢和看守的人身上 沙發上坐着的,沒有權進去的人不能通過 之後他們是還有兩個人在門外的走廊中的 除非他們知道這櫃子有些什麼秘密,否 「查什麼呢?」藍莉說:「門鎖上了

> 了什麼毛病呢?」 他們拿走一隻空箱子。但是,結果又是出 「這眞妙。」司馬洛說。「你打算讓

我就打開櫃子要爬出去。但是房中有一個 他們放好箱子,關上門走了,過了一陣 藍莉聳聳肩。「我也不知道。我聽着

道。 「你調查得不够清楚了 。」司馬洛說

是一個陌生人?」 免在這段時間留在經理室中的 該有人在房間裏的,就是經理本人,也避 「我不明白。」藍莉搖着頭・「不應 ,更何况這

「一個陌生人?」司馬洛問

起來,有人進來了,把我抓起來。我給拉我困在櫃子裏根本使不出氣力來,他叫喊 出來的時候,這個人却不見了。 櫃門,他就跳過來,一脚把櫃門踢上了 「我還以爲是另一個賊呢。但是我一打開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藍莉說:

這個人究竟是誰?」司馬洛問。

有見過,而他把櫃門踢上之後自己也不見 ,我簡直懷疑是有鬼!」 「我不認識的。」藍莉說•「從來沒

跟着呢?」司馬洛問。

給帶到焦鈞那裏時,我是死定了。」 上車了 我也帶去見他,於是我就給跟箱子一起放 「他們打電話告訴無鉤,焦鉤吩咐把 。」藍莉說:「我並不騙你,當然

並非單獨行動 說。「那更使你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了。你 「而我在中途救了你。」司馬洛微笑 ,而是有一個龐大組織接應

前文 告訴他,杭州目前風雲際會,是與武聖有關:: **報仇。送走衣梅娘到落伽山後,無情浪子直奔杭州,一上岸就遇上南山樵子,南山樵子** 所救後、還對無情浪子傳藝輸功、最後賠上一條老命,無情浪子出谷後決定爲黃海漁夫 陵老農車波所害,打下懸崖的 邪藥後才讓他離去。而無情浪子由封禪台墮下之後,被黃海漁夫所救,黃海漁夫是被東 提要: 谷底不見無情浪子的踪跡,大雪給武陵公子服下歹毒無比的 ,東陵老農車浚過斷了他的兩條腿,無情浪子爲黃海漁夫 上回書至大雪小雪區武陵公子下谷底尋找無情浪子,但

牢籠飛彩鳳 靈峯喜相逢

前已經與世長辭了。」 無情浪子頹然道:「他老人家在五年

子道:「小子,你究竟是誰?」 無情浪子道。「前輩明明知道晚輩是 南山樵子雙目大張,緊緊盯着無情浪

是不是?老夫也不說了,咱們看看吃虧的 無情浪子,這不是多此一問?」 底是誰!」 南山樵子哼了一聲道:「好,你不說

不情之處,還望前輩能够諒解。」 不是晚輩故意不說,只是碍於先師遺命, 無情浪子沉吟半晌,終於一嘆道:「

向他由頭至脚仔仔細細的打量起來。 無情浪子一驚道。「前輩,你這是怎 南山樵子一把抓住無情浪子的手腕,

個八九不離十,哦,你說你對奪師只是叫 *•「好,好,你不必多說,老夫也能够猜 麼哪?」 南山樵子放開他的手腕,哈哈一笑道

無情浪子道: 「不錯呀,師父不叫師

他師父?」

父還能叫什麼?」

引你一條明路。」 孩是不是武聖的親生兒子,老夫還可以指 住他的手腕道··「小子,你要知道那小男 片淚光,南山樵子瞧得十分不忍,再度握 他口中雖是這麼說,眼中却已湧出一

龍去脈。」 除了武聖,正有一個人知道小男孩的來 南山樵子道: 無情浪子大喜道:「講前輩賜教。 「其實你應該想得到的

無情浪子接道:「銀鞭女俠?」

女俠現在俠踪何處?」 鞭女俠送往終南山的。」 無情浪子道:「前輩說的是,但銀鞭 南山樵子道。「不錯,那小男孩是銀

杭州一地,就不會這麼風雲際會了。 知道,現在是天下武林人人皆知,否則這 南山樵子道:「這個麼,不只是老夫

南山樵子道:「不在杭州,却與杭州

無情浪子道・「銀鞭女俠莫非就在杭

州?」

一舉制服小螺庵主了,最後的目的是要 山樵子道:「自然是怕走漏消息, 「他們到底想怎樣?」 妨跟她們走趟,也許能獲得一點帮助。」 姊妹也在杭州,她們似乎有來頭,少俠不 無情浪子道。「前輩果然目光如電, 南山樵子道:「在濟南說鼓書的小雪

何處?」 有瞧走眼,好,咱們明天就分別進行。」 紅楓谷的,也是武林中一股神秘力量。」 無情浪子道·「前輩可知道他們住在 南山樵子哈哈一笑道:「老夫總算沒

南山樵子道•「來到杭州城的武林同

無情浪子道:「前輩說的是。」

南山樵子道:「哦,還有一點你要注 無情浪子拱手道•「晚輩告退。」

晚輩爲難。」 西門世家巳對晚輩起了疑心,曾經多次向 無情浪子道。「這個晚輩知道,只是

州的正邪兩大主力,正是西門世家及鐵旗 ,看來少俠的行動當眞要多加小心。」 南山樵子眉峯一皺道•「現在聚集杭

無比

無情浪子道:

眼便已瞧出她們來歷不凡,對,她們是

你不妨到西湖去碰碰運氣。」 的住處?不過女娃兒多半喜愛逛逛名勝, 道如此之多,老夫怎能知道他們每一個

的

小螺庵主,正是這位巾幗奇人。」

無情浪子忽然長身而起,雙拳一抱道

「多謝指點,晚輩告辭。」

山樵子急道:「等一等,少俠,你

界,不在五行,出家當女尼去了,落伽山

南山樵子道··「銀鞭女俠早巳跳出三

過落伽山,想不到竟失之交臂。

庵主交出武聖的武功秘笈。」

豈會栽在他們的手裏!」

南山樵子道:「不,

少俠,俗語說雙

無情浪子道:「小螺庵主的何等人物

無情浪子啊了一聲道:「晚輩曾經去

南山樵子道:

不,是落伽山。」

無情浪子道。

「是蕭山?

也不准離開。」

無情浪子道:

南山樵子道。「你就是知道也沒有用

她不會見你的。」

無情浪子道。

近在咫尺。」

們明晚再聊。」 南山樵子道:「那你就去歇息吧,咱

否則麻煩就大了。」 意,千萬不可讓人知道你是武聖的傳人,

帮 無情浪子道:「是的,前輩。」

子。 找機會亮亮寶,他們必然以爲你是他的弟 不是巳將他的天蠶網送給你了麼?你不妨 南山樵子道··「這樣吧,我那老哥哥

F84

船來的,只要有錢,怎會僱不到船隻?」

浪子道:

「有這等事?晚號是坐

但這項聯絡工作,只有前輩才能担當。」

無情浪子道。「這果然是個好辦法。

南山樵子道:「老夫自然義不容辭,

聚沙成塔就是一股龐大的力量。

是爲了報恩而來,只要將他們聯合起來,

南山樵子道。「也許這般人前來杭州

南山樵子道··「你坐來可以,要僱船

不過少俠也不能閒着。」

無情浪子道:「只要晚輩能力所及,

隻,可是你却一艘也租用不到,不信你就

去落伽山有的是船隻,還用得着飛?」

無情浪子道…「這話怎麼說?前輩,

南山樵子道·「不錯,海邊有的是船

怎麼去落伽山?飛過去?」

夫婦恩惠的。」

無情浪子道:

「前輩是說……

聚集杭州的同道之中,必然也有受過武聖 活人無數,老夫就是受恩者之一,我相信

山樵子道:「你說的倒是輕鬆,你

主心存不軌,晚輩正好事先去告訴她老人

山雨欲來的緊張狀况?」

南山樵子道:「難道你瞧不出目前杭

「爲什麼去不得?」

前輩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樵子道·「老夫倒是有一個想法

不知少俠是否同意?

無情浪子道:

「前輩請說。」

樵子道··「當年武聖行道江湖,

能莽撞,咱們可以從長計議。」

無情浪子道:「晚輩方寸已亂,不知

衝出杭州,由別處僱船前往落伽山了。

樵子道:「不,少俠,你千萬不

無情浪子長吁一聲··「看來在下只好

在無防範之下,仍是令人担憂的。」

拳難敵四手,

好漢架不住人多,小螺庵主

無情浪子道:

「他們如果是對小螺庵

通路都有高人把守,只要是武林中人,誰 離去就不成了,不要說水路,連陸上各地

但請前輩咐吩就是。

「多謝前輩指點,晚輩

告辭。」

浪子早餐之後就出湧金門向西湖走去。 翌晨是一個天青氣朗的好日子,無情

等名勝古刹,只見園林梵刹,參差錯落, 進,暢遊小劉莊,法相寺,楊莊,玉佛寺 令人有美不勝收的感覺。 西湖秀麗的景色所吸引。他沿着北山路前 無情浪子雖然見過不少名山大川,却也為 六橋,明湖孤嶼,風花雪月,四時皆宜, 西湖林巒挺秀,名勝十分之多,雙堤

武林中人,打架鬥毆自然在所難免 自然是打架門 着一堆人羣,還有叱喝之聲不斷傳來,這 由瑪瑙寺前進,遠遠瞧到岳王祠前圍 殿了,杭州聚集了如此多的

聯手搏擊一個小叫化子。 裏一瞧,敢情是兩名如狼似虎的大漢, 王祠馳去。及到達祠前廣場,分開衆人往 也喜歡凑熱鬧,因而他加快步伐,向岳 無情浪子是年青人,年青人大都好奇 在

戴,而且拳風虎虎,身手頗爲不俗。 這兩名大漢全都比小叫化子高了一大

打空,小叫化子像一條游魚,刁滑得很, 只是他們那四隻斗大的拳頭竟然拳拳

在大漢的身上擊上一下,打的不算太輕, 逗得兩條大漢靑筋暴露,哇哇叫個不停。 這還不說,小叫化那對小拳頭有時還

還在替小叫化打氣加油,將塲面弄得熱間 逗得兩條大漢叫個不停 因而圍觀的人們可樂了, 有些好事的

着小叫化子,此人可能是那兩名大漢的同 爲他瞧到一雙殺光暴射的怒眼,正緊緊盯 不過無情浪子可在替小叫化担心,因

士果然冷哼一聲道。「住手。」 他沒有猜錯,那位身着青衫的中年文

F85

兩名大漢應聲躍退三步,並向青衫文

身法,你是丐帮的?」 入場,向小叫化子道:「小兄弟好高明的 小叫化雙眉一挑道:「別以爲要飯的 青衫文士揮手叫他們退下,然後跨步

青衫文士哦了一聲道··「那麼小兄弟 我跟他們毫無牽連。」

爲什麼要告訴你?」 的尊師是那一位?能够告訴在下麼?」 小叫化道:「我又不想跟你攀交情,

刀刀客又豈會交你這麼一位朋友?」 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濟南三大家的無 青衫文士面色一沉道•「小要飯的••

柱更是其中的翹楚。 影,濟南三大家名滿江湖,無刀刀客倫一 的幾乎同時啊了一聲,所謂人的名,樹的 青衫文士這一亮出字號,四週瞧熱鬧

又撇了一下嘴唇道:「無刀刀客雙手如刀 ,小叫化子正想見識見識,不過……」 他忽然拉長尾音,向旁觀的無情浪子 小叫化子也是一怔,但在一怔之後,

投下一瞥道:「一個名滿湖海的高人,居 然想欺負一個小孩子,我縱然不在乎,只 話是衝着無刀刀客倫一柱說的,眼神

却溜向無情浪子,顯然,這個小叫化子可 能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自然,無情浪子可以不必理會,可是

然也有非管不可的道理。 管閒事一定有管的理由,無情浪子自

眼熟,路見不平要拔刀相助,既是熟人, 他焉能不管? 因爲他對這位小叫化子忽然感到頗爲

抱道: 於是他走進場中,向無刀刀客雙拳一 「倫大俠請了。

「朋友有何指教?」 倫一柱雙眉一挑,向他打量一眼道:

無情浪子道:「在下冒昧得很,只是

想替這位小兄弟討一個人情。」 倫一柱道··「你是誰?」

我倒是可以替你向公子求求情。」 你好看的了,不過你如果叫我三聲小爺, 嘉年的就是這位公子,現在寃家路狹,有 就怪了!當日在濟南教訓無形刀客郁小叫化子接口道。「你連他都不知道

就是無情浪子?看來咱們不必多說廢話了 不好惹,因而强抑怒火,冷冷道:•「閣下 色大變,但他也明白當面這位藍衫少年極 小叫化大揭瘡疤,倫一柱不由氣得面

調人而巳。」 倫大俠何必放在心上?在下今日只是作個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往事如烟

是冤家路狹,閣下就不必客套了。」 倫一柱道··「小要飯的說過,咱們旣

也要鬥一鬥無情浪子。 當衆揭他們濟南三大家的瘡疤,說什麼他 所謂人要臉,樹要皮,小叫化子適才

,道:•「髥駕一定要賜敎,在下再要推辭 就有點不近人情了,不過奪駕雙手如刀 一聲長吁,無情浪子解下了天蠶漁網

> ,該不會反對在下用這個吧?」 倫一柱道··「敢情閣下是武林四奇之

掄,天蠶網攔腰抽了過去。 首黃海漁夫的傳人,很好,請賜招吧。」 無情浪子道了一 聲「有僭」,右臂一

如刀,碰到天蠶網也就無可奈何了。 寶刀寶劍都傷它不得,倫一柱雖然是雙手 罩縱橫兩丈的面積,而且靱度極强,任何 因此他身形一幌,倒退八尺,右臂一

力,健臂一振,天蠶網便像靈蛇一般, 伸,猛向天蠶網抓去。

得如此熟練,急縮臂飄身,總算被他躱了 倫一柱估不到無情浪子的天孫網法使

近身就是手刀的天下了 圖接近無情浪子,天蠶網只利遠攻,一旦 何能够甘心,於是他仗着靈巧的身法,企 倫一柱就落了下風,他如

距離。 最後他終於找到了機會,終於拉近了

是一記凌厲的手刀,以全力向無情浪子的 胸膛劈去。 機會稍縱即逝,他自然不能放棄,於

裂山崩,風雲失色 刀是他畢生功力所聚,足可使地

此時振臂一抖, 無情浪子的天蠶網原是扭作棍狀的 網面立刻洒開,再以天河

天蠶網長有一丈二尺, 撒開來可以籠

向倫一柱的腕脈 無情浪子自然不會被他抓着,手腕貫猛向天蠶新打三

只是這威猛絕倫的一記手刀却沒有傷

空拔了起來。 到無情浪子,因爲他一飛冲天,身形已夜

倒寫之勢,向倫一柱當頭罩去。

與願違,他祇不過剛剛縱起,全身已然兜 進漁網之內。 即彈身倒縱,希望逃出那片漁網,可惜事 倫一柱一招走空,就已知道不好,立

無情浪子的手下。 無刀刀客敗了,濟南三大家再度栽在

際,已在瞧熱鬧的一丈以外了。 ,天蠶網便已撒了回來,待飄落地面之

因而挪開脚步,一逕向蘇堤走去。 閒事已經管過了,他不想節外生枝,

放慢了脚步。

了?

我! 「自然是我了,難得你還沒有忘記了

子?還要到處惹事生非!」 「哼,誰到處惹事生非了?扮叫化子

「爲我?這話怎麼說?」

的! 「你忘了咱們小姐了?好一個沒良心

「你們小姐?誰?」

呀?! 「還要問誰,你是怎麼逃出鷹遊山的

「虧你還記得,她却差一點爲你送掉

生命!

經去到鷹遊山找她,結果不只是沒有找到 還幾乎中了和七郎的道兒。」 「我知道她爲我吃了不少苦頭,我曾

小姐去。」 「這麼說我是冤枉你了,走,跟我見

「啊,她逃出留雲山莊了?人呢?現

在那裏?」 「在靈峯寺,翻過西北邊的山峯就到

「好,咱們走。」

忍未發。 浪子是跳海自盡,但因無憑無據,因而隱 西門羽曾經親來鷹遊島查看,他不信無情 在途中小翠告訴他,當他逃走之後,

存顧忌,幾乎將俏紅按門規處死。 **悄紅抓回留雲山莊,如非大莊主西門朋心** 及無情浪子在濟南出現,西門羽立將

總算她命不該絕,終於被小翠教了出不過,她雖然逃得一命,却被關入地

出俏紅的?」 翠,聽說留雲山莊機關遍地,妳是怎樣救 無情浪子長長一吁道:「多謝妳,小

小翠道:「他們要我天天替小姐送飯

,自然要告訴我地牢的機關了 ,以後呢?」 無情浪子了一聲又吁道•「原來如此

費,再加上西門世家傾巢而出,咱們脫困的機關埋伏,她十多年的苦心總算沒有白 只怕有心人,咱們小姐早已偷偷偵察莊裏 部機關的只有西門兄弟,但天下無難事, 小翠道:「西門世家知道留雲山莊全

F86

自然易如反掌了

如 非妳救出悄紅,我眞要終身難安了。 無情浪子道「我還要謝謝妳,小翠, 小翠道:「這沒有什麼,我跟小姐從

的? 小一塊長大,只因西門世家門規酷烈,沒 入敢流露眞情罷了 無情浪子間道:「妳們幾時來到杭州

子,這幾天小婢幾乎走遍杭州每一個角落 今天總算找到你了 小姐認爲杭城風雲際會,必可找到公 小翠道••「咱們脫困後就一直來到杭

峯寺旁的一個農家之中,無情浪子終於見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越過了山峯,在靈

那嬌艷的神韻似乎更甚往昔。 ·但淸麗出塵,風華無雙

魂落魄, 份驚喜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簡直像是失 當無情浪子踏進茅屋之際,俏紅那一 瞪口呆

他們互相凝視,默默無言。但兩人的 却顯得十分激動。

輕輕帶上房門悄悄溜了出去。 小翠是乖巧的,她只是微微一笑,便

一把將俏 情浪子再也忍不住了,他猛然向前一衝, 當房門關閉,光綫陡然一暗之際,無 紅摟進懷裏。

緒 有如紅河潰堤一般,一發就難以抑制 後重逢, 長久的相思,使他們的情

側 便已雙雙滾倒於床榻之上 他雙手一抄,將她抱了起來,身形一

甜蜜的長吻,揉合了兩個心靈,在情

愛的氾濫中,他們已不知天地間還有別的

情浪子忽然一呆,他竟然連打兩個寒噤。 字,但當他們肉帛相見横戈躍馬之際,無 俏紅一怔道··「你……怎麼啦?」 情愛氾濫的終點,必然脫不出一個慾

並將俏紅的衣裙丢給她道:「快穿好, 悄紅著好衣衫,茫然道··「究竟發生 無情浪子一言不發,急急着上衣衫, 我

麼人?」 了什麼事?你快說。」 無情浪子道··「武聖羅量天是妳的什

俏紅道··「是我爹。」

非喜,那份表情簡直古怪已極。 然坐了下去,他的臉色似憂非憂,似喜 悄紅道·「怎麼,你跟我爹有仇?」 無情浪子呼的一聲站了起來,然後又

無情浪子道••「不……」

嘛 「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你說

門兄弟的姑姑?」 俏紅道·「不錯。」 無情浪子長長一吁道•• 「妳娘可是西

娘之前,已經有了妻子?」 無情浪子道•「妳可知道武聖在娶妳

怎麼知道的?」 無情浪子道·「別急,我會慢慢告訴 悄紅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你是

字不漏的告訴了俏紅。 接着他將在南山樵子那兒聽來的,一

這無異是一記睛天霹靂,使得俏紅面

不過無情浪子不爲已甚,身形尚在空

「無情公子,等一等……」

小叫化子追上了上來,無情浪子只得

「嘻……公子爺,連你都認不出小婢 「什麼事?小兄弟。」

「啊,小翠,原來是妳?」

「嗨,小翠,妳爲什麼要扮個小叫化

還不都是爲了你!」

「啊,俏紅?」

你? 色大變,最後她顫聲道:「那小男孩就是

無話可說。 我爹所生的孩子?」 無情浪子還是沒有說話,因爲他實在

悄紅道··「你認爲你就是銀鞭女俠跟

的兄妹?啊,不,不, 俏紅急道·「你以爲咱們是同父異母 ·我不要—

她哭了 ,聲如孤猿夜啼,顯得悲傷無

方都已投下眞正的感情。 何處無芳草,但是他們彼此相愛巳深,雙 無情浪子的心情並不好過,雖然天涯

愛,是不容許滲雜男女情慾的 祇不過兄妹是血親,除了同胞手足之

然要手揮慧劍,活生生的將他們拆散開來 ,此種痛苦豈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現在他們的情根已種,愛比金石,竟

道••「你說銀鞭女俠就是落伽山的小螺庵 因此,俏紅心有不甘,忽然跳了起來

俏紅道·「走,咱們找她去。」 無情浪子道•「正是。」

還能等到現在? 無情浪子道。「走不得,要是能走我

俏紅道·「爲什麼走不得?」

悄紅道·「誰說我不明白?只是不知 無情浪子道•「難道妳對杭州城的現 一點都不明白?」

道詳情罷了。」 於是他將杭州城裏的現况,以及他的 無情浪子道:「這就難怪了

F87 顧慮,詳詳細細的告訴了俏紅

應子的辦法不一定能够成功!」龐大已極,一般人都是欺善怕惡的,南山而來,再加上一個鐵旗帮,這股力量實在 子要以聚沙成塔的辦法, 武林同道,那時咱們就可去見小螺庵主了 現在咱們人單勢孤,千萬不可妄動!」 悄紅眉峯一皺道··「西門世家已傾巢 然後輕輕握着她的玉手道:•「南山樵 集結同情師父的

是當眞沒有人敢碰他們。」 世家纖旗帮雖然是兩股强大的力量,並不無情浪子道。「別担心,俏紅,西門 「哦,除了你,誰有那麼大

的胆子?

派 就是西門世家也不敢輕易招惹。」 無情浪子道: 紅道:「你說的可是紅楓谷?」 「武林之中還有一個門

到他們, 個傳說,根本沒有人能够找到他們。」 無情浪子道·「不錯。」 紅道·「那有什麼用?紅楓谷只是 我却可以。 浪子微微一笑道:「沒有人能找

知 道有兩個說鼓書的姑娘?」 無情浪子道·「自然是真的了, 俏紅愕然道·「此話當眞?」 妳可

「你說的可是小雪大雪?」 無情浪子一怔道··「妳也知道小雪大 啊了一聲,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

我告訴你?」 無情浪子道·· 紅道: 「我知道的可多呢,要不要 「好,妳說。」

「小雪大雪雖是紅楓谷的,

她們都不知道,這個你可相信?」 不過她們只是外圍份子,連紅楓谷在那裏

實在令人有些不敢相信。」 無情浪子哦了一聲道·「有這等事?

俏紅道··「像她們這般身份的還很多

楓谷豈不十分可怕!」 ,祇不過咱們不知道罷了 無情浪子道…「如果當眞這樣,這紅

孩子,加以訓練之後,再派以秘密的任務 有一個秘密所在,專門收容無父無母 ,小雪大雪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無情浪子道。「這可是紅楓谷的一大 悄紅道··「的確可怕,擦說紅楓谷另 的女

俏紅道·「你別忘了我是來自 山莊不是也名震江湖,有一件神 西門世

機密,妳是如何知道的?」

家,留 秘的外衣麼?」 無情浪子搖搖頭道: 「我原以爲知道

的不 秘,有時連做夢也想像不到,你才闖過幾 俏紅嫣然一笑道·「江湖上的譎詐詭 少,看來倒有點孤陋寡聞了。

天江湖、居然敢說知道的不少!」 無情浪子道:一這回又讓妳抓到理了

還有什麼我不知道的稀罕事兒?」

雪吧,你知道她是誰?」 俏紅道· · 這個麼?當然有,譬如小 無情浪子道:一不知道, 不過她與柳

妹 千千長得十分相似,我懷疑她們是孿生姊 僧紅神秘的一笑道:「你為什麼不說

她跟柳烟烟十分相似呢?」 無情浪子道:「柳烟烟就是柳千千

她們原是一個人嘛!

雪與烟烟千千又何嚐不是一個人!」 無情浪子大爲錯愕,道:「這可是眞 俏紅道··「烟烟千千原是一個人,小

的

吧 連做夢都想像不到 **俏紅一嘆道**。 「我說江湖譎詐,有時 現在 9 你総該相信了

明白…… 無情浪子道: 當然相信 ,只是找不

收做侍妾了……」贴身婢女,後來二 身婢女,後來二莊主瞧中了她 小雪曾經混入留雲山莊做西門二夫人的 **俏紅道**: 你不明 白 : 哦 是這樣的 元,就將她

的底細,將她收做侍妾,不過爾慮我詐 悄紅道·「其質二莊主早已查出 子啊了一聲道•「後來呢?」 了她

叫

都不知道,西門羽豈不是枉費心機! 希望由她口中探出紅楓谷的秘密而巳 無情浪子道·「紅楓谷的秘密連小雪 ٥ __

間 講好了什麼條件,小雪就恢復自由之身了 用她來對付你,那只是臨時客串。」 任憑她怎樣做麼!」 無情浪子道:一難道紅楓谷就不聞不 **俏紅道・** □ 這個自然 ,不過他們好像

,說不定這一切都是稟明紅楓谷的 悄紅道· · 她對紅楓谷必然另有交待 0

什麼不將妳帶走?」 的生父,他老人家離開西門世家之時 事 的生父,他老人家離開西門世家之時,爲,僧紅,有一點我感到不解,先師旣是妳 不長一智 無情浪子一吁道: 「這當眞是不經 ,想不到人心是這樣的 難側

還不滿兩歲,運他老人家是什麼長相都記俏紅道。「這個我也不知道,當時我 俏紅道:「這個我也不知道

> 不起來了。」 無情浪子道··「那妳如何知道妳是先

是奶娘告訴找的,而且西門世家上上下下 師的女兒:是妳娘告訴妳的 悄紅道··「我一歲不到娘就去世了

都稱我爲表小姐,這錯得了?」 無情浪子道• 一很難說,如果有機會

我倒想問問妳的奶娘。」 俏紅道··「唔,浪子哥哥 ,依我看

你的身世倒是有些問題。」 **僧紅道**·「你姓什麼?」 無情浪子道:一什麼問題?妳說。

我無情,大概是姓無吧。」 無情浪子道:「不知道,師父從小就

沒有聽說有人姓無的。」 兒,我見過不少三山五嶽的人物,就從來 僧紅道··「姓無?這倒是一件稀罕事

個帝王叫無懷氏的。」 無情浪子道。「怎麼沒有?上古就有

姓的系統,總之無懷氏决不是姓無。」,迄明代洪武初年,吳沈撰千冢姓,才有 氏,男子稱氏,婦人稱姓,貴者有氏,賤古並無姓名氏號之分,至三代以前才有姓古並無姓名氏號之分,至三代以前才有姓 者有名無氏,三代之後,姓氏才合而爲

學士,腹笥竟是如此之豐。 無情浪子道:一想不到妳還是一位女

格的 姓羅?再說做父親的不告訴他兒子姓什麼 ,豈不是不近人情?」 悄紅道·「別損我、浪子哥哥,說真 如果你是我爹的兒子,爲什麼你不

不要再談這些傷腦筋的問題,妳餓了吧? 無情浪子道:「妳說的對, 我想咱們

人怎麼辦?我看你就在這裏將就吃一點俏紅道:「出去吃飯?碰到西門世家 有停過。 「「中国走到樓外樓,她的小嘴幾乎沒」。 「「中国走到樓外樓,她的小嘴幾乎沒」。 「中国走到樓外樓,她的小嘴幾乎沒

指 ,山外靑山樓 樓外樓是酉樓 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也算是西湖的名勝之

客 氎 人之中多了一些社 管天氣如何 惟一不同於往日的,是 密雲不 糾糾武夫罷了。 陰沉,複外樓依然衣香

是不太理想, 不容易在梯口 無情浪子與俏紅小翠登上樓外樓,好 也只得將配一下。 旁避找到一張空桌,地万雖

他們坐下 之後,悄紅樓唇一噘道:

放過你的

老早就已疑心你是找爹的傳人 稍紅道。 不 限于哥哥

西門兄弟 他們不

曾

來對付咱們

正傾全刀謀奪師父的武功秘笈、那有心情

依找說妳就不必考慮那麼多

西門世家

無情浪子道。一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

這麼多的問題。

找到你,咱們就遠走高飛,誰知道又出

俏紅道··「誰願意這樣?我原想只要

不能老是這麼躱看?

無情浪子道。「當然可

以

,不過妳總

算了。」 的

咱們吃飯去。」

俏紅道·「出去吃飯

祠前我已經表明我的身份了。

無情浪子道:

別担心

· 適才在岳

俏紅

道• 你表明了什麼身份?

能够 這不像守門的麼!真整扭!」 找到一張空桌子巳經不容易了。」 無情浪子道:「將就一下吧,小姐

忽然傳來一股低沉的嗓音道•「老大,這他們要來酒菜,邊吃邊談,此時隣桌 巳 ,快叫菜吧,我要餓死了!」 俏紅道·「好嘛,我只是隨便說說而

夫的弟子

無情浪子道。 - 武林四奇之首黄

,我亮出了他的獨身兵刃,獨門浪子道: - 武林四奇之首黄海漁

武功,任何人都無法不信!」

,我得改扮一下,小翠,小翠……

悄紅略作沉吟道· 一好吧,你等一等

次咱們不應該來的。」

低沉 經上了賊船,脫身就 一蒼老的嗓門道:「我也在後悔 嗓音道:「他們也太霸道了,只 不易了

就不會橫行江湖了,唉……」 蒼老嗓門道:「他們如果肯請規矩 ,不准出,這是那門子規矩了」

幾乎連無情浪子也認她們不出,於是他們

個淸秀小書僮,如非知道她們

的底細, 佳

公子

令人覺得面目一新,一個翩翩

她叫進小翠,主婢兩人經過一番改扮

越過靈峯

西湖是美麗的,令人百玩不厭

再度來到西湖。

擾! 還不能作準,他們如此緊張豈不是庸人自 嗓音道: 「其質小螺庵庄來不來

> 屈 巳答允,按說不會不來,今天是二月初一 法事,並恭請小螺庵主前來主持,庵主既 ,連頭帶尾不過還有十九天,無論怎樣麥 菩薩生日那天,後山 咱們也只好等下去了。」 蒼老嗓門道:「據說二月十九日觀音 十八尼庵要擴大舉行

低沉嗓音道:「到時候, 咱們怎麼辦

俠的 惹他們不起,也只好瞧瞧熱鬧了。」 低沉嗓音道·「咱們兄弟人單勢孤 蒼老嗓門道·「咱們是來瞻仰銀鞭女 ,除了瞧瞧熱鬧,還能做些什 壓了

當眞要不利於小螺庵主的並不太多。」 道: 「聽到了麼!杭州雖是風雲際會, 無情浪子聽到這些,不由悄聲對俏紅無情浪子聽到這些,不由悄聲對俏紅

帮派,咱們也是人單勢孤,一切都不 西門世家及鐵旗都是黑白兩道最具勢力的俏紅道:「話是不錯,可是你別忘了 能 大 的

妳還會怕那些牛鬼蛇神?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令尊是武聖

還不足兩歲呢。」 俏紅道··「那有什麼用?參離開時

所知不多!」 **弗的武功是武聖親傳,看來他對西門世家** 人家的武功了,柳干干却說妳與西門兒 無情浪子道。「這麼說妳並未習得 他

西門世家只能算作二流。 俏紅道·「我的武功是奶娘教的 在

就是。」 無情浪子道:「不要緊,以後我教妳

以後不准賴皮。 俏紅嫣然一笑道· 「這話可是你說的

> 這裏人多,想打架最好到外面去。」那團黑影问樓板上輕輕一放道。「朋友, 食桌撞來 她語音未落 想打架最好到外面去。 無情浪子 ,一團黑影忽然向他們的 右掌條伸,一把抓着

似的 俐落,好像這名勁裝大漢原本就站在那兒浪子還高了半個頭,但 一抓一放,乾净 他抓的是一名 勁裝大漢,身材較無情

位兄台只是在開玩笑龍了 台只是在開玩笑能了,妳瞧,他的刀無情浪于淡淡一笑道:「不要緊,這們紅忽然驚吁一聲道:「小心!」

原是假的

他的腸門瀕來。 適才他一抓一放,並未爲難那名勁裝 · 可是別人不領情,拔出小刀子就向

七首,好像是篾扎紙糊似的 用手指一點一點的掐下 的穴道,也將那枘小刀取到手中, 他反臂一拂一 撈, ,這枘精鋼打造的 不僅制住了勁裝大 然後

的精純內力決 一點的搯下就難了,如非已達一甲子以上折斷一柄匕首並非難事,要將它一點 辦到。

他却具有如此精純的內力,這豈不是駭人 以上功力的畢竟不多,無情浪子祇不過二 上下的年歲,像一株才出土的嫩牙兒 練武的多如過江之鯽,但具有一甲子

走!」 「你是怎麼啦?老兄,玩笑開够了 完了那柄七 首 ,才啊了 一聲道。 你還不

時恢復了活動。 連打兩個寒噤,全身似乎一 他伸手輕輕揮了一下 鬆,手脚也同 鬆

F88

秀色可餐 若將西湖比西子

·西湖自然要百玩不厭了

淡妝抹濃總相宜

西子

所謂

俏紅日前

來到杭州

,一到就躲了

起來

去路 紅示 幌身攔住他的

驢看唱本,走看瞧 勁裝大漢面 話說明白 色一變道。 再 走, 「朋友 ,光根 麼叫騎

只打九九,你們 黎道·「這話怎麼說?你想砸掉咱 不要欺人過甚!」

能耍賴 ,這款人的到底是誰?」們的桌子,砸不成就想動刀子,你說說看 這回勁裝大漢不能賴了,西樓中的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他如何還

楚,小子,你可認識這個?」 虎的鐵旗。同時哈哈一陣狂笑道。「看清佛手向懷襄一摸,取出一枝雕刻着一頭飛 可是远名漢 丁组 也並不簡單, 他忽然

湖道上具有一分驚人的潛力。 鐵旗帮是當代武林的黑道盟主 一,在江

桥鐵旗目然就是白虎壇的飛虎令了。 装大漠所持,是刻着飛虎的鐵旗,那麼這裝大漢所持,是刻着飛虎的鐵旗,那麼這 的令旗都稱為鐵旗分,在江湖道

不敢對 上鐵旗令具有極高權威,武林任一門派都 它稍有褻膻,否則纖旗帮必傾全力 大漢 取出飛虎分時,

小翠雕未見過鐵旗令 ,却也知道江湖

不少食客面色一變,整個們樣忽然變得鴉

同 上對鐵旗令的傳聞,因而神色一呆,學目 俏紅瞧去

談。」

彭大漢雙拳一抱道:「閣下原來是皴旗帮裝大漢雙拳一抱道:「閣下原來是皴旗帮 翠不敢擅作主張,才以目光向俏紅詢問 其實無情浪子早已走了過來,衝看勁 對付鐵旗令,是一件軍大的問題,

側,閃過小翠同樓下 勁裝大漢哼一聲道: 無情浪子沒有強留勁裝大漢 ·急奔而 「不必 去 ٥ ـــ . 身形

起! 到原先 的又與鐵旗帮結下樑子,這話從原先的坐位,俏紅柳眉一殲道。 ,這話從那裏說 • 「無端

人之間的息怨,如果鐵旗豬硬要找上咱們假篾鐵旗令,是那人同咱們找隨,只是個 那也只好由他了。 無情浪子淡淡 人同咱們找確,只是個一笑道··「咱們並沒有

事 無情浪子追。「這話不錯,是禍躲不,鐵旗帮也不會放過咱們的。」 小翠道。 「管他呢,縱使沒有今天的

上脫 ,躱脫不是禍,咱們不必將此事放在心 ,來,喝酒。」

吧 「我不想再吃了 ,咱們結賬

去 無情浪子道: 也好 9 咱們到別處坑

告你們一個好消息。」 然勿勿齊上櫻梯道:-各位客官,小的報

即 店伙道··「名滿中原的小雪姊妹來啦有人問道··「伙記,是什麽好消息?」 容人對店伙的報告大感與趣 , 立

各位可以大飽耳福了。」

俏紅抿嘴一笑道·「浪子哥哥的 連氣

不壞,終於等到你的心上人了。 無情浪子道: 「別瞎說了

吧 **俏紅道**: 「不嘛,我沒有聽過說鼓書

的 實 他也想見見大雪,這位始 **始**娘畢竟是可 只得留下

過她們的面頰,如若不是身在酒樓,她們瞧到無情浪子,一片意外的驚喜,立即掠此時小雪姊妹已走進梯口,一腿就已 小雪姊妹巳走進梯

的客人報以一絲輕盈的笑意。只得壓着激動的心情,目光流轉,只在掌聲雷動、衆目注視之下 但在掌聲雷動 向全 樓

忘我之境了。 舊調重彈却能聲擊入耳 調重彈却能聲擊入耳,不久他就這是老調,在濟南他曾經欣賞過

沒 沒有啊,月兒,妳們幾時來到杭思麼,公子忘記咱們了~」

你墜崖後 的 ,哦,公子 ,斯日

立時响起如雷的掌聲。 這當眞是一件好消息,樓外樓轟動了

,咱們快走

,正好見識見識。

人其

非叫出聲來不可。

始說唱起來 說鼓書所用 書所用的導具,她們略作歇息在酒樓的上万,設有一桌兩椅 ,便開

涯入,

後,我家小姐痛不欲生,咱們昨日才到了,哦,公 她红 逼

迫武陵公子吃下誅心丹爲你報了 仇

「不要客氣嘛,公子,「多謝妳家小姐。一 小姐。

热裏、」 找過你,但什麼都沒有 找到 ,你到底去了,咱們還到崖下

了 人救走 妳們自 然找不到找

小 .哼.... . 姐整天失魂落魂似的,你們男人,哼…「可是你爲什麼不找咱們!害得我家

後

來又不知道妳們去了那裏,所以……」來又不知道妳們去了那裏,所以……」來又不知道妳們去了那裏,所以……」 了多湖 妳

「多湖郊,月兒,我會小心的。」 「新我就不多說了,公子住在那兒? 「我住在湧金門的錢塘老店。」 「我住在湧金門的錢塘老店。」 「好,咱們會來看你的。」身形一摶 的姑娘,想不到柳十千還有這樣一個可人 的姑娘,想不到柳十千還有這樣一個可人 的好女,而且更對你情深一往。」

子失魂落魂,哼,虞曾騙人。一个翠撇撇嘴道。「普通的朋友曾為公小翆撇撇嘴道。「普通的朋友而已。」

呢。 無情 ,妳這位們丫頭,才當真逗人喜愛情浪子一笑道:「不要羨慕別人了落塊, 哼, 真會騙人。」

子專門調侃的小翠粉花 道 「小姐 妳 膲 ,公

咱們逛逛去。」 「該走了 俏

紅

得很 別人却不願放過咱們,江湖恩怨實在可無情浪子一吁道。「咱們不想惹事無情浪子一吁道。」「咱們不想惹事 他們由樓外樓向前走 ,原想去盪舟遊 怕

,正是他的冤冢對頭。 的確有人不放過他,因爲關住 去路的

此人在樓外樓向他找過碴, 後來亮

放他不過。 ·現在狹路相逢 然出

過這回此人却多了三個帮手 看情

形可能都不是心心之輩。 領頭

量 正用一雙神芒過人的眼神在向無情浪子打 的是一個身看灰衫的 瘦老頭兒

名在樓外樓找確的大漢 的精壯漢子,再後面 在想老頭 石首 面是一個矮胖子,及那目的,是一名12个

,這樣倒免得在下浪費唇舌了

,要怎樣

浪子 的就是少俠?」 此時瘦老頭眉拳一揚道。 「人稱無情

日 虎壇副壇主。」 想老頭道··「老夫朱攸,現任鐵旗帮 無情浪子道:「上是, 前輩是

輩 久仰。」 無情浪子雙拳一 抱道: 「原來是朱前

朱攸道:「不必客套 ,想问少俠請教 0 老 夫現有

指 亦 無情浪子道: 「不敢 ,不敢 ,請削靠

F 90

道: 朱攸指着哲在棋外樓 一老夫這名屬 曲 一希賢 找確 少俠曾經出

手教訓他?

咱們找碴 無情浪子道: 不 ,是這位曲比無故

朱攸道:「此話當眞 時櫻外樓食客衆多

前輩只要問一下就可明白 無情浪子道: 「 時樓

你還以爲鐵旗帮是好以負的。」 倒黑日,以是為非,大爺如果不教訓你,下,你就冷不防偷痛下殺手,居然還敢顯狡潛的小子,曲希賢祇不過無意碰了你一 朱攸身旁那名精壯漢子道·「好 個

「慢點,朋友,你不能聽他片面之詞。」 缴旗帮不能栽,栽了就得加倍討回?」你也不必一再分辯,有一點你實該知道精壯漢子道。「我不必聽他片面之詞 無情浪子淡淡一笑道:「朋友快人快 他踏上兩步就待動手,無情浪子道。

閣下划下道來就是。」語,這樣倒免得在下河 無情浪子一面解下天蠶網,同時微微在下如不領敎一下,豈不是一項遺憾。」 黄海漁夫的傳人,天孫網法是當代一絕, 黃海漁夫的傳人,

告你的大名 笑道: 「見面就是有緣,閣下能不能賜 天蠶網,同時微微

昇, 朋友注意了。 精壯漢子道:「白虎增下 的香主施日

浪子 抖起幾条 的前 入使的是一桿白臘槍 胸製來 槍花,槍尖銀芒萬點 ,單臂一振 ,猛问無

,就知道他這桿白臘槍已具有極深 家一仲手 ,便知有沒有,只

> 網庄 施日昇熙了一聲 無 上一翻,纒向 情浪子脚下 他的 斜踏 的白臘馆桿。 前胸 天蠶

腰送 際。 一槍,槍桿帶看 此人一 桿白臘槍 勁風 ·點向無情浪子

只怕不出三五铅就會以舉手投足都是妙着,加 ,如果不是無情浪子 簸活已極 只憑流 良子, 幾乎

身法,巴立於不敗之地。可惜他碰到的足無情浪子,可惜他碰到的足無情浪子, 所習

旦暴露身份,豈不是自找麻煩!正施展過武聖絕學,現在更不必說了, 祇不過他自闖蕩江湖以來,就習任何一項武功,全是武林絕响面且無情浪子是武聖唯一的應 就沒有真

能够奈何他的,在當代武林之中,已經很其實一套天孫網法,配合流星輕功,

得大了,他只是蠹刀難入鞘,不甘心認敗誰也沒有佔到便宜,其實施日昇的苦可吃一幌數十招,他們好像是半斤八內,難找出這麽一個人來了。 服輸罷了 ,不甘心認敗

逐漸沉重, 他那桿白 ,現在不只是招式走了樣,而且槍桿他那桿白臘槍原是滿場飛舞,隨心所 使他有着不勝負荷之感。

這却是千眞萬確的事質,如非無情浪子手 還能攻敵?他不明白何以會變成這樣,但試想,他幾乎運槍都無法舞動,如何 ,他早已丢人現眼了

怨無仇, 一收,倒 最後無情浪子不想再門下 ,亦必為一點誤會傷了和氣了,骨一桿白臘槍的確高明,不過咱們無倒縱八尺,同時變拳一抱道:「施 ,漁網 施

> 歉意 帮如能不 究既往 ,在 下願 向曲兄表示一點

何 曾 副 不就此下台?於是抱拳一禮道:「好說 「,說開了就不必計較了,副增主以為**如**增主、無情少俠說的對,一點小小的誤 施日昇不傻 别 人給 他台階 他還能

了壇主鍾爪烈,京在白虎壇,东 必計較 · 朱攸怎能不依 ,就數他功力最高 就數他功力最高,他說不施日昇是第二把高手,除

朽鍾派烈要交交你這個朋友?」 哈哈道. 道:一好,好,咱們不打不相這位副壇主倒是能居能伸,接 nill 老個

日有暇,當專程拜訪、告解 無情浪子道:一這是在下的榮幸,他

子哥哥,時間已經不早,咱們還是回去吧他不想再遊湖了,但却眉峯一皺道:「浪 經過適才一關 俗紅感到與趣索然,雙拳一拱 逕ヶ作和雪人

們 一塊住吧,好麼了」 俏紅道: ,環境比衡金門荷靜多了,搬去跟俏紅道:「浪子哥哥,那農家還有 無情浪子道.. 「回那兒 ,靈峯寺?」 咱空

悄紅櫻唇一噘道··「爲什麼 無情浪子道:「不好。

通, 豈不是太糟?」 來的 如是小螺庵主來了咱們還不知道,那了?後山雖然清靜,但訊息却不大靈無情浪子道。「妳忘記咱們是爲什麼

們又怕難以安材了。」(未完)住到湧金門才對,可是此後麻煩之多,咱住到湧金門才對,可是此後麻煩之多,咱們應該

龍 TA E

諸葛青雲・文

岩又在頭頂之上,四目睽睽,注視一切,這場不宜得罪這「美人狐」白牡丹,但李玄與呂慕 文提要 心中微慌,暗想此時雖 平等預早為謀,且誓言要助韓等一臂之力,暗殺呼延西及施小萍,同心台力摧毀九疑魔宮,脫離魔掌即傾吐衷曲。白牡丹對韓劍平情深一往,最後並告以呼延西於三日後率衆與韓等三人一搏,提醒韓劍,李玄與呂慕岩先匿於樹梢,共察韓劍平與白牡丹相會時之情景。不久,白牡丹來到,一見韓劍平, ,李玄與呂慕岩先匿於廚梢,共察韓劍平與白牡丹相會時之情景。不久,白牡丹來到,一見韓劍平,韓劍平是否與白牡丹有約,韓劍平告以白牡丹曾約他於當晚三更在一處松林相見。於是三人依時赴約 ,重新做人:: 前文書至李玄以妙計氣走逆天魔醫施不施,然後與呂慕岩,韓劍平離開九疑魔宮。在路上李玄問 是局外之人,袖手觀棋,高人一着,故而靈機 李玄微笑說道: 「關於這件風流韻事,我

纖手微搖,穿林而去-韓劍平目送這朵慾海奇葩的白衣倩影,消

狐」白牡丹便銀牙緊咬,一段蠻靴,向韓劍平

但韓劍平總算有福,他念還未了

,「美人

風流罪過,却叫自己怎樣

抹去了額間冷汗 失在林木掩映以外之後,方自心中微定,伸手 「鐵拐酒仙」李玄,低低一笑,飄身下樹

你真應付得好,可說是圓滑靈通,面面俱到, 我老花子尤其欣賞你『成人之美』 ,向韓劍平雙翹拇指,盛讚說道:「韓老弟 『負責設法使白姑娘獲得你理想中的精神補 韓劍平苦笑說道:「李兄業已體會出小道,這兩句話兒以內亦蘊含的弦外之音!」 ,及最後那

的一番苦心了麼?」

究竟,像是被悶在葫蘆中了 緣,利害關心,神明不朗,便茫茫然地,難測 弟則因與『美人狐』白牡丹,有過一段香火因 活潑,有了聞弦歌而知雅意的師曠之聰,呂老

所警,臉色質變,目光凝注林 老弟,能不能做點好事,替我把葫蘆敲破?」 你們裝在葫蘆之中,悶得好不難過,李兄與韓 李玄啞然失笑,方待發話,驀地三人同有 呂慕岩苦笑連聲,愧然說道: 「我確實被

相見,何必鬼鬼祟祟?」 韓劍平首先問道:「林外是誰?儘管現身

只是一個竊玉偷香的江湖浪子!」你枉負『雁蕩大俠』之稱,却原來 稱得上鬼鬼景景,好個『玉笛韓湘』韓劍平 有人應聲答道:「寡女孤男,幽林密約,才算 語音方落,林外果然響起一阵森森冷笑, 『雁蕩大俠』之稱,却原來如此行徑,

> 出去! 話音似乎有點熟悉,仍然怒嘯一聲,穿林閃了

像是『美人狐』白牡丹適才所說業已向 此弱法,你難道未曾聽出來人是誰?」 呂慕岩皺眉答道:「此人話音甚熟,有點 『藍面

魔君』呼延西一面,故而不妨慢些出去,讓他 魔君』呼延西告辭他往的藍啓明?」 正是藍啓明,我總覺得此人未必會站在『藍面 李玄點頭笑道:「呂老弟聽得不錯,來人

刻薄自己,遂把掌中一根玉笛,展盡絕招,幻 「玉笛韓湘」韓劍平因憤於對方言語之內過份

韓劍平被對方刻薄得俊臉通紅,雖覺來人

呂慕岩也將趕去接應,李玄却伸手把他拉 「呂老弟,我不相信你耳力如

會逼出他的内心眞話-先嗜嗜韓老弟手中那根玉笛的威力滋味,也許

兩人一面談笑,一面緩步走出林外,

妙的師門『鳳落岐山』身法,早就吃不消兜着 招招均是絕情,我藍啓明若非仗着一些尚稱靈 韓大俠,名不虛傳,功力極高,手中玉笛更是 怪聲叫道:「鐵拐酒仙李老人家,你趕快施展 你的絕學奇能,救我一救,這位『玉笛韓湘』 李玄與呂慕岩方一現身出林,那藍啓明便

圈住一

劍平含笑叫道:「韓老弟,請且住玉 微動,如今再聽了「鳳落岐山」四字,遂向韓 笛影之中,所施展的飄忽靈妙身法,本已心頭 韓劍平玉笛狂揮,一招「捭闊風雲」,帶 李幺出林之後,看見藍啓明在與劍平漫天

着尖銳嘯聲,把藍啓明逼得連施絕妙身法,退

出八九尺外,方收笛揚眉,向李玄發話問道: ,我認爲這位監老弟是性愛詼諧,故意向你調 「李兄何必替他講情,此人在言語之中,辱我 李玄微微一 笑,說道: 「韓老弟不必動怒

侃而已!」 藍啓明聞言,一面舉袖拭去額上汗漬,一

謝罪,然後却要對你褒貶幾句! 面緩步走過,向「玉笛韓湘」韓劍平微抱雙拳 ,含笑說道:「韓兄,小弟藍啓明先向你賠禮

招術,不僅凌厲絕倫,笛上所挾『先天太八眞 禮,皺眉問道:「藍兄打算怎樣褒貶小弟?」 藍啓明笑嘻嘻地說道: 韓劍平因對方敵意已消,只好也自抱拳還 「褒的是韓兄玉笛

聲稱災貶,未聞貶語?」 韓劍平苦笑說道; 「好說,好說,但藍兄

愧爲雁蕩之豪,一代大俠!」

三四個照面,定會把藍啓明擱在當場,委實不 氣』,更是强刻得令人難加抵抗,最多再過十

根玉笛,太以厲害,嚇得我只好先褒後貶,讓 藍啓明眼皮一霎,含笑說道: 「韓兄的」

出漫天笛影寒光,將藍啓明的藍衫人影,密密

你開心一下,否則,却怕你怒火未息,又聞眨 先生的得意高足!」

過 笑問道: 『談笑書生飛鳳手』ト八先生之名?」 說到此處,目光微掃韓劍平和冶慕岩,含 「韓老弟及呂老弟,是否還未曾聽說

仍被下八先生以誠心毅力,不斷進言,勸得幡 然悟道,放下屠刀,兄弟二人,雙雙歸隱!」 同胞兄弟,但燕獨善惡有異,據聞卜五先生終 <u>r</u> 未爲世識!他與『血手人屠』卜五先生,雖是 神偸,武功極高,七十二招『碧梧飛鳳生死手 ,每次遊俠風塵,形容輒變,故而本來面目 ,及一套『鳳落峧山』身法,足稱妙絕當時 「這位卜八先生,是位精擅易容妙術的蓋代韓劍平,呂慕岩一齊搖頭,李玄遂又笑道

拐酒仙』李老人家,差一籌了

起江湖經驗,及職人之明,却似要比這位『鐵 有關人格的事,只是覺得與兄武學雖高,但論 劍平的人格,我自信倒還照有閒貶之量!」

藍啓明微笑說道:「小弟所謂貶詞,絕非

微 受 說 道 :

「藍兄不必顧慮,你只要不損傷韓

牙俐齒,順與「鐵拐酒仙」李玄相同,遂劍眉

,會再度對我施展出什麼絕招辣手。」

韓劍平覺得這位藍啓明的詼諧性格

,及伶

李老人家說得不錯,我師傅與師伯歸隱『終南 ,不禁微覺笛神,目中含淚地,點頭說道 在清修十年之後,雙雙班手坐化。」 藍啓明因聽李玄提到恩師師伯的音年故事

是一樁值得流傳的武林佳話!」五先生能訓練,兄弟變雙悟道,同證眞覺,確 韓劍平輔然說道:「卜八先生能盡言

宮虚實,察看有無除魔濟世之策。」 師伯卜五先生旗號,爲呼延西上賓,想探探魔 路過湘南,見『九疑應宮』大張喜宴,並久聞 『藍面頗君』呼延西稱霸一方惡蹟,遂打着先 藍啓明拭去淚廣,含笑說道: 「小弟此次

一卜五先生

,恐怕不是你的師傳,而是你的師

『血手人屠

含笑說道:

說道:「藍老弟,照我想來,藍啓明方一搖頭,「鐵拐酒仙

「鐵拐酒仙」

李玄却巳

藍兄是昔年『血手人屠』卜五先生的衣鉢傳人

呼延西在『龍虎堂』

上爲彼此引介之時,曾說

韓劍平雙眉一揚,問道:「『藍面魔君』

只有我姓『藍』,他號『藍』面魔君的一字相

麼深交,根本也沾不上絲毫淵源,勉强說來,

藍啓明哈哈笑道:

「我和呼延西不僅無甚

樣說來,莫非藍兄與那『藍面魔君』呼延西,

「哦」了一聲,面色略霧地,微笑問道:「這

韓劍平聞言,體會出藍啓明的弦外之音

之感 啓明敵意全泯,反倒有些氣味交投,相識恨晚 韓劍平與呂慕岩聞言,方知究竟,自對藍

賊無空手』 蓋代神偸,你自然應該得承衣鉢,常言道: 縦聲怪笑說道:「藍老弟,尊師卜八先生是位 李玄則在聽完話後,眼珠連轉,向監啓明

,似乎略嫌失敬。李玄對於新交不久的藍啓明,便如此詼諧調笑 韓劍平與呂慕岩聞言,均覺「鐵拐酒仙」

F92

之末,可見深草滾珠-

語猶未了,李玄便怪笑叫道:

「藍老弟

老人家的兩隻眼睛,有多厲害,簡直能察秋毫

,我方才所說的話如何,你看『鐵奶酒仙』李

藍啓明微微一笑,向韓劍平說道:「韓兄

Man 卜丘 七 生 之 弟 , 『談笑書 生 飛 鳳 手 』 卜八 鳳 落 岐 山 』 身 法 , 我 却 如 何 知 道 你 是 『 血 手 人 篇 " 公 章 声" 《 — 》 《 — 鷹,怎能看得見深草滾珠,若非你自己說出 你不要話中藏話,繞着獅子罵人,我又不是老

> 尚未尋那號稱富可敵國的『藍面魔君』呼延西 的晦氣,只在席上順手摸了這點彩頭,以示老 人家方才所說的 因在筵席散後,立即離開『九疑懷宮』,故而 及一隻小小黃色玉瓶,攤在掌中 軒雙眉,自懷内取去 誰知藍啓明聞言之下,却毫不爲仵地,微 「李老人家眞是藍啓明的知己 『賊無空手』之意!」 一柄藍汪汪的月牙飛刀, ,向李玄點頭

魔醫,』施不施,『九劍景公』衞遠謀兩人 延西,作爲賀禮 因而忍俊不禁,噴了『逆天 我們準備奉送一頂綠帽子,給『藍面照君』 劍原公」衞遠謀所用 身美酒,替他們陪罪擦拭酒漬之際,乘機施 **遂恍然笑道** 得自卜八先生真傳的空空妙手!」 李玄看出那柄藍汪汪的月牙飛刀,是「九 「我明白了,藍老弟是在聽出所用「七柄淬毒月牙刀」之一 呼

呢? 害 ,日後我若想偸你一票,恐怕還眞不太容易 藍啓明點點頭笑道: 「李老人家的眼光厲

如性命的酒葫蘆偷走了?」 膏藥之外,可說身無長物!難道你會把我這視 必動我腦筋,我老花子除了一身瘡疤,及幾張

造地設的一雙怪俠! 與藍啓明這老少二人,全都性愛詼諧,眞是天

公』衞遠謀却是個窮强盗!我在他身邊摸來摸 去,均無所獲,只好拿了這樣一柄『淬毒月牙 人家,你是個身無長物的窮花子,那『九劍 藍啓明聽得劍眉一挑,失笑說道

聲,這柄「二毒月牙刀」,果然深深沒入石壁 ,顯得鋒利無比一

李玄一面微伸兩指,夾住刀尾,自石中抜

施懷中之物麼?」 光凝注在他至上那亳小小黄色玉瓶,含笑問道出這個「淬毒月牙刀」,送還藍啓明,一面目 「藍老弟,這隻玉瓶,是『逆天魔醫』 施不

道是何樂物? 白色藥粉!但旣無噤痰,又無用法 這瓶中所貯,是爲數不多,却是有奇香的一種 李玄取過玉瓶,才一抜開瓶塞,便覺清芹 藍啓明點頭笑道:「李老人家猜得不出 根本不知

四散,挹人神爽!

羅續命丹』 項爲別徵,叫做『逆天神散』,又號『氣死閣 天概醫』施不施,練有一種罕世聖藥,命名亦 韓劍平聞得奇香,失考說道:「風聞『逆 ,不知是否這玉瓶中所貯之物?」

可斷定决非尋常藥物!藍老弟好好珍藏,將來 神散』的『氣死閻羅續命丹』,是施不施視如 性命之物,恐怕未必會隨隨便便地揣在懷中了 入而肉白骨之能,從他身邊所弄來的東西 ,但因這位『逆天魔醫』確有喀神泣鬼的生死 李玄搖頭笑道:「韓老弟所說又稱『逆天

, 交還藍啓明的手内! 說完,塞好瓶塞,仍把這隻小小黃色玉瓶

李玄含笑問道:「李老人家-藍啓明腨好黃色玉瓶,及淬毒月牙刀,向

「藍老弟,你是不是眞心願與我們結交?」 藍啓明揚眉一笑說道: 李玄連連搖手,截住他的話頭,怪笑問道 「芝蘭同臭,氣味

都覺難過,聽在耳中,也不是滋味!」 右一句老人家,左一句老人家地,叫得我全身 老弟,及呂熹岩老弟一樣,叫我李兄,不可再 的八個字兒,業已足夠!你以後應該與韓劍平 弟不必多講,有了這『芝蘭同臭,氣味相投』 李玄又復截斷他話頭,點頭笑道 : 「藍老

李玄哈哈大笑說道:「藍老弟,你千萬不

呂慕岩聽得與韓劍平相視而笑,暗想李玄

話完,隨手一甩,精芒隈處,「叮」的」,但這柄刀兒的『質,却還真算不錯!」

末,我們何不一盟在地?結爲金蘭之好!」 又向李女含笑說道:「李兄既許藍啓明得附交 藍啓明聞言遂在與呂慕岩互相施禮之後,

劍平一旁笑道:「藍兄此議絕妙,我們

呂慕岩次之。 四人敍庚之下,是李玄居長

又對你絕對服從?以冤悶得我好不難過! 魔醫』 施不施會那樣一面對你很毒已極,一面 道: 撮土為香,對月盟誓以後,藍啓明微笑問 韓劍平,藍啓明却敬陪末座,作了小弟。 「李大哥,如今你該告訴小弟爲何『逆天

我李老大是否有幾分出人意料的絕妙手段?」 樁得意傑作,說給藍小四聽聽,讓他評論評論 李玄目注韓劍平笑道 「韓老三,你把這

,向監啓明詳加敍述。 韓劍平點頭一笑,遂把這樁妙趣絕倫之事

我想我既姓藍,就讓我作藍公和吧!」 位列仙班,總得也給我一個名份,才覺相襖! 純馬,韓三哥是韓湘子,小弟既已勉坿賤尾,文笑道:「李大哥,你是李鐵拐,呂二哥是呂 藍啓明聽得連連稱妙,高興已極,並對李

呼延西

丹所說,『九疑母宮』之中,大鷹頭雖然只有 我們人多?難道遊才不會聽得『美人狐』白牡

采和,你韓三哥更巳把他一位專精經製各種奇 **零字内,期聚八仙,故而不僅早就把你認成藍** 你鑄造一隻合乎藍采和身份的特殊兵双 『聚寶妙機械的好友 『七巧玲瓏醉魯班』公治龍,爲 呂慕岩微笑說道:「藍老弟,我們正在搜

曾聽清她說些甚麼?」

聽得臉焼,看得眼紅,故而不敢過份靠近 猜她必與韓三哥,有甚體己話兒要說,恐怕會

,未

「小弟雖是尾隨『美人狐』白牡丹

來此,但因

藍啓明看了韓劍平一眼,搖頭含笑說道:

一個,但威爪魔牙却來了不少!」

小四,你以後在想開玩笑之前,先得認清對象

韓劍平劍眉微蹙,李玄却怪笑罵道:「藍

- 韓老三臉皮子薄,不像李老大這等厚顔無恥

倘若惹惱了他,你可又得提防他會再讓你嚐

八仙則甚?人數都凑齊了麼?」 藍啓明大喜問道:「呂二哥,你們要聚集

「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南海普陀壽宴」之 八魔,並於明年九九重陽,八仙渡海,共赴 說完之後並指着眼前四人,楊眉笑道: 呂慕岩便把「鐵拐酒仙」李玄意欲聚八仙

活氣死的難兄難弟!」 毫無辦法,只好苦笑連聲,向呂慕岩搖頭嘆道 「呂二哥, 你看李大哥與藍四弟這樣一吹一

至交好友『神棍震天』孫化石!」 中的『三眼煞神』楊九思,以及呼延西的 魔荘『魔心秀士』古玉奇手下,『秘魙四煞』 五大好手中的『鬼爪奇婆』孟瑜,山東嶗山秘 手下,名灣東海一帶『玉女金童,雙奇一怪』 絕之人,是南海普陀,『魔鈴公主』諸葛飛瓊 孫三等四名一流高手之外,又來了三位武學卓 手西施』施小萍,『活閻王』吳明,『蛇丐』 疑魔宮』之中除了『藍面魔君』呼延西,『毒 ,你既不曾聽淸,我就再對你覆述一遍!『九 >、怪笑幾聲,向藍啓明說道:「藍小四 位

得出來,聚八仙,鬥八魔,這是多麼精彩熱鬧 地,向李玄縱聲狂笑說道:「李大哥眞虧你想 最深的漢鍾離,及一位萬綠叢中一點紅的何仙 的理想人物也在來袋之中,如今只缺一位道行 曹長吉是極爲現成的曹國舅,滴合充任張果老 純方,輸湘子,藍采和等四位,『崑岑處士』 至於『八洞神仙』之數,眼前已有李鐵拐,呂

藍啓明聽完呂慕岩所說,高興得眉飛色舞

,妙絕古今之事!」

笛微輝,呂二哥的神劍一掃, 僅有呼延西, 使後日那塲『九疑大戰』略爲生色緊張!倘若 施小萍,恐怕還不夠韓三哥的玉

閻王』吳明,『蛇丐』孫三,亦均各具獨門煞 手,不可對其忽視-

四仙鬥一魔,會不會一爲武林笑柄?」 一位身負絕學的大處頭!我們後日赴會,以 九疑魔宮』之内,只腦下『藍面魔君』呼延 李玄呵呵大笑說道:「藍小四,你還以爲 語音未了,忽然劍眉微蹙,搖頭說道 『逆天魔醫』施不施業已被你氣走,

口叫道:「李大哥,我想起一梅怪事 李玄話猶未了,韓劍平忽然劍眉微蹙,挿

事?

灣玉笛絕招滋味,使你吃不消而児着走呢!」

若生氣,便儘管用玉笛打我,藍啓明甘心領責 劍平恭恭敬敬說道:「韓三哥,小弟知罪!你藍啓明聽得一吓舌頭,立即垂手肅立向韓 ,决不施展我師門『鳳落『山』身法閃避!」 ,一搭一檔,眞可以稱得上是一對能把人活 韓劍平委實對李玄,藍啓明這一老一少,

藍啓明聽得陽眉笑道 「好,好,這樣才

身懷絕學,就連『毒手西施』施小萍,及『活 敵,慢說『藍面魔君』呼延西久霸湘南,必然 李玄正色說道:「藍小四,你不要如此傲

李玄怪眼微翻,接着:然問道:「甚麼怪

頭陀,怎也不見晾跡了 所遇,那位名列八魔之中的『神環鬼僧』通化 豪俠,或許不屑與會,但我們在『岳鳥樓』頭 ,普敦武林中知名之士,來赴彌月喜宴,正派

環魔僧』通化頭陀與『藍面就君』呼延西 一個鼻孔出氣的同道人物,却怎會不來參與這 李玄點頭說道: 「韓三弟懷疑得對;『神

僧』通化頭陀不能趕來參與喜宴之因! 因爲我聽『藍面 君』呼延西說過『神環魔 藍啓明一 旁笑道:「這樁事兒,小弟知道

放甚麼一?既然知道,怎不快說?」 李玄怪眼一瞪,沉聲叱道:「藍小四,你

宮』參與呼延西之子的彌月喜宴,還是爲了韓 神環魔僧』通化頭陀之所以不能趕來『九疑魔 藍啓明指着韓劍平,微笑說道:「那位

韓劍平訝然說道:「他能不能來,與我何

到時能勝得韓三哥,爭取人前顧耀!」」,一同寬地閉關,研練幾種厲害功力,以期 知韓三哥必有出奇高手相助,遂與『神劍魔道 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賀號祝壽大會』,並 於明年九九重陽,前往『南海普陀』,共赴 藍啓明微笑道:「通化頭陀因欲邀請三哥

綢繆,我們也不宜過於托大,應該有所準備才 說道:「李大哥,對方居然如此戒愼地,未兩 韓劍平聽完藍啓明所說,不禁向李玄正色

渡海降門 只要能找得到合於理想的『八洞神仙』,則 李玄笑道:「我們的準備,就是聚集八仙 ,必然無慮-

你既然答應『藍面廖君』呼延西,到時趕回助 說到此處,轉面向藍啓明笑道:「藍小四

韓劍平道:「呼延西暮年得子,傳柬三湘

有關秘密!」 ,我便命你如今就去,或許選可多知道一些

位兄長,略爲登臨遊賞一 要我這麼早便去『九疑魔宮』?藍啓明奉陪三 藍啓明笑道: 「約期是在後日,大哥何必

再去之時,豈不成了肉包子打狗般地,自投死 倘若看見你與我們同遊,必然密報願宮!則你 叱道:「胡說!呼延西手下耳目 瞪,截斷藍啓明的 ,幾遍江南 話頭,佯怒

』之中,偸它一個痛痛快快!」早點前去也好,可以大放手脚,在『九疑臉宮 藍啓明無可奈何,只得點點頭笑道:「我

酸,須知『上得山多終週虎』呢!」 李玄怪笑說道:「藍小四,你不要賊瘾大

你揣在懷中的一帖爛膏藥麼?」 心,『談笑書生飛鳳手』卜八先主的衣鉢傳人 ,總還有些不同流俗手段。大哥請看,這不是 藍啓明俊眉雙揚,狂笑說道:「李大哥放

過一張乾淨膏藥-說完,果然笑嘻嘻地向李玄一舒右掌,遞

賊心不改,頗曾着意提防,居然還是被你做了 笑說道:「藍小四,眞有兩套,我老子猜到你 韓劍平與呂慕嚴看得不禁失笑,李玄也怪

便自暫時告別地,回轉「九疑魔宮」之中,探 聽羣魔機密。 藍啓明揚眉一笑,向三位義兄抱拳長揖

在宮前等候!

備後日與「九疑羣兇」,放手一搏。 ,尋了座幽僻山洞,靜坐行功,充實內力,進 李玄見藍啓明走後,遂與呂慕嚴, 韓劍平

約會之日的未末申初時分。 兩天光陰,彈指即過。轉眼間便到了互相

F 94

呂慕岩雙眉一揚,含笑說道:「李大哥與韓三 弟,我們與呼延西約定是黃昏時分相會,如今

業已未末申初,該去『九疑處宮』了吧?」

身爲客引路。

面魔君」呼延西却佯作未聞地,微微一笑,轉

「美人狐」白牡丹極爲矜持莊重,默然未

日是以『紫面天尊』逍遙子的身份赴會,還是百是以『紫面天尊』逍遙子的身份赴會,還是不多本文與韓劍平,雙雙含笑點頭,韓劍平一 以『純陽劍客』呂慕岩的本來面目出現?」

屈他多戴一副人皮面具,並儘量減少開口說話 ,莫使白牡丹看出破綻便了 未了結,

呂老二自然不便現出本來面目,仍委 李玄接口笑道:「美人狐白牡丹之事,尚

F

狠毒冷銳眼神,始終盯在「鐵拐酒仙」

李尔

身

微殿,風情無限地,向韓劍平飄了一眼! 發片語,只是廣同呼延西回身入宮之際,目光

「毒手西施」施小萍,則面岩寒霜,兩道

避免出手對敵,倘若在武功方面,被白牡丹認 不易聰出語音,但今日是與羣兇惡鬥,却無法 可以儘量減少高聲說話,使『美人狐』白牡丹 二哥雖然可以戴上人皮面具,掩飾本來面目 韓劍平目光一轉,微微一笑,說道:「呂

地勢不小的演武場,場上陳設了兩席盛宴。

主方八人一席,賓方則只有李玄,韓劍平

,呂慕嚴等三位。

時必盡所能,施展最狠毒的手段,以圖報復! 難言地,把一切怨毒,全集中在自己身上,少

李玄知道她是心痛情叫柳英圖之死,有苦

進了「九疑願宮」,左轉不遠,便是一片

展輕功之外,不曾見我施展過其他功力! 必爲此担心, 呂慕巌聽到此處,搖手笑道:「韓三弟不 『美人狐』白牡丹除了 曾見我施

輕功比鬥,便由小弟或李大哥應敵,呂二哥韜 韓劍平點頭笑道:「既然如此,少時若遇

掉幾個菜呢-

快朶頤,但呼延鷹君却不可因我們人少,而扣

呼延西大笑說道:「李大俠,你儘管放心

妙極,三個人吃一席酒,我老花子今天足可大

李玄目光一掃,縱聲狂笑說道:「妙極,

未見多人 談笑之間,業已達到「九疑熾宮」,但却

光隱晦,只在一旁留神掠陣就是!」

「美人狐」白牡丹,「毒手西施」施小萍, 只有「藍面魔君」 呼延西,與他兩位愛姬

三位大俠風采-燈宴客,並還有幾位遠道高別,要想臍仰臍仰 遙道長,呼延西今夜打算在宮中演武場上,挑 西便抱拳笑道:「李大俠,韓大俠,及這位逍 李玄等人,身形一現,「藍面廠君」呼延

中是否蘊毒?

呼延西見狀,哂然一笑,搖頭說道:「李

泉』的話兒之内,似乎含有我們活不太久意味 君,你兩句『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

,莫非竟在酒中下毒了麼?

說完,便端起酒盃,連鳴帶看地,細察其

到九泉』,三位確實應該多進幾杯才好! 大嚼,常言道:『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 飲啖,呼延西今日所備酒肴,尚稱豐富,足供

李玄「咦」了一聲,怪叫說道

「呼延魔

幾位黑道高人!」 請爲引路,韓劍平與我兩位盟兄,也想多認識 韓劍平劍眉一挑,岸然說道: 「呼延魔君

這「黑道高人」四字,本頗刺耳,但 「藍

李玄看了

「毒手西施」

施小萍一眼

り向呼

主,不會如此卑鄙 延西點頭怪笑說道 有人會對老花子心懷怨毒,暗下辣手 ,不會如此卑鄙,但你手下之人中,却或許 「我也知道你身爲一方顧

毫不寬貸! 卑鄙,有辱呼延西聲名,我就把他立斃掌下, 朗然發話叫道:「九疑門下聽眞,誰若意存 李玄右手則指一翹,狂笑說道:「呼延魔 呼延西冷笑一聲,目光如炬地,電掃四週

玄等人便可放心欲啖,叨擾盛宴的了!」 君確實不愧爲一方雄豪,有了你這句話兒,李 話完,目光一掃呂慕嚴及韓劍平,三人同

時不再顧慮地,飮乾了杯中美酒!

,呼延西現在爲你們引見幾位遠道賓朋,武林 呼延西冷冷一笑,揚聲說道:「三位大俠

雙奇一怪之中的『鬼爪奇婆』孟瑜!」 公主』諸葛飛瓊身旁得力人物,『玉女金童』 大的白髮婆婆笑道:「這位是南海普陀『魔鈴 語音一住,首先指着身畔坐的一位身材高

久仰孟老婆婆盛名,我等於明歲重陽,前往『 快非易與,遂一抱擊拳,含笑說道:「韓劍平 時閃射出異樣精芒,便知此人具有出奇功力, 多加照拂!」 南海普陀』爲諸葛公主拜壽之時,還望老婆婆 韓劍平見這「鬼爪奇婆」孟瑜,雙目中不

韓大俠極爲欽遲,仰慕甚久,明歲重九,倘蒙 光降『普陀』,定當竭誠欵待!」 韓湘』四字,名滿江湖,我家諸葛公主,也對 均極謙和,遂也抱拳笑道:「蘸大俠的『玉笛 「鬼爪奇婆」孟瑜,見韓劍平神情語氣,

秀士』古玉奇手下『秘魔四煞』中的『三眼煞 衣老9笑道:「這位是山東嶗山秘險在『魔心 呼延西又指着一位眉心有粒極大紅痣的灰

低,尚不至於卑鄙到在酒菜之內,暗下劇毒地 西今日雖存領教之心,却係各憑藝業、一較高 大俠,你不要過份看不起我們黑道中人,呼延

韓劍平照樣神色謙和地,抱拳笑道:

,頗思瞻仰,還請楊朋友代問『魔心秀士』古樹一石,皆有出奇妙用,別具匠心,若遇機緣劍平久聞『嶗山秘魔荘』中,無論一花一草一

仔細掂掂份量,莫要『不走陽關道,偏關鬼門莊中,最少也得把他那根笛兒留下,我勸你們莊。』不同,縱是真正的大羅金仙韓湘子進入 關」,自尋沒趣了吧!」 奇婆」孟瑜不同,居然大邁邁地,傲聲狂笑說 誰知這「三眼煞神」楊九思,與那「鬼爪 「韓哥兒,『嶗山秘魔在』却與這『九疑

悦神色,向「三眼煞神」楊九思,盯了幾眼! 笑,微剔雙眉,連呼延西,施小萍都以一種不 這幾句話兒,不僅狂妄得使韓劍平面帶冷

魔莊』也沒有甚麼了不得!」看出『魔心秀士』古玉奇不過爾爾,『嶗山秘 包材料,也列名『秘魔四煞』,我老花子便可 老婆婆來,似乎差得遠了,就憑你這麼一塊草下,均優劣逈異,楊九思,你比起方才那位孟 下,均優劣逈異,楊九思,你比起方才那位孟心秀士』古玉奇,與『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手生九子,各有不同』,連同稱『八鷹』的『魔 李玄哈哈大笑,揚眉叫道:「無怪說『龍

休要猖狂,楊九思鬥你五百回合!」 紅地,霍然站起身形,厲聲叫道:「李老花子「三眼煞神」楊九思被李玄譏刺得滿面通

把你自己捧得太高,若能在我老花子手下,走 上五招,你就不愧是山東道 會打不起來麼?但『五百回合』之後,却未免 呼延廠君引介完了再說,你還怕今天這場架兒 呼延西不願再聽李玄與「三眼煞神」楊九招,你就不愧是山東道上的有數人物!」 李玄訓笑一聲,搖手說道:「別忙,且等

思之間的這些舌劍唇槍,遂手指一位紅光滿面 引介說道:「這位銀 續老叟,是呼延西多年好及一位臉 臆瘦削,目光閃鬱的老年乞丐,繼續 的銀矮老者,一位形貌極爲兇惡的中年壯漢, 「這位銀貨老叟,是呼延西多年好

疑魔宮』中的『活閻王』吳明,及『蛇丐』孫友『神楓意天』孫化石,其餘兩位則是我『九

非不肯聽從韓劍平三日以前的良言所勸?」 你適才曾有『各憑藝業,一較高低』之語,莫 呼延西抱拳笑道: ,一一致意以後,又向 「呼延魔君

數亭台殿阁,縱聲狂笑說道:「呼延西劍底飛 ,刀頭舔血地,在綠林中闖蕩了數十年光景 呼延西雙眉一挑,手指眼前金碧輝煌的無

聽了韓大俠幾句話兒以後,便自平白捨棄?」才積聚得『九疑嘰宮』這點基業,却怎忍心在 决不甘心捨棄-韓劍平點頭笑道:「我也明知呼延西魔君

而是不甘心平白捨棄!」 呼延西搖手笑道:「我不是不甘心捨棄,

呼延西點頭笑道:「我是想把這片『九騷魔君此語之意,是否要取得一些甚麽代價?」 韓劍平 「哦」了一聲,揚眉笑道:「呼延 『九疑

魔宮』 基業,充作一塲豪賭中的賭注!」 ,便有賭徒,呼延魔君是否想把韓劍平等,當 韓劍平俊目閃光,朗聲問道:「旣稱賭注

們不妨來豪賭一塲!」 延西近年生涯,太以平穩,正想找些刺激,我 呼延西狂笑說道: 「韓大俠猜得對極,呼

爲賭注,韓劍平等則萍踪無定,浪跡江湖,那 都有些承担不起,因爲呼延魔君有一座畢生心 血所聚,建設得華麗無倫的『九疑魔宮』,作 韓劍平搖頭笑道:「豪賭二字 ,韓劍平等

盡半生心血的『九疑魔宮』之下 件絕好賭注,其價值之高,並不在我一座費 呼延西接口笑道:「三位大俠本身

李玄一旁聽得怪笑問道:「呼延隱君,莫

宮』作賭?」 非你要我們以三顆項上人頭,與你的『九疑際

爲兄弟,同享風光-離開三湘地面,但萬一倖勝,擬請三位與我結 西倘若今夜賭輸,便縱火自焚『九疑燉宮』 呼延西搖手笑道:「不必如此嚴重,呼延

是! 小 ,競劍平代表我兩位盟兄 韓劍平點頭冷笑道:「呼延魔君的雄心不 ,承認這樁賭約就

呼延西楊眉一笑,繼續說道: 「賭注既定

魔君怎樣劃道,韓劍平等一準奉陪就是一 韓劍平微笑說道:「何必商量,無論呼延

决不會暗佔便宜,我們以十陣定輸贏如何?」 呼延西含笑說道:「韓大俠放心,武林較

着「鐵拐酒仙」李玄,厲聲說道:「李大俠倘 諷刺意味極濃的「嘿嘿」冷笑說道:「好一個 ,我們幾乎每個人要攤到三陣半呢!」 『决不會暗佔便宜』,這『十陣定輸顧』之學

瓶不動半瓶搖』,我老花子雖非絕頂人物,但為方面,還未到達爐火純青之境,常言道『滿 少時彼此比劃之際,你難觅會在『氣』 李玄手指呼延西,冷冷大笑說道:「呼延

俠指教,但不知李大俠是同意我適才所說。 仙」李玄,抱拳含笑說道:「呼延西多謝李大西,聽得暗沁冷汗,盛氣立平地,向「鐵拐酒 平素氣焰萬丈,壯如烈火的「藍面魔君」呼延 這一番話兒,確是武術眞言,居然使那位

,我們再來商量商量,採取甚麼賭法?」

技必須公平,呼延西倖獲微名尚知愛惜羽毛, 韓劍平聞言,正待點頭,李玄却發出一陣

俠無妨車輪出手,呼延西單獨奉陪!」 嫌十陣過多,我們便以三陣爲斷也好,三位大 呼延西臉上一熱,目中精芒電射地,擬注

魔君,你看你這盛氣難遏情形,分明在心性修 ,裁個小小跟頭!」

陣定輪贏』之舉,抑或另有高明辦法!」

魔君」火候老辣,定是扎手,千萬不可輕敵! 禁也自暗生警惕,知道這位久霸湘南的「藍面 怒上加怒,反到盛氣立平,和聲含笑相向,不李玄見呼延西被自己機謂一番,非但未曾

便决定以十招之數,分判輸贏,呼延西及一 個直落六陣而敗,我們才出手兩次,豈非太不 十陣太少,不是嫌十陣太多,因爲萬一你們來話後,怪笑說道:「呼延履君,我老花子是嫌 呼延西聽得苦笑說道: 李玄一面心中生戒,一面在聽完呼延西的 「既然如此,我們

瘾就是! 友好並當竭盡所能,務使李大俠不至於太不過 高聲吩咐說道: 話完 轉身向 「掌燈 「九疑魔宮」中的侍應之人

齊點起,把這演武場中,照耀得恍如白晝 語音方落,眼前一亮,便見四外燈光,一 上菜一

騰的帶蓋巨碗,分別獻到主位客位等兩席盛筵 跟着便是兩位少年弟子,各捧着一隻熱騰

嘗一味,便較一藝,到也頗爲有趣!」 到的美味佳肴,我們吃完以後,再後開始較技 的李玄,呂慕嚴,韓劍平等三人,含笑叫道 ,呼延西今夜命厨下準備了十樣名菜,恰好每 「三位大俠,這碗『清蒸天鵝』,是道難得辦 呼延西在主位席上站起身形,向客位席上

嚐天鵝肉的滋味,我定然知恩報徳,在過招之呼延魔君,你既使我這瀨蝦喪似的老花子,得呼延魔君,你既使我這瀨蝦喪似的老花子,得本玄首先鼓掌狂笑讚道:「妙極,妙極, 時,少打一兩巴掌便了!」

中天鵝,眈眈注視,那副神情,眞像一隻絕大一聲,嚥下兩口饞涎,瞪着一雙怪眼,對那碗 碗蓋一揭,奇香挹人,李玄嗅得「嘓」地

語傳聲」功力,向他說道:「鵝眼有毒!」 韓劍平看得正覺好笑,忽然耳邊有以「蟻

白牡丹向自己密告! 韓劍平聞言一驚,知道此話必是「美人狐

例外,鵝頭,鵝翼,鵝掌,及鵝屁股歸我,其 『飛叫跳翹』四字,對於這隻天鵝,真也不能「老二,老三,我李老大生平吃鶏吃鴨,只吃 「藍面魔君」呼延西業已學署謝客

餘的整隻鵝肉,都由你們去吃!」 他一面口洙四飛地,狂笑說話,一面業已 把一隻鵝頭,兩隻鵝翼,兩隻鵝掌

,及一枚鵝屁股,舉著挾到自己面前碟內,準

這隻鵝頭,小弟却想-大哥,鵝翼,鵝掌,鵝屁股一齊歸你無妨,但 玄正要先吃鵝頭的奇饞動作,含笑說道: 萍嘴角之間,浮現了惡毒笑容,遂伸手阻住李 韓劍平目光電閃,瞥見「毒手西施」施小 了李

饞,我分你一隻翅膀便了 ,我老花子最愛吃鵝頭和鵝屁股,老三倘若嘴 李玄連連搖頭,怪聲叫道: 「不行,不行

大哥,不是小弟嘴饞,小弟是說這位端菜之人 ,神色恭謹禮貌極佳,想把鵝頭賞給他吃!」 韓劍平向李玄徽施眼色,含笑說道:「李

然這等說法,這隻鵝頭,便賞了你吧!名端菜弟子,並縱聲怪笑說道:「我韓 色,便知必有蹊跷,遂舉箸挾起鵝頭,遞向那 李玄何等精明,一見韓劍平向自己微施眼 「我韓三弟旣

那名端菜弟子,面色如土,立即顫聲稱謝

羞刀難入鞘』,我這隻賞出去的鵝頭,又怎好怎麼竟不肯給我老花子一些顏面,常言道:『 呼延西高聲叫道:『呼延隗君,你門下弟子 李玄哈哈一笑,向主位席上的「藍面魔君

吃 遂吩咐那名弟子,接受李玄賞賜,把鵝頭當衆 呼延西不知他們葫蘆之中,寶的甚麼樂意思拿回來呢?」

鵝頭,却仍然遲遲疑疑地,不肯當面大嚼! 那名弟子聞言之下 ,雖然不得不伸手接過

「該死的東西,『九疑嬔宮』的臉面,都被你 人去盡,我還留你何用? 呼延西恍然有悟,剛剛農眉倒剔「哼」了 「毒手西施」施小萍却搶先厲聲叱道:

筷 ,電疾射出一 語音後發,纖手先揚,就用面前的一雙牙

弟子 一根牙快,自太陽穴中射出 立即倒地身亡。 ,使這名執役

隻鵝頭,並貫穿飛出,把鵝頭上的兩隻鵝眼 一齊射成粉碎 一根牙筷,則極見功力地,不僅射中那

口實 飛快殺人的這種作法,是湮沒證據,不肯授人 業巳知道鵝頭有毒,愛妾「毒手西施」施小萍 「藍面魔君」呼延西何等老奸巨滑,此時

這邊席上,還有一支可以奉敬! 興 陪笑道:「九疑門下弟子不肖,致掃李大俠酒色沉重地,看了一眼,站起身形,向李玄抱拳 ,呼延西敬爲陪罪,李大俠倘眞嗜食鵝頭 他當衆之下,不便責怪施小萍,只向她神

魔君」呼延西,忽然目光一閃,微愕不語! 因爲,那位身爲「談笑書生飛鳳手」卜 李玄搖手怪笑,正欲好好諷刺這位「藍面

傷」内-劍平等結盟,位列仙班,被推為藍采和身份的先生得意傳人,如今並已與李玄,呂慕岩,韓 藍啓明,忽然出現,大搖大擺地 ,走進「演武

「李大哥,我們方才竟忘了注意藍四弟不在 韓劍平也自徽覺奇愕地,向李玄低聲說道

主位席上,他怎麼此刻才來?」

偏臨時趕到,定是有甚特別事故?」 極多,我們叫他早返『九疑魔宮』,他却偏 李玄皺眉笑道:「這藍小四刁鑽古怪,花

位 場有損領面的難堪之事,遂吩咐手下,添設座 ,就請藍啓明坐在主席上! 呼延西忽見藍啓明趕到,正好趁機岔過這

輸
顧前中的第一陣了?」 「呼延魔君,我們如今是否應該開始十陣論 吃完這道「清蒸天鵝」,韓劍平揚眉笑道

我及兩位姨娘出手,且由你以素所精擅的『閻低聲說道:「第一陣不便勞動遠客,也不便由呼延四點頭一笑,目注「活閻王」吳明, 王十三派』手法,與對方比劃比劃

玉,領教高明,但不知那位大俠肯對在下指點 揚眉道:「吳明奉我家呼延魔君之命,拋磚引 緩步走到演武場中,向韓劍平等,微抱雙拳, 「活剧王」吳明領命離席,神凝氣穩地,

弟下場活動,我呂二哥不宜過早暴露本來面目 一陣是由你去打發這位『活閻王』,還是由小韓劍平聞言,向李玄笑道:「李大哥,這 ,應該儘量使他減少出手才是一 韓劍平聞言,向李玄笑道:

那『活閻王』變作『死小鬼』前往陰曹地府之 輕動,這第一陣自然由我李老大發發威風,使面魔君』呼延西,當作主帥看待,主帥豈可能 湘』名頭,比我『鐵拐酒仙』響亮,致被『藍 ,見見眞正的閻羅天子便了 李玄怪笑說道:「韓老三,你那『玉笛韓

大哥第一陣就想殺人?」 呂慕岩聞言,訝然一驚,低聲問道:

的武林豪俠,巳不在少,如此兇人,自然是殺,心狠手黑,毒辣無比,毀在他一雙鬼爪之下 「我久聞這『活閻王』吳明,是三湘有名巨寇 李玄一面站起身形,一面低聲怪笑答道:

之無赦,上上大吉!

却還端着一隻酒杯,杯中美酒約有九分深淺!語音了後,人已走下塲中,但右手之内,

怒駡之外 說這位「鐵拐酒仙」,極其厲害,甚至於嘻笑 客,未曾與李玄在「龍虎堂」中同席,但已聽 「活閻王」吳明前次雖因奉命招待其他賓 ,都會具有出人意料的威力。

發加深警覺 故而他一見這位怪老花子下傷,心中便越

魄癖等,把老花子的魂兒拘走!」招無妨,千萬拜託你不要用出什麼勾魂令,攝 雖窮苦,却尚未活夠,還想在這花花世界之中 處,方止步怪笑說道:「閻王爺,我老花子命 多混上一些酒肉吃喝,故而下塲陪你玩上幾 李玄一直走到「活閻王」吳明面前五六尺

點吳明掌法,却還帶着這杯酒兒則甚?」 酒杯之上,訝然問道:「李大俠,你既下場指 「活閻王」吳明目光疑注在李玄手中所擎

位『活闆王』手下絕命之時,再喝上兩口,免下場較技以前,帶杯酒來,以備萬一要在你這酒當歌,人生幾何』等語,故而我老化子特於 得身入黃泉,無處買醉!」 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曹孟徳也有『對 :「你們呼延歲君適才說得好,『人生有酒本玄把酒杯凑在鼻前,嗅了一嗅,肝笑說

見得定然是你而不是我呢? 血染流平,屍橫就地,但慘遭刦數之人,又怎 何必對吳明如此諷刺,武林人物較技過招, 死勝負,原是常事,誰若疏神失手,確實可能 「活閻王」吳明聽得冷笑說道:「李大俠入黃泉,無處賢賢」」

略盡心意-老花子便在你屍身之上,洒酒致奠,也可算是 ,倘若竟是你這『活閻王』去往陰曹到差,則 李玄聽得怪笑幾聲,點頭道:「是你也好

「哼」了一聲 ,眉峯深蹙

番盛意! 地,抱拳叫道:「李大俠請,吳明先謝過你這

種形似「白水掌」的門戶,目內兇芒電射,滿 話完,雙手手腕一垂,虛抱胸前,開出一

長的功力,就是飄忽如風,陰損如鬼的「閻王 你一十三招,等到第十四招上,再復還手。」 當家的,你活着是位『閻王』,死了也不會太 ,老花子不得不奉承奉承,將來雙腿一伸之 ,也好在陰曹地府之中,落個照應 李玄則仍是嘻皮笑臉地,發話說道:「吳 「活閻王」吳明聞言一驚,暗想自己最擅 ,我且讓

畢

明多謝李大俠,我放肆了。」 十三抓」,怎麼對方如此凑巧的,要讓自己十 他心中感到薦奇,面上却趁勢笑道:「吳

,便殿準李玄的心窩抓去-語音方落,左掌立伸,一招「惡鬼抓魂」

微提眞氣,略一縮胸,使對方只差分許,不曾 李玄儼如未覺,直等「活閻王」吳明的左 ,即將觸及自己胸前的百結鶉衣之際方

不僅十指銳甲,沒有劇毒,能使人一絲見血, 立告飛魂,並可隔空傷人於無形無聲之下! 吳明的「閻王十三抓」手法, 極爲厲害

向這位「鐵拐酒仙」的「期門」要穴!玄,但掌心中的暗挾陰風,却已透衣而 ,但掌心中的暗挾陰風,却已透衣而入,襲 故而如今他那十指說利毒甲,未能抓中李

哈怪笑地,對「活閻王」吳明豎起一根手指說 :「吳當家的記住,老花子讓了一招!」 誰知李玄居然不懼這種惡毒陰風,只是哈

連攻出兩招「閻王十三抓」中的厲害絕招! 「截江奪斗」,右掌「龍項探闢」,又自接 李玄面含哂笑,身軀略一迴旋,不僅避開 「活閻王」吳明綱牙微挫,悶聲不響,左

功力,高得雕奇,「活圖王」吳明,根本遠非「藍面魔君」呼延西一看便知李玄的一身 了對方兩招,連手中所擎美酒也未洒出半點一

但雙方刷剛開始爭鬥,怎好意思在這一瞬

間,便自認敗換人,故而只得心中深爲吳明担 憂地,職眉觀看究竟。 遂打定主意,只得把「閻王十三抓」施展完 「活剧王」 吳明人極一 八,他也自知不敵

身而退-三招之中,决不還手,故而放棄防禦,是以全 力進攻,一招連着一招,一式套着一式,展盡 ,而無法勝得對方之際,便而收手認敗,全 他既有此打算,又倚仗李玄當衆誇稱在十

環絕學,全力施爲,「霸王抓帶」 法微亂,吳明見狀,心中狂喜,把最後三招迴 吳明武功極强,攻勢也宛如天風海雨,咄咄逼 獨門手法「閻王十三抓」的精微巧妙,把這位 人,故而到了第十招上,便有些險象環生,身 「鐵拐酒仙」李玄,圈在一片銳嘯攝魂的指風 「閻羅抓鬼」接連出手,幻化出漫天指影 李玄起初倒還瀟洒自如,但因「活閻王」 「仙人抓袍

出些少 右閃,好不容易地,閃過了「霸王抓帶」「仙 人抓袍。兩招,但已極見勉强,把杯中美酒潑 李玄被他逼得怪嘶連聲,展盡輕功,左翻

電光石火一般,十指如鈎,抓向李玄左右肩頭 直踏中宮,施展撤手絕學一閻羅抓鬼」 拐酒仙」李玄脚底與歐,身法凌亂之際,搶步 得理之下 「活阎王」吳明平素本極心狠手辣,如今 ,怎肯讓人,遂厲嘯一聲,趁着一鐵 , 疾如

這招『閻羅抓鬼』絕學,果然奏功,李玄

十指才一觸肩,慘嚎,狂笑,以及嘆息之

聲,紛紛併起

慘嚎的是「活尚王」吳明一

的那些牛鬼蛇神,魑魅魍魎! 嘆息的則是主 位席上

就恰好展佈在左右肩頭之上! 羅抓鬼」絕學,十指運足功勁,猛抓「鐵拐酒 任何部位!故而,「活闯王」吳明,施展「閻 備用,可使膏着意念所動,展佈到全身上下的 方,其實早將內家神功「先天無形電氣」凝足指甲之上,故意裝出身法凌亂,把破碰賣給對 仙」李玄雙肩,李玄的「先天無形罡氣」,也 王」吳明,死在他自己過份手狠,及所煉沒毒

毒甲,全部生生震斷,反扣入雙掌掌心之内! 舉抓死對方,自然招術用老,收勢不及,慘嚎 往外反震,又因心腸太霽,用力過重,意欲 一聲,硬被那「先天無形是氣」,把十指說利

絕地,屍身栽倒

狠

手下,抬走「活閻王」吳明的屍身,入棺殮葬 十三招,决不還手,你只消把最後殺着虛發, 洒在「活樹王」吳明屍身之上,搖頭嘆息說道 「吳當家的,我老化子業已當衆聲明,讓你

,一面吩咐上菜添酒!

原來,「鐵拐酒仙」李玄存心使這「活閻 「藍面魔君」呼延西

他指甲上所、劇毒,厲害萬分,只要一絲 吳明旣想不到對方身上,會有無形罕氣

見血,便能使對方封喉無数,如今十枚斷甲, 齊沒入掌心,那裏還有絲毫僥倖,遂立告氣 李玄緩緩回身,哂然一笑,把杯中剩酒

地府,好好反省,莫怪我老花子捉狹陰損。」 領,其奈你何?誰知你偏偏自不量力,心腸太 立即收招認敗,安然退出,老花子縱有通天本 ,才自食其果,如此下場,但願你到了黃泉 「藍面魔君」呼延西臉色鐵靑,一面吩咐

吃完這道美看,對方便準備再度較藝

「毒手西施」施小萍,柳眉雙挑,向「藍

第二道大菜,是味「紅焼熊掌」!

功過甚一 手,你務須儘量施展特長,見好即收,不可貪 對方雖僅三人,但無一不是身負奇學的絕頂高 面魔君」呼延西身邊低語,要求出陣! ,遂點頭同意,但仍向她低聲囑咐說道:「 施小萍冷笑應命,起身離席,走到了演武 呼延西知道施小萍藝業極高,又有特殊殺

出一臉苦相,向韓劍平低聲說道:「韓老三, 毒在心,這次下場定是想找老花子的麻煩!」 施小萍因她情郎柳英圖等於被我害死,必然恨 韓劍平含笑說道:「李大哥又不是吳王夫 李玄一見「毒手西施」施小萍下場,便裝

内麼?」 不怕,就是有點惹不起女人,故而特別向你韓 把大好江山,斷送在『姑蘇言』的夜夜香宵之 差,難道還會害怕這位『毒手四施』,能使你 營眉苦笑說道: 「我老花子天不怕地

老三拜託,倘若這位『毒手西施』真想找我晦

氣,就請你代爲擋上一陣· 韓劍平聽得方把眉頭一皺,那位 「毒手西

劃吧。」 問道:「李老花子,你練得好高明的『先天無 形罡氣』,且請再下塲中,和我施小萍比劃比 施」施小萍,已在演武場中,散然卓立,揚聲

但我們這位韓老三,却賦性風流,想請我讓他垂愛,老花子自當拚着這條老命,陪你玩玩,施」施小萍哈哈怪笑叫道:「施夫人旣然對我 李玄聞言,伸手一指韓劍平,向「毒手西

施小萍截口道:「什麼?」 (未完)

臥龍生 子 成 文圖 豆豆

前文提要:

只得由李等開棺,棺開,均爲空棺,李等顏然而返 現,與屍耳語,該屍復躺棺中。李等三人權冒官府中人,强要一看其餘六棺,嫗無奈 該屍體突然坐起,並伸手扣住譚之手腕,羅迅速出掌拍向該屍屑胛,相持中,一老嫗出 棺材,譚掀起其中一棺,奧面躺着一具屍體,似是屍骨未寒,即以竹校點去試探,誰料 女廟後院探查四神女的下落,到了目的地,却發現裏面停放了七具 前文書至李三奇帶同羅剛,譚長風三人,由岳湘引路,同到仙

四雄斃五鬼

少俠鬥

女神

的人。」 李三奇道:「我想見識一下追踪咱們

羅剛道:「哦!

瞧瞧他們是何方神聖?」 躱不過,他們既然盯咱們的槍,咱們也該 覃長風道:「對!是福不是禍,是禍

咱們躲也躲不開,我們也應該見識他們 羅剛道:「好!事情已經逼到頭上了

,咱們又如何才能逼他出來。」 潭長風道:「目下,他們如是不現身

十丈外,有一棵大榆樹,咱們由樹上行李三奇四顧了一眼,道:「看到了麼

,譚兄想法子躱上樹去。」

羅剛道:「然後呢?」

頭時,突然回過身來,他們如是不躱,自 譚兄也可以看出他們的停身之處了。」 然和咱們照了一面,如是他們躱了起來, 面走,那一面形勢遼闊,咱們將要行到盡 李二奇道:「然後,羅兄繼續向西北

長篇武俠故事

這法子相當靈驗,李三奇轉過身子時

看見了一個身着土布褲掛中年漢子。

他好像還不願和羅剛等照面,轉身向 他手中提了一個鐵鋤。

用不着製作了。 手提鐵鋤的姿勢,就不像一個種田的人, 羅剛冷笑一聲,道:「朋友,只看你

湖上走動的人,招子亮的很啊! 冷冷說道。「羅總鏢頭果然是常年在江 那土布衣着漢子,緩緩放下手中鐵鋤

家一眼就瞧了出來。」 扮作村裝時,最好能學的像一點,別要人 羅剛笑一笑道:「閣下以後再有機會

激定我麼?」 土布衣着漢子道: 「羅剛,你可是在

羅剛道: 「我也在夼怪,你一直跟着

我們,用心何在?」

覺着我一直在盯諸位的梢麼?」 羅剛道。「不錯。」 布衣大漢冷笑一聲,道:「羅剛,你

着諸位的,又何至我一個人。」 布衣大漢冷笑一聲,道: 「其實,盯

羅剛不自禁的四顧了一眼,道: 一還

他們都會隱藏的很好。」 些,很不幸的,被你們發現了,不過, 布衣大漢嘆息一聲,道。「我太急了

F 99

明白,你的用心了,究竟是爲了什麼?」 布衣大漢道:「盯你們的梢,這還不 李三奇淡淡一笑道:「朋友,可以說

我相信,也是奉了別人的令諭而來。」 不是主要的人物,閣下就算是盯我的梢, 李三奇道:「看你這個樣子,大概還

,還能當什麼首腦人物不成。」 李三奇一笑道:「朋友倒是謙虛的很 布衣大漢道: 「不錯啊!我這個德行

以告訴我們,是奉了什麼人的令諭,來這 李三奇道。「現在,你朋友,可不可 布衣大漢道:「好說,好說。」

啊!

會這樣問?」 衣大漢道:「如是我是你,絕對不 裏盯我們的梢。」

李三奇道:「哦!」

布衣大漢道: 「因爲,我絕對不會說

知道是誰?」 李三奇道:「其實,你不說,我們也

李三奇道:「青蓮子,仙女廟的主持 布衣大漢道: 「你們真的知道麼?」

起來,我也不用和你們說下去了。 布衣大漢道:「你們實在很聰明,看

譚長風突然橫跨兩步,欄住了布衣大

字,那只是兩個結果,不是咱們殺了諸位不是那麼回事,叫出了湘西五行兄弟的名

,就是你們有能力把我們擺平。」

李三奇道:「哦!這意思是,咱們之

漢,道:「朋友,就這樣想走了麼?」 布衣大漢道:•「我既然被你們發覺了

, 只好走了。」 譚長風道••「就這樣,也不交待一聲

麼?: 布衣大漢道•「交待什麼?」

後再走。」 布衣大漢道: 譚長風道··「閣下也該留下兩手,然 「怎麼?你是說要打架

着一股强厲的勁風。 他不但出手快,而且,勁道强猛,挾掄動鐵鋤,呼的一聲,掃了過來。

譚長風吃了一驚,仰身倒臥,避開一

布衣大漢鐵鋤再掄動,展開了一輪急

攻。 但見鋤影縱橫, 呼呼風生, 不但譚長

也被迫的連連向後閃避。 風被迫的連連後退, 就是羅剛和李三奇

十分凌厲、高明。 這布衣大漢手中一把鐵鋤,實在要的

也未出 譚長風和羅剛,却沒有還擊,李三奇

布衣大漢圍在中間 這三個人,只分出一個三角站着,把

打到一個人,只好停了下來。笑一笑, 布衣大漢揮擊了十幾鋤,仍然沒有見 道

我這裏告解了。」 「諸位,爲什麼不出手呢?」 布衣大漢道•「三位旣是不願動手 羅剛道:「閣下是什麼人物?」

布衣大漢快步向前行了過去

被咱們撵走了,必不甘心,我想,他們很 多別的人,此刻,還不是硬拚的時刻,他 然是別有目的,我想,這四週他們還有很

快會再找上來。」 羅剛道:「李大俠,你看,他們說咱

的用心,只怕是想對咱們下手……」 們早已知道了咱們的駐足之處,追踪咱們

就在身側兩丈左右處,一株大樹之上 「不錯,李大俠果是精明的很。」

呀。

位這麼狂放,原來,竟然是湘西五位高人口中却哈哈一笑,道。「我說呢,諸

不願招惹風靡三俠,但李大俠,不但不肯其中一人,笑一笑,道:「咱們本來

們行事的規矩。」

你既瞧出了咱們兄弟的身份,就該知道咱

的盯住了羅剛,道:「你不該說出來的

居中綠衣人雙目中泛起了怒意,冷冷

準備。」 藏身,連衣服也換了綠色,豈不是早有了 李三奇點點頭,道。「諸位爲了便於

行事還有規矩。」

居中綠衣人道。「不錯,咱們兄弟行

但如

們行事的規矩是什麼?笑一笑道:「諸位

羅剛雖然認出了五鬼,

但都不知道他

直由他答話。

的咱們不得明着來了。」 但李大俠太聰明了,竟然能洞燭機先,逼 本來是準備暗中下手,一下結果了三位,

李三奇道:「三位對我李某人的底子

譚長風正想攔住,却被李三奇示意阻 是陌生的很。」 ,似乎是摸的很清楚,但在下對五位,却

是赤手空拳 只有岳湘,不但力敵二鬼,而且,還

你聽過身個名字沒有。」

靠左首綠衣人道··「沒有,名不見經

合後, 巳把對方攻勢封住 李三奇的子母金環,變化神奇,二十

分 譚長風和羅剛,却和對方打的難解難

斤八両。 羅剛雁翎刀和對方鬼頭刀,也打個半

分出勝負了。 看樣子,不到五百招以上,只怕是很難 這四個人,分作兩對厮殺,勢均力敵

穿來閃去,身法靈巧異常。 岳湘在兩柄鬼頭刀交錯的刀光之中

出。
動,但見刀光閃動,四把刀由四個方位攻

李三奇飛身而起,一躍丈餘,避過其中有兩把刀,一齊捲向了李三奇

就只有躺着回去,給我殺。」

殺字出口,兩側四個綠衣人,已然發

的速度,把幾人圍了起來。

突然一揮手,兩側四鬼,以迅如石火

岳湘高聲說道。「湘西五行鬼,練成

定是有了毛病。」

字號,如是不能宰了他們三個,咱們兄弟四位兄弟,你們聽着,咱們已被人叫明了

目光轉動,掃掠了四人一眼,道:- 「

間,一定要分個生死出來了。」

居中綠衣人道•「不錯……」

道岳湘這兩個字的人,却是不多。

原來,江湖上,都知道無影劍,但知

居中綠衣人輕輕吁一口氣,道••「你

封住岳湘的攻勢。 儘管二鬼雙刀如狂風急雨,但却無法

犄角之中,突聞得一聲慘叫傳來。

之後,突下殺手,一掌擊斃了對方。原來,李三奇獨鬥一鬼,搏鬥到百招 五鬼之首看得一呆,道••「無……無一閃,一鬼被寒芒貫穿咽喉,立刻斃命。 岳湘一皺眉頭,右手突然一揚,寒芒

可惜他發覺的太晚了 口中中出無影

劍三個字,人巳死在了劍下 ,帮助他們,把另外兩個人也殺了。」 岳湘連斃二鬼之後,道:「快!李兄

岳湘一抬右手,無影劍突然出手,又 李三奇也回身帮助了羅剛 口中說着話,人已撲向了和譚長風動

李三奇也全力出手,施出大力金剛掌

譚長風低聲說道·「李大俠,爲什麼 三俠,名滿江湖,怎識得咱們這種名不見 羅剛突然接道:「五位雖然經過了更 居中綠衣人道:「你是大人物,風塵

李三奇笑道. 「他奉命追踪咱們,自

綻……」

衣,易容,但是可惜不太高明,留下了破

們的用心何在?」

李三奇沉吟了一陣,道:「我想,他

個魔頭。

李三奇心頭一震,暗道:原來是這五

猜錯。」

誰,你已經認出來咱們是誰了。」

居中綠衣人冷然一笑,接道:「你是

羅剛道:「湘西五行鬼?羅某人沒有

忽然間跳下了五個人。 五個穿着淡綠色勁裝的人。

了首腦人物。」 賞臉,退出這場紛爭,而且隱隱之間,成

居中一人,似乎是五人中的首腦,一

只見他笑一笑,道: 「李大俠,咱們

居中綠衣人哈哈一笑道:「李三奇,

是你們五個人。」

却不是那麼簡單的人物……」

李三奇冷冷接道:「說來說去,還不

無聞的人,可以放手離去,湘西五行鬼, 對方叫明了字號,那就不同了,五個默默 遇上了高明人物,咱們會知難而退, 事,一向希望,神不知,鬼不覺的,如是

如何處置這五具屍體。」 岳湘道•「把他們埋起來。」

李三奇望望五鬼屍體,道:「岳兄弟遣時,已是暮色蒼茫的時刻了。

管殺管埋,倒是很少聽到。」 羅剛心中暗道:「江湖上動手相搏, 但岳湘已動了手,譚長風,李三奇,

四個人很快的埋好了五具屍體

羅剛,也只好跟着動手。

爲什麼要把他們埋起來麼?」 口氣,道:「三位可是有些奇怪,在下 直待埋好了五具屍體,岳湘才輕輕吁

羅剛道。「正要請教岳兄。」

他們幾分,完全是怕招惹鬼王,鬼王這個 先天禀赋所限,並沒有多大成就,大家讓 人,最爲護短。」 鬼王門,平日裏横行三湘七澤,這幾人受 岳湘道。「湘西五行鬼,出身於湘西

西鬼王,也可能到了揚州。」 李三奇哦了一聲,道:「這麼說,湘

馬前卒,他們在此出現,鬼王很可能也到 西五行鬼,不是辦大事的人物,只是五個 岳湘四顧了一眼,道:「很可能,湘

西五行鬼,豈不是和鬼王門結下了不解之 李三奇道:「這麼說來, 咱們殺了湘

日,咱們多一些準備時間……」 歎口氣,接道:「你們是在仙女廟後 岳湘道。「現在,只有使他晚發現幾

,看到那位老婦了。」 李三奇道: 「是啊!岳兄弟怎會突然

慎重起見,也亮出了兵刄,是一對子母金 羅剛,本是以鐵砂掌見長,但他爲了 是五把厚背鬼頭短刀。

譚長風是一把短劍,羅剛是一柄雁翎

刀

岳湘道:「岳湘。」

F100

居中的綠衣人笑一笑,道。「你的口

環。

過,今天要增加五個。」

實在慚愧,我現在一共只殺過十個人,

・ 在下

岳湘點點頭,道:「比起諸位

們兄弟殺人並不太多,加起來,只不過才

居中綠衣人笑一笑,道:「其實,

我

李三奇獨鬥一鬼,佔盡優勢。 二十合後,就看出了武功上的等級

五鬼却已經亮了兵刄。

向致命所在。

一動上手,雙手都是連出險招,招呼

一百七十三個。」

湖上横行了不少年,專幹殺人的勾當,

岳湘冷冷說道。「湘西五行鬼,在江

個人。

譚長風,李三奇,羅剛,各自對付一

岳湘掌劈指點,赤手空拳,獨鬥中其 這一來,五鬼只好分頭迎敵了 使五鬼合揉陣勢,無法發揮。

條人影,落在那居中綠衣人的面前

這時,不遠處大樹上,突然飛下了一

譚長風和羅剛却被逼的亮出兵刄和二

去

迎面一掌,劈向居中綠衣人。

中說話,人却踏中宮,直攻而上

譚長風,李三奇,羅剛,横向兩側散

些,不讓他們呼應。」

岳湘道・「我認識他・所以・只好失

王更可怕的人物!」 岳湘歎息一聲,道:「她是比湘西鬼 李三奇道.. 「那老夫人是誰?」

岳湘道:「不錯,李兄也聽過九陰鬼 李三奇道:「難道是九陰鬼母。」

躺在棺材中的人呢!」 道··「以九陰鬼母的身份,怎肯照顧那些 李三奇呆住了,良久之後,才緩緩說

岳湘道:「如若那些人,是他門下弟

李三奇道. 「這就可能了 0

萬幾両銀子的事了。」 也不是仙女廟的主持,用心只在敲那徐百 岳湘道: 「李兄,這不是一件小事

很驚人的大事。」 李三奇道:「嗯!看起來,這是一件

李三奇道: 岳湘道:「對,所以,咱們也要照大

非你李老三能够處置了。」 李三奇點點頭。 岳湘接道:「看情形,今日之事,已 「兄弟的意思是……

老三,都請過來。」 湘道··「所以,最好把你們的老大

起來,咱們就不用害怕他們了。」 李三奇道。「這個很難說。」 譚長風道··「風塵三俠,如若是齊聚 李三奇道:「對!我就傳出信息。」

湘西鬼王門中人,也在此地現身,這件 岳湘道:「李兄,九陰鬼母出現於此

人。

李三奇道.

「你是說,那些棺木中的

羅剛道•「對!」

李三奇道:「岳兄弟,你到過湘西鬼

岳湘道:「去過。

事 請你們老大,老三到此之外,還得把這件 事,非同小可了,在下之意,李兄除了招 ,告訴別人?」

丐帮一聲。」 岳湘道··「我想,第一個,應該通知 李三奇道:「告訴別 人?什麼人?」

知丐帮,才能把這件事,傳入江湖……」 突然住口,沉吟不語。 李三奇點點頭,道:「不錯,只有通

躱在仙女廟中……」 李三奇伸手攔住岳湘,道: 岳湘接道:「九陰鬼母,駕臨揚州, 「兄弟

情有些不對?」 岳湘道。「什麼事?」

舵主……」 李三奇道:•「我在想,丐帮揚州分舵

隱密了 岳湘道:「你和丐帮的交情如何?」 李三奇道•「他可能已經早知道什麼 岳湘接道· ,但却沒有告訴我。」 「他怎麼樣了

點推三阻四。」 有來往,揚州分舵舵主,和我也有過交往 過去辦事,向極迅速,但這一次,却有 李三奇道··「我們兄弟和丐帮,一向

被仙女廟所收買。」 岳湘道。「徵候十分可疑,莫非他已

事情似乎是有些不妥。」 也許不願捲入這個漩渦,但現在想來, 李三奇道··「當時,我只是感覺到他

疑,看樣子,九陰鬼母到揚州的時間,不 會是一兩天的事,這些人就算很注意保持 會太短,湘西五行鬼進入揚州的事,也不 岳湘凝目沉思了片刻,道: 「確有可

目

李三奇道.. 「正因如此,我才發覺不

對。 岳湘道。 「如若丐帮也靠不住,這實

在江湖上一件可悲的事。」 李三奇道:「所以,這件事,只怕無

詐,但他却未料到李二俠,竟會挿手此事

可能是需要一筆銀子,這才向徐百萬訛

岳湘道:「他們聚集於此,必有大圖

,目下他們可能還沒有摸出我們的底細

天下再沒有任何一個組合,有他們那樣的 岳湘點照明,道:「除了丐帮之外

滅口。」

一旦被他們弄清楚了,定會想法子殺我們

帮規。」 整個的丐帮,我想還不致有違他們的忠義 李三奇道:「可疑的只是揚州分舵,

大,

但她在江湖上走動的時間却不多。 岳湘道··「九陰鬼母在江湖的聲威極

重丐帮之力,只怕很難在短期中如願。」 本月十五,在鎮江會面,算起來,只不李三奇道。「幸好我們早有一個約定 一事,倒不急於傳揚江湖,但找你們老大 ,老三一事,急爲迫切,這一點,如不借 岳湘道:「九陰鬼母潛伏揚州仙女廟

暫時不用偕重他們了。」

的兇名,却是在江湖上十分著名。」知道的不多,她很少在江湖上出現,但

她

岳湘道·「對九陰鬼母這個人,我也

竟會被我唬了過去。

羅剛道:「她似是不太明瞭江湖中事

岳湘道。

「你怎麼唬他的。

他們,這一點,咱們得有點準備。」 李三奇道。「我担心的是,揚州丐帮

持青蓮子,豈不是更可怕了。 髮老婦人,就是九陰鬼母了,仙女廟的主

,我雖然無法斷言她和青蓮子的關係,但莫測之境,而且,還具有很多神秘的奇能 岳湘道:「九陰鬼母的武功,已到了

自己行踪的隱密,但决無法瞞過丐帮的耳 肯定。」 **青蓮子總不能高過她,這一點,在下倒可** 羅剛道:「揚州算不得什麼大地方

這些人怎麼會聚集於此呢?」

法借重丐帮了。」

傳訊,追踪和尋人的能力了。」

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

譚長風道。「那位九陰鬼母,是不是

過還有五天時間……」

聲,

什麼事都算辦好了。」

女,所以,用不着她行動,只要她吩咐

岳湘道:•「她手下有很多的鬼子

鬼

譚長風道:•「爲什麼?

乎是不太明白

譚長風道·「她對江湖上的事情

,似

分舵,如是不帮咱們的忙,很可能會帮助 羅剛道:「如若那守護七具棺材的白

人,她似乎是對官方有些憚忌

羅剛道:「我告訴她,我們是官方的

過,那些人,是不是還能算人?」的事,但像今日的情形,却是從來沒有見 湖上也走了不少年,遇見過不少光怪陸離 羅剛道:「岳少兄,我羅某人, 岳湘道•「哦!

在江

兄弟。 的棘手事情,立刻暗中遣人,尋找兩位義 李三奇心中也明白,遇上了從未有過

緊閉房門,不知道他在做些什麼? 岳湘回到了徐府,就一個人躲在房中

很多人穿上鬼衣,晝伏夜出,他那還是人

李三奇道。「江湖上無奇不有,確有

,但咱們目下週上的怪事,事實上,江湖

手,共同對付九陰鬼母。」

以風塵三俠的名義,傳出俠義帖,廣邀人

羅剛道:「不錯,在下希望李大俠,

少埋伏。 是一個很有心機的人,在徐府中設下了不 譚長風這個人,雖然像貌不凡,但却

室 直到第二天,吃晚飯時,岳湘才離臥

過東西 這一日半夜,他未離過臥房,也未吃

但岳湘匆匆吃了兩碗飯,又回到他的 譚長風準備了很多豐盛的酒菜。

心中的好奇,道:「李大俠,如何對付 對岳湘,羅剛瞭解的太少,實在忍不

們該和他多商量、商量才是。」 仙女廟,是件大事,岳少俠年輕多智 住心中的好奇,道。「李大俠,如何 李三奇微微一笑,道:•「羅兄,對岳 咱

不着咱們費心。」 允,他覺着該管的事,自會全力以赴, 不願管的事,不論如何求他,他也不會答 且思維愼密,只是性格有些冷僻,如是他 是很了不起的年輕高人,不但武功高,而 湘這個人,我也知道的不多,但我知道他

「這件事,岳少俠是否已 早

巳飄然離去,怎麼還留在此地。 「如是他决定不管時,

直躲在房中,此事重大,非同小可,咱們之處了,他旣然决定插手此事,爲什麼一

李三奇沉吟了一陣,道。「我想定有

也該好好商量一下才是。」

羅兄不用費心,該告訴咱們的時候,我想 作用,只不過,咱們無法瞭解,這件事, 他自會說出來。」

爲强烈,决心暗中查看一下。 羅剛未再多問,但好奇之心,却是愈

了岳湘的住處。 二更時分,羅剛借巡夜的機會,行到

羅剛輕步慢移,逼近到岳湘的居室窗 這時,岳湘的房中,仍然燈火通明

聲息全無。 他武功不錯,這種小心行動,當眞是

羅剛小心翼翼借窓子一道空隙,向內

望去!

張白箋,手握竹管,似是計算什麼, 的皺眉沉吟 只見岳湘坐在木桌之前,桌上攤着一 不 時

子,道: 忽然間,岳湘放下竹管,目光一掠窗 「羅總鏢頭,房門未拴,請進來

羅剛呆了呆,忖道:我這等小心謹慎

但別人既然叫破了 只好硬着頭皮推

開門行了進去

道什麼?」 羅剛道。 岳湘笑了一笑道•• 「在下正值巡夜, 「羅總鏢頭, 見岳少兄 想知

驚動了岳少兄,當眞抱歉萬分。 房中燈火通明,就過來瞧瞧,想不到竟然

在下!」 岳湘哦了一聲,道:「羅兄如此關心

些關係了。」 組合,怎麼會合在一起呢?」 王門在湘西,九陰鬼母却遠在滇邊。」 是不是有些關連?」 人,武功都高的出奇,不知他是鬼母門下 李三奇道:「那四位神女, 岳湘道: 「這中間,只怕和青蓮子有 李三奇道··「他們這兩個截然不同的 岳湘道。「就我所知,似乎無關,鬼 李三奇道:「這個門戶,與九陰鬼母 和棺木中 是一 算把事情閙開,雙方也只算是暗中接觸, 湖,九陰鬼母一樣不會放過咱們。」 的意見,此事,暫時不宜傳揚出去。」 在不計成敗,把此事公諸江湖,只怕也不 不少人會相信。」 上有多少人肯相信呢?」 件容易的事。」 岳湘道:「現在,他們似乎是還未打 羅剛道:「岳少兄,此事如不公諸江 岳湘道•「羅總鏢頭,在下同意李兄 李三奇含笑一下,道:「羅兄,就算 羅剛道:「以李大俠聲望,我相信,

樣一身武功,也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鬼母怎麼會去照顧他們。」 或是湘西鬼王門下之人。」 譚長風道··「住在棺材中,練出了那 羅剛道:「我想和鬼母有關,否則

應付了。」 以,我想,好像已經不是我們的能力所能 所見之事,都是江湖上從未有過的事,所 **驚致病,竟然牽出了這樣一場麻煩,眼見** 羅剛道:「李大俠,因爲徐公子的受

李三奇道•「羅兄的意思是……」

中的一件大事來辦?」程剛接道:「這件事,看上去,牽扯

F102

公諸江湖。」 岳湘道・「羅兄的意思可是想把此事

> ,一旦請來了大批人手,咱們找不出證據,如是傳出於江湖,他們很可能收拾離去風塵三俠如能聚齊,咱們並非是不能一戰 從長計議此事。」 那就鬧了一個大笑話……」 李三奇道:「咱們先回到徐府中去, 他似是言未盡意,但却突然住口。

生畏懼。 但却從沒遇上這等詭異的事,心中實巳暗 羅剛走鏢數十年, 遇上過不少高手

,留下的都是健壯的家丁 徐百萬的府上, 內眷,婦孺,都巳遷

子手 ,和幾個武功不錯的鏢師 羅剛由鏢局中,又調來了不少精幹趟

羅剛道:「這一點,就是在下的不解

整座徐府,在嚴密的戒備中

躱了

F 103

人。是不是有些好奇?」 岳湘笑一笑,道・「羅總鏢頭對我這 羅剛微微一怔, 道 「指正什麽?」

舉動? 看樣子 「對岳少俠,在下確有一份好奇。」 羅剛心中暗道:我既然找上了這裏, 也不能不承認了。笑一笑,道: 「對我這個人,還是對我的

仙女廟的事,咱們希望多聽聽岳少俠的高 「自然是對岳少俠的舉動,

「羅總鏢頭對這件事,有什

只不過是一個開始。」徐百萬和仙女廟之間的私人恩怨,徐公子 羅剛道。「在下覺得這件事,已不是

不過,仙女廟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會鬧出色的人,這就給了他們一個下手的機會, 上了徐公子,正巧徐公子又是一個喜愛女岳湘道:「仙女廟需要一大筆錢,看 仙女廟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會鬧出 科紛。」

出了人命。」 使他們改變了主意,否則,只怕早已經 羅剛道:「李大俠和岳少俠的參與,

,麼 両賬濟的銀子, 倒是被一股好奇吸引,既然插上了手 岳湘道・「李大俠要了徐百萬二十萬 不便中途退出,老實說,像徐百萬這 這就使他無法罷手,在下

> 了這個漩渦之中。」 種人,就算給我再多的錢,我也不會捲入

擊。」 能罷手,最好能和李大俠多研商一下,老 實說,就憑敝鏢局一點實力,實在不堪一 羅剛道:「岳少俠,現在,你既然不

如何把他們困住。」

抗拒。」 就算風塵三俠聚齊了,也無法和九陰鬼母 如若他們眞要放手施爲,別說貴鏢局了 岳湘神情肅然的說道。「羅總鏢頭,

感,爲什麼不早作謀計呢?」 羅剛道。「未雨綢繆,岳少俠旣有此

血,這幾天都在計算……」 岳湘道:「我爲此事,化費了不少心

面畫了很多圖形 羅剛目光一掠書桌上的白箋,只見上

以羅剛見識之廣,竟然瞧不出那圖形

指點。」 岳湘笑一笑,道:「羅總鏢頭,請多

來,笑一笑,道:「岳少俠,不怕你見笑 ,在下,連這是什麼,都瞧不出來了。」 岳湘道:「哦?」 羅剛頓覺臉上一熱,整個臉都紅了起

這幅圖,難道和仙女廟有關麼?」 羅剛緩緩站起身子,道:「岳少俠

仍是看不出一點明堂。 羅剛拿起了圖案,很用心的看了一陣 岳琳熊熙頭。

熊熊。 只見那張白箋之上,畫了不少圈圈

的是什麼? 旣非字,亦非圖,實在弄不懂,他畫

> 讀書不多,實在看不出這圖中的深奧含意 岳少俠可否指點一下?」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 搖搖頭,羅剛吁一口氣,道:「在下

女廟中。」 羅剛道:「湘西鬼王,也已經到了仙 岳湘道••「九陰鬼母和湘西鬼王。」 羅剛道:「把什麼人困住?」

不能不把他算上。」

點點,都代表些什麼?」

須出奇制勝!」 我們的實力,既然無法和對方抗拒, 必

曾相識了。」 釋,在下看看這圖形方位,倒覺得有些似 羅剛精神一振,道: 「岳少兄這麼解

麼!! 岳湘道:

忙了。」 支援,等在下計算清楚了,還要請羅兄帮 徐宅爲主,設下埋伏,暗器,兵刄,相互 岳湘道:「不錯,這幅圖就是以這座

羅剛道:「我能帮什麼忙?」

來,

學習這十面埋伏。」

領導變化,武功越高,力量越大,咱們人是形勢變化,但,也要一些有武功的人, 僱請一個鏢師相助。」 手不多,屆時,還要借重你羅兄之力,多

「我在計算,

岳湘道:•「也許他還沒有到,不過,

羅剛道:「哦,岳少兄,這紙的圈圈

岳湘道:「人,這是一幅十面埋伏圖

「這地方,你羅兄十分熟悉

羅剛道。 「難道是這座徐家宅院?」

岳湘道••「這十面埋伏•雖然講究的

羅剛道:「揚州城內,幾個有名氣的

鏢師,都已被我帶來了。」

有名的鏢局。」 岳湘道:「對面鎭江, 聽說有幾家很

岳湘道:「徐百萬的銀子很多, 羅剛道•「我就派人去洽請。」

爲了保護他,多化他 心一點錢,也是應該的日萬的銀子很多,咱們

敵。」 面埋伏圖,借徐家財富,僱請缥師之力 那些江湖上一 那些江湖上一流高手,只怕是很難勢均力,不過,請各處鏢局中人,對抗仙女廟中羅剛道:「這一點,岳少俠不用顧慮 岳湘道:「所以,我要繪出這一幅十

仙女廟,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了 先把這片宅院保住,咱們並想法子,對付 「這幅圖,真能有這麼大的力量?」 羅剛又望了白箋上圈圈點點一眼,道

麼?! 羅剛笑一笑,道:「沒有,沒有, 岳湘道。 「羅兄,你有學過五行奇術

過,我倒是曾聽說過,江湖上有這一門學

羅兄帮忙。」 岳湘道:「等我計算完成之後,還要

忙? 岳湘道•「調動貴局鏢師 羅剛婀了一聲,道:「我能帮你什麼 以他們前

勞。 羅剛道:「這個當然了, 在下理當效

暗中監視了仙女廟的舉動?」 岳湘笑一笑,道:「羅兄, 羅剛道: 「派的人,他們都是揚州上 可曾派人

慮。 羅剛道・ 譚長風道··「他們顧慮些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需要查查的

王,絕對不會如此客氣。 不願招惹風塵三俠,但九陰鬼母和湘西鬼李三奇心中暗道:青蓮子確實有一些 李三奇心中暗道:青蓮子確實有一

麼顧慮呢? 幾乎是明槍明刀對上了,他們還會有什 而且,目下事情已經明朗,彼此之間

的聲望,如能說讓九陰鬼母,和湘西鬼王 事實上,也算得江湖上知名人士,但三個李三奇久年在江湖上走動,風塵三俠 也有些畏懼,那未発自我陶醉了

這是個謎,連李三奇也想不通的謎 岳湘很快的回來了,他身法快速, 但李三奇是很清醒的人 忽有

間如 **縷輕烟般,在明亮的燈火之下,** 岳湘的頭上,隱隱有着汗 出現在李三奇等身前。 倐

高 岳湘道:「鬼丫頭 李三奇低聲,道:「岳兄,竟究怎麽 武功出 人意外的

傷在她的手下。 李三奇一皺眉頭,道:「岳老弟, 我們動手,門了一陣,幾次我都幾乎

他們的目的是在行刺,似乎是,他們早已 岳湘道:「這一點,我也在想,如若 看他們的用心何在呢?

可以得手,但他們又沒有存傷人之心。」 岳湘道:「好像這些人,被派來此 李三奇道:「哦!

岳湘道:「除此之外,倒是瞧不出 「示威?」

還有什麼別的用心。」 李三奇低聲道:「岳老弟,他們的武

功如何?」 岳湘道。 「十分高明,縱然是江湖上

第 我看,這件事,不像只是示威。」 一流高手,也不過如此罷了。 李三奇沉吟了一陣,道:「岳老弟

岳湘道:「除此之外,還會有什麼別

用心呢?」

就。 人動手的經驗,也可以測驗一下他們的成 他們派了人到來這裏,可以磨練他們和 有埋伏,也有岳老弟這樣高明武功的 語聲傾了一頓,接道:「徐家宅院中李三奇道:」,原系

能,今夜,這位紅衣姑娘,和日前那位彩 以少女,分明是兩個不同的人。 岳湘呆了一呆,道:「這倒是很有可

李三奇點點頭,道:「羅兄,吩咐他

了,譚師父也請回休息去吧!」 熄去火吧,今夜之中,大概不會有什麼事

五行鬼只是受他們之僱而來,這件事,和行鬼的事,他們還不知道,也可能,湘西入了房中。說道:「也許咱們殺死湘西五道走了兩人之後,李三奇跟着岳湘行 湘西鬼王,還扯不上什麼關係。 (朱完)

F 104

,躍上了屋面 個飛撲,

而起 般 **睃**,追了上去! 譚長風一提氣, 流星趕月

老實說,她們隨時可以傷人,但她們却沒 譚長風道。 李三奇道: 「神女出現,的是詫異, 「什麼事?」

而上,道:「姑娘可是來自仙女廟?」 口中喝問,右手却已疾伸而出,抓向 人多胆壯,羅剛吁一口氣,突然欺身

有什麼用處。」

似乎是敵對之勢,

巳經形成了。」

李三奇道•「他們接二連三的派人過

羅剛道:「咱們的力量,是單薄了一

們這些佈置,要想對付江湖高手,完全沒

羅剛輕輕吁一口氣,

道

「看來,

咱

也驚動了李三奇和譚長風

羅剛的失聲而叫,

不但驚動了岳湘,

重要的一件事,是要點上火炬。

旦有警時,除了

人手出動之外,最

莫非是顧慮岳湘

火炬耀照,整座的徐宅,都變的一片

通明!

可惜的是,敵人早已經走的沒有了影

兩條人影迅快奔走,立刻把紅衣少女

闖了進來,而且,深入了

這紅衣少女,竟然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下

徐家大宅院中,已有着嚴肅的戒備,

都有一枝火炬。

羅剛相距也就不過是四五尺遠。

披着垂肩的長髮,肅立在夜色之下,

,和女

了驚動,立刻燈火通明,

人影閃動。

這時,埋伏在宅院四週的暗樁,也受

這是羅剛的安排,每一處暗樁所在

却巳走的沒了影子!

就這一瞬工夫,岳湘和那紅衣少女

譚長風臉一紅,道:

「慚愧。」

凝目望去,只見一身粉紅衣衫的

岳湘急快的閃身而

竟然失聲而叫,竟然是遇上了極度驚駭的以他這個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物,

打開了房門,不禁失聲而叫

轉身向外行去。

動的力道,給逼了下來

譚長風脚步還未站穩,

人已經被那强

要傷害在下,實是易如反掌

羅剛道。「對……他們似是有一

此

有下手,至少,剛才出現的紅衣神女,

如

李三奇及時而至,一把接住了譚長風

横裏掃來

紅衣少女長袖一甩,

一股極强的力道

扶正了身軀。

在下

-不打擾了!」站起身子接道。

站起身子接道。一岳少俠多多辛苦土長的人,不會引起仙女廟的懷疑。

,左手長袖拂動,橫掃羅剛的面門 了那紅衣少女的右腕 紅衣少女右手一抬,纖纖十指,反點

羅剛吃了一驚,疾快的向後退了五步 却飛躍而上拳, 脚並出,和那紅

衣少女打在一處! 雙方交手十餘招,紅衣少女突然飛身

想不明白?」

從長計議一番。」

李三奇道.

「等岳少俠回來,咱們要

潭長風道:

「李大俠,有一點,在下

逸成 蕭子

範「五羊婆

不久又發覺有四個老人一起而來,這四人是「花眉叟」段溪,「富俠」呂子超 ,果然仇人絡繹而來,江元先後制服了蘇明照,擊斃了李元新,稍安一時。但

前文提要

人在石老人生關歷刦的墓穴外守護,以防他人前來尋仇 前文書至鐵蝶邀駱江元來爲她師久石老人護法,兩

「追魂手」莫明信,還有一位就是胡波平。但江元技高胆壯,更有鐵蝶在防

刁玉嬋前來突襲,所以他挑戰四人,這四位老人便以「車輪戰」

法輪流與江元搏鬪 ::

F106

隨見墳後走出一個白髮老婆婆

莫膽信撇嘴道•「唷!你高?你比罐

這兩個人,竟爲此頂起嘴來,江元不

禁又氣又笑,喝道:「嗨!你們要吵就滾 二人這才停了下來,段溪一拱手道••

聲輕脆的語聲道··「算了吧!你們快別丢 「我們少說廢話,接招吧! 他方要出招,突聽十丈以外,傳來一

好硬着頭皮一戰了

勢成騎虎,欲罷不能,

了,既然花婆不出面,我們很願在你手下

胡波平拱手道:「你的名字我們很熟

當他們看淸了不是花蝶夢時,才把心安了 嚇得魂飛天外,他們以爲是花蝶夢來了; 在四老第一眼望見她的時候,一個個

妳

「你可是要找死?

她的話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吐出來

莫膽信大怒,怪聲叫道:「老婆子

的。 只 張起來,因爲這時雖距石老人功成之時, 類的天下奇人來說,是可以辦得很多事 有一盏茶的時間;可是,對於刁玉嬋這 江元及鐵蝶見刁玉嬋現身,都不由緊

打到

「妳才死……」

莫膽信不知厲害,雙掌迎出,罵道••

她右手輕甩,長袖飄飄,已向莫膽信

,口中說道·「你還是死了吧!

才說到這裏,只聽他鬼嚎般的一聲怪

不生氣,問道:「姑娘,妳叫我什麽?」

她說着,指了莫膽信一下,莫膽信好

鐵蝶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道:「我叫

我一世英名巳……」

莫膽信氣得面成醬色,叫道:「完了

他話未說完,又被呂子超打斷道•• 「

你就會鬼叫!叫你小老頭就讓她叫

聲道··「哼!妳又不是那座墳裏的寃鬼? 不是花蝶夢,心中立時沒了顧忌,冷笑一 四老之中,莫膽信脾氣最壞,他一見

還來惹麻煩!

你可有苦頭吃了! 江元及鐵蝶心中暗笑,忖道:這下子

叫,你怎麽不讓她叫?」

莫膽信氣道··「你說得倒輕鬆,讓她

, 吵什麼?」

呂子超囘道:「嗄!誰叫你又老又瘦

看到 那種嫵媚,仍然可以由她的眼睛及臉龐上 毛,微微的向上揚起一些,她年青時代的 五羊婆刁玉嬋聞言,她兩道細細的眉 她長得很美,雖然她老了!

莫膽信兩眼,冷冷說道·「你就叫莫膽信 五羊婆一雙明亮的眼睛,上下的看了

說道:「哼!妳也知道我的大名!」 莫膽信哼了一聲,把頭昂得高高的

詳和鎭定,使人吃驚。 ,因爲這個老婆婆神情很怪,她意態的安 這時呂子超及段溪巳感覺有些不大對

五羊婆眼角傳出了一股殺氣,一霎時

她滿頭的白髮,更加顯得好看。 閃閃的發出光澤,她的面龐却不見得蒼老 ,反而有一種罕有的血紅色,那色調襯得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長衣,白髮如銀,

芒。

,高高的向上揚起,雙目射發出可怕的光

他才叫到這裏,突見五羊婆一雙細眉

我不是沒事了麽?這樣好了

,我和小老頭

他話未說完,鐵蝶說道:「你們打,

整個身子向墳地裏倒了下去。

只見他雙手猶如血染,就在她長袖一拂之 ,已變得血肉漢糊,他人已昏死過去。 五羊婆望了他一眼,冷冷道••「這種 其他三個老人不禁大驚,慌忙看時,

抬走吧!」 呂子超問道: 「妳……妳……妳到底

無名小輩,我實在不用殺他,你們快把他

五羊婆拂了拂手,不耐道。「叫你走

就走!少在這裏煩人!憑你們這點功夫, 還想來此尋仇, 眞是太不自量了! 呂子超雖懼她功夫深奧,但仍搖頭道

一定要問,我告訴你們,以後下次再遇見 就是你們的死期了 「妳不留下名字,叫我們怎麼走?」 五羊婆微微一笑,說道:「既然你們

傲得很!

分 頭 共追

老人失所踪

也讓刁玉嬋有點戒心

大年紀,可是武功太差,足見年青時却不江元想到這裏,冷然說道。「你們這 如此,居然敢來尋石老人較量! 知苦練,如今在江湖上得些虛名,便輕狂

五羊婆。

;而是他這句話等於提醒了那久無動靜的

江元大怒,他倒不是因爲心事被說破

空就是一掌打了過去!

江元恨透了段溪,他竟不打招呼,劈

力。段溪沒有防備,突覺一股極大的掌力

這一掌,江元在盛怒之下用了八成勁

動手,她老人家還沒到出面的時候呢! 父她老人家連看也不願看你們,你們儘管 最愛管江湖的閒事,既然與你們動了手, 當然不能不分勝負,你們不必害怕,我師 四老聞言,忖道:媽呀!果然瞎婆子 一頓又道:「你們都知道,我九天鷹

他躲過了,可是掌風所及,也震得他胸前

他大吃一驚,拚命的往外閃躲,雖被

發麻,頭昏不巳!

蝶夢不會與他們動手 可是他們知道,江元說的話不錯,花

幾與花婆相抵。 動了手,又不能無故脫逃,雖然他們知道 九天鷹年紀雖輕,可是功夫却是極高, 一個九天鷹已够他們膽寒的,可是已

花蝶夢在這裏,他們是天大的膽子也不敢

天鷹巳不得了,要是瞎仙她在這裏……

這時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想法:「九

想到這裏,他們不禁不寒而慄,若是

人一齊震住,他們不禁相顧失色。

江元這一掌,竟把四個江湖有名的老

也在這裏一

在江元手中落得大敗 他們的朋友,功夫比他們高得多,都 ,他們更是討不了好

動,計上心來,忖道:我何不嚇嚇他們

江元病出了他們的心思,當下心中一

們可知苗疆有五隻事--」

「原來是五羊婆……」 人色,互相對視了一陣,呂子超點頭道: 五羊婆此話一出,三老不禁願得面無

的事,時間不多了! 五羊婆瞪眼道:「快渡!別躭誤了我

默默的站在一旁,這時聽她說到「時間不 」,二人不禁都吃了一驚。 在他們對話動手時,江元及鐵蝶一直

間推算得一點不錯了 江元忖道··這老婆子果然聰明,把時

江元一拱手,說道··「好的!我們後會有 這時呂子超三人,分別的向五羊婆及

風之中悻悻的離去了。 於是他們抬起了半死的莫膽信,在寒

天鷹的大名我已久聞了,果然名不虛傳... 她又恢復了剛才的平靜,含笑說道:「九 …花婆現在可好?」 五羊婆等他們去遠了,轉過了身子

滿江湖而二人結拜成異姓姐妹;可是又爲 若干年前,刁玉嬋與花蝶多因自己名

是他表面絕不露出,冷笑道。「很好,每 了一點小事反目,好幾年互不來往了 提到花蝶夢,江元心中一陣難過,可

: 「駱江元 天坐禪入定,越來越健康了! 五羊婆恨得狠狠的咬着嘴唇,又說道 ,你的脾氣倒是像你師父,冷

是? 江元望了她一眼,說道:「妳何嘗不

段溪在旁接口道·「那也未必!」

五羊婆冷笑一聲,說道。「好的!你

這句話說得五羊婆一陣大笑,她說道

F 107 防備着,以防五羊婆的舉動。 「我倒喜歡你的脾氣。」 江元及鐵蝶均不言語,可是他們全心

妳師父可好? 五羊婆笑了良久,對鐵蝶道:「鐵姑

他更不好!」 鐵蝶這句話說得江元心中直笑,忖道 鐵蝶搖頭,說道:「不好!妳來了對

· 這姑娘說的全是小孩話! 地怔了一下,接道··「那妳知道我的來 鐵蝶的答話,令五羊婆有些啼笑皆非

鐵蝶生氣道: 「哼,廢話!我當然知

江元更向前走了一步。 五羊婆雙眉一揚,鐵蝶已蓄掌以待

你們倒一點不害怕!」 江元提高了一些聲音道:「我們爲什 五羊婆一轉動雙眼,含笑說道。「唷

聲道:「這些墳可是空的?」 五羊婆不禁大怒,用手指着墳頭,厲

江元及鐵蝶暗暗一驚,忖道:這老婆

「這些墳不空,妳猜錯了 江元才說出這句話,又見一個白髮的 江元面上仍含笑自若,但平靜的說道 L_,

江元知道來的人,是蘇月雯,他心中 立時立下了

老婆婆,正以絕快的身法,向這些墳場撲

五羊婆撇了一下嘴道: 「我不信!」

連忙用手指着他道:「老姐姐!他已醒了 ,妳問問他,到底是誰把他打傷的?」

氣還沒功夫呢!這筆賬妳不用想賴!」 五羊婆見蘇月雯如此專橫,不禁也生 蘇月雯怪叫道:「問個屁!他現在喘

道:

點頭道:「好!好!跟我走吧!」

五羊婆巳氣得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八,現在怎麼又裝蒜越來?」

蘇月雯閃動一下那雙小眼,轉對鐵蝶 「今天便宜了你們!要不是石老兒跟

我並無多大仇恨,我是不會輕易去的!」

鐵蝶連忙道:「妳的盛意,以後師父

任憑妳怎麼算脹都可以! 叫道:「老姐姐,等我把這段事了結了,了氣,用手指着石老人坐關的那座墳,大

厲害!她怎麼知道在那座墳裏? 江元及鐵蝶不禁同時一驚,忖道:好

情及不高興的意思。

鐵蝶的話,明是致謝,實際是有不領

自會答謝的。」

蘇月雯聽五羊婆的話,她發出了一陣

已在數十丈外喊道:「喂!老姐姐!妳怎

蘇月雯禿眉一動,正要說話,五羊婆

弟這筆賬非算不可,妳別脫身……再說石 算盤打得倒是不錯。不過我不答應,我弟 老兒也蠻厲害的!」 她笑過之後,冷冷說道:「妳的如意

生行事,幾曾變卦過?」

蘇月雯小眼一轉動,尖叫道:

我一

是鬼,這個時候才來纏我……」 五羊婆急得跺脚道:「我的天,妳真

道

身

,巨失去了踪跡。

她說罷,雙手捧起了蘇明照,幾個閃

江元望着她的背影,吁了一口氣,笑

「這一下我們可高枕無憂了!」

不禁恨得面孔變色起來。 加仇,先把這段仇了結,再去辦事吧!」 五羊婆知道今天報仇之事巳完畢了 !妳既然傷了我的胞弟,我們是仇上 她話未說完,蘇月雯已怒道:「妳才

計策也就行不通了!」

江元笑道:「我早知道了

,否則這條

,掌風呼呼,震得可怕

二人正在談話之時,已聽見數十丈外

雯遠有仇恨呢!

鐵蝶也笑道:「想不到刁玉嬋和蘇月

江元聞言心中好笑,面上却怒着不解 她很狠的望了江元及鐵蝶一眼,咬牙 「你們曾終身不得安寧了!

「我們並未攔妳尋仇,是蘇婆婆!」 鐵蝶見江元裝假,當下也裝着說道: 「我們並未開罪妳呀ー

們不宜離開,以冤功虧一簣,那就太寃枉

江元搖頭道:「有什麼好看!現在我

我們去看一看吧!」

鐵蝶喜道:「她們已經打起來了……

五羊婆氣得渾身發抖,可是蘇月雯又 老妹子!妳怎麼了?既有胆量

江元用手指着入口道:「妳不信可以

父出關還有一會,如果被她這麼快就發覺 鐵蝶不禁有些意外,忖道:現在到師

雙明亮的眼睛,注視着自己 鐵蝶想到這裏,異常焦急,却見江元

當下心中暗忖:江元一向冷靜多智

一定有些道理的! 鐵蝶想到這裏,便忍了下去。 五羊婆雙目一陣流動後,陰陰的笑道

他

,花蝶夢之徒,向來不施詭計的!」她話未說完,江元巳一聲長笑道: 「不怕你有什麼詭計……

看 五羊婆點點頭,道:「好!我下去看

就無慮了!」 聲道:「等五羊婆一出墳,我們立時上前 圍攻,最好她能把蘇明照帶出來,那我們 說着,她掀開了石板而閃身入內 江元見蘇月雯巳漸趕到,立時鐵蝶輕

道理,連忙點頭答應。 鐵蝶雖不太懂他的意思,但知道是有

下挾着一個半死的蘇明照。 就在這時,五羊婆已掀石而出 ,她腋

「我倒要明白,這……」 她一出墳,立時用手指着蘇明照道:

婆!他是無辜的人,妳爲何要加害他?」 時圍攻而上,江元口中還大叫道:「五羊 她才說到這裏,却不料江元及鐵蝶立

這個人到底是誰?他們既然說他,剛才 五羊婆躲開了江元的夾攻,心中忖道

什麼?有話找我說,何必要傷人?」 羊婆,這人也是來尋仇的,妳拿他出氣做 到十丈以外,當下把聲音放大了道:「五 五羊婆正在詫異,江元已見蘇月雯來

他重穴,豈不太辣了!」 明白過來,搶道:「一個無辜的人,妳點 知道江元必有深意,正要說話時,鐵蝶也 五羊婆雖是有點莫名其妙,可是她却

忘了我!」 陣怪笑之聲,又道:「老妹妹,妳倒真沒 三人,我要一個一個的懲治,怎麼樣? 聞言大叫道:「我點他重穴又如何,在此 她話才說完,突由十丈以外,傳來一 五羊婆不禁大怒,她本是性傲之人,

五羊婆心中一驚,忖道:啊!她也來

臉上帶着一股駭人的怒容。 得奇醜,簡直不像個人。 她慢吞吞的由一座石墳後走了出來

一望,隨見一白髮的老婆婆,生

得果然與盧嫗一樣! 江元及鐵蝶都不禁一驚,忖道:她長

驚,她發出了一聲笑聲。說道:「啊— 妳也來到此地凑個熱鬧嗎?」 五羊婆見蘇月雯突然現身,也吃了一

大嗓子道:「老妹妹!久違了,我們該親 **睁**開眼睛,她用力的抬了一下眼皮,用着 熱一下……」 蘇月雯臉上的皺紋,壓得她幾乎不能

挾的是蘇明照,臉色立時難看起來。 她才說到這裏,一眼看見了五羊婆所

爲何又不阻止我入内?

有理,可是他却不願去看她們打鬥,說道 「好在時間快到了,我們坐在這兒聊聊 江元聞言思索了一下,覺得鐵蝶言中 一般江湖人誰還敢過來?」

厲害呢!

鐵蝶心不在焉的說道:

「她們打得好

生了一種奇妙的感情。 鐵蝶從第一眼看到江元時,便對他產

分空虚,又豈是「朋友」能塡補的? 的,只是一個朋友,然而鐵蝶心靈上的那 可是江元的表現,一直是理智而鎮定

個字時,他又很快的收了回去了 空白的紙,可是當她想在這張白紙上寫幾 他的目光只是那麼的尋常,像是一張

「你在想什麼?」她試探的,輕輕的

回去,這時他才感覺到,鐵蝶一直對坐在 江元把他的思想,由遙遠的地方收了 ·並且很近!

是在想吉文瑤。 鐵蝶看得他心不在焉,忖道:他一定 我只是在猜她們誰會打勝?」 他微微一笑,低聲道:「啊……沒什

下來 想到這裏,鐵蝶有些難過,開始沉默

由於五羊婆及蘇月雯的出現,引起了他對 事實上,江元並沒有在想文瑤,而是

是,連一點搜索的綫索都沒有了 能報仇,甚至連仇人都不知道,更不幸的 花蝶夢懷念。 他的師父已經去世很久了,他不但未

聲,她們似乎打得很劇烈 遠處不住傳來刁玉嬋和蘇月雯的喝叱

> 妺 ,妳挾着的是什麼人?」 她用着一種怪異的嗓子說道:

五羊婆用手抓着蘇明照的頭髮,說道

「不知是什麼人物?」

道 蘇月雯一眼看清了蘇明照的面孔 江元心中暗笑,望了鐵蝶一眼 「放下!把他放下 ! ,心道 9

月雯如此大怒,心中不由也生了氣,說道 「這一下子有好戲看了! 五羊婆不明白是江元設的巧計 ,見蘇

,她怪叫道:「放下……這是我弟弟!」 「幹什麼?妳對我叫什麼?」 蘇月雯已暴怒如當,看樣子就要動手

小鬼藏去墳内,多虧我把他教出來……」 我中了這小子的道兒了 一眼,說道:「原來是妳弟弟,被這兩個 她才說到這裏,蘇月雯已一把把他搶 她連忙把蘇明照放下,狠狠瞪了江元 五羊婆聞言心中一驚,忖道:完了

的脾氣,這一下子絕纏不清了。 呢。」 五羊婆聞言氣得吐血,她深知蘇月雯

中,他們二人與妳爭吵,還叫妳莫傷無辜

了過來,叫道:「放屁!我明看見在妳手

身了。」 好狠的心,點了他如此重穴,他要殘廢終 竟流下了一滴眼淚,哭道:「狗婆子,妳 這時蘇月雯又發出了一聲怪叫聲,她

明照發出了一聲悶哼• 她哭着,在蘇明照身上拍了 ,蘇

所以張目無聲,連眼睛也睜不開 他雖醒了過來,可是由於負傷太重

本有仇恨,現在越法解不開了!」 江元向遠方望了一下 ,說道: 「她們

江元點點頭,說道:「大概吧……… 鐵蝶又問道:「那蘇明照真的會終身

等他復元之後,蘇月雯就知道是我弄的鬼

那他一定會向你尋仇的!」 鐵蝶不禁有些緊張,說道:「那....

年青人,難道還會怕她?」 ,我可不怕她,她已經快九十了,我一個 江元昂然的搖頭,說道: 「別人怕她

到底高到什麼程度,有些爲他担心。 上,聽說江元武功出奇;但却不能確知他 江元的口氣很狂妄,鐵蝶早就在江湖

,那最好還是與她們不結仇,要不然,總 她關切的說道:「如果能夠避冤的話

要我向她們賠罪?」 「今天的事,已把她們得罪到家了,難道 她的話才說到這裏,江元巳打斷道:

煩的!」 過這些老人都是怪脾氣,惹了她們總是麻 鐵蝶笑道:「我知道你不怕她們,不

以後我儘量的避冤和他們接觸就是了!」 鐵蝶這才滿意的笑了起來。 江元見她如此關心自己,點頭道:

直就要住在這裏?」 江元用手拍着土墳道:「以後妳們

鐵蝶搖頭道:「我也不知道,要看師

·是不會有人來了,再說有她們兩個老怪 鐵蝶聞言,四下看了看說道:「我看

父他老人家怎麼說了!」 這時突然聽見刁玉蟬的聲音,叫道:

「五羊婆大概吃虧了!」 二人聽她語氣頗爲憤怒,江元笑道:

「老姐姐!妳眞厲害呀!」

是這麼高! 鐵蝶奇道。「想不到蘇月雯的功夫竟

那座墳中,發出了一聲極大的聲响 兒怎麼會揚名江湖呢?」 江元才說到這裏,突聽石老人歷刧的 江元笑着接道:「她功夫不高,她女

的撲了過去。 二人不禁大驚失色,幌身之下,如飛 鐵蝶及江元萬料不到,他們二人就坐 ,居然石墳中仍發生了變故。

在附近

「江元……怎……怎麽辦? 江元劍眉飛揚,低聲說道:「進去再 鐵蝶不禁有些心慌意亂,急切的問道

凌厲的勁風,巳由內撲了出毒手。 在將石板掀起的一刹那間,突然有一股極 說 江元說着伸手就掀起了石碑,可是就

閃出了五尺。 的勁風,絕不是等閒易與的,慌忙的向外 江元才一接觸,適時感覺到這股突來

看, 怒之下 然撲出了二十多丈,隱在一座大墳之後 閃電般的由墳內撲出,他連次的縱身,已 就在石板问下倒去的刹那,一條紅影 這眞是大出江元及鐵蝶意料,江元驚 我去追……」 ,大聲喝道:「鐵蝶,你快進來看

他話夫講完,身起如雁,已翻出了十

餘丈,向那座大墳撲去了。

開石板,匆匆的趕了進去。 鐵蝶心急之下,掛念着師父,立時翻

那裏有一絲人跡。 落在了那座墳頭,極目之下,風吹草動, 江元盛怒之下,一連二個猛撲,已然

逃出我的手掌之中! 江元冷笑一聲,自語道。「不信你能

轉着的大風車,以驚人的速度,已把這座 說罷此話,他長袖擺處,身如一個旋

墳的四周,整個的轉遍了。 可是,令江元感到驚異的是,整個一

好高身法,連池是男是女都沒弄清楚。 大墳塲,竟連一個人影也無。 江元心中懊惱異常,心中忖道:這人

的工作 展開絕妙法的輕功,如飛而去,開始搜索 江元决心要把這個人找出來,當下施

搜索過的地方,就連一隻飛鳥也難逃。 江元雙目如電,身手矯捷,凡是經他

是找不着你,那我已栽透了。」 說是人,連一絲可疑的跡象也找不到。 江元氣得連連跺脚,狠聲道:「我要 可是等他把這一片墳場搜畢之後,別

要尋出個水落石出 跡 ,心中又驚又怒,依着他的脾氣,一 可是任他如何尋找,只是不見一絲痕 定

付的 果再有强敵來,恐怕不是鐵蝶一個人能應 然而這時他心中又惦記着石老人,如

你。 江元只得折了回來,心道:「便宜了

該已大功告成了 忖道:若是沒有什麽意外的話,石老人應 他以極快的速度趕了囘來,江元心中

當江元囘到那座石墳時,看不出有什

麼異狀,也不見鐵蝶出來。

江元身旁還聽得五羊婆及蘇月雯打門

當他走入這座墳時,心中不禁奇怪起來。 元匆匆的掀起了石板,踏階而下

得很緊,簡直看不出一絲痕跡來。 ,代替的是一塊極大的石板,把空隙封 江元心中不禁暗自稱奇,忖道:這石 原來是一道長長的甬道,現在已不見

真被他們弄了不少機關呢!」 前摸索,走到了盡頭,果然發現石壁之後 聲音,叫道··「鐵蝶,你在那裏了 他應該是安全了。江元想到這裏,提高了 老人眞是個有鬼斧神工之能,這樣看來, ,又有一條甬道,心中想道:「這座墳倒 「你順着石壁走,到了盡頭就知道了。 江元答應一聲,順着石壁,慢慢的向 這時石壁之後傳來了鐵蝶的聲音道: _

大的工夫,已發現了燈光。 江元由雙壁之間的隙道走了過去,不

「這座墳還眞不簡單。 說着進入房內,只見室內空空,石老 江元推開一座石門,進入內房,笑道

面帶憂戚。 江元見狀不禁大驚,趕上一步,問道

人已不知去向,鐵蝶坐在石板上雙目垂淚

「怎麽了?石師伯他……」 鐵蝶却一連串的搖着頭,淚水長流

故

「我們到那裏去找師父呢? 鐵蝶眼望着遠方,有些迷惑的問道。

弄不出了個所以然來。

鐵蝶也是百思莫解,猜度了老半天

江元問道。「據妳所知,師伯還有沒

有什麼仇人?」

鐵蝶聞言,睜大了一雙眼睛,思索了

又問誰呢? 回答的,當下對她眞是個無可奈何,苦笑 下道。「唉呀,我的姑娘,妳問我,我 江元見她提的問題,都是自己所無法

索也沒有,到底到那裏去找呢? 他停下了步子,望了鐵蝶一陣,說道 這個問題,也正是江元深爲困擾的 鐵蝶皺眉頭道:「天南地北,一點綫

,或許可以得到一點點綫索吧!」 「妳首先拜訪一下石師伯以前的老朋友 江元這句話提醒了鐵蝶,她拍手說道

用各種方法去推測,却始終得不到結論。

最後,他們只好决定分頭去尋找。

他們二人,在石室之中徘徊了良久, 江元聞言搖頭道:「這可就怪了。 雯纏住了

剥擔心的是五羊婆,可是五羊婆已被蘇月 华天,搖了搖頭。說道。「沒有了,師父

定可得點綫索。」 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想去問問杜師伯,一 低聲說道:「以前師父和杜師伯相處了鐵蝶也不禁爲自己的失態而有些面紅 江元奇怪的問道:「有了什麽?

定會有下落。」 的師父,當下不禁喜道。 …我也想到一個老前輩,分頭探聽, 江元知道她所說的杜師伯,就是曲星 「那麼妳快去吧

了

一點也沒有事,反倒關心起她們的打鬥來

江元見她剛才還悲痛欲絕,現在好像

時候呢?」

聲,不時的隨風傳來。

鐵蝶不禁問道:「她們還要打到什麼

與江元共同走出了這片墳場。

「有了,有了!」

幾個時辰以後,鐵蝶提着一個小包袱

他們耳邊聽見五羊婆與蘇月雯打門之

片墳場,江元整理一下衣服 那裏走。 場,江元整理一下衣服,問道:「往鐵蝶答應了一聲,二人一同走出了這

道。「眞怪!他們這麼老了,打了半天還

她才說到這裏,被工元狠狠的盯了

鐵蝶眼中露出了一片驚奇之色,又說

, 說道:「我不知道。」

這句話弄得江元哭笑不得,搖了搖頭

巳產生了微妙的感情 我到大都 (即北平)去了。」 只是短短的幾天相處,可是他們之間 江元含笑道•「那我們要分道揚鑣了 鐵蝶答道:「我往金陵,你呢? 一雖然江元並不

分別在即,他們都覺得有些惆悵

,這

再見面呢?」 種感覺,在鐵蝶尤其是明顯和深刻 她低聲的問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 0

五柳客棧』見面好了。 麼半年以後,我們在大都『天安門』前 上,很有些躭擱,恐怕一時無法南下,那 江元略爲思索,說道。「我在魯冀道

在那裏麼?」 鐵蝶思索了一下,又問道·「你一定

先去誰就等,不見不散如何?」 鐵蝶答應一聲,遲遲的說道: 江元點頭道·「我總會趕回去的,誰 「那麼

·也珍重。」 鐵蝶的眼圈有些紅,她輕聲道: 江元含笑道•「一路珍重。 我走了。」

快步而去! 這句話說完了,她迅速的轉過了身

江元心頭悵悵 ,追上一步,叫道:

鐵姑娘。」 鐵蝶轉過了身,她眼中有些淚光,强

笑道:「什麽事? 江元低聲道:「我很抱歉,這一次未

能代替師父……! 江元話未說完,鐵蝶巳搖手道: _

要說這些話,我已很感激你了! ,連連的搖頭,說不出一句話。 可是江元心中,仍然感到極度的自愧 7

我走了……再見! 鐵蝶怔怔的望了他一陣,低聲道••

低頭不語。

……妳倒是說話呀! 知道一定出了大變,緊問道:「難道他 江元見她如此煩燥,心中已凉了半截

「師父,被他們……被他們 鐵蝶忍住眼淚,抬起了頭,悲聲道。

鐵蝶說到這裏又哭起來,逼得她停了

麼了?妳快說呀!」 江元又氣又急,跺脚道·「被他們怎

按說那人進墳的時候。午時應該已過,石 了眼淚,說道··「師父被他們擄去了 ,說道:「唉!這眞是想不到的事! 鐵蝶被江元大聲喝叫嚇了一跳,忍住 江元說着,計算一下時間,說道。「 江元聞言又驚了一下,不禁頓足長嘆 __

故。」 就在時辰快要結束的一刹那,出了這種變 師伯恢復行動,怎麽還可能會……」 鐵蝶黯然道。「我也是這麼想,也許

是並未看出他丰中帶着人呀!」 道。「剛才那個人,我果然沒有追着, 江元總想不透這事是怎麼發生的, 可 說

你剛才沒有追上他? 鐵蝶揚起了一雙淚眼,問道:

師父要::」 江元這時心亂異常,搖頭道:「妳不 鐵蝶立時又流下淚來,說道。「只怕 江元面上一紅,搖頭道:「沒有

將他擄去,只怕那人有極大的作用! 要亂想,石師伯絕無不測,否則那人不會

「可是我却不明白,以師父這等奇人

她媽驅微幌,巳出去了

好幾丈 種說不出的悵惘,這種感覺的產生,連江 元自己也莫名其妙。 江元痴痴地望着她的背影,心中有一 ,極快的由一條小道,向南而去

的生活,就好像是一個奇怪的夢,使人感 他又囘頭打量了一下這墳場,這兩天

大道。 江元轉過了身子 ,慢慢踏上了北去的

不懊惱, 事。 果我一直守在墳旁的話,絕不會發生這件 用,第一次代替師父,就弄得一團糟,如 ☆、浴途不停的想道··「我眞是不中還一次的護法,他功敗垂成,心頭好

過我這麽多了……為甚麼我連他的形影都奇怪起來,忖道:那人的功夫,難道會高 沒有看清楚呢? 想到了那個紅衣人,心中不禁越發的

要把石老人刦走呢? 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他爲何

極荒解之地,四下毫無人跡,他心中想道 江元百思莫解,脚下如飛,沿途均是

像是一枝瀉箭,在荒野之中,如飛而下 「我先趕囘蓬萊鎭,再作道理吧! 於是他施展了出奇的輕功,身子快得 _

傍晚時分,江元巳來到蓬萊鎮,鎮內

像他們這種生活,那有我們這些煩惱? 碌而又歡樂的人,心中頗爲感慨,忖道: 燈火輝煌,頗爲熱鬧。 江元慢慢走進鎮來,他望着這滿街忙

這時江元對自己的遭遇,不禁深深的

F110

想到了師父,不禁又嘆了一口氣 鐵蝶這才體會過來,臉上微微一紅

江元見到鐵蝶忘得快,想也快,眞個

F111 拍了 感到悲哀。 江元不禁有些意外,含笑道:「你怎 江元囘頭望時,却是冷古。 他正在慢行之際,突然有人在他肩頭 一掌,笑道:「又遇見你了

麼還在這裏?」 ,不久就要離開! 冷古點點頭,說道··「我來此辦一件

道••「你可有與趣一起同飲幾杯?」 腹內甚是飢餓,加上心中煩悶,便對冷古 江元答應一聲,因爲奔波了一整天,

見時那麼冷漠,心中頗爲高興。 說着向前而去,江元見冷古巳不若初 冷古含笑道·「正有此意,走! _

靠街口的座頭。 入內之後,小二早已含笑相迎,讓出一個 二人來到一家叫「三九」的小酒店,

來。 冷古隨便點了幾樣酒菜,慢慢食用起

必有不如意的事情的。 冷古見江元一杯杯的猛喝,心中知他

喝悶酒,二人沉默半天,就連四周的食客 也不禁紛紛奇怪的望了他們幾眼。 可是冷古絕口不問,江元也是一勁的

道。「小二哥,添酒來!」 要酌酒時,發覺酒壺已空了,不禁敲桌叫 這時江元又喝乾了一滿杯酒,當他還

喝……」 笑說道。「客官,這酒可厲害,你仔細點 小二連忙答應着,又送來一壺酒,含

喝道・「去!去!誰要你提醒!」 他話未說完,江元已一掌把他推開

又道:「我們可要快些走! 說着他們二人已然轉上了山徑,江元

還要怪。」 可願意陪我踱步嗎?」 江元聞言,心道:「這可好!他比我 冷古道:「秋山夜行,很有意思,你

江元想着,嘴上說道: 「好的!我們

山道上移動。 於是,他們二人並肩而行 ,慢慢的在

感覺。 如一片雲霧裏的歌聲,使人有一種夢寐的 秋風習習,落葉如絮,寒凉的夜,有

你呢?~ 冷古輕笑一聲,答道··「我一歲開始 江元問道・「你學了幾年藝了?」

的秋葉,含笑道:「一樣,我也是週歲 江元抖動了一下長袖,打飛了一片落 冷古的語氣顯得有些驕傲。

說着,他也得意的笑了兩聲。 冷古有些驚異,斜望了他一眼,恰好

時的笑了起來。 江元的目光也投了過來。 二人對目而視,沉默了良久,突然同

老遠,震得山林呼嘯,宿禽飛逃。 他們的笑聲極爲爽朗和响亮,傳出了

想不到……我以爲只有我一人!」 ,你也是週歲練功……哈哈……」 江元也笑得前俯後仰,說道:「看不 他們笑了良久才止住,冷古笑道:「

F112

「我們難怪是天下的奇人呢……哈哈

小二被他推得連退了幾步,嚇得匆匆

元兄,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嗎?」 冷古淺飲了一口酒,含笑說道··「江

句話。 這是他們入店之後,兩人所談的第一

要遠行呢? 江元心中一驚,忖道:他怎麼知道我

要到大都去! 可是他臉上却不露出,一笑道。 「我

道:「巧了,我們可以同路了!」 江元抬起眼睛,問道:「你也到大都 冷古夾了一箸菜,慢慢的嚼道,含笑

去? 冷古點了點頭,說道·「我正愁一個

會! _ 人路上無聊,想不到和你結了件,甚是幸 江元一笑,道:「你不是一向獨行的

麽? 他們實在有些奇怪於這兩個少年的一舉一 惹得四周的食客,都不禁轉頭望了一下 冷古聞言發出了兩聲極响亮的笑聲

動。 你如嫌我,我們各自前往也就是了!」 冷古笑罷之後,揚着一雙劍眉道: -

得江元感到,冷古在很多地方,表現得比江元的話說得冷古又是一陣大笑,使 你多親近親近呢!」

江元搖着頭道:「我不嫌你!倒想與

道:「江元兄,你師父可好?」 他們又沉默了一會,冷古壓低了聲音

他還要怪異和狂妄。

「可不是!哈哈……

個的蓬萊山。 這兩個輕狂的年青人,笑聲震動了整

擺搖,發出一連串的叮叮噹噹之响聲。

「迎賓樓」的小鐵招牌,在寒風中上下

說着,便見路口不遠,有一座小客店

邊有個迎賓樓,我們就在這兒歇歇吧!

傲 他們都在爲他們不凡的遭遇,感到驕

呀?

山頭。 途,可以說是一片平原,根本找不着一個 縣、廣饒一直通往河北,這一條千里的遠 這裏是山東黃縣,由黃縣到掖縣、灘

奇跡,他們居然產生了很好的友誼。 冷古與江元聯袂而行,這似乎是一個

東西吃就行!」

子高上了一些,並無樓台的建築。

江元笑了一下,說道:「管他的,有

原來這「迎賓樓」只不過比普通的房

們跨進了黃縣縣境,滿天都是濛濛的霧 寒冷得厲害 就在一個寒冷早上,不過四更天,他

有些狼狽 冷古及江元衣衫都被寒露濕透,看來

!討厭的東西!」

吠,冷古皺了一下眉,低聲的道:

氣,一股熱氣衝散了一片濃霧 冷古用衣袖抹着臉上寒露,吁了一口

不已。

下雪了罷?」 他縮了一下肩膀,說道:「好冷!快

,不像江南!」 江元拂着眉梢的露珠,點頭道:「快 大約十天之內吧!這一帶雪下得很早 「我們是投店呢?還是繼續趕路?」

衣裳,這件都濕透了,眞不舒服!」 冷古道。「若依我就投店,我要換件

由你作主好了!」

江元一笑道•「你什麽都問我。…

「也好!我們吃點東西,等露散了再走 江元一向也最講究衣着,聞言點頭道

是住店的!」

江元原來是一口四川話,這時也改成

下門,提高聲音道·「別胡說八道,咱們江元不禁又氣又笑,又用力的拍了兩

怎麼不哼氣?吃什麼噎住了?」

聲音提高了一些,叫道··「我說是誰呀

那人問過之後,不見有人囘答,又把

雙眼睛,望了冷古半天。 這句話問得江元突然一驚,睁大了一

,使人永遠靑不透他心中想的什麽。 冷古的臉上,始終帶着很平靜的笑容

大概是被人暗算吧!

道我師父是怎麼死的?」

江元沉默了一下,又問道:「你可知

冷古輕聲道··「我可以猜到一些,她

有任何人會打擾她!」 定的口吻,略帶傷感的說道。「她很好… 很安靜,沒有任何八打擾她老人家。」 冷古不住的點頭,接道··「是的,沒 江元把一杯滿酒,一仰而盡,用着堅

人家是被人暗殺的!

冷古又問道·「你可是連仇人也不知

口長氣,黯然道·「你猜的不錯,她老

江元不禁佩服冷古的眼光

,

當下嘆了

思?.」 江元一驚,閃目道。「你……什麼意

道?-」

上下來,才向她請過安! 冷古仍然慢吞吞的說道··「我剛從山

果知道仇人,早就弄得天翻地覆了。」

冷古一笑,說道。「以你的脾氣,如

江元驚道•「你怎麽知道?」

江元苦笑搖頭道•「那也不見得」

我

這一

的人!」 這樣。記住,我是冷古,不是江湖上其他 聲音,怒喝道··「冷古,你好大的膽!」 然而起,伸手抓住了冷古的腕子,壓低了 冷古含笑自若,搖頭道:「不要對我 冷古話未說完,江元面色大變,他霍

吧! 生事,鬆開了他的手,頹然坐下。 江元一念之間,也覺得自己實在無理 他不住的搖着頭說道。「好了,你去

隨你上山!」

冷古沉吟了一下,說道··「好的!我

一宵。」

師墓,你如果有雅興,不妨隨我到山上住江元略一思索,答道:「我還要拜別

身,還是明晨動身呢?」

,但却轉過了話題道:「我們是今晚動

冷古似乎有些意外,驚異的望了他一

山以後,脾氣已改了很多了!

法,可是我師父早就死了!」 花婆應該永遠存在的,我以前也有這種想 ,笑道:「你的心情我明白,也許你認為 江元怒氣不歇,轉爲悲哀,抬目問道 冷古却是不動,拍了江元的肩膀一下

於是便令小二送上了麵食慢慢吃了起來。

他怕又像在百里形家中一樣,弄得大醉

江元喝了不少的酒,

已有些微醉了

爲秋寒巳濃,山風又大,多半在家中偎火

等到二人出店,街上行人已很少,因

自成一家,任何人也不知道他師父是誰? 「你師父是誰?」 因爲冷古雖然名滿江湖,可是他武功 冷古搖頭道··「不提了

天怕要下雪了,有些冷哩!

冷古出得店來,唷了一聲道··「唷ー

江元笑道:「冷?我們還要往北方走

別話。

指了一下,說道·「犯不上生氣!」 「怪!快四更了還住店?等天亮再來! 那人聞言叫了一聲怪,拋着嗓子道, 冷古長眉一挑,就要發怒,江元伸手 _

江元用手指着那小店說道:「咦!那 冷古聞言望了一眼笑道·「這那有樓 你要是不開門,我們可拍個沒完! 江元說到這裏,朗聲道:「掌櫃的! _

--你這一手可厲害……等着我來開門!」 ,店主已走到門口:口中嚅嚅說道··「好 二人聽得裏面一陣聲响,不大的工夫

子,退後了好幾步,叫道:「快進來! 立時有一陣寒風撲進,凍得他一縮預

「媽的

來!眞是!」 一聲關上了門,口中埋怨着道。「早晚不 二人閃身而入,店主立時「嘭!」的

並且還有一大股人體的臭氣,不禁皺起了 二人入內之後,立時覺得一股暖氣,

着一排小木梯,果然還眞有樓上。 二人見這是一條很窄的甬道,左端通

一件棉袍,不住的發抖 店主是個三十出頭的粗壯漢子,披着 右端有一間小房,大概是店主所居。

沒有房間?」 江元쒫了一下眉頭,說道: 「這裏有

麼店呢?隨我來!」 店主一怔,傻傻道: 「沒房間咱開甚

」山東腔,惹得冷古又笑起來

掌櫃的聞言喲了一聲,說道:「娘的 ……別是下雪了吧?」

他說着「吱呀ー 一」一聲,把木門打

說着二人已然走到門口,冷古在那薄

薄的木門上,用力的搥了兩拳

這兩拳的聲音,立時引起了附近的狗

談時,那家小店中的「自由」,心中好笑 江元不禁已想起了,第一次與文瑤交

音,用着山東的土話道··「誰呀?黑天半 不大的工夫!裏面傳來一個低啞的聲 眉頭·

夜的,要找收生婆呀?」

冷古皺了一下眉,對江元道:

小子說話真難聽呀!

看看再說! 冷古大怒,江元急忙的道:「我們先

有一扇小木門,是往外拉的。 店主騰出了地方,伸手把門拉開。 當下這在店主身後,走上扶梯,梯頂

個人,老少皆有,擠在一起,鼾聲震天。 房間,並無床桌,地板上巳然睡了好幾十 暗的燈光下,只見這是一間五丈左右的木 店主回頭說道:「你們找個地方擠擠 二人鼻端立時聞得一股熱臭之氣,昏

趕了回來,奇怪的問道:「雜了?(怎麼 你們跑甚麼?」 江元及冷古早已返身而下,店主連忙

醒的,已在紛紛的怒罵。 ,大叫道:「這是幹甚麼?拿咱玩笑?」 他方叫到這裏,睡覺的人,有被他吵 店主這下火上來了,也不管有人睡覺 冷古氣道:「開門,我們不住了!」

店主手中,不耐煩的道:「快開門 江元立刻由懷中摸出一塊碎銀,塞在 快開

店主銀子到手,早已怒氣消盡,奇道 少惹我生氣!

「這是幹甚麼?白給咱銀子!」 江元催道:「你不用管,快開門!」 店主怔怔的望了望手中的銀子,呆道

「這是幹甚麼事的?」 他話未說完,冷古已怒道:「這是幹

中華体人重像

對了一下目光,都有些氣笑不得。 掉下來的,當下也不再問,打開了店門。 聽見他自語着道: 他的聲音漸漸小去,江元及冷古二人 店主「砰!」的一聲關上門,二人又 二人連忙出來,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這兩人是幹甚麼?

是什麼店呀!」 冷古吁了一口氣道:「真沒見過,這

那才夠受呢!」 的店,就是間木屋,地上連蓆子都沒有, 算是好的,你要是往新疆去,甘、凉道上 江元含笑道:「這我見的可多,這還

冷古奇道:「你到過新疆?」

上去了好幾趟,出過玉門關,沙漠地也去 江元搖頭道:「沒有,不過甘、

將來有機會,我也要去跑跑!」 冷古不禁有些羡慕,啊了一聲道:「

沒有一些遮攔。 定很熟悉,在那一帶的居民,生活都是苦 上行過的,對於這種「鷄籠」式的客店一 ,往往十五六歲的孩子,都赤身露體, 駱江元的話不錯。深信如去甘、凉道

更次呢!我們另找店還是乾脆等天亮?」 江元望了望天色, 說道:「還有一個 冷古笑道:「要是這樣的店,我倒寧

原等天亮! 江元一笑道:「不會的!這一帶有好

一夜的鳥,不知要怎麼生氣哩!」

冷古笑着道:「大叔要知道我們捉了

定非常人。那人斜着由一條街道拐去,濃 二人久走江湖,一眼之下,便知來者

一人迎面而來,脚步甚是快速。

江元及冷古見他年約二十二三歲,生

霧之中,並未發現江元及冷古。 冷古扯了江元衣袖一下,輕聲道:「

我們跟他一程!」

二人皆是少年多事人,這時遠遠的跟

足,所以江湖之中恩怨特多,風雲屢起, 與自己毫不發生關係的事,也硬要挿上一 也就是這個緣故。 江湖上的人就是這麼奇怪,往往根本

近,只遠遠跟着他那極淡的影子。 那人走的迅速快捷,二人不願過於逼

偉的大樓前,二人運用目力看時,只見是 「仙居客棧」四個字。 不大的工夫,那人停步在一座頗爲宏

江元輕聲說道:「原來他也是住店的

投店,乾脆趕上去!」 冷古轉念一想,說道:「反正我們也

叫人家開兩次門呀!」 江元略一思索,點頭道:「好!省得

談着話,裝着對那人毫不關心的樣子。 巳然距離不遠,當下把脚步放慢,並互相 二人立時加快了脚步,不大的工夫,

> 來,江元笑着道:「這一帶儘是小林子, 驚。但他們的面上,却連一絲絲也不露出 只見有一身極高的功夫,心中不禁同時一 得劍眉朗目,虎背熊腰,雙目閃閃有神, 不比蓬萊,恐怕連個夜貓子都沒有吧!」

輕笑・ 江元話才說完,那人突然發出了一聲

眼色將他止住。 江元一怔,正要出聲喝問,冷古已使

一塊來的麼?…… 二人,立時笑臉說道。「三位爺好早!是 這時店門已被小二打開,見了江元等

他話未說完,那人已搖手道:「不是 小二哥,你怎麼不認識我了?」

是東五號的客人,您多久出去的?」 小二揉了一下眼睛道:「啊!原來你 那人一笑道:「昨天晚上。」

二位爺可是住店?」 更爲納悶。小二巳笑着對二人行禮道:「 二人聽他說得一口京片子,心中不 他說着已登登的上樓而去。

你開間寬敞的房子給我們!」 怪,在同一鎭上兩家客店竟相差這麼多。 江元笑着點了點頭,說道:「是的! 二人見這客店整潔寬大,心中好不奇

小二答應一聲,引領着二人上樓。 (未完)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